

武俠世界

定時掌（抗日英雄事蹟） 蕭逸·著

這是日偽時代大上海一件轟天動地的大血案，使到上海每個中國人，內心都留下了火熱的烙印，永遠都不會忘記這件事，亦永遠不會忘記了這位捨身取義，一心一意的志在為中國同胞捨生的愛國義士雲九先生……



\$4.00

第25年

2

革新號

編者話 蕭逸先生今期別開生面為本刊撰寫一個抗日英雄的故事——「定時掌」。全文長達十餘萬言，真人真事，一氣呵成。是敘述日治時代大上海一件轟天動地大血案發生的始末，由一個志在為中國同胞捨生的愛國義士身上展開，他名叫雲九，由於不齒媚日通敵的大漢奸所為，於是三番五次拚盡性命去對付他們，破壞他們，深入虎穴，抵受酷刑，結果還是為國捐軀，壯烈犧牲。過程之激烈昂揚、可歌可泣，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他不但使到當時上海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留下了火

熱的烙印，而且還永遠不會忘記他的英勇事蹟，誠屬一部不可多睹的不朽佳作，敬請先睹為快。

馬雲的「千門故事集」是寫盡時下社會的千門百態，光怪陸離，他下期再度替本刊撰寫另一部新作——「高手」，題材新穎筆法一流，敬希垂注。

下期巨型小說是馬騰作品：俠情鬥智故事——「名捕、煞星」。講述一個名捕頭為了追回一批被劫的庫銀，竟然潛入牢獄救出一名大煞星，用心良苦，難對人言，欲知其詳，下期分解。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定時掌（抗日英雄事蹟實錄）

日治時期的大上海，媚日通敵的漢奸橫行，飲財劫色，無法無天，使到滿腔熱血正義感的中國人羣起反抗，於是……

蕭逸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神風鬼嘯滿江紅（民間歷史宮幃揭秘）……羅唐納 51

孫武（古代軍事軼事趣聞）……石冲 6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五毒天羅（俠情中篇故事）

高鎮藏奸倭 飛驒脫重圍……黃鷹 65

金劍令（俠義奇情中篇）

禪林窺戰果 各派顯神通……東方玉 71

魔與道（俠義中篇連載）

四面奏楚歌 強敵八方來……西門丁 79

龍角驚魂（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床上裸屍 浪子受嫌……龍驥 88

無敵劍（俠情中篇故事）

魔頭闖沈府 刁婢救傻俠……金童 98

血蝶恩仇（奇俠司馬洛故事）

不祥之物 帶來噩運……馮嘉 106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劍在江湖（新派武俠長篇）

毒潭有異境 靈鷹戲怪傑……朱雀 114

長劍篇（武俠長篇連載）

寧為刀下鬼 捨身救黎民……蕭逸 125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2期

（總號123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理：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冊港幣四元·
H.K. \$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
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環球出版社發行

抗日英雄

車廂顯威

月台上到處都是亂嘈嘈的，小販高聲的喧叫着，賣的是烟捲瓜子，還有本地的特產——酥糖。

火車是一大早由南京「下關」出發的，算算時間已經七八個小時了，現在才到蘇州，看樣子到上海非天黑不可！像一條大懶獸似的，扒在閃着銀色電光的鋼軌上直喘着氣——火車這玩藝兒，在現時中國還是夠時髦的。

雲九睜縫着眼睛，由車廂裏向外面盯着，黑烟飄過來，像小雨點似的飄灑着煤星子，他不時的拂着身上的中山裝，透過白白的蒸氣，他看見一個跨着刀的日本軍官，率同着六名日本憲兵，正由站旁裏步出來，皮靴踐踏着「水門汀」地上，發出

清脆整齊的步伐聲。

列車長像孩子一樣的哈着腰，不時的打躬作揖，把七名鬼子迎上了車，紅帽邊的路警伸了一下胳膊，火車拉了一聲長笛，這條大黑龍前後撞擊了一下，才又吃力的開始爬動起來。

於是，站房、欄柱就像拉洋片似的一幕幕的快轉着，越來越快，綠色的稻田，原野終於取代了雜亂的房舍。

也許在鄉下住久了，雲九對於都市總覺不太習慣，不管是那一方面，就算是跟陌生人說一句話吧，都覺得挺彆扭，怪不是個滋味。

在南京他就呆不慣，北方的垮子，碰上南方蠻子，本來就有三分不自在，可有

怎麼辦法，爹娘生下來就是一副硬骨頭，天生吃軟的牛脾氣，鬼子的氣不好受，二鬼子的氣更不好受，狗急跳牆，人急造反，逼到最後只有「殺」之一途了。

在北平殺了三個日本人，弄得滿城風雨，呆不住了，輾轉到了南方，在南京窩了不到一個月，他老兄可又鬧禍了。這次禍事可鬧得不小，殺了兩個汪偽組織的警察，外帶十個日本憲兵，新街口日本憲兵隊長「小松豬平」就算一個被他給擺平的，幾個日本矮子，一個人肚子上一刀，那一次真夠痛快，大名一下子就揚開了。

在南京一提「雲九」的大名，連三歲的小孩都會叫一聲好，日本人可是他奶奶的由牙縫裏恨得發慌。據說雲九這個人，有一身奇怪的武技，有人說他硬是有武俠小說裏那種高來高去的輕功，三五丈高的城門樓子在他看來，是不當作一回事，來

去自如，有如康莊大道！

又有人說，這位雲爺還有一手凌厲絕招——「定時掌」，這可是透着有點「玄」了！

他怎麼個「玄」法呢？聽說他老兄只要在你身上拍一巴掌，當時沒事兒，時辰一到，你老哥兒就得七孔流血而亡，他叫你十二點死，你就拖不到十二點過一分，信不信由你——聽說那個憲兵隊長「小松豬平」就是被他這一手給擺平的。

「萬兒」可是這麼鬧出去的，一提「定時掌」雲爺的字號，誰都油然起敬！話說回來吧，看過他老兄的人還真不多，認識他的人，壓根兒還沒聽說過，他這個人，就只是生存在人們的嘴裏，你要是想問問雲九是個甚麼長相的，誰也不知道！

三十來歲的年紀，高個頭，挺直的鼻樑，終日沉鬱，憤世嫉俗的一雙眼睛，這就是雲九的一個素描。

遇事「沉着」是他最大的特長，就憑着他這一點，才能在危機四伏的淪陷區裏來去自如，國仇家恨，常使得他憤恨得發狂，而棄井離鄉的遊子悲怨，也會使得他潛生出無限淒涼！

火車軌軌有聲的奔馳着。他的眼睛由車窗外轉進來，很自然的可就又落在對面那個人的身上——

二十來歲的大姑娘，穿着入時，長長的黑髮，雲也似的披散在背後，黑亮的一雙大眼睛，那麼含蓄着無限嫵媚，挑逗力的在凝視着——她是在聚精會神的看着一本書，雲九早已注意到那本書的書名！

「鐵蹄下」！

就是這本書，才使得他對於她產生了驚異與好奇。

那本書，他早已看過，是描述暴日侵華，淪陷區內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曾為日方與汪偽政府列為禁書之一；嚴厲禁止閱讀的一本愛國小說。

這個女孩子胆子不小，竟然敢在光天化日的公共場所，毫無畏縮，大大方方的閱着這樣的一本書，就憑着這一點，已由不住使雲九破格注意，刮目相看！

她可以說長得很美，白白的一張素臉，眉清目秀，瓜子臉，高鼻梁，當她張開嘴去噬着另一隻手上的蘋果時，隱約可以看見她嘴裏的那麼白而細的一排牙齒！

「她」似乎已經發現到雲九盯視的一雙眼睛了，妙目一轉，把一雙澄波雙目回給對方，毫無畏縮之意！

四目相對之下，她偏下頭來，俏皮的盯着雲九，臉上的表情像是在說：「有甚麼好看的？」

雲九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伸過手去，把對方手裏的書面折疊進去，輕輕搖搖頭，就把眼睛移到了另一個方向！女孩子臉色一紅，像是猝吃一驚，趕忙把手裏的書整理了一下，眼是繼續回到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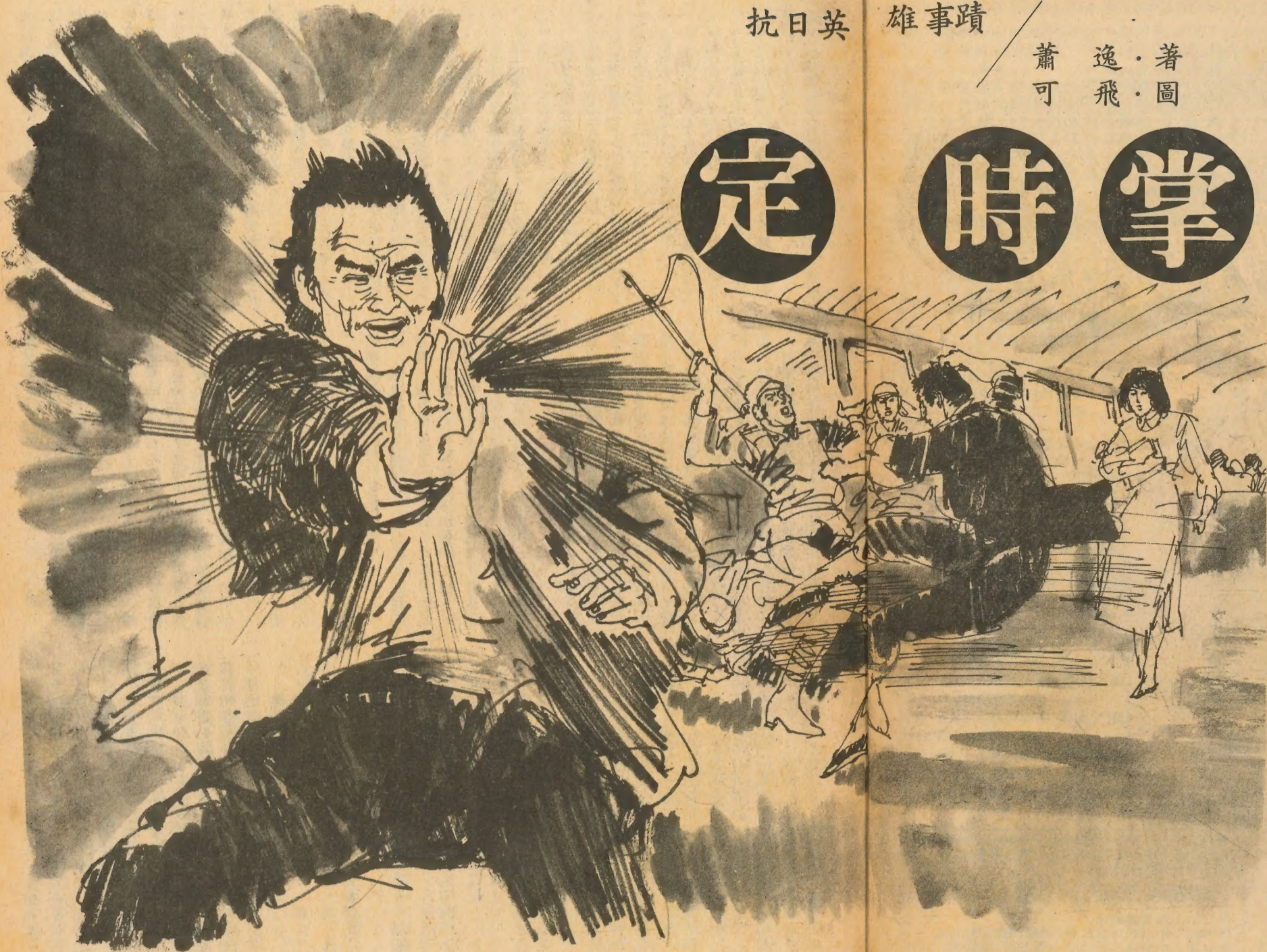
她已經不能再保持鎮定了，看了兩三行，忍不住抬起頭來，向着雲九會心的一笑。

「謝謝！」這兩個字說得聲音很小，可是却能使雲九聽得清楚。收起了書，她把它放在身旁的一個小

英雄事蹟 抗日英雄

著圖 逸飛 蕭可

掌時定



藤箱裏。

雲九注意了一下身旁座上的胖子，這傢伙自從一上車就睡着了，有一聲沒一聲的打着鼾。

對面座上另外的一個客人是個鄉下頭，他在打着盹兒。

「到上海去？」

「嗯！」少女微笑點了一下頭。

「從南京來的？」

「嗯！」她又點了一下頭，臉上顯露着少女天真俏皮的笑容。

「你呢？」她反問。

「跟你一樣！」

「你住在上海？」

「不！我第一次去！」

少女把手裏的桃核隔着窗戶拋了出去！

「好奇怪的問：『去投算親戚？』」

「我沒有親戚！」雲九一笑，率直的道：「是找活兒幹！人不能老閑着！」

「這麼說你一直沒有職業囉？」

「大概是這個樣子……」他淒涼的笑着。

「你想找甚麼工作呢？」少女說：「在上海找工作可是不容易！」

「找找看吧！」雲九苦笑了一下道：「只要有工作，總比四處流浪好些！」

「你大學畢業了？」

「啊——沒有！」雲九笑着搖搖頭，坦白的道：「高中才唸了一年！」

少女微微點點頭，由小提箱裏拿出一支筆和拍紙簿道：「請把你的大名告訴我好不好？」

「我姓……」雲九一笑道：「妳這是

幹甚麼？」

「也許我可以幫你個忙，不過也不一定！」她挺認真道：「還有你在上海可能居住的地址！」

雲九點點頭，笑笑道：「我姓雲，雲遠升！」

少女寫下來，道：「住址呢？」

雲九皺了一下眉，道：「這就難說了，聽說福州路有山東同鄉會館，如果他們肯收留我，我大概就住在那裏！」

少女笑着又寫了下來，停下了筆，她自我介紹道：「我姓江，住上海愚園路六號，電話是三二八九二！」

撕下一張紙，遞過去，微笑道：「如果有必要，你可以打電話給我！」

雲九匆匆接過來收好，眼睛却注視向車廂一端。

這時正有一個穿着中山裝的中國人，跟着剛上車五個日本人走進來，身後跟着列車長和車上的查票員。

車廂內由於這些人的出現，立刻顯得很緊張。

雲九的眼睛立刻轉向車座最後排的座位上，那裏坐着四個年輕漢子，自從一上車，雲九就注意到他們了，那四個人雖然打扮成商人模樣，可是由於年輕人的不沉着，和不够老練的舉止，大大的露出破綻，雲九幾乎可以認定，他們是從事那一行的！

現在車上出現了日本兵，本能的使得雲九聯想起他們，更斷定自己沒有不錯。事實上，四個年輕人已經顯現出一派焦急不安的樣子，彼此正在交換着目光。

屍體清理乾淨，看着那雙沾滿鮮血的雙手，他禁不住啞然失笑。

天下再沒有能够比連殺幾個日本鬼子更痛快的事了，在故鄉，在南京，在上海，在廣大的中國淪陷區裏，他親眼看見日本人像兇神附體似的濫殺着我們的同胞，由那個時候起，內心早已種下了復仇的種子，直到一天，他忍無可忍的時候，才爆發出悲憤的力量！

對付這等下賤無恥凶狂成性的日本創子手，最好的方法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血還血！

他走到自己位子上坐下來，忽然發覺到剛才曾經好心搭救自己的那個姓江的姑娘，已經離開了，全車廂的人，也全走空了。

火車像瘋了似的，加足了火力向前馳着，車身搖擺得很厲害，過「崑山」未停，直開上海！

上海車站日本皇軍憲兵大學壓境，少說也在兩百名以上，「一」字形的列在月台兩側！

偽警也大批出動，分守在一處出口的地方，軍警森嚴，如臨大敵。

火車吼着穿過了月台，巨大的火車頭，就像一隻怒吼的獅子，經過長途跋涉之後，看上去即使是勇猛如昔，却已具體而微！

守立在路軌兩側的日本陸軍警備隊，在與車廂內的兩個日本憲兵取得手勢聯絡之後，撒開腿跟着第七節車廂快跑如風，第七節車廂正是窩藏着那中國抗日俠士

向前一推，大聲的用日本話喝叫着，那名中國翻譯，狗仗人勢的道：「站住！」

中國青年神色一變，他忽然用力的一拳，把那名翻譯打倒在地，身子一轉，已撲向正中的車廂門。

全車秩序大亂，兩名日本兵猛地撲上去，其中之一挺槍就刺，「噢！」一聲，正刺中那個中國青年的腿上，中國青年啊啞的叫了一聲，一跤跌倒，另一名日本兵邁步前進一步，正要用槍托向着中國青年背上擊去！

驀地一口飛刀電也似的閃過來，正好擲在那名日本兵背心之上！

纏着紅布的飛刀，大概有一尺長，擲刀人手勁奇大，以至於那口飛刀幾乎連手把子都全部貫入，日本兵驀地一呆，原本就够醜惡的臉上，作出了狗豬也似的一種猙獰表情，噢通！一下子倒在地上，背上一剎間為鮮血浸滿，登時一命嗚呼！

倒在地上的中國青年，抓住此一刻時間，奮不顧身的向着車門撲去。

槍聲一响，那個青年倒了下來，持槍的橫田上尉，指揮着另兩個日本兵由前面撲過來！

最前面的日本兵，由於同伴中刀慘死，一時嚇糊塗了，他的眼睛順着方才那口飛刀來處，霍然發現到了擲刀的那個中國人，大吼一聲撲過去！

那個人——雲九，却施展出比他還快上十倍的身法，一閃而前，日本兵手裏的槍還來不及舉起來，已為他淩厲的掌緣砍中喉頭！

「咯——」一聲，好像是喉骨折斷的

警備隊的步槍，紛紛向着第七節車廂車盤下面射擊着，「大木實」霍地回頭，可就看見了一個身着中山裝的中國青年，正由路軌車盤下面疾快的向着月台上翻上來！

身法快極了，尤其是中國人那種側身跳躍的姿態，真像世運會的持桿跳高過竿的姿態一模一樣，那麼多枝步槍，居然沒有一顆子彈能够打中他！

這個人身子一躍的剎那間，拳腳齊施，首先把當前的兩名日本憲兵打翻在地。大木實怒吼了一聲，猛的撲過去。

還有比他更快的——飯田少佐手裏的狼狗也在這時鬆開了鏈子！

所謂「豺犬吠堯」，各為其主，這隻遠比中國人命還值錢的嬌寵畜牲，在飯田少佐的鎖鏈子方一鬆開的剎時，低叫了一聲，驀地張牙舞爪的向着中國青年——雲九身上飛去，其勢如箭！

日本矮子算是開了眼啦——直到今天，他們才算真正的領略到中國真正的傑出武術，這個文明的古國，所孕育出來的子民，並不全是窩囊廢！

眼前這個中國人——雲九，在狼犬飛近的一瞬間，只見他身子猝然向下一伏，左手突揚，快似閃電般的已經扣住了狼犬頸頸上的皮帶圈。

那麼猛厲的向下一帶，同時他的右手，就像是一口鋼刀似的猛然刺出去！

「噢——」一聲，手掌全都陷入狼犬肚腹之內，緊接着拔手而出，左手向外一插，大片的狗血，像是下了一天血雨似的！日本兵算是領受了一番「血的洗

聲音，那名日本兵兩眼一翻，一條伙栽倒了地上，可就想動彈了。

雲九一不做二不休，身子緊跟着一個後折，倏地竄起來，足足躍出了丈許以外，撲到了另外一名日本兵背後，雙手運足了力道，只一下砍在那名日本兵兩處肩骨上，這名日本兵，痛呼一聲，身子向下一縮！

雲九一掄手，就像拋出一枚大冬瓜似的，只聽見「嘩啦！」的一聲，車窗砸碎了一扇，日本人身子已摔了出去。

他身法真正稱得上「矯健」兩個字，緊跟着一個快閃，一出手，已摺扭在那名中國通譯的喉管之上！

「二鬼子」天生的奴才，啞着嗓子叫道：「饒……命……」

「波！」一聲，喉管像水管也似的破開來，紅血就像自來水般的標出來！

橫田上尉臉都嚇白了，手槍一舉「砰！砰！」一連開了兩槍。

那個中國人一陣子快滾，在車座上霍地挺身躍起，一抖手，由右面袖子裏再次的飛出一口飛刀，「噢！」的一聲，飛插入橫田上尉的心窩裏，橫田上尉踉蹌了幾步，一頭扎了下去，也同他姊姊家去了。

車廂內眾口喧嘩，紛相爭逃，叫亂成一片。

雲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連殺了六人，兀自餘勇可賈。

他目光在逃竄的人羣裏一轉，已不見那三個重慶派來潛伏的愛國份子，得悉他們已乘亂脫身，內心不覺鬆了口氣。

接着他以極快的手法，把地上的幾具

列車長大聲的發話道：「各位乘客，我們接到報告，火車上窩藏着幾個特務份子，現在日本皇軍憲兵隊的橫田上尉要查一下各位的身份證明，請大家合作！」

車廂裏頓時起了一陣騷動，人人惶恐不安！

橫田上尉的一對老風眼，由第一排座位上銳利的逼視過來，跳過那些愚夫愚婦或是他認為不值得一問的人，很快的看到了雲九的身上！

也許是他身上這身中山裝穿壞了。橫田上尉手指了一下，道：「這——個——人！」

兩個日本兵，跟着那名中國翻譯的「二鬼子」，立刻大步走過來！

「你——」日本兵大聲說道：「站起來！」

中國翻譯伸手用力抓住雲九的肩部，把他拉起來！

「你姓甚麼？到那裏去？說！」

雲九冷笑着正要辯白，對座那個姓江的少女笑着站起來道：「他是我表哥李雲程，這是我的身份證明！」

她把手裏拿着一個紅色的小本子遞過去，「二鬼子」接過來看了幾眼，頓時面現笑容，阿諛的彎着腰，說：「原來是江小姐……失禮！失禮！」

說着用日本語向兩名日本兵解說了幾句，日本兵點點頭就向後座走過去！

雲九倒也不再多話，默默的坐下來。後座上的四個年輕人，相繼的站起來，其中之一，做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样子，向前面走過來！兩個日本兵把手裏的刺刀

雲九的一節車廂！

在第三個月台邊上，火車猛烈的刹住車，車輪猝停，在鋼軌上發出了刺耳的磨擦聲！

留着兩撇仁丹鬍子的日本憲兵隊長「飯田」少佐站立在月台一隅，指揮着兩名日本憲兵埋設下一挺輕機槍，他手裏牽着的一匹狼狗，像狼也似的不安寧，不時的掙扎着鎖鏈子望天狂吠！

上海車站裏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像是捉拿要犯，更像是歡迎甚麼貴人光臨似的！

在眾目睽睽下，第七節車廂正好在第三號月台上停下來！

負責行動的日本憲兵隊長「大木實」少尉，親目端着一桿衝鋒槍，在火車突停的一刹那，這傢伙像是上了火綫似的，先放了一排快槍，無目的向着第七節車廂裏射了一排子彈。

隨着他的手勢指揮下，十名日本憲兵一擁而上，拉開了車廂當中的門，紛紛跳了進去！

車廂裏空無一人。

日本人大聲的叫着嚷着，逐次的在每一個車座裏找着，槍托把靠椅紛紛的砸碎，人影也不見一個！

「大木實」少尉據報後十分震怒，親自跑上車廂看了一遍，大聲的罵着「巴格鴨鹿！」又跳下車廂！

大隊的憲兵，於是又齊奔向第八節車廂。

就在這時，他們聽見了身後日本陸軍警備隊的吼叫聲，一時槍聲大作！

警備隊的吼叫聲，一時槍聲大作！

「只有狗血與這羣狼心狗肺的東西才最為相宜！」

中國人雲九硬是不含糊，他身勢如風，在「大木實」少尉的衝鋒槍還來不及對準的一瞬間，已經臨到了近前，只見他快出一拳，「大木實」成了「大狗屎」，怪叫了一聲側身就倒了下去，臉上爆開了一大朵血花！

雲九旋身如風，在第二次落下身子的時候，他的兩隻手已擊中另一名日本軍官的額頭之上！

在他雙手一陣用力的壓額之下，耳聽着那日本軍官的額頭骨節一陣子碎响，登時一命嗚呼！

雲九看準了日本憲兵少佐「飯田」站立的地位，他瘋了似的撲上去！

「飯田」少佐驚惶着舉空放了一槍，這一槍還是真準，雲九身子一幌，跟着滾落落地。

「飯田」少佐一連又開了三槍，可是雲九墜落地上的身子轉動得是那般疾快，一陣反覆的勐斗，使得飯田眼花繚亂——雲九可就這麼走了。

在客商驚叫照攘的人羣裏，雲九快速的前奔着。

一名偽警飛上來，嘴裏吹着哨子，做出一個要擁抱的姿態，可是却擋不住雲九兜面而來的一隻鐵拳！

對於「漢奸」「二鬼子」雲九是向來不留情的，這一拳比打「大木實」的那一掌更重，這名偽警嘴裏的哨子，差一點吞到了肚子裏去，鐵哨子硬碰到嘴裏面，把滿嘴的牙打落得一個不剩，當場就昏死在

地上不動了。

雲九分拂着人羣，跟隨前奔，他的左腿已經中彈，看上去行動較諸先前確是慢多了。

飯田少佐氣急敗壞的指揮着大批日本憲兵在後面追着，只是在萬頭雲集的人羣裏，要找出一個並不特殊的人頭，可真是太難了。

人聲、哨音、喧嘩着，亂成了一團！雲九撲到了一個出口站門，身後哨音跟着襲近。

站門口站着一名日本憲兵，一名中國偽警，日本憲兵拔槍待射的當兒，雲九情急之下，飛手把一支自來水筆擲出！

這支鋼筆在他手裏，不啻是一支飛鏢同樣的效果，「哧」的一縷尖風，日本憲兵只覺得前額上一陣炸痛，却為飛來的那支自來水鋼筆貫注入頭骨之內，一時間紅的血，白的腦水，藍的墨水，染成了一片！

這名日本憲兵，慘叫了一聲，倒了下去！

雲九奮全身之力騰身而起，掠過了站門欄柵，在他身子落下的同時，飛起左足把那名偽警踢倒在地！就這麼，雲九踉蹌着步履，混身於站外人羣之間！

天已經黑了——剛黑不久。

各色霓虹燈，交織成一片五彩繽紛的耀目奇光，儘管是淪陷在鐵蹄之下，上海畢竟是上海，看上去總較別的都市要繁華得多！

雲九在大批日軍偽警的追逐之下，有

如喪家之犬，混身在夜上海警營總總的各色人羣裏。

他跑幾步，停下來走幾步，左腿上的傷清流的血，把一條褲管都染紅了，身後斷斷續續的警笛之聲，證明敵方一步也不會放鬆，他不得不忍着左腿的疼痛，勉強的快步跑着。

大街上，很多都在注意的看他，這是很不好的現象，因為這麼一來，等於向敵人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又不得不放慢了腳步，裝成一個普通的路人模樣，這麼一來，身後的哨音更接近了。

前面是一道彎曲的河，彎彎曲曲的穿過上海市的心臟部份，正是聞名的「蘇州河」！

雲九張望了一下，蹣跚的跨過了一座橋，在橋上他回頭張望了一眼，正看見一個偽警在身後駐足張望。

那名偽警顯然發現了他，手指着他大聲的叫着，並且連聲的喊着口笛！

雲九咬了一下牙，心說完了！

眼前有一道寬敞的巷子，燈光較別處為暗，他幾乎用一隻腳跳着走，踉蹌的闖入這條僻巷之內！

當他方才進入的一刹那，那名警員已經撲了過來，這名偽警顯然還不知道雲九是何等的一個角色，他大概決心要表演一手單身擒盜，身子一撲上去，兩隻手直向雲九頸項上攀攔過來。

這一下可是他自己找倒霉了。

他的兩隻手自一接觸到對方頸項之上，倏地為雲九一隻手抓住了腕子，隨着雲九的一聲喝叱，這名偽警身子有如空中飛

人似的被拋在當空，叭噠！一下子摔在了

一邊，頓時人事不省。

雲九驚慌的回頭，却見十數名偽警已經來到了蘇州河畔，顯然已經發現他了，他只得同身繼續狂奔，身後警笛聲响成一片！

眼前一塊招牌，上面寫着「大上海紙烟公司」，這時大門敞開着，無數員工正自下班步出，雲九無從選擇，混身而入。

警笛聲响，一則偽警已現身在巷口，偽警中有人在對天鳴槍，槍聲驚動了每一個人！

這個年頭，偽警察抓人幾乎無日不有，司空見慣的事情，所抓的人十九都是愛國份子，再不就是重慶派來潛伏敵後的特工份子，這些人不用說一定為廣大的上海市民所同情！

正因為人心思漢，對於這些甘心事敵，為日人所驅使的漢奸走狗，也就更加痛恨。

「這羣混蛋東西又在抓好人啦！」每一個人心裏都禁不住這麼想！

雲九混身在人羣裏，正不知如何掩飾，忽然一隻手抓住了他的胳膊。

「跟我來——」說話的是個女人，也正是抓着他的那個女人，二十二歲的年紀，長身玉立，留着劉海髮式的頭髮，身上穿着可人的「陰單士林」旗袍，腕子上挽着閃閃發光的串珠皮包，屬於時下一般時髦型的少女！

她幾乎不容許雲九多說話，就拉着他回身走進了烟廠的大門。

迎面一個穿着黃卡其布夾克的青年，

「聽你口音，雲先生你好像不是南方人吧？」

「不是！我原籍是山東！」

「啊！」她笑着偏過頭，用那雙大眼睛打量着他：「怪不得呢，山東人聽說都是大高個子！」

「原小姐是——？」

「我是江蘇人，江蘇蘇州！」

這幾句話雖非「吳儂軟語」，但是出自這小姐嘴裏，却是說不出的那麼好聽！

「我和哥哥出來得早，一直在上海唸書……」她緩緩的說道：「時局一亂爸媽也來不及接我們，都到後方去了！」

雲九道：「這麼說，令尊他們是在重慶？」

「大概是吧！」

提起這件事，她臉上禁不住泛起了一片傷感，雲九也就不再多問！

車行如風，穿過了一條大街，又轉了個彎，通入一排低矮的小洋房，整齊的巷子裏，種植着法國梧桐樹，時值秋令，樹葉已開始凋零，婆娑隨風，夜燈下幾許蕭瑟！

原紫玲招呼三輪車在一戶鐵柵門前停下，付了錢就來攬雲九，雲九強掙着自

己下了車。

原紫玲按了一下電鈴，一個五十來歲的娘姨開了門，道：「小姐今天回來晚了——」一眼看見了雲九，怔了一下道：「這位是……」

原紫玲道：「是雲先生，雲先生腿傷了，你扶着他一下！」

雲九道：「用不着，我自己會走！」

「你不住在上海？」

「你不住在上海？」

雲九正用撕開的褲管用力的紮着那隻受傷的腿，鮮紅的血把淺灰色的褲子整個都染紅了。

黃衣青年像是嚇了一大跳，驚道：「你受了槍傷？」

雲九苦笑道：「不要緊，」他感激的點頭又道：「謝謝你們兄妹……」

說到「兄妹」二字，妹妹也進來了，

正由大門走了出來，少女急喚着道：「哥哥！」

黃衣青年一怔道：「怎麼回事？」

「這個人受傷了，那漢奸正在抓他，快想個法子救救他！」

「好！」穿夾克的年輕人爽朗的答應了一聲，用力的拉着雲九轉進了烟廠大門，少女却轉身步出門外。

黃衣青年扶着雲九轉到了門內右側的「傳達室」，用力的推開了門，傳達室的工友也下班了，他匆匆道：「你先在裏面藏一藏，我去應付一下！」

雲九忍不住在「張位子」坐下來，來不及道一聲謝，那個年輕人已匆匆的關上門跑了出去！

大門外烟廠的員工擁擠着不去，警笛聲中，一羣偽警已經跑了過來！

一個警察大聲嚷道：「有個受傷的人你們看見了沒有？」

穿夾克的青年隨便指了一下，道：「往那邊跑了。」

大羣偽警張惶着順其手指處一窩蜂似的跑了，轉瞬之間跑散一空！

黃衣青年迅速的轉回到傳達室，開了電燈！

雲九正用撕開的褲管用力的紮着那隻受傷的腿，鮮紅的血把淺灰色的褲子整個都染紅了。

黃衣青年像是嚇了一大跳，驚道：「你受了槍傷？」

雲九苦笑道：「不要緊，」他感激的點頭又道：「謝謝你們兄妹……」

說到「兄妹」二字，妹妹也進來了，

她張大了眼睛看着雲九腿上的傷，害怕的道：「啊……這麼多血！」

雲九看着對方兄妹之人，冷冷笑着道：「是被日本鬼子槍打的……還好沒傷着骨頭！」

少女急道：「這樣可不行呀，小心得了破傷風！」

黃衣青年道：「對了！」他忽然想起來，對妹妹道：「你不是學過護理嗎！快給他看一看吧！」

少女道：「這裏不行，也沒東西。」

她看着雲九，又道：「這位先生你貴姓？如果你沒甚麼急事的話，跟我們回去一次好不好？」

雲九感激的點點頭道：「我姓雲……」

黃衣青年上前用力的把他扶起來，道：「沒關係，我們快走！」

少女也過來幫着他哥哥扶持住雲九另一邊身子，三個人由傳達室另一個門走出去！

「我姓原叫原經文！這是我妹妹原紫玲，」黃衣青年邊走邊說，並且好奇的問雲九道：「雲兄你可是重慶派來的工作人員？」

雲九搖搖頭道：「不是！我只是路見不平，爲了救幾個地下工作人員！」

原經文道：「這就更令人欽佩了！」紫玲道：「雲先生你的家在那裏？」

「我——」雲九一笑，說道：「我沒有家！」

「啊……那……」原紫玲喃喃的道：「你不住在上海？」

「你不住在上海？」

原經文搖手道：「不客氣……回頭見！」說着大步離開！

三輪車上，原紫玲道：「雲先生你覺得怎麼樣？」

「沒甚麼！」雲九歉然的道：「只是給你們兄妹添麻煩有點過意不去！」

「這算甚麼！」原紫玲笑了笑，抬起一隻塗着淺色指甲油的素手，輕輕的掠了一下前額上的亂髮。

進了客廳，原紫玲趕忙把門關上，簾子也拉上，匆匆忙忙由房裏找出紗布剪刀以及各樣藥物，就忙著替雲九看傷。子彈由小腿子打穿過去，還算好不用再取彈頭了，當下就由那個女傭人幫着，紫玲小心的消了毒，上了藥，用紗布細細的包紮了一遍。

女傭害怕的道：「這是怎麼了？這麼多血呀！」

紫玲道：「雲先生爲了救幾個愛國份子，不小心被日本兵用槍打傷了！我看暫時就留雲先生住在我們這裏，妳等一會把樓上那間空房子收拾一下！」

女傭人嚇得臉色都變了，連連點頭。

紫玲與雲九介紹道：「這是張媽，在我們家有二十幾年了，你放心她決不會說出去的！」

說話間，門外有人在按電鈴！張媽大驚失色道：「哎喲！日本人來了！」

紫玲嘆道：「少胡說，是哥哥來了，快開門吧！」

開了門，原經文由外面進來，手上拿着一西藥還有一個油紙包，見面忙問雲九道：「雲兄好一些了沒有？」

雲九道：「好多了，謝謝你！」

原紫玲就問：「外面怎麼樣？」

「亂極了！」原經文道：「到處都是警察、日本憲兵，小馬路、福州路一帶，日本憲兵在逐戶搜查！」

張媽道：「會不會找到這裏來？」

原經文搖頭道：「不會的，妳放心吧！我們先吃飯，我順便買了點肉菜！」說着把一包肉菜遞給張媽。

公司的組織情形一樣，並不爲公司廣大員工所知悉！

這兩天，工人的情緒很低，原因是待遇太過微薄，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都不足，因此庫房工人首先罷工抗議，關經理十分震怒，吩咐一向與工人接頭的職員原經文來見！

原經文始終是同情勞工方面的，平素對於關雲程的爲人很不齒，這時聽到他召見自己，心裏很不是個滋味！

他懶洋洋的來到經理室，輕輕叩了兩下門！

關雲程的聲音道：「進來！」

原經文進來關上門，冷冷的道：「經理找我何事？」

「當然有事！」關雲程放下了手裏的烟斗，指一下位子道：「你先坐下！」

原經文一聲不響的坐下！

「最近庫房裏鬧的事，你知道是誰起的頭？」關經理臉色很難看的道：「簡直太混蛋了，他們也不想這是甚麼時候，甚麼地方，鬧下去吃虧倒霉的不是我，是他們自己！」

「經理！」原經文實在忍不住，頂撞的道：「……他們每天都加班兩三個小時，要求一點加班費，數目也不多，實在不爲過之！」

「甚麼？不爲過之？」——關經理一雙三角眼緊緊的盯在原經文的身上：「加班費？咳！你大概還攪不清楚吧！公司的經費，有一定的預算，那能增加額外的開銷？」

原經文苦笑道：「可是一天工作八小

張媽接過來，就忙著去擺筷子開飯！原經文注視着雲九，說道：「雲兄，你單身一個人來到上海，身上又有傷，我想留你就住在我們家裏，等傷好了再走怎麼樣？」

紫玲笑道：「這還用你說，我早想到了。」

雲九嘆息一聲，道：「你們兄妹真可說對我恩重如山，我真不知道該怎麼報答你們才好！」

原經文「哼」了一聲，道：「還談甚麼報答不報答？剛才我聽說雲兄在火車上殺了五六個日本憲兵，這可真是大快人心的事情！」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聲音放低了道：「雲兄，莫非你就是傳說裏的那個『定時掌』雲九麼？」

雲九呆了一下，正不知該不該承認！原經文問道：「怎麼雲兄你還有甚麼顧慮？」

雲九道：「既然原先生你知道了，我也不必再隱瞞你們……我就是雲九！」

「真的呀？」原紫玲驚喜的叫了起來：「啊呀！原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雲九！人家都說你會飛簾走壁呢！」

原經文責斥道：「小聲點兒！」

紫玲趕忙自己捂着嘴，那雙極爲驚喜的大眼睛，却上上下下在雲九身上轉着。

原經文笑道：「雲兄，你得原諒我們，實在是老兄你的名聲太大了，這裏小畫報都把雲兄你過去的義舉編成了連環故事刊登着，我們實在太佩服你了！」

雲九苦笑了一下，道：「外面形容我

時，也是公司明文規定的呀，既然超出時間，就應該付加班費，經理，他們的要求不能算過份！」

「你——混……」——總算還留了點情面，這「混蛋」兩個字還沒有罵出來。

一生氣就發抖，這是關經理的老毛病了，關雲程連聲的冷笑道：「原經文，我可一直待你們兄妹不錯，你職務管的是庫房人事，這件事情嚴格的說起來，你應該負一半責任，你知不知道？」

原經文說道：「我知道，可是，經理，有些話，我必須要誠實的反應上來，就拿……」

關經理擺擺手道：「不要說了！過時加班代表甚麼？代表在規定的時間裏沒有盡到應有的能力，他們自己沒盡到能力能怪誰？你當是公司願意加班？」

「可是，加班的原因是因為生產的擴充增加，但是相對的，工人人數却没有增加！」

「你……」關雲程冷笑着道：「你是在爲那一邊說話？我看你簡直變了！」

「經理，我只是實話實說，」原經文理直氣壯的道：「工人待遇不夠，體力透支，直接影响到工作情緒……」

「我不要聽這些！」關經理狠狠抽了一口烟，噴出去，命令着道：「我找你來不是跟你商量這個問題，而是要你轉達命令！」

「請經理吩咐！」

關雲程沉默了一下，用烟斗指着原經文，說道：「我要你現在就去告訴那個姓高的工頭，你就說，上面決定的事，是不

也太離譜了。其實我不過是個普通的人。不過小的時候學過幾手功夫吧了！」

原經文道：「這就對了，雲兄你也用不着客氣，經過今天這件事，你看吧，明天一早，你的大名更要轟動上海，我們兄妹能够接待你這位抗日殺奸的大俠客，實在是太榮幸了！」

「吃飯了！」紫玲笑着道：「來！雲大哥我扶着你！」

雲九一笑道：「既然是大俠客，還需要人扶着嗎？」

原氏兄妹都笑了！

「定時掌」雲九可就在這種感情難却的情形下留在了原家，暫時住了下來。

痛懲奴才 大快人心

原經文的話還真的沒說錯，「火車」事件第二天一大早已傳開了，全上海大街小巷，茶樓酒肆，各機構團體，不出三天，簡直沒有一個地方不在談論着這件事，「雲九」的俠名震驚了上海灘。

淪陷區的上海，凡是被日本人迫害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只要你是中國人，沒有一個不對雲九這個人津津樂道，沒一個不在內心深處，由衷的對於雲九這個人肅然起敬！反之，日本人、偽組織的一批漢奸走狗，却無不把雲九這個人恨之入骨！

於是，一道緊急的通緝命令，由日本憲兵隊發了出來，各治安機構也相應的頒發命令，「捉拿雲九」的告示，張貼在任一處公共場所，懸賞的錢數，簡直高的嚇人——「黃金三百兩」。

會更改的，要他們馬上停止罷工，要不然，嘿……

「要不然怎麼樣？」原經文是個直心眼，甚麼事都挖根問底！

「要不然——可就怪不得上面要用方法對付他們！」

「他們要是辭職不幹呢？」

「不許辭職！」關雲程瞪着一雙三角眼，樣子像是要吃人！

原經文別無話說，站起身，苦笑了一下，正要轉身。

關雲程忽然面現笑容的道：「你妹妹紫玲，對於她新調的工作還滿意吧！」

原經文冷冷的說道：「謝謝經理的栽培！」

關雲程一隻手摸着下巴，赫赫笑道：「幹我的女秘書，事情是再輕鬆不過了，不用出力，事情少，待遇還特別好，只是……嘿……」

原經文道：「舍妹倒不希望太清閒，她學過打字速記，經理可以另外分派她一個工作！」

「唉——我不是這個意思——她是個女孩子——再說……經文……你坐下來！我……」

「我這就上庫房去，去晚了工人恐怕不好控制！」

關經理怔了一下，原經文轉身步出一間，直不知好歹！關雲程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徐徐的噴出了一口烟，然後用手打了一下桌上的按鈴。

裏間的辦公室門開了，原紫玲淡妝清雅的走出來，道：「經理有事麼？」

淪陷區的幣值不穩，偽幣根本没人存，但是「黃金三百兩」在亂世裏却是一個令人垂涎的數目，一些無民族意識的宵小之輩，難免爲之眼紅，自然有人動着壞念頭，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一上午，日本憲兵隊就接到了好幾起無稽的報告，有人說在「大馬路」見到了雲九，又有人說在「四馬路」見到了雲九，在一家外科醫院看傷，於是這兩個區域頓時成爲日本憲兵搜捕的目標！

設置在這兩處地方電綫桿上的警鈴一響，大批「皇軍」軍憲趕到，處置的方法是就地戒嚴，日本憲兵用麻繩把任何可疑的地方圍起來，走路的人一律停步立正，戶內的人不許出來，戶外的人不許進去，等候着日本憲兵挨個挨家的搜查！

這些舉動，其實是空勞大舉，雲九仍然如同雲間鶴，水中魚，給人以迷霧的感覺，誰也不知道他確實的藏處在那裏！

「大上海」紙烟公司其實受支配於日本「中支振興會社」的機構之一，所生產之「大東亞」牌香烟除極少數份供給上海市民外，絕大部份都配屬給中國戰區的「皇軍」享用，公司組織雖然並不十分廣大，却也擁有員工百十人，其中職員僅十二人，大多數爲烟廠和庫房的苦力工人。

原經文、原紫玲兄妹，是分配在庫房工作的職員，直屬於倉庫部經理關雲程管轄。

關雲程雖是烟廠經理，可是却受「中支振興會社」中國方面負責人江人偉所管轄，江人偉直接聽令於日本，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漢奸走狗，但是這種情形，正如

關雲程未言先笑，一副色迷迷的樣子，道：「怎麼，沒有事就不能請妳出來談談麼？」

原紫玲面色微紅着，重覆道：「經理有甚麼交待？」

關雲程招手道：「妳過來，我有話告訴妳！」

原紫玲怪聲扭扭的走前了幾步，尷尬的道：「經理有甚麼事？」

關雲程伸手抓她的手，可是距離又遠了一點，一副猴急的樣子。

原紫玲寒着脸重覆道：「經理有事請交待！我還有公事沒弄完呢！」

「先別管這些事！」關雲程哈哈的道：「是這麼回事，今天晚上愚園路江先生請客吃飯，請的都是日本人，飯後有個家庭舞會，我想帶妳去，怎麼樣？」

「對不起經理！我家裏還有事，離不開！」原紫玲不大好意思的垂下頭。

「那怎麼行？」關雲程不高興的道：「我已經答應人家帶舞伴去，怎麼好意思呢？」

原紫玲說道：「經理可以帶經理太太去！」

「她呀？」撇了一下嘴：「老黃臉婆了，還跳甚麼舞？妳就別推辭了！」

他說着抬起手看了一下表，道：「時間也不早了，我放妳的假，妳回去換換衣服，五點半我派車去接妳！」

原紫玲爲難的道：「這……實在對不起，我也不會跳舞……」

「不會跳舞？」關雲程冷冷的道：「在上海住這麼多年不會跳舞？」

「不會跳舞？」關雲程冷冷的道：「在上海住這麼多年不會跳舞？」

「不會跳舞？」關雲程冷冷的道：「在上海住這麼多年不會跳舞？」

「不會跳舞？」關雲程冷冷的道：「在上海住這麼多年不會跳舞？」

「我真的……不會……」
關雲程把臉一拉，正要開口說話，只聽見門外一陣吵鬧的聲音，似乎奔向經理室而來。

原紫玲借機趕忙走過去開門探望，門一開，五六個漢子一湧而入，原經文和關雲程的保鏢謝虎隨後跟進來。

謝虎一件上衣漢褂被扯得七零八碎，臉上左一塊青右一塊紅！一看就知道是跟人打過架了。

前面進來的幾個大漢，正是庫房裏的工人，爲首的兩個一個叫高立，一個叫郭來順，算是工頭的身份，兩個人都是一臉怒容，其他三個人也不太好惹。

原經文由後面追上來，想要開口勸說，却被那個叫高立的工頭攔住道：「原先生你不要再說了，這裏面沒你的事，你平常待我們好，我們不是不知道，但是這件事你作不了主，我們實在沒辦法，只好來找經理說話！」

那個叫郭來順的大聲嚷道：「不加錢還不許走路，這簡直是監獄嗎，我們又不是犯人！」

「找經理說話！」

「找他說話！」

另外三個隨聲附和着，氣勢洶洶眼前就是不了之局。

關雲程面色一變，用力的拍着桌子道：「混蛋，你們找經理，我就是經理，想造反嗎？謝虎！」

謝虎哭喪着臉走過來。

關雲程一怔道：「你……你這是怎麼啦？」

他輕輕的發出了一聲嘆息，打算步出場外，就在這時，一隻網球正好由他頭上落下來，正好落在他的腳步前面！

身後的球場裏，傳出一陣女子嬉笑之聲！

「喂！把球擲過來！」——一個穿紅色運動衣的少女大聲嚷着！

雲九剛想轉身拿起來，可是轉念一想，他就停止了動作，裝着沒有聽見的樣子，繼續前進！

「怎麼回事嗎？」紅衣少女嬌聲的嚷着：「沒有聽見是不是！請你把球擲過來好不好！」

雲九不理的，繼續前行，猶若未聞！

鐵柵門開，那個紅衣少女跑出來。

「奇怪！」她氣忿的嚷着：「這個人是怎麼回事？」

雲九乾脆站住不動，倒要看看她敢把自己如何！

紅衣少女撿起了球，故意的轉到雲九面前，倒要看看這個人是怎麼回事！

不看還好，這一看，頓時使得她呆住了。

「你？」她盯着雲九，不勝驚喜的道：「你……你不是雲先生麼？」

雲九這時也認出了對方是誰，頓時呆了一呆。

「你……還認得我嗎？」

「當然認得……」雲九微笑着道：「江……小姐！」

姓江的少女忍不住抓着他一隻手，低聲道：「你好大的胆子……」

「我不叫他們來，他們就打……」謝虎伸手摸着臉上的血，嘟嘟囔囔的道：「他們……人多！」

「反了！這真是反了！」關雲程大聲道：「給我搖個電話給警察處，找李大隊長！」

謝虎應了一聲，剛要轉身去打電話，却被郭來順一隻胳膊攔在肩膀上一把抓住，道：「你敢！」

「打！」

「打！」

其他人一陣子吆喝，好漢不吃眼前虧，謝虎雖然練過幾天拳腳，可是雙拳難敵四手，何況剛才已被打怕了，經此一叱，那裏還敢不聽話，只得轉過臉來去看關雲程。

關雲程也嚇得臉色發白，却硬拿着架子，冷笑道：「你們這是幹甚麼，有話好說，你們還想打我不成？」

高立道：「打你幹甚麼？我們只是代表所有的工人向你要求合理的加薪！」

關雲程氣急敗壞的坐下來，連聲冷笑着：「太胡鬧了，太胡鬧了……」

郭來順大聲的道：「一點都不胡鬧，經理，你拿多少錢一個月！我們多少錢一個月？現在大米多少錢一斤？小白菜多少錢一斤？你經理知不知道？」

「我們只要求合理的加班費！」

「不加錢就沒完——」

「對……今天非加不可！」

你一句我一句，關雲程一看眼前情形，再要硬下去，可保不住連自己也得捱打，當時只得虛拿着架子道：「好吧，這件事你們先回去，三天以後我再答覆你們！一定給你們解決！」

「今天！」

「就是今天！」

一時間眾聲齊起，大有一言不合即要動武的樣子。

關雲程的眼睛却瞟向一旁的原經文，頗有求救的意思。

原經文說不得只好硬着頭皮上前道：「各位安靜一下，經理既然說了三天，就不會錯了，我担保三天一定給你們解決就是了！」

有人嚷着不行，可是那個叫高立的工頭，却很賣原經文的賬，爽快的答應道：「好吧，既然原先生担保三天，我們就再等三天，可是準三天，一天不能再多！」

關雲程冷笑道：「三天以後上午，你們等着吧，一定有消息！」

高立大聲道：「好，就這麼辦，我們走！」

五個人氣勢洶洶的離開。

原兄兄妹也不願在這裏多留，也跟着退了出去。

經此一鬧，總算暫時解了原紫玲的圍，關雲程氣虎虎的拿起了公事皮包，吩咐謝虎叫司機備車匆匆的坐車到江人偉家報告去了。

× × ×

雲九在原家對面的運動場散了一會兒步，腿上的傷經過三天小心的調養，已經好多了。

他實在耐不住寂寞，一個人悄悄的在球場草坪上步行着，感覺到那隻腿着力，

雲九沉默的看着她，對方的青春活力，和一派天真的感染了他，使他原來的一些煩惱和不快已不復在，況乎從一開始在火車上，她就在他印象裏留下了良好的一面！

「住在一個朋友家裏！」

「你上海有朋友？」江海容好像很驚訝！

「是新認識的！」

「你可要注意……萬一……」江海容頓了一下，關心的問道：「你這朋友靠得住麼？我是說……你對他，認識得夠清楚麼？」

雲九苦笑了下，道：「我這條命，就是他們兄妹救的，當然靠得住！」

江海容點頭道：「那我就放心了！」

雲九見她說得直爽，絲毫不加掩飾，難免看了她一眼，江海容臉色微微一紅，略含羞澀的笑了一下，低下頭來。

「那一天我實在嚇壞了，先跑了，你不會怪我吧！」

雲九道：「當然不會，江小姐……你找我有事麼？」

「別叫我江小姐，我叫江海容，大海的海，容貌的容！」她微笑了一下，掠了一下散置在前額上的幾根秀髮，接着道：「我已經爲你找着事了！」

「真的？」雲九大出意外的道：「這麼快？」

江海容道：「我答應人家的事情，一定會去盡力，你倒說，該怎麼謝謝我？」

雲九一笑道：「你說呢！」

「這麼吧！」江海容道：「明天上午

雖然仍是不能快行，可是預料在不久將可復原如初！

在家裏悶了三天，難得接觸一下戶外的陽光，吸一口新鮮空氣也是好的！

場子裏有人在騎馬，有人在打球，呈現出一片愉快的昇平氣氛，彷彿並沒有任何戰爭在上海發生過，這裏也並非是敵人的佔領區，雖然也許來此的人，是屬於偽政府組織下面的一些人物，或是一些親日的社會名流、奸商之輩，只是無論如何，這些人都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

前方在拚命流血，後方也在全民抗日，大家正在響應着蔣委員長偉大的口號——一滴汽油一滴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疏財疏命，爲着中國生死存亡而奮鬥的此刻，在淪陷區的上海，却依然是歌舞昇平，茶樓酒肆朝朝客滿，市區裏簡直看不出甚麼強烈的抗日氣氛……眼前的這片昇平幸福景象，毋怪使得這位鮮血激昂的抗日激烈男兒爲之意氣消沉！

他獨自感傷着，踐踏過一片草坪，却見前面是立着鐵絲圍牆的女子網球場，正有幾個女孩子在裏面揮舞着球拍，愉快嬉笑的打着球！

雲九看了一眼，就回過身來，他心裏不禁懷疑，這些女孩子爲甚麼會這麼高興？正所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打球固然是一種正當的健身運動，可是眼前在淪陷區，在敵人的鐵蹄下，能有這份閒情逸緻，總令人有些齒冷！

雲九早先的一點愉快心情，在目睹着此一昇平氣氛，竟然由不住打消了個乾淨。

我去找你，陪你去那個地方應徵，等成功了再說吧！」

雲九道：「是甚麼工作？」

江海容看着他道：「你的字寫得怎麼樣？」

雲九道：「不算好，不過，也不算太壞！」

「那就行了，是一家紙廠，廠長是我舅舅！我已經跟他說過了！」

「他怎麼說？」

「一切通過……不過詳細情形要你本人去當面談後才能通過！」

雲九想了想，點頭道：「好吧，那麼明天早上十點鐘，我在這裏等你！」

江海容一笑道：「有點要你請原諒：我把你姓名改了，你不介意吧！」

雲九笑道：「當然不能用雲九的名字，你改成甚麼？」

「李鐵漢！」

雲九一笑道：「改的好，就叫李鐵漢吧。」

江海容道：「那天在火車上，看見你真是好本事，一個人對付這麼多人，心裏真佩服，所以給你取了『鐵漢』這個名字，爲了不讓人懷疑，我以後就算呼你李大哥哥好不好！」

雲九道：「好，只是我高攀了！」

江海容啞了一下嘴，道：「這是甚麼話，我知道，那天在火車上我拿出一個證件，你疑心我不是？」

雲九一笑道：「那倒沒有！」

江海容白着他，道：「有些話我也不便跟你多說，不過你要相信我，我最恨日

「你……還認得我嗎？」

「當然認得……」雲九微笑着道：「江……小姐！」

姓江的少女忍不住抓着他一隻手，低聲道：「你好大的胆子……」

本人，也恨漢奸走狗！」

說到這裏，她的臉禁不住紅了一下，低下頭情不自禁的嘆息了一聲。

雲九忍不住緊緊握住她一隻手，搖了一下，道：「這樣我們才是一條路上的同志，好了，我該回去了，明天上午十點鐘再見！」

江海容道：「再見！」

雲九還目離開，他一直到了門邊轉過身來，却見江海容仍然站在那裏向這邊招手，雲九倒有點不大好意思，雖然說這些年在江湖上飄泊得更老練了，可是却始終也不會與任何異性結交過，江海容無異在他內心深處，留下了一個清新良好的印象……

他幾乎不敢再多看她一眼，轉身匆匆步出！不想身子一轉過來，却差一點與面前另一個少女撞在了一塊！

那個少女正用一雙似笑非笑，多少有點酸溜溜的眼睛在凝視着他，雲九却没有注意到。

他說了聲：「對不起！」剛要低頭走過！

面前的那個姑娘却有意伸出一隻腳橫在他面前，像是要絆他的樣子！

雲九一楞抬頭，才發覺到前面站着的，是原紫玲，不由驚喜的說道：「是你！大妹！」

原紫玲一笑，說道：「幹嗎，這麼急呀！」

雲九掩飾道：「沒有……只是急着回去！」

「嗯？」原紫玲笑又不笑的凝視着他

雲九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怎麼，這姓關的對大妹有什麼歪心不成？」

原紫玲道：「他本來要請我今天去跳舞，被我推掉了！平常看着我一副鬼像我真受不了！」

雲九冷笑一聲，道：「我倒想會一會這個人，我生平最恨就是這種狗仗人勢，濫用職權的敗類，早晚我要他知道我的厲害！」

原紫玲生怕他為此又鬧出事情，當時笑道：「你也犯不着爲這種小人生氣，反正等工人風潮平息以後，我請求調職就是了！」

雲九道：「他要是准呢？」

「那我就辭職不幹！」

原經文一笑道：「對！有志氣。」

紫玲白着他，笑嘆道：「是呀，有志氣，我真失業了，可全靠你這個小職員的哥哥養我啦！」

原經文道：「沒問題，一句話——」雲九不禁被他們兄妹的俏皮，逗得笑了！

笑聲未住，就聽得大門外汽車喇叭連響之聲，緊接着又有人在按着電鈴，張媽匆匆的跑出去，須臾轉回來，看着紫玲，道：「小姐，外面車子來接妳，說是關經理接妳去吃飯！」

原氏兄妹不禁一怔，雲九更是心裏一動！

紫玲忿忿的道：「見鬼……誰答應他

去吃飯了，妳去說我吃過了！」

張媽答應着又跑出去！

須臾，門外傳來一陣人聲。

，兩隻手把一個公事包抱在胸前，道：「她是誰呀！」

「誰是誰？」雲九裝傻的問。

原紫玲微微一笑，道：「我都看見了，就是遠遠給你招手的那位關小姐呀！」

「啊——」雲九淡然的道：「這就是我跟你提過在火車上的那個女孩……」

原紫玲點點頭，道：「好心教你那位小姐？」

「不錯……就是她！」雲九尷尬的道：「真巧，會在這裏碰見了她！」

原紫玲笑笑，道：「是巧得很……其實你應該請她回家來玩玩才對！」

雲九搖搖頭，說道：「那不太好，我不過才與她一面之交……走吧，我們回去吧！」

原紫玲欣然有所發現的道：「呀！你的傷好的這麼快？」

「這都是妳的功勞……我一定要好好謝謝妳！」

原紫玲道：「你又來了！我才不稀罕你謝我呢！」

說着她情不自禁的把一隻手挽着他，樣子很天真的說：「等過些時候，我再爲你想法子找個工作，你有了事情以後再請我的客吧！」

雲九心裏一動，這句話剛才江海容已經說過了，同樣的話，出自同樣年輕漂亮的少女口中，自然令人有一番說不出的享受！

他正想把江海容明天給自己介紹工作的話說出來，可是却又不大好意思出口！

原紫玲一派天真，緊緊的挽着他，上

張媽的聲音道：「喂……你這個人怎麼硬要往裏面闖呢！」

雲九與原氏兄妹都霍然站起來，就見一個人用手用力將張媽推開，大步走進來。

原經文認得這個人，正是關雲程的跟班兼保鏢謝虎，今天下午才換過工人的換班，想不到現在又是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

謝虎根本也沒把原經文這麼一個小小職員看在眼裏，登堂入室的，大步走進來。

他一眼看見了原紫玲，嘻嘻一笑，道：「原小姐，妳這是開什麼玩笑，我們經理接妳去吃飯，妳怎麼都忘了，快走，快走！」

一面說一聲就上來拉原紫玲的手，却爲原紫玲閃身讓開！

原經文大聲道：「站住！」

謝虎聞聲好像才發現原經文這麼一個人，當時斜着眼睛睨過來，一笑道：「哼！這不是原先生也在嗎！我們經理關照說，已經和原小姐約好了，我是奉令來接她來的！」

原經文冷笑道：「你回去告訴關經理說她不舒服……」

謝虎「哧」一笑，用大姆指在鼻上抹一下道：「這是什麼話，原小姐不是正好在這裏嗎？」

原紫玲皺眉道：「可是我已吃過飯了！」

謝虎道：「那有什麼關係，反正妳人到就好了，走！走！走！」

說着他就想上來拉原紫玲，不意面

海這個地方社交確是較別處開通得多，也許她心目中確是把他當成「大哥」來看待，是以神態、談吐、一舉一動都那麼自然，雲九與她相處數日，倒也習慣了。

家門在望，原經文正在門口眺望着。原紫玲鬆開了挽着雲九的手，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可是原經文却笑嘻嘻的絲毫不以爲意！

這邊的他抱拳道：「恭喜，恭喜，恭喜你的傷好了！」

紫玲吃了一驚，道：「小聲點！」

原經文像是忽然警覺，四下看了一眼，幸好沒人，三個人步入大門，關上了大門。

原經文道：「你們怎麼會在一塊？」

紫玲笑道：「我下班正巧經過運動場，可就碰見他了！」

雲九道：「我悶得發慌，去球場上溜溜腿！」

「這一溜腿，可就碰見了心上人！」

原紫玲笑着接口說道：「那位江小姐好漂亮。」

原經文道：「真的？」

雲九紅着臉，說道：「大妹真會開玩笑！」

原紫玲道：「誰開玩笑，我說的是真的！我看這位江小姐一定是有錢家的闊小姐，要不然她不會來這裏打網球！」

雲九道：「他的家世我還不清楚！」

三人步入客廳，張媽已把晚飯備好了，催着吃飯。

飯桌上原紫玲想起了白天廠裏發生的事情，就問原經文道：「哥！那些工人還

前忽然伸出了一隻腳，差一點絆他一個跟斗，謝虎一偏頭，才注意到身旁還有一個人。

他當然不認識雲九，雲九的臉色可不大好看！

「你這是幹什麼？」雲九冷着臉道：「主人既然不歡喜你，你還留在這裏幹什麼？」

謝虎吊兒郎當的一笑，說道：「喝！管閒事的人，還真不少呀！兄弟，你貴姓呀！」

雲九還未開口，原經文已先開口道：「他姓李——」

雲九一笑道：「不錯，李鐵漢！」

一面說着，一隻手就搭在了謝虎的肩上，謝虎登時神色一變，這傢伙是生就的野性難馴，那裏會這麼輕易的就服了誰！

仗着他曾經在拳腳上下過兩三年的功夫，平素又會把誰看在眼裏？

這時候他肩膀向下一沉，嘴裏說：「姓李的，你這是幹什麼？」

嘴裏說着，右手可就猛的翻起來，反向着雲九肩頭上搭下來，可是他的手只抬起一半，可就抬不起來了，原因是雲九壓在他肩上的那隻一時力道大增，重如山嶽，使得他這隻手根本抬不起來！

心裏一驚，謝虎的左手就可就用了力，一掌直向着雲九臉上猛力打過去！

這一掌要是打上了，可是不輕，問題是他根本就打不上，拳頭才遞出一半，只聽得雲九一聲冷笑，說道：「你還差得遠哩！」

隨着他的手向外一翻，謝虎成了「飛

罷不罷工？」

原經文想起這件事，臉上泛起了片怒容，冷冷的道：「他們答應三天不開事，要是三天以後開關經理再不發給他們加班費，事情可就不好收拾了！」

這件事雲九前兩天已經聽他們說起過，不禁關心的問道：「你們經理批准了沒有？」

原經文哼了一聲，道：「他呀！他不減錢就是好的了！」

雲九道：「這太不合理了，難道這裏沒有工人公會嗎？」

「公會有什麼用？」原經文冷笑道：「這是敵僑時期，有理也說不清，關經理純粹是個小人，他背後有人支持，我真爲這批工人擔心！」

「你是說他們有性命之憂？」

「那還不至於！」原經文道：「他還需要他們的勞力，我只是奇怪他答應三天後給他們滿意的答覆，可是他根本就不像要加他們薪水的樣子，這三天看來是緩兵之計，不知道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雲九冷冷一笑，說道：「到時候再看吧！」

原經文放下筷子，眼睛注視着妹妹道：「他好像還提到了妳！我看他對妳不存好心，妳要提防一二才好！」

原紫玲道：「我知道！」

說時臉色微微一紅，輕嘆一聲，道：「我想請調，換個工作！」

「我也有這個意思！」原經文說道：「過兩天，妳就上個簽呈！看看他怎麼留你？」

虎，「呼！」的一下子平空飛起，他身子緊緊擦着天花板，飛出了有丈許以外，「撲通！」一下子，摔在了客廳門口，可是不輕。

一連在地上打了幾個滾，他才站了起來，一時間，眼都紅了，瘡惡的叫道：「好小子，你是找死！」

這類人一天到晚身上都離不開傢伙，右手向着小腿上一探，已拔出了一口七八寸長的尖刀。

看到這裏，原紫玲嚇得叫了一聲，害怕的道：「謝虎你快住手！」

謝虎冷笑着慢慢把身子湊近過來，臉色愈加顯得猙獰！反過來看雲九却像是沒事人似的！

他只是含着輕微的冷笑，在注視着謝虎！

原氏兄妹幾乎都被嚇呆了，原經文大聲嚷道：「謝虎，你敢動刀，還不把刀丟下？」

謝虎那裏肯聽？反倒是更壯了胆，嘴裏叱了一聲，身子已飛撲了過去，手裏的短刀兜心就刺！

像是一條銀蛇似的，刀身閃起了一道銀光，眼看着這一刀已扎在雲九的心窩上，可是不知怎麼回事，就只見雲九的手巧妙的一翻，怪的是，本來在謝虎手裏的刀却到了雲九的手裏。

謝虎大吼一聲，猛力一掌向着雲九臉上打去，雲九左手微起，只一把已經抓住了他打來的拳頭，謝虎只覺得對方這隻手其力千鈞，簡直無法掙脫，一時慌了手脚，大嚷道：「你……要怎麼……怎麼樣？」

雲九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怎麼，這姓關的對大妹有什麼歪心不成？」

原紫玲道：「他本來要請我今天去跳舞，被我推掉了！平常看着我一副鬼像我真受不了！」

雲九冷笑一聲，道：「我倒想會一會這個人，我生平最恨就是這種狗仗人勢，濫用職權的敗類，早晚我要他知道我的厲害！」

原紫玲生怕他為此又鬧出事情，當時笑道：「你也犯不着爲這種小人生氣，反正等工人風潮平息以後，我請求調職就是了！」

雲九道：「他要是准呢？」

「那我就辭職不幹！」

原經文一笑道：「對！有志氣。」

紫玲白着他，笑嘆道：「是呀，有志氣，我真失業了，可全靠你這個小職員的哥哥養我啦！」

原經文道：「沒問題，一句話——」雲九不禁被他們兄妹的俏皮，逗得笑了！

笑聲未住，就聽得大門外汽車喇叭連響之聲，緊接着又有人在按着電鈴，張媽匆匆的跑出去，須臾轉回來，看着紫玲，道：「小姐，外面車子來接妳，說是關經理接妳去吃飯！」

原氏兄妹不禁一怔，雲九更是心裏一動！

紫玲忿忿的道：「見鬼……誰答應他

去吃飯了，妳去說我吃過了！」

張媽答應着又跑出去！

須臾，門外傳來一陣人聲。

雲九冷笑着道：「不怎樣，給你留點紀念，叫你以後別老欺侮人！」

話一出口，右手握住對方拳頭用力的一擰，只聽得「克！」的一聲，謝虎慘叫了一聲，一張臉頓時變成豬肝顏色，隨着雲九向外推的勢力，他整個身子跌出了丈許以外，摔倒在地。

謝虎一個翻身，還來不及站起來，雲九已再次的到了他身前，一抬腿踏在了他背上，微一用力，謝虎嘆通！的一下子仆下來，臉部重重的磕在地上，鼻子一酸，熱血滴洒直下！

「唉……」他小子一剎時銳氣全消，大聲的叫嚷着道：「李先生饒命……饒命！」

原經文見狀還真怕他打出了人命，當時趕忙上前道：「雲兄……算了，饒他一次吧！」

謝虎聽原經文口喚雲兄，頓時楞了一下，嚇得面無人色。

雲九把脚由他背上放下來，怒叱道：「滾！」

謝虎嚇得鬼叫一聲，爬起來一溜烟似的跑了出去！

大門外汽車馬達聲發動，駛離！張媽關上了大門，回來道：「走了！」

原紫玲目盯着雲九，驚愕的道：「大哥可真是好東西！以前我只是聽人說，今天才真正的看見了！」

雲九冷笑道：「我生平最恨這種奴下奴，遇見這種人我拳頭是毫不留情，今天還算便宜他了！」

原經文道：「只怕他挨了這頓打，那

關雲程不肯善罷甘休！」

雲九一笑道：「怎麼，你怕了？」

原經文道：「我兄妹這個差事，根本無所惋惜，怕的是你的身份外洩，萬一要讓關雲程知道，可就麻煩了！」

雲九冷冷哼了一聲，苦笑道：「到時候再說，他不找我，我也不找他，他要是找了我，我也就放他不過，等着瞧吧！」

原紫玲皺了一下眉，道：「哥哥說的不錯，關雲程這個人，還是小心防着他點的好！」

雲九不忍拂其兄妹好意，點頭道：「我知道了！」

經此一鬧，這頓飯誰也沒興趣再吃下去了，張媽草草收拾飯桌，原氏兄妹只是怔怔的坐在椅子上，似乎愁雲重重，雲九談了幾句，獨自轉回房中。

在燈下，他獨自思忖着，忽然明白過來，暗忖道：「是了，我只顧一時義憤發洩，全然未曾料到原氏兄妹如今立場，關雲程身為廠長，又是他兄妹直屬上司，我這麼一打，豈不為他們兄妹惹了大大的麻煩？莫怪他們兄妹有那番沉重的表情！」

想到這裏，心裏着實的不是滋味，不禁又想到自己，身負槍傷亡命街頭，如非他們兄妹仗義援手，接來這裏居住療傷，此番只怕早已落在日本憲兵隊手裏，飽受毒刑而至死於非命了。

「他們兄妹實在對我恩重如山，我要好好報答他們才是，切不可再給他們添麻煩了！」

思念及此，可就深深的責怪自己今晚太衝動了，萬一他們兄妹因此失業，自己

良心何安？

這一夜，他反覆的思索着這個問題，一直聽到客廳裏的掛鐘敲了四聲，才朦朧的睡着了。

紅顏知己 體貼入微

他從來不曾起來這麼晚過。睜開眼睛的時候，看了一下錶，已經九點半了！

雲九趕忙的起來，以最快的動作穿衣洗漱一番，張媽由廚房裏出來，笑着道：「雲先生早！」

「早！」雲九說：「我起得太晚了，不像話！」

張媽笑咪咪的說道：「小姐有封信給你！」

「啊？」雲九很奇怪的接過來，摸了一下，信封裏面厚厚的不知是什麼物件！這時候張媽拿着雞毛掃子到客廳收拾房子，雲九就把信封拆開來，首先入目的是一疊嶄新的鈔票。

粉紅的信箋上，寫着幾行秀麗的鋼筆小字：

「雲大哥：這點錢是我送給你買衣服穿的，請別拒絕！不好意思當面給你，又不願意讓哥哥知道取笑我，所以才出此下策！今天晚上的事，你千萬不要介意，這個差事我早就膩了，不幹最好！」

紫玲深夜二時

雲九看完信後，心裏着實的感動，一時不知如何是好，苦笑了笑，心裏不禁想着：紫玲她是何苦？我雲九堂堂七尺之軀，豈能伸手向她拿錢？不過，你的心意我

卻領受了！

他再想把錢交給張媽退還給紫玲，可是轉念一想，又似不妥，也許張媽並不知道這件事，這麼一來不是反而使得紫玲更窘麼？想了想，只好暫時把這些錢收在身上，低頭看看自己身上衣裳，才發覺到那襲中山裝，已有多處磨得都發光了，在「上海」這個紙醉金迷的地方，這身穿着的確顯得有些太寒酸了，自己沒有想到，紫玲却替自己想到了。

張媽走過來道：「雲先生吃飯了！」

雲九道：「謝謝！今天太晚了，不吃了！」

張媽說：「早上小姐關照我，說雲先生喜吃三六九的長沙包子，特別去叫我買了一盤！」

雲九愧疚笑道：「你們小姐真是想的太週到了，我就吃兩個吧！」

張媽端過包子來，問道：「雲先生要去嗎？」

雲九道：「……要出去一趟！」

張媽道：「今天外面好多日本憲兵！雲先生小心一點啊！這些日本人，你跟他們是有理說不清！」

雲九點頭道：「我知道！」

牆上的鐘已指在九點五十五分了，想到了與江海容的約會，不好意思遲到，再說他眼前確實是需要一份工作，就在這一刻間，他忽然迫切的感覺到自己必需要找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才好！

雖然用錢去報答別人的恩惠太庸俗一點了，可是目前却也沒有更適當的方法！匆匆的來到了綜合運動場，手上的腕

錶已是十點過十分，第一次跟女孩子約會就遲到，實在不大好意思！

剛剛步入運動場側門，就聽見身後汽車喇叭聲響！

一輛流綫型的黑色轎車從他身後開過來，近得幾乎要從他腿上壓了過去。

江海容的聲音說：「你遲到了！」

車門打開，穿着一襲粉紅色洋裝的江海容，顯得格外的嬌媚，艷陽秋光裏，益見她長身玉立，貌比花嬌！

雲九怔了一下，道：「對不起，我來晚了！」

江海容一笑道：「快上車吧！」

說着不待他答應，已拉着他鑽進車門，雲九想拒絕已來不及，只見她吩咐前座司機道：「永豐紙廠！」

司機是個四十來歲的瘦子，身上穿着整齊的米色中山裝，他似乎很驚訝小姐怎麼會看上這麼一個窮小子？一雙眼睛勢利的在雲九身上轉着。

江海容用手拍着前座道：「看什麼嘛！去永豐紙廠聽見沒有！」

司機這才答應了一聲，把車子開上了馬路！

雲九道：「其實妳告訴我地址，我自己去也是一樣的！」

江海容微笑着道：「有我介紹，總好一點！」

須臾，車子在一個巍峨的大門前停下來，司機連按了幾聲喇叭，大門慢慢打開，汽車直駛入內。

透過車窗，可以看見漂亮的一所花園，還有噴水池，正前面是紅磚的一排二樓

洋房，白漆的落地長窗上爬滿了蘿蔓籬笆，大概是員工辦公的地方，廠房却遠遠聳峙在一個方向，似乎規模很大！

一名小廝在外面打開了車門，江海容和雲九相繼下車。

江海容向司機道：「你把車開回去吧，等會我自己回去！」

司機答應着，就把車子繞着當中噴水池，一逕的開了出去，江海容一拉雲九道：「跟我來！」

雲九這才注意到一塊鍍金的招牌上有「永豐紙業有限公司」等幾個字樣，遠處廠房的機件操作「軋軋」聲，不時的傳過來，由於距離頗遠，倒也不覺刺耳！

敵偽時期，一般工廠多被強迫收購，即使有少數幾許開工存在的，也都是小規模的從事生產，開辦是當然之事！在雲九的想像裏，這所紙廠一定十分的簡陋，想不到竟是如此的大規模作業，只由這排辦公室以及花園的佈置看來，這永豐紙廠一定是個相當幹得開的企業行號！

梧桐樹上的秋蟬吱吱不停的叫着，江海容同着雲九直接進入到正面的辦公大樓！

在二樓一個設備豪華的客廳裏坐下來，穿着白衣的僕人獻上兩杯茶。

江海容道：「郭廠長給我約好了，你去請他出來！」

僕人答應着退出去！

雲九却覺得心情很沉重，也許是在淪陷區住久了，平素來往也都是些被壓迫的窮苦朋友，乍然接觸到這種奢侈豪華的場面有點不大習慣。

江海容似乎有點看出來了，她小聲的道：「你不高興是不是？」

雲九苦笑道：「我在想也許我不大適合！」

「別胡說了！」江海容笑道：「你不要被他這些擺設唬住了，我舅舅這個人最愛講排場！」

雲九壓低聲音道：「我是一個講實際的人……」

江海容道：「這種人，才討上司喜歡呀！」

才說到這裏，門外一人呵呵笑道：「是小容來了嗎？」

廳門推開，一個戴着眼鏡，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走進來，雲九禮貌的站起來。

這人很客氣的揮着手道：「不客氣，不客氣，坐，坐！」

江海容向雲九介紹道：「這是我舅舅郭大業——」又向郭大業介紹雲九道：「這就是我跟舅舅說的那位李鐵漢先生！」

郭大業伸出手來，笑道：「久仰！久仰！」

雲九和對方握了一下手，重又坐下了來。

郭大業却向江海容說道：「這幾天廠裏事忙，我也沒工夫看你爸爸，你給我轉問一聲，過一兩天我去看他，還有事要他大力幫忙！」

江海容笑道：「我知道，舅舅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一來我們家，準有事情！」

「你這個孩子……」郭大業笑着說：「怎麼，學校放假了？」

江海容說道：「沒有放假，正在辦轉

學！」

「對，這樣很好，一個女孩子老是南京上海跑，怎麼受得了？這邊邊且、聖約翰都很好，不比金陵女大差！」

江海容一笑，道：「舅舅，我今天來不是跟你談大學來的呀！」

「啊——」郭大業好像剛才想起來似的！眼睛轉向雲九道：「對不起，對不起，我們親戚好幾天不見了，一見面就聊個沒完！」

雲九道：「那裏，那裏！」

郭大業皺了一下眉道：「是這麼回事，李先生人品學識海容都詳細跟我說過了，安插個工作是沒什麼問題，只是太高級的職位只怕一時……」

雲九一笑道：「我並沒有高級職位的條件，也沒有這麼想過！」

「那裏，李先生客氣！」郭大業道：「這麼吧，我們這裏有個檔案室，李先生屈就一下，我就先給你一個秘書的工作負責管理檔案工作好不好？」

江海容笑道：「好！」

雲九猶豫的道：「如果方便，我希望直接到工廠負責操作的任務！」

「那太苦啦！」郭大業赫笑着說：「海容特別介紹，我怎麼可以呢？」

雲九正色道：「郭先生請允許我的要求，我不願意利用關係，我覺得在工廠比較適合一些！」

郭大業怔了一下，用眼去看江海容，道：「可以嗎？」

江海容微笑着點頭道：「這是他的事，舅舅應該尊重他個人的意見！」

郭大業道：「……要出去一趟！」

張媽道：「今天外面好多日本憲兵！雲先生小心一點啊！這些日本人，你跟他們是有理說不清！」

雲九點頭道：「我知道！」

牆上的鐘已指在九點五十五分了，想到了與江海容的約會，不好意思遲到，再說他眼前確實是需要一份工作，就在這一刻間，他忽然迫切的感覺到自己必需要找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才好！

人來啦！」

工頭高立一怔，高聲說道：「好，他呢！」

劉景立臉上變色的道：「還有一位江先生也在場，帶了四個人……在前面庫房裏！」

郭來順大嚷道：「他們還敢怎麼樣？走，我們找他們去，走！」

大家夥一擁而出，在高、郭二工頭率領之下，一路直撲向前面庫房。

原兄兄妹提著心，跟在眾人之後一逕的來到了前面庫房，這時庫房兩扇大門敞開着，憤怒的工人叫罵着一擁而入，出乎他們意外的，關經理早已等候在這裏了。

現場除了關雲程以外還多了幾個人，一個穿着西服留着小鬍子的體面人物，儼然高出齊輩。

這個人坐在庫房裏一張靠椅上，身側左右，侍立着四個身着漢裝的彪形漢子，關經理坐在下手，由神色態度上看來，關雲程對於這個人十分奉承。

留着小鬍子的人嘴裏咬着一根雪茄烟，面帶不屑的注視着眼前的工人。

關雲程似乎有了靠山，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這時站起來大聲道：「幹甚麼，你們還想造反不成？」

工頭高立怒聲道：「三天時候到了，我們是來聽消息的。」

「聽甚麼消息？」關雲程瞪着眼睛說道：「你們以為仰着人多，我就怕了，我告訴你們，這位是『中支振興會社』上海負責人江總經理，你們的要求，我已經報告了江總經理，總經理認為你們是無理取下手，大聲道：「行啦——你們四個退下來！」

狗也沒這麼聽話，四名柔道高手聞聲即止，各自退立在姓江的總經理身側左右站好！

眼前數十名工人，還能從容站着的已經不多了，大半的人有臥着的，有坐着的，有彎着腰的……紛紛的唉喟着，好像每一個人都多少帶了點兒傷。

江總經理呵呵笑着，道：「怎麼啦！還打不打了？」

笑聲一頓，那份得意，可就不用再提了。

「要講打，你們差遠了！」這傢伙佔了便宜還賣乖，「看見沒有，你們這麼多人，我只出了四個人，就把你們打得落花流水，你們要是還敢不好好的工作，給我搗蛋，下一次，我可就不是這樣的一個打法了……」

關雲程在一旁幫着腔道：「江總經理是說得到辦得到，你們可是聽清楚了！」

姓江的冷笑道：「今天你們都回去休息一天，明天一早來上班，誰要是胆敢借故不來，我會派人到他家裏找他去！」

說到這裏話聲一頓，轉問關雲程道：「關經理，你說這些工人裏領頭的是那兩個人？」

關雲程道：「一個是高立，一個郭來順！」

開……」

一名工人跳出來大聲道：「我們要求的合情合理，爲甚麼是無理取鬧？」

「你們才無理取鬧……」

「對……今天非交待清楚不可！」

「……」

衆聲喧嘩，聲騰霄漢，羣情激蕩，一時不可自己。

關雲程想不到這些人當着總經理的面，居然也是這般厲害，一時慌亂了手脚，趕忙的回頭去看那位江總經理。

留着小鬍子的江總經理，不慌不忙的彈了一下雪茄烟上的烟灰，冷冷笑道：「你們那一個說要加薪的？站出來！」

衆工人一時倒是沉默了下來。

姓江的嘿嘿一笑道：「是誰呀，站出來讓我瞧瞧！」

郭來順向前跨出一步，大聲道：「站出來就站出來，是我說的。」

「我說的！」

「我說的……」

一下子所有人都挺身而出，姓江的把手裏的雪茄烟用力的扔下來，厲聲喝道：「混蛋！你們這羣無賴，不給你們點顏色，你們不知道厲害！丁大龍！」

身側四人之一應聲而出，這小子歪戴着一頂禮帽，嘴裏叼着一根烟捲兒，上身小汗褂兩隻袖子高高捲起，露出一雙暴露着青筋的手臂。

「怎麼樣？你還敢打人？」郭來順第一個走出來，身後的人齊聲爲他吆喝着。

郭來順身高幾近七尺，一身的結實肌肉，是個典型的大個子，他一站出來，身

後，的人齊聲爲他吆喝着。

郭來順身高幾近七尺，一身的結實肌肉，是個典型的大個子，他一站出來，身

後，的人齊聲爲他吆喝着。

郭來順身高幾近七尺，一身的結實肌肉，是個典型的大個子，他一站出來，身

後，的人齊聲爲他吆喝着。

郭來順身高幾近七尺，一身的結實肌肉，是個典型的大個子，他一站出來，身

後，的人齊聲爲他吆喝着。

郭來順身高幾近七尺，一身的結實肌肉，是個典型的大個子，他一站出來，身

後，的人齊聲爲他吆喝着。

郭來順身高幾近七尺，一身的結實肌肉，是個典型的大個子，他一站出來，身

後，的人齊聲爲他吆喝着。

郭來順身高幾近七尺，一身的結實肌肉，是個典型的大個子，他一站出來，身

後，的人齊聲爲他吆喝着。

郭來順身高幾近七尺，一身的結實肌肉，是個典型的大個子，他一站出來，身

後，的人齊聲爲他吆喝着。

郭來順身高幾近七尺，一身的結實肌肉，是個典型的大個子，他一站出來，身

後，的人齊聲爲他吆喝着。

後的同夥羣起爲他加油——

「揍這個小子——」

「打——打——」

面前的丁大龍臉上帶出不屑的冷笑，右手把頭上的帽子往上頂了頂。

就在這時，郭來順的一雙蒲扇大手，已飛快沉重的向丁大龍肩膊上拍來。

大家夥轟然的叫了一聲好！殊不知這姓「江」的經理跟前四個人，沒有一個好惹的，就以眼前這個丁大龍來說吧，就是精於日本的柔道，受過訓練的柔道高手！

郭來順也是上來輕視過甚，想不到眼前這麼一個小個子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兩隻大力拍之下，滿打算一下子就能把對方拍倒在地。

誰又知道，實際上，却又不是這麼回事。

他的雙手方自一落向對方雙肩，就見丁大龍一聲怪叫，雙手同時向上一翻，正好迎住了郭來順拍下的雙掌，四隻四掌甫一交接的當兒，丁大龍身子向下一伏，「嘿！」的叫了一聲。

郭來順偌大的身子，真就像馬戲團裏的空中飛人似的，一下子飛出足有一丈五六，嘿！的一下子摔下來，頭下腳上，正好扎在一具大木箱蓋之上。

這一下子力量當然可觀，箱蓋撞碎了，腦袋可也見了紅，郭來順一下子就給摔昏了過去！

眼前工人見狀，俱都大吃了一驚，一下子全都楞住了，幾個人跑過去把郭來順扶起來，郭來順樣子已成了個血人！

大家夥再也不能忍着內心怒火，當時

後的同夥羣起爲他加油——

「揍這個小子——」

「打——打——」

面前的丁大龍臉上帶出不屑的冷笑，右手把頭上的帽子往上頂了頂。

就在這時，郭來順的一雙蒲扇大手，已飛快沉重的向丁大龍肩膊上拍來。

大家夥轟然的叫了一聲好！殊不知這姓「江」的經理跟前四個人，沒有一個好惹的，就以眼前這個丁大龍來說吧，就是精於日本的柔道，受過訓練的柔道高手！

郭來順也是上來輕視過甚，想不到眼前這麼一個小個子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兩隻大力拍之下，滿打算一下子就能把對方拍倒在地。

誰又知道，實際上，却又不是這麼回事。

他的雙手方自一落向對方雙肩，就見丁大龍一聲怪叫，雙手同時向上一翻，正好迎住了郭來順拍下的雙掌，四隻四掌甫一交接的當兒，丁大龍身子向下一伏，「嘿！」的叫了一聲。

郭來順偌大的身子，真就像馬戲團裏的空中飛人似的，一下子飛出足有一丈五六，嘿！的一下子摔下來，頭下腳上，正好扎在一具大木箱蓋之上。

這一下子力量當然可觀，箱蓋撞碎了，腦袋可也見了紅，郭來順一下子就給摔昏了過去！

眼前工人見狀，俱都大吃了一驚，一下子全都楞住了，幾個人跑過去把郭來順扶起來，郭來順樣子已成了個血人！

大家夥再也不能忍着內心怒火，當時

後的同夥羣起爲他加油——

「揍這個小子——」

「打——打——」

面前的丁大龍臉上帶出不屑的冷笑，右手把頭上的帽子往上頂了頂。

就在這時，郭來順的一雙蒲扇大手，已飛快沉重的向丁大龍肩膊上拍來。

大家夥轟然的叫了一聲好！殊不知這姓「江」的經理跟前四個人，沒有一個好惹的，就以眼前這個丁大龍來說吧，就是精於日本的柔道，受過訓練的柔道高手！

郭來順也是上來輕視過甚，想不到眼前這麼一個小個子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兩隻大力拍之下，滿打算一下子就能把對方拍倒在地。

誰又知道，實際上，却又不是這麼回事。

他的雙手方自一落向對方雙肩，就見丁大龍一聲怪叫，雙手同時向上一翻，正好迎住了郭來順拍下的雙掌，四隻四掌甫一交接的當兒，丁大龍身子向下一伏，「嘿！」的叫了一聲。

由高立爲首，大家夥一擁而上！喊打之聲，震耳欲聾！

關經理嚇得站起來就跑，那位留着小鬍子的江總經理却是沉得住氣，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

他只吩咐着身側的四個人，說道：「上！」

四個人「一」字的在他面前排開來，各人擺出一副架式，爲首的幾個人首當其衝！

雙方短兵相接的一刹那，只聽得一陣人聲喧嘩，爲首的四名工人幾乎同時被摔起在半空，碎里碰啣的摔落下來，緊接着第二排工人也被相繼的摔了出去，四名打手果然不含糊，出手不凡！

只可憐這班工人烏合之衆，人雖多，却只是叫囂的一羣，如何是對方受過嚴格訓練的柔道高手的對手，一時之間被打得鼻青眼腫，頭破血流！

四名打手，顯然餘勇可賈，各自展開身法，對方工人只要一接近身邊，沒有不被摔得頭破血流！

一場混戰的結果，不用說當然是資方大獲全勝！

關雲程侍立在姓江的總經理面前，目睹這般情景，一時寬心大放！

但是他却也有顧慮，當時附近江總經理身邊道：「總經理我看打的差不多了，給他們留點力量好爲我們做工呀！」

江總經理冷笑着點點頭，看着眼前情況也確實如此，再打下去，可保不住就要鬧出人命來了。

他這裏八字鬍撇了撇，用力的拍了幾

門開，原紫玲抱持着一疊卷案，走了進來。

關雲程指着江總經理，說道：「這是江總經理，是中支振興會社，上海的負責人！」

江總經理笑着點了點頭，原紫玲禮貌的叫了聲：「總經理！」遂即逕自步出。

「總經理請過目——」關雲程把報告表遞上來。

「啊——」江總經理大夢方醒的接過來，隨便翻了兩張放下來，嘿！一笑道：「你這個女秘書叫甚麼名字？怎麼我過去沒有看見她呀？」

關雲程不自然的笑笑道：「她姓原，原紫玲，新來還不到半年！」

「啊，是這麼回事！好！」姓江的看上去確實是動了心，一隻手連連的摸着下巴，兩隻色迷迷的眼睛眯在了一起，一個勁兒的沉聲笑着。

關雲程道：「總經理這些報告表……」

「先不用看了……」江總經理道：「雲程老弟，這幾年我對你還不賴吧！」

關雲程欠身一禮，道：「全仗總經理關照！」

江總經理一笑道：「關照不關照倒不說了，總之，我這麼閉一隻眼，你那邊可就方便多了！」

「是……日本人那邊總經理你口角春風！」

「這一點你大可放心！」江總經理由西服上衣袋裏拿出了一根雪茄烟，先用嘴把烟頭咬下一小截吐掉，關雲程趕忙打着了火遞過去。

「……」

「……」

「……」

「……」

「……」

「……」

「……」

「……」

「……」

「……」

郭來順尚在昏迷之中，高立却帶着傷

在一邊喘着氣，這時聞言氣呼呼的站起來

，大聲嚷道：「姓關的……你太沒有人味

，說話不算話！」

江總經理抽了口煙，嘆出一口煙，道：「對付日本人我更有一手……要不然，這個中支振興會社的總經理會落在我江某人的身上？」

關雲程笑嘻嘻的道：「是……有關於一次我跟總經理談的那件事……」

「你是說自銷五千條香煙的事？」

「是……每個月能自銷五千條，大家都可以落點好處！」

「這件事沒問題——」江總經理哈哈一笑，站起來，拍拍胸脯道：「包在我身上了！」

關雲程大喜過望，一個勁兒的躬身道謝。

江總經理離開座位，向外步出，關雲程跟在他身後，走出了辦公室大門，江總經理臉上展露着狡黠的微笑。

關雲程下意識的覺得他還有甚麼話說，於是問道：「總經理還有甚麼指示？」

「兄弟，我的事你還不知道麼？」

江總經理這一剎間顯得親近的樣子，一隻手拍在他肩上，輕聲說道：「安排一個時間，叫你的女秘書來一趟，萬事OK！」

「這……」關雲程的臉勉強的轉成了笑臉，卑鄙的彎下腰，道：「是！一定盡力，一定盡力！」

江總經理帶着滿臉的笑迎目離開。

關雲程目送着他的背影離開之後，含着微笑轉回辦公室，一眼就見原紫玲面色不安的站在經理室，似乎有話要說樣子。

「怎麼……妳有甚麼事麼？」關經理心裏動了一下，生怕剛才江總經理的話被

她聽見了。

「經理。」原紫玲喃喃的道：「我請求調職！」

「調職？」

「是……」原紫玲說：「我想調到業務部，跟我哥哥在這一塊！」

「這……這是爲甚麼？」關雲程怔道：「在這裏不是很好麼？」

原紫玲道：「我覺得，這裏太過清閒了……」

「清閒還不好麼？來，來，坐下，坐下，我還有話跟你說！」

原紫玲悶悶的坐了下來。

關雲程道：「紫玲，我對你的心你眞不知道麼？」

原紫玲臉上一紅，冷冷的道：「我不明白經理的意思！」

關雲程愣了一下，臉色似乎有點掛不住，冷笑了一聲，道：「妳也用不着跟我裝糊塗，前兩天，我好心派謝虎接妳，却想不到，妳家裏的人，竟然會把他揍了一頓。」

原紫玲道：「這件事謝虎咎由自取：本來是他不對又能怪誰？」

「哼！」關雲程冷笑道：「聽謝虎回來說，動手的那個人有一身好本事，連謝虎那身手的人，居然都會被他給打了，他是誰？」

原紫玲道：「是我哥哥的同學！」

「我是問他叫甚麼名字？」

「叫……叫李鐵漢。」

「李鐵漢？」關雲程冷森森的笑了笑，道：「我倒疑心這個人可能姓雲！」

「姓雲？」原紫玲大吃了一驚，掩飾道：「怎麼會姓雲呢？明明姓李嗎！」

「當然我不能說他就是雲九，可是我會慢慢的查……」原小姐，妳應該知道，現在日本憲兵正在全力找雲九這個人，妳年紀輕輕的，可不要糊塗啊！」

原紫玲心裏着實吃驚，表面却力持鎮定，她把身子偏過來，像是賭氣的道：「經理不相信就算了，反正這個人現在也不住在家了！」

「那再好也不過了，紫玲，妳坐過來一點，我還有話跟妳說，妳……」

他的一隻手可不就老實的伸了過去，想去握紫玲的手，不意却爲紫玲狠狠的把他的手摔了下來，關雲程眉毛一挑，正要發作，可是忽然想到了江總經理交待的事情，這口氣也就暫時忍了下來。

原紫玲悻悻的站起來，道：「經理沒有別的事我走了！」

關雲程點點頭，微微笑道：「好，妳請求調職的事，我考慮幾天再答覆妳，妳出去吧！」

原紫玲應了一聲，老大不高興的退了出去。

恐怖之夜 血案頻生

機軌有聲的在轉動着。部份工人還在趕着夜工，天空飄着細雨，燈光清晰的照着落下的雨滴，有幾隻蝙蝠低低的掠空而過，空氣顯得那麼的低沉。

由機房裏向外眺望着，雲九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感覺，他有滿腹的愁衷，却又

過。

「眼前不是下手的最好時候麼？我就殺——」

眼光一瞟，可就發現到尾隨在日本要人身後的幾名日本憲兵，並不僅僅如此，還有，郭廠長是江海容的舅舅，由郭大業勢必會扯出了江海容，豈不將使得這個無辜少女也將牽連其中？

可是如果如此就放過了這些人，那也是不公平的。

自從日本人侵佔中國之後，他無時無刻不在爲着多難的祖國而復仇，只要有機會多殺一個日本人，多殺一個漢奸走狗，他是絕對不會放棄的。

這種心念一經滋生，頓時在他內心根深蒂固的生了根。

眼前沒有合適的殺人傢伙，他轉身往案上拿了一把三稜的鋼銼，這把玩藝兒足有尺把長短，他把它插在腰裏。

誰也不會注意着這個人，雲九悄悄站起身來，轉了個身，神不知鬼不覺的翻出了窗外。

由廠房到工廠大門，還有一段距離，他展開身法，一連幾個起縱，已撲到了院牆邊，然後貼着牆邊，很快的溜到了大門左側。

眼前第一步，先拿這兩個看門的日本兵開刀，有計劃的製造混亂，然後混水摸魚，再下手殺那個姓江的小鬍子和日本要人！

在牆角，他打量着兩個日本兵，其中之一正低着頭在抽煙，火光明滅，照閃着那傢伙狼狽瘦削的一張臉。

不知如何傾訴，該向何人傾訴？國仇家恨，狼烟四漫的中原，只要看上一眼，即能興起無限的仇恨，仇！仇！恨！恨！恨！那一種無法排遣的悲憤仇恨，只得借着斬殺敵人聊慰眼前，那些殺不盡的日本矮子、中國漢奸，每一想到他們，就禁不住使得他咬緊牙關，恨不能眼前引刀痛快。

紙廠的大門徐徐敞開來，由門外一連馳進三輛嶄新的汽車，汽車壓過碎石子的路面，一逕的馳向廠房而來。

第一輛汽車門開，由裏面跳下的是「永豐紙廠」的廠長郭大業。

只見他十分恭敬的走向第二輛汽車前，親自打開車門，由裏面步出一個四旬五六留有小鬍子的「亨」字號人物。

這類人物的特徵，手上若不是煙斗一定有一隻雪茄，衣服筆挺，皮鞋擦得發亮，頭髮梳平油貼，在上流有錢的人是離不開保鏢的，這個人當然也不例外，俗語：奴才沾主子的風光，看上去兩個保鏢也是氣宇不凡，畢畢呢的漢褂，裏面插着槍，左右各一的跟在主子身後面。

郭大業對於這個「小鬍子」是十分恭順的，可是第三輛車裏面的人物，顯然更重要。第三輛車的車門，也是郭大業搶上去打開的，車裏下來的是一个矮不龍咚的漢子，這人眼睛上架着一副眼鏡，戴的是圓頂的禮帽。

這身打扮，一入雲九眸子，頓時就可斷定他是一個日本人！

果然這個人開口說話，十足的日本口音，那個先下來的小鬍子，却是道地的中國人，敵偽時間，中國人留着仁丹鬍子的

再看另一個，正在用一塊手巾擦着槍上的雨水。

雲九冷笑了，一聲，霍地躍身而出，那抽煙的一個大驚抬頭，還沒看清是怎麼回事，雲九手中的一根鋼銼，已快而猛的插進了他的前胸。

另一個大驚抬槍，雲九的手向後一甩，那枝鋼銼「噠！」一聲脫手而出，正中對方咽喉，這個日本兵的雙眼一翻，頓時向前仆倒，在地上翻了幾個滾兒，一命嗚呼。

雲九再看着先殺的那一個還在地上爬着，只是爬了幾下就完蛋了。

雲九把兩個屍體向門外移了幾步，就手取過地上的槍，揚空一連放了幾響，丟槍騰身，如同燕子般的向回撲入。

槍聲頓時驚動了廠內各人。雲九立在暗處的一棵柏樹下，眼看着數名日本兵蜂湧而出，他臉上帶着一絲冷笑，一個轉身來到了最後的一輛轎車前，開門潛入。

轎車內的司機乍然一驚，可是雲九不容他開口出聲，右手五指向外一插，正好插在了這名司機咽喉之上，只聽得「喀！」的一聲，這名司機身子向前一踉，頓時就倒在了方向盤上不動了。

雲九勿勿把這名司機頭上的一頂鴨舌帽摘下來，戴在自己頭上，再把他身上的一件夾克脫下來，勿勿套在自己身上。

他本想把司機的屍體移向車外，可是顯然已來不及了，車燈照處，一行人正自張慌的向汽車奔來。

四名日本憲兵保護着那個叫「山口」

動。

雲九銳利的眼睛注意着他們的一舉一動。

日本人用手裏的圓頭杖，在機器上到處敲着，不時的搖着頭。

郭大業頓時敏感的道：「山口先生有甚麼高見？」

日本人拉着臉道：「太舊了——太舊了——」

他倒也能撇上幾句中國話。

郭大業哈着腰道：「是！是……」

日本人指着一旁留着小鬍子的中國人說：「江總經理你記下來……這些機器更

，不是漢奸，也必是媚日的奸商無異。

雲九的眼睛裏頓時冒出了烈火般的怒燄，本能的興出了一片殺機。

大門外又開了一輛中型的小卡車，車上却載着七八個日本憲兵，除了留下兩個看守大門以外，其他幾個人都趕上來，護侍在那個日本矮子身側左右，不用說，這個日本人的身份是十分重要的了。

一行人直接向着廠房裏走進來。

雲九不得不掩着內心的忿恨，轉過身來，他在這裏的工作，是負責督導工人的作業，和處理簡單的公文收發工作，說忙不忙，說閒也不閒，由於這項工作得力於江海容的推薦，本諸他一向對於工作的熱忱，他的確是十分的盡力。

可是這一剎那，他的良知却像是受到了極大的侮辱，當他發覺到自己所工作的場地，竟和日本人有些牽聯時，他眞正的感到氣餒和傷心了。

一行人在郭廠長的陪同帶領之下，陸續的進入廠房。

雲九銳利的眼睛注意着他們的一舉一動。

日本人用手裏的圓頭杖，在機器上到處敲着，不時的搖着頭。

郭大業頓時敏感的道：「山口先生有甚麼高見？」

日本人拉着臉道：「太舊了——太舊了——」

他倒也能撇上幾句中國話。

郭大業哈着腰道：「是！是……」

日本人指着一旁留着小鬍子的中國人說：「江總經理你記下來……這些機器更

換，我們日本生產的機器頂好，這些是米國的舊機器……不行！不行！」

小鬍子連連點頭道：「是……中文會上個月不是具了一份公文麼，只是日本政府沒有批下來！」

「嗯！」日本人說：「不是沒有批，太忙，現在工廠生產的都是飛機，兵船……大炮，沒有時間製造別的東西，不過……佔領區的生產也重要，我們要爭取，江總經理，知道嗎，爭取！」

這番話出自日本矮子略帶鼻音的嘴裏，聽起來簡直說不出的刺耳，眞叫你身上起雞皮疙瘩，作三日之嘔，可是他面前的兩個中國人却並不這麼認爲。

小鬍子連連點頭道：「是……」

郭廠長更是極是奉承的道：「本廠全仗山口先生的支持，山口先生是本廠的家長，是本廠的救星！」

日本人頻頻的點着頭，用着生硬的中國話說：「永豐廠最近成績很好……你好好好的幹，我提……拔你！」

郭廠長的腰可就更彎了，一個勁兒的說着謝謝，謝謝，一行人向着機房步入，郭大業一樣一樣的解說着生產的過程。

雲九冷眼旁觀，冷耳側聽，可就明白了一切，原來這所永豐紙廠，其實是完全爲日方所控制，換句話說，是一所生產資敵的標準實工廠。

這一剎間，他的愛國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諷刺和侮辱，面向着窗外的秋風秋雨，他喃喃自語着：「老天……我都做了些什麼？」

一個比電還快的念頭，由他腦子裏閃

鏢連同着由警察局調來的二十名警衛，把江公館前後後看守得嚴絲合縫，當真是門禁森嚴如臨大敵！

客廳裏，連驚帶嚇的江總經理，面無人色的倒坐在沙發椅子上。

他的一邊衣服脫下來，正由一個骨科大夫在爲他接骨，原來剛才雲九那一掌打在他後肩上，把他的肩部骨還打得脫了臼，整個肩頭漲滿了瘀血，腫起了老高，雖然經大夫先打了止痛針，可是片刻兀自使得他痛苦不堪，那個大夫只要略一用勁兒，他就痛得殺豬般的叫起來。

無可奈何，那位大夫請兩個下人幫忙，過來用力按着他，嘴裏央求道：「總經理你忍着點兒痛，接上就沒事了。」

嘴裏說着，兩隻手用力的向後一扯一合，只聽「克叭」的一聲，江總經理「哇呀！」的一聲大叫，簡直像是被殺了一樣！

骨節總算是接上了，江總經理這裏也像是要斷了氣兒似的，躺在椅子上一個勁兒的唉喲！

郭大業小心的侍候在旁邊，連聲的道：「這就好了，好了……總算姐夫你這隻手還保住了！」

大夫悄悄收拾了醫藥箱子退下來，不相干的下人都退出了客廳。

客廳裏現在只剩下江總經理的妻子郭氏，和她唯一的掌上明珠江海容，還有就是舅老爺郭大業。

這些人的臉色都很沉重，尤其是大小姐江海容自從得悉那個打傷她父親的人是雲九之後，可就像呆子一樣的呆住了。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她只是不停的落着淚，靜靜的想着心思。

她母親還怕她過份的傷心，一直在旁邊勸她道：「妳也不要再難受了，你爸爸不是沒有事了麼？妳要是再壞了身子，可怎麼好啊？」

江海容擦乾了眼淚，冷冷的問舅舅郭大業，道：「你們怎麼知道這個人是雲九呢？」

郭大業愣了一下，道：「不是他還會是誰？誰還會有這麼大的本事？」

江總經理單名一個「杰」字，這幾年作威作福，仗着日本人的勢力，扶搖直上，儼然是全上海工商界的一個頭子，由於他出身僑政府的特務機關，間接負責上海特工組織，是以勢力至大，差不多的偽政界的人物，誰敢惹他？就算是日本人見了他，也要假以詞色，那裏吃過這樣的大虧？差一點連性命都丟掉了，想起來怎能令他不驚嚇欲絕？

骨頭接上了，痛楚也就爲之大減！不過想起了剛才驚險的場面，還使得他猶有餘悸！

「這個姓雲的，真該碎屍萬段！」他緊緊咬着牙齒，說：「我江杰又什麼地方得罪了他，他竟然對我也下起了毒手……好險呀！」

郭大業點着頭道：「要不是臨危間了大龍自後面撲上，姐夫可就……」

江杰冷笑道：「丁大龍他們怎麼還沒回來？會不會遭了姓雲的毒手？」

郭大業搖搖頭，道：「大概還不至於吧，好像雲九在他手下吃了點虧！」

霍地張開嘴來，「哇——」的噴出了一股鮮血，身子一翻，「砰！」地一聲，摔倒在地。

一時間，由他眼耳鼻口之間冒出了大股的血，眼看着井平那麼高大的健壯的身子抽縮成了一團。

「定——時——掌……」他喃喃的說道：「我……我中了姓雲的定……時……掌……我……」

他似乎還掙扎着想爬起來，可是無論如何也爬不起，掙扎了幾下就不再動了。郭大業驚駭的過去看了看他，用手探了一下他的鼻息，眼睛看着江杰道：「一死了……」

江杰冷笑着閉了一下眼睛，道：「叫他們抬出去！」

郭大業戰戰兢兢看着道：「什麼叫定時掌？」

江杰齊笑着道：「騙人的鬼話……把他抬出去！」

郭大業發覺到江杰的臉色難看極了，也不敢再多說什麼，隨即召來人把井平的屍體抬了出去。

這時電話鈴响，突然的鈴聲，把兩個人嚇了一跳，郭大業接聽之下，臉色頓時一變，遂即轉向江杰道：「是日本憲兵隊的電話。」

江杰接過來，用日語對答了幾句，匆忙放下聽筒，吩咐道：「叫他們備車，大業你陪着我一起去！」

郭大業道：「去憲兵隊？」

江杰道：「他們已經找到了山口先生的屍體，我們去證明一下，用不着害怕，

江杰齊聲道：「要是這個雲九落在了我手裏，我要他也見識一下江某人的厲害，這傢伙長的什麼樣？」

郭大業搖搖頭道：「天太黑，看不清楚。」

江太太忍不住在一旁嘆了一口氣，叫着江杰的別號道：「子威呀，我看你這別幹了……唉……這幾年多少背後在罵我們呀！罵我們是漢奸！」

江杰厲聲道：「住口！妳……妳簡直氣死我了，妳……」

江太太低首嘆息道：「我們是結髮夫妻，還有什麼話不能說？子威……你就積德吧！」

江杰用力的拍着桌子道：「混蛋，混蛋，越說越不像話了，妳……妳給我滾出去！」

江太太用手絹擦着臉上的淚，看着江海容道：「海容，我們上樓去吧。」

江海容噙着淚走到父親面前，喃喃道：「爸爸……媽說的對，爸爸……學校裏的人都背後罵我是漢奸的女兒，我真沒臉去上學……爸爸！」

江杰用力的拍着桌子，大叫道：「滾！滾……都給我滾！妳們誰嫌我是漢奸，誰不願意在這個家裏誰就走，我決定不勉強妳們！」

江海容一時臉色蒼白，江太太嘆息了一聲挽着她的手道：「我們上樓去，什麼也別給他說了，他呀，這麼下去，早晚會得着報應的！」

江杰的眼睛瞪得像老虎似的，郭大業生怕姐姐吃虧，趕忙來向江太太道：「姐

我們同樣也是受害者，走！」

郭大業點頭，說道：「最好多帶幾個人。」

江杰冷笑道：「你放心吧，在市區裏面他不敢鬧事，多帶有個屁用？倒是把井平的屍體帶去給他們看看還好些！日本憲兵隊在上海神氣活現的，現在出來一個雲九，他們竟然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們還能怪誰？」

郭大業嘆息一聲，道：「這個雲九真是害人不淺……看來工廠進口機器又完蛋了！」

「不會的……」江杰一面穿上上衣，臉上反而現出幾分笑容，道：「一口口這個傢伙表面上向着我們，但是幹什麼總要自己佔一份，私心太重，比起來他的那位副手井口貞夫，就要聽話多了。」

郭大業喜道：「井口貞夫可能接替山口的位置嗎？」

「可能的……」江杰說：「這當然還要運用一點關係，要是井口貞夫能够上台，大權可全都在我的手裏了，那時候……」

郭大業哈哈一笑，拱手說道：「恭喜姐夫因禍得福，恭喜，恭喜！」

江杰哈哈的笑着道：「現在還言之過早……等着瞧吧，只是第一步，總要先設法把雲九這個傢伙抓住，這小子不去掉，總是一個禍害。」

說這到裏，聽差的進來報告車子備好了，兩個人才大步的向外踱出！

一切歸於寂靜……不久，梯口上又現出了一個窈窕的身影——江海容！

姐，妳就少說兩句吧。」

郭氏看着她這個兄弟，嘆息了一聲，冷冷的說道：「想想吧，你們都做了些什麼！」

江杰大吼道：「妳再說，再說！」

郭大業推着江太太和海容出了客廳，嘆着道：「妳們這是幹什麼，說這些有什麼用？」

江太太冷笑道：「幹什麼，你們這是自作自受！」

說完拉着海容上樓去。

郭大業無可奈何的嘆了口氣，正要轉身步入客廳，就見江杰的保鏢井平大步向客廳走來。

井平上面衣裳的鈕子敞開着，面色通紅向着郭大業抱着拳，道：「廠長也在這裏，總經理呢！」

「在客廳，」郭大業驚異的道：「你沒事吧？」

井平故意大笑着道：「沒事……好得很！」

說完就推開客廳門大步進入，郭大業忙跟着也走進來。

江杰乍見井平一驚，道：「你回來了，丁大龍呢？」

「他死啦——」井平像是有功似的，好像只有他本事大，還活着回來。

「他死……了？那個姓雲的呢？」

「姓雲的小子被我打傷了跑啦！」井平胡吹着，煞有介事的說道：「他媽的，那小子學過輕功，跑得還真快，追也追不上！」

一旁的郭大業信以爲真的笑道：「那她臉上兀自掛着淚痕，悄悄的步下樓梯，手上搭着一件雨衣，她必須要馬上找雲九，把這件事澄清一下，她絕對不相信這件事是雲九幹的！」

「他怎麼會這麼做的？那是不可能的啊……」

在三輪車上，她想到了這些，一時心亂如麻，未幾，到達了「永豐紙廠」門口，只見大門前亂哄哄的擠滿了人，無數的警憲，在現場維持秩序，不准閒人妄入一步！

江海容尋言找友，亦遭拒絕，正自不得其門而入的當兒，却見雲九打着把傘，由門內步出。

海容道：「李大哥！」

雲九驚異的說道：「哦？妳怎麼來了啦？」

「我是來找妳的！」海容道：「你給他們說，叫我進來吧。」

永豐紙廠的傳達，含着笑走過來道：「江小姐，剛才這裏出了事，日本憲兵現在封鎖現場，不許閒人進來！」

雲九一笑道：「我出去就是了！」

就同着海容轉身步出！

雨下得很大，雲九把傘張過來，兩個人合打一把傘，順着路邊一行大樹下走出去！

「妳怎麼會想着來了？」

「問你呀！」江海容偏過頭來，盯着他。

雲九微微一笑，道：「妳的消息真快，妳怎麼知道的？」

「我怎麼不知道！」江海容苦笑着低

「不……好……」

他吃力的站了起來，全身抖成了一片。

江杰大吃一驚，道：「你怎麼了？」

井平那張黑臉上剎間沁出了無數的汗珠，他踉蹌着身子，張口吐舌的道：「不好……總經理的，快請大……夫……我……我……」

「井平，你……你怎麼了？」郭大業嚇了一跳。

井平雙目怒凸，極吃力的斷斷續續道：「雲……九傷了我……我恐怕……我恐怕……」

郭大業道：「去憲兵隊？」

江杰道：「他們已經找到了山口先生的屍體，我們去證明一下，用不着害怕，

一切歸於寂靜……不久，梯口上又現出了一個窈窕的身影——江海容！

了那位好心的江小姐！」

紫玲一笑，看着原經文道：「那位江小姐對於雲大哥真是恩情併重，所以雲大哥永遠的念念不忘！」

雲九當然知道她的言外之音，笑了一下，也沒有說甚麼。

原經文却是就事論事的人，當下點頭道：「這是應該的，大丈夫受人點水之恩，當報以湧泉，何況那位江小姐對雲大哥如此恩重！」

紫玲本是一種奚落之意，想不到反而激得哥哥的一番同情，一時心裏怪不是味兒的，輕輕「哼」了一聲，把臉轉到了一邊！

原經文轉向雲九道：「大哥今晚既然做了這件事，暫時還是安靜一下，避避風頭的好，免得露了痕跡，以後行事就不方便了！」

雲九道：「這一點我也過慮了，今天來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你們，暫時你們不要來看我，我會隨時來看你們再着手計劃離開的事情！」

原紫玲一聽說離開，不禁喜形於色，高笑的道：「好呀！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着手準備了！」

原經文道：「大哥，那個江杰你要小心，這個人陰險成性，我總怕大哥你會吃他的虧，大哥有甚麼地方需要我，我願意聽憑差遣！」

雲九一笑道：「差遣可不敢當，你我都抱著同樣的一個宗旨，殺敵除奸，以後機會多着呢，眼前不必急於一時！」

看了一下，紅着一雙眼，把槍頭緊緊的頂在雲九脊樑上！

在這種情形下，雲九不得不聽命于人。

另外的那個警察，這時把一副手鐐，緊緊的鎖在了他雙腕之上！

姚忠才算放了一顆心，嘿一笑，道：「雲兄弟，你先坐下來！」

雲九無可奈何的坐下來，冷笑道：「我姓李，不姓雲！」

姚忠嘿一笑，道：「姓雲的，你還嘴硬！李子平，你去看看廠長來了沒有？就說姓雲的被咱們哥兒三個給逮住了，少不了弄筆獎金等咱們哥三個分分。」

叫李子平的警察好像很高興，答應一聲，就往外跑！

姚忠打量着眼前的雲九，說道：「別人對你怎麼樣我不知道，可是我自從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就注意上你了，果然不錯！」

雲九冷笑着不發一言，心裏當然是無限懊惱！

打聽消息的警員李子平，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轉回來，道：「廠長到了，叫把李鐵漢帶過去問話！」

姚忠擺了一下槍身，道：「請吧！」

雲九站起來大步向外走，身後左右是三桿槍比着，就這麼一直到了辦公室樓下大廳！

永豐紙廠廠長郭大業在四名廠警的保護之下，一臉怒容的坐在當中椅子上。

雙方見了面，郭大業怔了一下，站起來道：「你不是李……」

我走了！」

紫玲道：「剛來就走？」

雲九道：「還是早點回去的好，免得他們多疑心！」

外面大雨雖停，天上還飄着小雨星子，雲九回頭向兄妹揮揮手，打開傘一逕的走了。

望着他踽踽前行的背影，紫玲眼睛裏顯現出一種漠漠的期念。

「哥哥，」她喃喃的說：「你認為雲大哥這個人怎麼樣？」

原經文道：「心懷忠義，威武不屈，是個血性的男子漢！」

原紫玲道：「可是他好像有點不解……風情……」

說時她的臉可有些紅了，他們兄妹似無話不談！

經文怔了一下，一笑說道：「何以見得？」

紫玲喃喃道：「說……不出來，我是這麼認為罷了。」

說到這裏，沒精打采的轉身步入廳內，經文暗暗一笑，心裏明白却未曾說破，可是這件事他却留在了心裏！

雲九返回永豐紙廠的時候，已近午夜時分！

看來，好像那場驚天動地的殺人事件已經平靜了下來，先時雲集的警憲已完全撤離，死的人都已經抬走了，甚至于地上的血漬，也都為雨水沖洗得乾乾淨淨！

雲九微微有些出乎意外，因為就現場看來，這裏簡直就好像是從來沒有發生過

任何事一樣！

他左右顧盼了一下，直接來到了新居

住的宿舍，那是一排平頂的矮房，雲九是居住在第一間，從外面看過去，這些房舍裏黑沉沉的，絲毫不見燈光，像是在一次殺人事件裏，人人都被鎮懾住，早早的都上床安歇了。

推開了門，他照例的用手去摸索着垂吊在空中的電燈開關！

「嘿！」的一聲，電燈亮了，也就在這個時候，一根冰得生硬的鎗管，抵在了他的後頸上。

雲九本能的向下一伏身，飛快的把身子旋了過來，這一式身手的確是够快的！

他本可在這一剎間，用手攀住對方的鎗管，可是似乎隱藏在這間屋子裏的人很多，而且都相當的精明，他的身子方轉過

的同時，左右兩隻伸出來的鎗管，已同時抵在了他的兩肋之間！

三根步鎗的威脅下，一任你再有天大的能耐，也是莫能施展！

面前三個人，雲九都很眼熟，都是本廠的駐警，其中之一，正是負責工廠巡視的警衛姚忠，平常跟雲九還算談得來的，想不到這一剎那，却是翻臉不認人，這傢伙滿臉鐵青，一雙眼睛，瞪得像雞蛋般大小！

「小子，把手舉起來！」他大聲咆哮着。

雲九一笑，強自鎮定着道：「老姚，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姚忠端着鎗道：「你小子，你可是真人不露相呀？原來你就是

郭大業臉色顯然是吃了一驚，冷冷一笑，道：「這件事，我還要調查一下，不過……」

他眼睛看着雲九道：「這件事不難查明的，警察署和日本憲兵隊，都有姓雲的相片，要一張來看看就知道了，在沒有弄清楚之前，李先生你先委屈一下，在本廠警衛室裏，先呆一會，我們很快就能查出究竟來！」

於是他吩咐說：「把他先帶下去！」

雲九在步出廠長辦公室時候，姚忠又在他雙足踝處，加上一副銬子，這樣就不愁他插翅而飛了。

雲九的相片很快的弄來了幾張！

郭大業在燈下一張張過目，真有點觸目驚心，那是張殘忍的打殺鏡頭，主角都是一個人——雲九，也就是工廠機房裏的總管理員李鐵漢！

是千真萬確的，郭大業相信絕對不會弄錯的，他真是做夢也難以想像得到，想不到自己的外甥女竟然會勾結這個名聞京滬、談虎色變的人物，下手去殺害她自己的父親！

就以才發生這件事情而論，郭大業自身也是危險萬分……

雲九！

「我是雲九！」雲九低頭「啞！」的笑了一聲，可是心裏却着實的吃驚！

「你別笑！」另一名警員道：「我們要是沒有證據，也不敢胡亂抓你！」

「甚麼證據？」

姚忠說道：「現在還不能告訴你，現在你先乖乖的上去錄子，跟我們去見廠長去！」

雲九輕聲一笑，道：「這麼晚，去見廠長？」

「少廢話！」姚忠大聲說：「把他銬起來！」

說時他的鎗向前頂了一下，頂在雲九的胸口上，大聲道：「李鐵漢——啊！姓雲的，你可是聽着，要是你胆敢動彈一下，我可是準叫你見閻王去！來！快給他銬上！」

其他的兩個警察放下鎗，一人取出了一副手鐐，上去就銬人！

可是雲九在這一瞬間，施展了一手國術中的「白鶴亮翅」，「砰！砰！」兩聲，已把兩名警察打翻在地，他身子霍地向後一倒，正想用快速的身法，竄出窗外。

可是那個叫姚忠的廠警確是够機靈的，他身子霍地向後竄了一步，手裏的鎗再次一挺，就在雲九身子方一翻起的剎時，鎗管已再次的抵在了雲九的前額之上！

「好哇！」他大聲嚷着：「我本來還有點不相信，這麼看起來你可真是雲九！快給他銬上！」

摔倒的兩個警察，其中之一爬起來，拾起地上的鎗，狠狠的向着雲九身上擊

着。

雲九一笑，強自鎮定着道：「老姚，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姚忠端着鎗道：「你小子，你可是真人不露相呀？原來你就是

郭大業臉色顯然是吃了一驚，冷冷一笑，道：「這件事，我還要調查一下，不過……」

他眼睛看着雲九道：「這件事不難查明的，警察署和日本憲兵隊，都有姓雲的相片，要一張來看看就知道了，在沒有弄清楚之前，李先生你先委屈一下，在本廠警衛室裏，先呆一會，我們很快就能查出究竟來！」

於是他吩咐說：「把他先帶下去！」

雲九在步出廠長辦公室時候，姚忠又在他雙足踝處，加上一副銬子，這樣就不愁他插翅而飛了。

雲九的相片很快的弄來了幾張！

郭大業在燈下一張張過目，真有點觸目驚心，那是張殘忍的打殺鏡頭，主角都是一個人——雲九，也就是工廠機房裏的總管理員李鐵漢！

是千真萬確的，郭大業相信絕對不會弄錯的，他真是做夢也難以想像得到，想不到自己的外甥女竟然會勾結這個名聞京滬、談虎色變的人物，下手去殺害她自己的父親！

就以才發生這件事情而論，郭大業自身也是危險萬分……

目睹着這些相片，再想想當夜時的那番驚險情形，郭大業可真有點毛骨悚然，不寒而慄的！

相片是初臨上海，在車站大顯神威的時候，被日方憲兵隊和陸軍警備隊所拍照下來的，由相片裏的雲九動作上看來，這個雲九果然身手矯捷，是一個不可輕視的

厲害人物！

郭大業把這些相片一張張放在牛皮紙信封裏，足足呆了有五分。

江海容是自己姐姐最心痛的獨生愛女，如果這件事鬧開了，以江杰那種狠心辣手的個性，很可能就會做出難以想像的事情，如果江海容為此遭遇不幸，豈非是自己一手所促成？那麼自己又將何以在姐姐面前交待？

事實上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仰賴着姐姐的裙帶關係，如果得罪了姐姐這個靠山，以後的前途實在不可樂觀！

「如果把這個人送到日本憲兵隊呢？」好像也不太好，萬一這個雲九一口供出了江海容是其共謀，事情的結果還是同樣的嚴重——郭大業對這件事真是苦惱透頂了。

這時候天已經亮了，他勉強磨到了七點多鐘，實在是忍不住了，就打了個電話到慈園路江家。

「喂，是江公館嗎？請找江小姐聽電話！」

雖然他肚子裏對於這件事已經有了個腹案，可是不得不先給江海容打個招呼！

「喂！我是江海容——」

「我是舅舅！」

「是舅舅呀——有甚麼事？」

雲九！

「我是雲九！」雲九低頭「啞！」的笑了一聲，可是心裏却着實的吃驚！

「你別笑！」另一名警員道：「我們要是沒有證據，也不敢胡亂抓你！」

「甚麼證據？」

姚忠說道：「現在還不能告訴你，現在你先乖乖的上去錄子，跟我們去見廠長去！」

雲九輕聲一笑，道：「這麼晚，去見廠長？」

「少廢話！」姚忠大聲說：「把他銬起來！」

說時他的鎗向前頂了一下，頂在雲九的胸口上，大聲道：「李鐵漢——啊！姓雲的，你可是聽着，要是你胆敢動彈一下，我可是準叫你見閻王去！來！快給他銬上！」

其他的兩個警察放下鎗，一人取出了一副手鐐，上去就銬人！

可是雲九在這一瞬間，施展了一手國術中的「白鶴亮翅」，「砰！砰！」兩聲，已把兩名警察打翻在地，他身子霍地向後一倒，正想用快速的身法，竄出窗外。

可是那個叫姚忠的廠警確是够機靈的，他身子霍地向後竄了一步，手裏的鎗再次一挺，就在雲九身子方一翻起的剎時，鎗管已再次的抵在了雲九的前額之上！

「好哇！」他大聲嚷着：「我本來還有點不相信，這麼看起來你可真是雲九！快給他銬上！」

摔倒的兩個警察，其中之一爬起來，拾起地上的鎗，狠狠的向着雲九身上擊

着。

雲九一笑，強自鎮定着道：「老姚，這是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姚忠端着鎗道：「你小子，你可是真人不露相呀？原來你就是

郭大業臉色顯然是吃了一驚，冷冷一笑，道：「這件事，我還要調查一下，不過……」

他眼睛看着雲九道：「這件事不難查明的，警察署和日本憲兵隊，都有姓雲的相片，要一張來看看就知道了，在沒有弄清楚之前，李先生你先委屈一下，在本廠警衛室裏，先呆一會，我們很快就能查出究竟來！」

於是他吩咐說：「把他先帶下去！」

雲九在步出廠長辦公室時候，姚忠又在他雙足踝處，加上一副銬子，這樣就不愁他插翅而飛了。

雲九的相片很快的弄來了幾張！

郭大業在燈下一張張過目，真有點觸目驚心，那是張殘忍的打殺鏡頭，主角都是一個人——雲九，也就是工廠機房裏的總管理員李鐵漢！

是千真萬確的，郭大業相信絕對不會弄錯的，他真是做夢也難以想像得到，想不到自己的外甥女竟然會勾結這個名聞京滬、談虎色變的人物，下手去殺害她自己的父親！

就以才發生這件事情而論，郭大業自身也是危險萬分……

目睹着這些相片，再想想當夜時的那番驚險情形，郭大業可真有點毛骨悚然，不寒而慄的！

相片是初臨上海，在車站大顯神威的時候，被日方憲兵隊和陸軍警備隊所拍照下來的，由相片裏的雲九動作上看來，這個雲九果然身手矯捷，是一個不可輕視的

厲害人物！

郭大業把這些相片一張張放在牛皮紙信封裏，足足呆了有五分。

江海容是自己姐姐最心痛的獨生愛女，如果這件事鬧開了，以江杰那種狠心辣手的個性，很可能就會做出難以想像的事情，如果江海容為此遭遇不幸，豈非是自己一手所促成？那麼自己又將何以在姐姐面前交待？

事實上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仰賴着姐姐的裙帶關係，如果得罪了姐姐這個靠山，以後的前途實在不可樂觀！

「如果把這個人送到日本憲兵隊呢？」好像也不太好，萬一這個雲九一口供出了江海容是其共謀，事情的結果還是同樣的嚴重——郭大業對這件事真是苦惱透頂了。

這時候天已經亮了，他勉強磨到了七點多鐘，實在是忍不住了，就打了個電話到慈園路江家。

「喂，是江公館嗎？請找江小姐聽電話！」

雖然他肚子裏對於這件事已經有了個腹案，可是不得不先給江海容打個招呼！

「喂！我是江海容——」

「我是舅舅！」

「是舅舅呀——有甚麼事？」

郭大業嘿一笑道：「海容……你還跟舅舅掉的甚麼花槍，這個雲九也就是你介紹來的李鐵漢，李鐵漢就是雲九，雲九就是李鐵漢，兩個人根本就是一個人！」

「啊……有這種事？……你有甚麼證據？」

「當然有證據，有日本憲兵隊在車站的相片為證，一點都錯不了！」

「……」

「海容——你對舅舅該怎麼辦？」

「舅舅！」海容強自鎮定着，試探的口音在問：「你現在怎麼處置他？已經送到日本憲兵隊了沒有？」

「那還沒有！海容……你對應該怎麼辦呀？」

「我！馬上就來！」

「你不必來了！」郭大業冷冷說：「這個人我決定送給你爸爸，怎麼處置是他的事情了！」

「不——舅舅，你不能這麼做！」

「我別無選擇！不過妳可以放心，我決不會告訴妳爸爸，說這個人是妳介紹的就是了！」

說完這句話，他就把電話掛斷了。

× × ×

「定時掌」雲九押到了江家的時候，已經是上午十點多鐘！

江杰事先早已得到了消息，愚園路住宅經過了一番佈置，堪稱得上一門禁森嚴！江杰的私人保鏢一共有二十二人，即使是死了兩個也是無損於事！

雲九又加了一副鎖鑰，十一點正的時候，被提到了樓下江家客廳。

這個地方，一向是江杰用來審問重慶愛國份子的地方，由於江杰是負責上海的特務組織的最高負責人，間接也等於是為日本人執行肅清的工作，所以很為日本人看重，某些情況之下，他也就「越俎代庖」，可以便宜行事了！

為了「私仇」，雲九這案子，他直接接了過來，而且瞞着日本人，如果日本人知道雲九抓住了，那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放過的，所以對外宣稱，只是在審問一名重慶份子的特工人員！

雲九被提出來，坐在一張木椅子上，手足都有枷鎖，再加上四週的警衛嚴密監視着，不給他再能逃脫！

江杰細細看着眼前這個人，冷笑着說：「你就是雲九麼？」

雲九冷笑一聲，反唇譏道：「你大概是大漢奸江杰吧？」

問案的人反被人問，再加上雲九的口出不遜，江杰禁不住為之勃然大怒！

這個人不愧是老狐狸了，喜怒一時不易觀察，只見他雙手扶着椅子把「嘿嘿」的冷笑幾聲，慢吞吞的道：「這麼說你已經招供了？」

雲九沒出聲。

「很好！」江杰一雙手摸着他的鬍子，道：「這麼說昨天行刺日本山口先生和我的那個人就是你囉？」

雲九一笑，道：「你看是不是呢？」

江杰冷冷的道：「我看你就是你！」

雲九道：「那就算是我了吧！」

江杰「哼！」了一聲，道：「到了現在，你還跟我來這一套，你應該知道，你

們重慶份子落在我江某人手裏，該是一種甚麼下場！」

「大不了一死罷了！」雲九微微一笑，不當回事的道：「只是一點你還沒弄清楚，我並不是重慶份子！」

「啊？」江杰說：「你的所作所為，却比重慶份子更厲害，更徹底！」

雲九冷笑一聲，道：「這只是因為我不慣日本人的喪心病狂，和你們這般漢奸走狗的媚日無恥！」

江杰點點頭說：「罵得很好，只可惜沒有聽眾！很好，你不愧是條漢子，大丈夫敢做敢為，這樣也省了我不少的麻煩，來呀！」

身側閃出了四名警衛！

江杰冷冷的說：「把他押下去，關在後院石頭房子裏，我要慢慢處置他！」

四名警衛押着雲九下去，江杰回過身來看着郭大業，點點頭道：「這件事你辦得很好！」

郭大業道：「這個人姐夫你打算怎麼辦？」

江杰咬着牙，面現陰霾的道：「他不是骨頭硬嗎！我要狠狠的折磨他一個月，給他留上一口氣，然後再把他交給日本人！」

郭大業點點頭：「好是好，只是我怕夜長夢多！」

江杰一怔道：「有甚麼消息？」

「那倒是……沒有！」

江杰嘿一笑，在他肩上了拍了兩下，道：「好了，現在我們是大患已除，在日本人面前，也不啻是大功一件。」

郭大業一副諂媚的笑着，道：「只是姐夫……我廠裏的那些機器……」

「沒問題，」江杰一笑道：「包在我身上了，今天我給你搬上去！」

說着他就拿起帽子，在一羣保鏢的保護之下，步出了客廳。

郭大業匆匆拿起了帽子，想跟上去，就見一個聽差的走過來，小聲道：「廠長，太太有請，要你去一趟！」

郭大業一怔，說道：「現在我忙，過兩天——」

那個聽差的說：「太太說你一定要現在去！」

這——郭大業其實心裏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只得硬着頭皮的點點頭，道：「好吧！」

上了樓，右拐一間，就是江太太的臥室，自從江太太和丈夫江杰鬧過幾次彆扭之後，兩個人早已不同房了，江太太住樓下，江杰住在樓下！

郭大業硬着頭皮一進門，可就看見姐姐臉色陰沉的可怕，眉頭緊緊皺着，江杰容坐在一旁，兩隻眼睛哭得跟水蜜桃一樣腫泡泡的。

郭大業一笑，道：「找我有事？」

江太太冷冷的道：「當然有事……最近你老躲着我為甚麼？」

郭大業道：「沒……沒有呀！」

江太太道：「聽說你抓住了雲九，是不是？」

不錯，「郭大業看了江海容一眼，道：「我已經把他交給姐夫了！」

「交給姐夫了，」江太太冷冷的笑了

一下，道：「雲九這個人我雖然沒見過，可是這兩年他的作為我可聽得多了，你知道大家都怎麼批評他？」

郭大業哼了一聲，道：「可是這一次他差一點要了姐夫命，這種人莫非妳還要為他求情？」

「你姐夫是自作自受，」江太太冷冷的說：「我跟他之間的夫妻關係，早已經是名存實亡，我對他寒心透了！」

郭大業道：「可是你們到底是夫妻呀，難道大姐真的忍心看着他死？」

「我……」江太太眼睛裏含着淚水道：「什麼話我都對他說過了……他自己要這麼做，我又有什麼辦法？」

郭大業嘆了一聲道：「姐夫這麼做，實在也是不得已，妳應該諒解他才對。」

江太太發出了一串冷笑之聲，臉上的表情萬念俱灰，郭大業第一次發現到姐姐這種冷漠灰心絕望的表情，心內着實的吃驚不小。

一旁的江海容眼淚糊糊的道：「舅舅，雲九是愛國的民族英雄，你一定要想辦法救他一救，千萬不能一錯到底……舅舅，你得想個法子！」

郭大業冷冷一笑，兩眼發直的道：「我又有什麼法子……想不到姐夫會有妳這種女兒……」

江太太哼了一聲，道：「真想不到，想不到我郭美如會有這樣的丈夫，又會有你這樣的弟弟！」

郭大業站起來，道：「大姐，不要忘了我這個差事，還是妳一手推薦的！」

「不錯！」江太太說：「我要你好好

時常勸他，你勸過他沒有，我要你設法把敵偽政府的情報消息，傳送到重慶方面去，你做了沒有？」

郭大業怔了一下，說不出話來。

江太太嘆了一聲，道：「現在說這些都晚了，你是你，我是我，不要到時候後悔不及，別怪我這個姐姐沒有事先告訴你，你走吧！」

郭大業巴不得趕快走，聽了這句話作出一副苦笑，喃喃的道：「我不是不幫忙，我實在是無能為力！」

說完這句話就走了。

江海容傻傻地看着母親道：「媽，妳看這件事怎麼是好？」

江太太苦笑道：「我也沒辦法了！」

「可是……」江海容熱淚連連的道：「莫非就眼看着他死在爸爸手裏……」

江太太道：「妳認識他多久了？」

「有兩個多月了……」

「這些話妳為什麼不早告訴我？」江太太略似責怪的道：「妳也太任性……」

「媽，現在不是妳罵我的時候……妳得快想個法子呀……媽，妳只要為我做這一件事，我會感激妳一輩子！」

江太太聽女兒這麼說，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眼圈兒有些發紅的說道：「孩子，聽妳口氣，莫非是妳愛上了這個雲九？嗯？」

江海容一下子撲伏在母親膝上，痛泣出聲。

含着滿眶的淚光，江太太淒愴的摩挲着女兒的秀髮，很顯然的，她已瞭解到女兒的心意，當然是已經愛上了這個雲九，

夫妻之情已經可以說是完了，她不能再要失了這個相依為命的女兒。

再說，雲九這個人是衆人心目裏的愛國英雄，就沒有女兒這層關係，自己又豈能眼睜睜的看着他被丈夫折磨凌辱至死？她終於點了點頭，慨然的道：「妳不要再哭了，我會想辦法的。」

江海容慢慢抬起頭來，無限感激，愧疚的叫了一聲媽——母女二人，緊緊的抱在了一團！

酷刑迫供 黑獄亡魂

抓住了雲九，這是江杰最感得意的一件事，由日本憲兵隊回來，第一件事他就是來到了後面的刑房，多年來，他這後面院子裏的一排石頭房子，被外人形容為閻羅殿。

在他組織裏，人人都知道，凡是關進愚園路江家後院裏的犯人，就沒有一個能夠活着出來的。

江杰進到被編為「四」號的刑房，這時雲九早已被倒懸二臂，赤膊着上身，倒吊在大樑上，由一個受過特別訓練的刑卒余四看守着他！余四這小子是出了名的狠，早先也是江杰身邊幹保鏢的，江杰很賞識他，就把他提升到刑事房當特別刑事長這個職位，分派在他手裏犯人，不死，也得脫掉一層皮！

當然是因為江杰特別的關照，雲九就受到刑事長余四的特別照顧！余四對付進門的新犯人，向來是不客氣，一進門先是四十蛇鞭鞭，然後是一提

壺辣椒水給他清清腸胃，要是對方還挺得住的話，接下去就是他最拿手的「張飛賣肉」，這一手最厲害，是把人頭下腳上倒吊在樑上，能够挺上一天不昏死幾回的還沒聽說過。雲九當然更不例外，鞭也打了，辣椒水也灌了，現在正在施展第三樣「張飛賣肉」，可是犯人是出奇的硬，人吊上去了，根本就沒事人兒似的！

江杰一進門，余四忙趕上前，諂媚的道：「總經理來了？」

看着倒吊的雲九，江杰情不自禁的笑了幾聲，道：「怎麼樣，姓雲的，滋味還不錯吧！」

雲九冷冷的道：「江杰，你這一套嚇不了我，這點小門道，你雲爺還看不到眼裏！」

江杰哼了一聲道：「當然，當然，我知道你姓雲是出了名的狠，可是我這裏是專制狠的人。」說到這裏斜過眼瞅着余四，道：「情形怎麼樣？」

余四道：「這小子是够狠的，灌了兩大壺辣椒水，跟沒事人似的，老虎機也坐了，索子倒斷了六七根，掛上也有好幾個鐘頭了。」

江杰哈哈一陣狂笑，臉上漲得一片通紅，這陣子笑可真比哭還難聽！

「這小子是鋼打鐵鑄的不成？」他拉下臉來，鐵青着臉道：「你難道想不到給他換點新鮮的嘴嗎？」

余四笑着道：「總經理放心，馬口鐵我已經給他預備下了，還有鉛筆刀、螺絲肉……只要他小子挺得住，我就一樣一樣的給他嚐嚐。」

說到這裏，招呼着：「來呀，把傢伙給抬過來！」

立時就有兩個精壯的漢子，抬着一個大火盆，火焰熊熊的走了過來，人還沒有走近，先就被火烤得生痛。

馬口鐵燒得通紅，余四信手拿起了一根，眼睛看着江杰道：「總經理。」

江杰冷冷一笑，道：「姓雲的，你可放清楚一點，我沒把你送到日本憲兵隊，已經對得起你了，不過要活命，那可也是休想，紅腳盆裏翻身，你得等下一輩子，我問你幾句話，你老實的問答，免得皮肉受害，你聽見沒有？」

雲九看了他一眼，冷笑了一聲，又閉上了眼睛。

江杰道：「我知道你是重慶派來的，你現在只要告訴我，你們這些重慶國民黨份子，在上海一共有多少人？負責的人是誰？」

雲九睜開眼冷笑了一聲，又閉上了眸子。

江杰咬了一下牙，向着余四甩了一下頭，後者手裏的那塊馬蹄烙鐵，可就老實不客氣的按在了雲九的肚子上，紅鐵烙着白肉，「磁——」的一聲，冒起了一股子白烟。

雲九的身子起了一陣子顫抖，猛的張開了眼睛，真够硬的，他連哼也沒有哼一聲。

江杰架架一笑道：「姓雲的，你放聰明一點的好。」

說着話，他就手由火盆裏也拿起了一塊赤紅的馬蹄烙鐵。

馬蹄鐵向前一送，在雲九的面前比劃着。

「好漢不吃眼前虧，雲九，你犯得着麼？」

「磁——」第二塊鐵按在了雲九的大腿上，又是一股子腥臭的白烟。

雲九眼睛霍地大睜了一下，却忍不住發出了一陣狂笑之聲。

這還真是一件新鮮事，犯人受刑的時候不哭反而笑，還沒聽說過！

江杰急往後退一步，一聲大吡道：「住口！」

雲九倒是不再笑了，他眼睛裏爆射着凌人的寒光，那壓近的盯着江杰，真像是一口要把他生吞了的模樣。

「姓江的，你快點殺了我吧……要不然，我非殺你不可！」

江杰陰森森的笑了一下，道：「你殺我？也有可能，不過，我看那也是下輩子的的事了！」

他丟下了手裏的烙鐵，就手拿起一把像是鑽木的鑽子，這是一把特製的刑具，犯人一旦嚐到了這種刑具的滋味，可就死不還了。

江杰手裏拿起了這把足有一尺長的鋼鑽子，臉上猝然現出了一片殺機。

可是，轉念一想，他就暫時又改了主意。

「雲九，我還不想馬上弄死你，你給我好好的想想吧！」

手裏的鑽子一下子扎進到雲九左面大腿裏，盡力的擰了個轉兒，一塊子肉，就像螺絲一樣的擰了出來，大股的血順着他

倒吊着的身子淌了下來。

余四信手酒過來一把鹽子，雲九就算

是鐵打的漢子，也是挺受不住，他雖然緊緊的咬着牙，沒有叫出聲來，可是那雙怒凸的眼珠子就像要脫眶滾了出來，全身一陣子急抖，當場昏死了過去！

江杰架架一笑，丟下了手裏的鋼鑽子，道：「我還真當他是鐵打的呢！余四，給他止血上藥，別叫他這就死了，我給這小子擦上了，看看到底誰硬。」

余四答應着就把雲九的身子給鬆下來，把一塊藥棉花塞在了雲九的傷口裏，兩個漢子給他止血纏上繃帶。

江杰冷冷的笑着，道：「今天叫他好好睡一覺，明天我們還有新花樣！你可小心的看管他！」

余四笑道：「總經理放一百個心吧，他這份德性，就是給他鬆了鎖，他也跑不了！」

一行人出了四號牢房，余四用力的把牢房的大鐵門關上，外再加了兩根鐵鎖鍊子！

江杰回上房去了，余四揣着鑰匙，帶着兩個刑卒溜到了後院的大廚房。

廚房裏，幾十個下人進出着，熱騰騰的飯菜擺滿了一大案子，是專供他們低下人進食的。

余四搓着手找了個上座，他的芳隣可就是伺候太太的丫環小娟，人長得挺秀氣，梳兩根大辮子，眼睛又圓又大，看人的時候滴溜溜直打轉，一眼看上去就是透着聰明。

余四身子坐下來，小娟的眼睛已經拋人！

「放一個人？放誰？」

「雲九！」

「啊！」余四嚇得兩眼一翻，後退了一步道：「雲九？」

「不錯！今天晚上就放！」

「太太……」余四苦着臉道：「這……小人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呀……太太，這個人，總經理親自交待由小人看守的，如果……」

「總經理——哼！你眼睛裏就只有一個總經理！」

「太太請您原諒……」說着話，余四幾乎都要跪下來了，哀告着說：「這件事我實在是……」

「用不着害怕！這件事我已想過了，既然要你做，當然不會讓你白做！」

「我……太太……」

「我問你！」江太太早已成竹在胸，很冷靜的問道：「在這裏一個月，你拿多少錢！」

「七……七百塊！」

「好！」江太太把手裏的小鐵箱子打開了，由裏面拿出了厚厚的一摞鈔票，信手丟了過去道：「這裏是一萬塊錢，你收着！」

「一萬塊？」余四眼睛裏冒出了貪婪的光彩，手想去拿，摸了一下，可又收了回來。

「怎麼，嫌少？」

「不……不是……太太，做了這件事，總經理只怕饒不過我！」

「當然饒不過你！」

「放一個人？放誰？」

了過來。

「余頭兒，你這是從那裏來，一身子血氣——薰死人。」

「哈！」余四看着她說：「還真叫妳說對了，新來的那個姓雲的，真叫着硬——我他媽的還真服了他啦！」

「怎麼回事？」小娟問：「你又缺德了？」

余四三口兩口吃完了一個饅頭，又拿起一個，這才笑道：「兩塊烙鐵，外加一勺子繃絲肉！」

「姓雲的死了？」說話的是對面的馬老七，也是牢房裏當差的。

余四哼了一聲，道：「放心，死不了，總經理留着他一條命，說是要慢慢擺弄他呢！」

馬老七嘆了一聲，道：「雲九可是條漢子，余頭兒，你——」說着又嘆了口氣，却不好接下去！

余四瞪着眼，道：「這是什麼話，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幹什麼，喝什麼，我們是奴才，奴才不聽主子的聽誰的？」

馬老七苦笑着說：「是……我也沒說什麼呀！」

「你最好少放屁！」余四厲聲道：「他媽的，姓雲的宰了我們多少人，你知不知道？」

馬老七連連陪着笑臉，却不敢再吭氣了。

這時小娟放下了筷子，向着余四一笑道：「我都忘了，剛才太太叫我抬箱子，我一個人抬不動，你幫幫我好不好？」

余四眼角起了色迷迷的魚尾紋，道：

說着，江太太又由箱子裏拿出了一根黃澄澄的金子，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那是十兩重一根的條子。

這根大條子往余四手裏一塞，余四心裏可就實在多了。

「太太這是……」

「這些錢都拿着，今天夜裏就動手放人，人放走了，你也別回來了，有這些錢也夠你別處討生活去了！」

余四的臉本來是蒼白，這一會也見了血色！

他可不是傻子，這些錢他可做夢也沒夢過，有了這些錢幹什麼不好，何必非在這裏囚着！

心裏一盤算，他頓時點點頭道：「好吧，謝謝太太的恩典！」

把金子和錢往腰裏一揣，站起來道：「我這就去想法子！」

江太太道：「不要急在一時，等夜深了再下手，沉着點氣，放心，十二點正，我叫小娟在後門接應你，可千萬要注意，出了事我也救不了你！」

余四打個冷戰道：「這個我知道，太太，余四這裏先謝謝妳了！」

江太太揮揮手，余四剛要往外走！

「還有……」江太太忽然又想起一件事，道：「不許告訴雲九是誰放他的，知道吧！」

「是……我知道了！」

余四答應着，就像喝了酒似的，一路昏昏忽忽的踏出去，來到了自己居住的房間之後關上門，好好的收拾了一下，大東西不敢帶，只理了一個小包袱。

「行——等我吃完了！」

小娟扭了一下腰肢道：「吃完了誰還要你呀！」

說着就往外出走，余四平素垂涎小娟的美色已非一日，有這個機會自然不肯輕易放過，當下匆匆放下筷子，嘴裏笑着說來啦，來啦！就跟了出去。

小娟在屋簷下面等着他呢——

余四慢過去嘻嘻笑道：「別使性子好不好，我的妹子！」

小娟道：「太太有事找你，你跟我來一趟！」

「找我？」余四一怔，道：「不是抬箱子嗎？」

「抬什麼箱子？跟我來吧！」小娟媚笑着。

說着她就轉過身子向內室走進去，余四心裏透着稀罕，在江家當差這麼多年，還是頭一回聽說太太召見，可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小娟樣子好像很神秘，帶着他鬼鬼祟祟的由後樓門進去。

推開了一間房門，回頭向着余四點點頭道：「來！」

余四跟進去，看了一眼，禁不住嘻嘻笑道：「妹子，這不是我的房子麼！妳開什麼玩笑呀？」

「別瞎說！」小娟翻着眼睛道：「是太太這麼吩咐的，你在這裏等着，我去去就來！」

說完關上房門，匆匆的離開。

余四心裏更是納悶，一個人在小娟房子裏東瞅瞅西看看，桌子上相片框裏夾着

「辦得到！」

江太太冷冷的說道：「我要你放一個

誰呀？」
雲九鐵青着臉，道：「我問你關雲程在那裏？」
「關經理？」老董直翻白眼，道：「我……不知道呀！他在這裏，他不住在這裏！」

雲九心裏一楞，暗責自己來得慌張，應該先打聽好關雲程的住處再來。
眼前也只有「一不做，二不休，說不得要勞動老董一趟，要他帶個路了。」

鬆開了脚，雲九退後了幾步，道：「起來！」
老董一個咕嚕地爬起來，他打量着對面是個小伙子，個頭不比自己高，心裏頓時就壯了不少。

雲九冷冷一笑說：「得辛苦你一趟，帶一趟路……」
老董嘿一笑道：「行！你等我穿上件衣裳，外頭涼得很。」

說着他轉身去摸掛在牆上的小褂，小褂後面懸着一把槍，老董明裏是穿衣服，暗裏却是意在拿槍，可是他太低估了眼前這位主兒了！

他的手剛剛摸着了槍把子，還來不及拔出一剎那，雲九冷笑着，已擰出了一個茶碗！

茶碗正好砸在了老董摸槍的那隻手上，叭的一聲，摔了個粉碎。

老董痛得「啊」叫了一聲，一翻身，飛起一脚，把一個長板凳踢得飛起來，直向雲九身上撞過來，雲九一閃身，嘩啦！的一聲，板凳砸在了牆上，爛成了好幾塊！

老董却也不甘心示弱，緊跟着猛撲過來，兩隻手照着雲九臉上就抓，吃雲九一閃身子，就勢反手，已抓住了他的兩隻手，老董雖然自負有百十斤的蠻力氣，可是面對着雲九這個人，他可是大大的感到吃不消！

兩相較力之下，老董頓時相形見拙，被雲九兩隻手制服得如釘在了當地一樣！這一剎間，老董才算打心眼兒裏覺出來害怕，雲九兩隻手再一用力，老董一雙腕子就像加了一對鋼箍般的疼痛，一張滿生橫肉的胖臉上，頓時沁出了一層汗珠。

「這位先生……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雲九冷笑一聲，猝然鬆開了他的手，身子一轉，已到了牆邊，一抬手，把懸在牆上的槍給摘了下來，是一把三號左輪！老董嚇得怪叫一聲，直打着哆嗦道：「先生……饒命……饒命……」

一面說一面雙膝發軟，禁不住「撲通」的一下子跪了下來。
雲九哼了一聲，低叱道：「起來，我不殺你！」

老董哆哆嗦嗦站起來，道：「先生，我帶你去關經理公館……我帶你去！」

「在我面前你最好少玩花樣！等一會上街也是一樣！」
「是……我不敢，不敢！」

「你也許還不知道我是誰吧？」
「是……誰？」

「雲九！」雲九冷冷的一笑，道：「聽說過沒有？」
老董身子一個哆嗦，一下子坐下來，

斑斕犬犬給摔了出去！
「砰！」一聲撞在了牆上，那隻拳師狗「汪——」叫了一聲，即「吱——吱——」不住口的哀鳴起來，叫了幾聲，也就扒在地上不動了。

雲九猝然一驚！
但只見那片矮屋房門忽然打開來，由房內一連跑出來兩個身穿黃色中山裝的漢子。

兩個人手裏也似都提着傢伙，其中一人還提着電筒，一出來，手上即發出了一道黃光，匹鍊似的在夜色裏搜索着，立時就為他發現了那隻死狗！

這人大聲嚷道：「不好——太黃死了，方大虎，你走左邊，我向右邊，快看看去！」

叫「方大虎」的那個人，顯然就是他身旁的那個朋友，手裏提着的傢伙是一把新式的手提機。

「卡噏！」一下子，把子彈上了膛，方大虎兩隻眼睛像狼也似的在附近搜索着，同時足下一步步的向前逼近。

他走到了樓廊子下面，聽見了前面像是有銅壳子落在地上那麼「叮！」的响了一聲。

方大虎喝叱了一聲，猛的撲過去，高叱道：「什麼人！」

「什麼人！」三個字方自出口，背後倏地吃人擊了一拳！
這一拳勁力十足，足有百十斤的重力，「通！」的一聲，方大虎足下一踉，被震得雙眼發花，他還來不及轉過身子，一隻堅硬如鋼的胳膊，已經緊緊的勒住了他

他那張臉也許是出於過度驚嚇的緣故，已經變成了慘白顏色！

雲九緩緩抬起一隻手來，彎曲的五指有如是一把鋼鉤般的向着桌面上抓去，在此形容他的手為鋼鉤，並不過份，只見他的手指落下之時，桌面上頓時被穿通了五個窟窿，緊接着他五指收攏，但只見桌面上一陣喀喀細响之聲，已為他抓了一個碗大的窟窿！

張開了手，滿掌都是細碎的木屑，「撲！」的一口，滿空飛舞！
老董算是真個的見識了，兩眼睜得滾圓滾圓的！

雲九一笑道：「我們沒仇，我不會隨便殺你，但是你要是跟我作對，我就能隨時取你性命。走！」
老董那裏還敢答話，低着頭帶着他出了大門。

「姓關的住在那裏？」
「霞……霞飛路！」

雲九點點頭，招手叫了一輛三輪車，老董這回就像是鬥敗了公雞似的，還有甚麼好說的！

在車上，雲九一聲也不哼，反倒是由老董做主支使着三輪車，一直把車子拉到了霞飛路！

下了車，雲九隨便付了車錢！
這地方是上海高等住宅區，馬路兩旁種植着梧桐樹，映襯着碧瑩的街燈，顯出一片和諧幽雅的气氛！

時間已十一點多了，大部份的人家都睡了。
關雲程是住在十一號，那是一幢紅磚

的領子。
方大虎想出声叫人，可是背後這個雲九，早已防到了他會有此一舉，是以鐵腕力勒之下，他別說是想出声呼救了，就連喘氣都難得很。

隨着雲九的緊勒之下，方大虎全身一陣哆嗦，鼻間傳出窒息的悶哼之聲，不過是瞬息間，他已兩眼翻白，口涎洒洒着全身萎癱了下來！

這條命算是完了。
雲九方自一鬆胳膊，方大虎的屍身沉重的摔了下去。

在此同時，那道發自電筒的孔明燈光，匹鍊似的忽然向雲九身上照來。

「砰！」那個小子盲目的開了一槍。
他的燈光忽然照着雲九，正打算再開第二槍的當兒，雲九揮手間打出了一枚銀幣。

「波！」的一聲，擊中手電筒的玻璃鏡頭，頓時燈光熄滅！

那個手執電筒的漢子，正是關雲程的得力保鏢兼司機謝虎，這小子以前見過雲九一次，而且那一次印象還留下得特別深，當然不會忘記。

他乍然看見了這張熟悉的面孔，就像是見了鬼也似的吃驚。

「雲九——」他的嘴巴張得很大，正好够吞下一塊鷹洋，「叭——叭——」一溜子銀光夾着尖銳的破空之聲，後來的那一聲「叭！」却是實實在在的打進了謝虎張開的嘴裏。

孟子有句名言——「打落牙齒和血吞！」這句話就應驗在謝虎的身上！

西式小洋房，老董遠遠的指着關家大門，說道：「這就是……雲先生……你自己去吧！」

雲九冷冷一笑，點點頭道：「多有得罪，你回去罷！」
老董咬了一下牙，道：「雲先生……你就是不說，我也知道你是來幹甚麼的了，我佩服你是條漢子，姓關的作的壞事也够多的了，你幹了他，為大夥出一口氣，我老董是舉雙手贊成！」

雲九倒是有想到對方會說出了這番話，一時不禁怔了一下。
老董道：「雲先生，你放手幹吧，我老董給你外面把風！」

雲九忽然由嘴角綻出了一絲笑容，點點頭道：「倒是看錯了你了，想不到朋友你還是條漢子，好，就煩老兄你在我外頭給我一把風，十二點我要是不出來，你就走吧！」

老董挺了一下胸脯道：「我姓董，叫我老董就得了，行，我知道，十二點以前，誰也不會進去，進去一個我殺一個，絕對壞不了你的事！」

雲九點點頭，把柄在腰上的槍拔出來扔過去，老董接在手裏怔了一下道：「雲先生，你不帶着傢伙？」

「我用不着，董朋友，辛苦你了！」
話聲一落，他身子一個疾滾，就像是跳高過桿的姿態那個樣子，只是一滾一閃，已翻入關家的圍牆之內。

老董楞了一下，心裏是由衷的佩服，他本來是老粗一個，有勇無謀，素行全憑直覺，一旦發覺到自己的行為錯誤時，毫

他吞下的不止是牙齒和血，還有那枚銀洋。
或許是雲九的手勁兒太了一點，這塊銀洋非但打落了他滿嘴的牙齒，而且穿通了他的喉管和食道，謝虎足下一踉，一頭栽下去就回他姥姥家去了。

這麼一鬧，關家上上下下的人都驚動了。
樓上樓下各房裏都亮起了電燈，下房裏叱喝着又竄出了好幾個人。

雲九打量着這番情勢，却不願意跟這些人瞎打混，他跳起來攀住了樓簷一邊，全身一個倒捲，已俐落的翻到了樓上！

「誰？」——樓上的人早已準備好了，緊接着「砰！砰！」兩聲槍响，槍子兒一枚由雲九的耳邊擦過去，一枚却滑到地上，把磨石子的平台上劃出了一道淺溝，飛起的石屑喇喇的濺得滿空都是。

雲九嚇出了一身冷汗，人身是肉長的，饒你功夫再高，却也碰不過槍子兒。

他打量好這個開槍的小子，借着半扇門遮着身子，一連兩槍沒打着對方，這個傢伙心裏很奇怪，手裏的一桿「自來得」正想再開第三槍。

就在這一剎之間，雲九已如同鷹飛兔液般的翻起了身，這個人還沒看清對方是怎麼來的，雲九一隻鐵拳，已經搗在了他臉上！

只是一拳，就把這小子打得昏死了過去。
雲九端的一身是胆，用力的一腳，把門踹了開來，身子向前一撲，已闖進了這間屋子裏！

這突然的來襲，使得雲九大吃了一驚，他果然身手不凡，反應力尤其敏銳，當時右手倏地一翻，如同閃電般的已搭在了那隻拳師狗的右爪上，同時身子向下一塌，用「借力施力」的巧勁霍地向外一掄，「呼——」的一股子勁風，已把眼前這頭

斑斕犬犬給摔了出去！

「砰！」一聲撞在了牆上，那隻拳師狗「汪——」叫了一聲，即「吱——吱——」不住口的哀鳴起來，叫了幾聲，也就扒在地上不動了。

雲九猝然一驚！
但只見那片矮屋房門忽然打開來，由房內一連跑出來兩個身穿黃色中山裝的漢子。

兩個人手裏也似都提着傢伙，其中一人還提着電筒，一出來，手上即發出了一道黃光，匹鍊似的在夜色裏搜索着，立時就為他發現了那隻死狗！

這人大聲嚷道：「不好——太黃死了，方大虎，你走左邊，我向右邊，快看看去！」

叫「方大虎」的那個人，顯然就是他身旁的那個朋友，手裏提着的傢伙是一把新式的手提機。

「卡噏！」一下子，把子彈上了膛，方大虎兩隻眼睛像狼也似的在附近搜索着，同時足下一步步的向前逼近。

他走到了樓廊子下面，聽見了前面像是有銅壳子落在地上那麼「叮！」的响了一聲。
方大虎喝叱了一聲，猛的撲過去，高叱道：「什麼人！」

「什麼人！」三個字方自出口，背後倏地吃人擊了一拳！
這一拳勁力十足，足有百十斤的重力，「通！」的一聲，方大虎足下一踉，被震得雙眼發花，他還來不及轉過身子，一隻堅硬如鋼的胳膊，已經緊緊的勒住了他

是一間華麗的臥房，床頭燈還亮着，席夢絲的彈簧床上被褥凌亂不堪——一個蓬頭面目姣好的女人，正自擁着被子在牆角裏打抖。

這個女人乍見雲九，嚇得鬼也似的叫了起來。

雲九站住了腳步，冷冷的道：「用不着害怕，我不是找妳來的，你只告訴我關雲程在那裏？」

「在……」那個女人用手指了一下立在壁角的大壁櫃。

雲九頓時明白過來，他先轉身把通往樓下房間的一扇門關好，然後徐徐走到了衣櫃前。

「姓關的，你用不着藏藏躲躲的，是個漢子，你就快出來！」

他的話一出口，只見兩扇櫃門霍地推開，關雲程撲出來，他手裏拿着一把四五口徑的加拿大槍，剛向着雲九面前一比，却吃雲九飛手一擰，已把槍搶到手裏。

關雲程也並非全然無能，尤其是在這要命的一瞬，他猛的向着雲九身上撲過去，可是雲九早已防到了他有此一手，右手向外一伸，借力施力的只是一輪胳膊，關雲程撲通，一下子已被摔了出去。

他猛的翻起來，還不及再次撲起，雲九的手槍已經比在他的臉上！

關雲程一張臉利時間嚇得面無人色，上下牙床喀喀連聲的打着顫。

「你是……誰？」

「雲九！聽說過沒有？」

「聽……說過……雲九……我和你有什么仇？你幹什麼找我麻煩？」

的，可是，眼前這個雲九便是這麼就出去了。

雲九的身子似乎能同賣藝人一般柔軟曲扭，他靜悄悄的脫離了天窻，來到了屋脊瓦面上，由上往下打量了一番，關家院子裏正有五六個保鏢手裏提槍，在前後左右的巡邏着，如果他躍下屋脊，無論如何難免要驚動其中之一，亂槍之下就難免要受傷！

再打量一下，他看見一棵紫藤花樹正好攀着在樓角下，紛亂的枝極，一半衍生到樓閣上，另一半正好接着一邊的院牆。他略微觀察了一下，遂即不再遲疑，匆匆爬上了這棵紫藤花樹，向着牆外潛出去。

那個關雲程當真是被他嚇破了胆，直到雲九身子爬上了牆頭，才聽見他大聲喝叫的聲音，只是對於雲九來說已經絲毫構不成威脅了。

雲九的身子方一躍下牆頭，即有一人飛快的跑過來接應，那個人當然是把風的老童。

他乍見雲九無恙生還，自是無限的高興，興奮的說道：「雲九，你……你沒事吧？」

雲九搖搖頭，正要說話，忽聞得遠處警車聲響，警車未至之前，先有兩輛摩托車風馳電掣的疾馳而來。

老童一楞，道：「媽的，鬼子警電驢子來啦，雲九，咱們快走，你跟我來！」說着不容分說的拉着雲九，穿進了一條黑暗的巷子，三拐兩拐的，可就看不見了！

「好，我告訴你！」

一面說着，他就一步步的來到了關雲程面前，後者臉上像是抽了筋般的扭扭着，也許是緊張過度，在他虛白的面頰上沁出了一層汗珠。

「砰！砰！」外面有人在用力搥門。

「經理，經理！」外面人大聲嚷着道：「有事情沒有？」

雲九的槍比着他，揚了一下領子。

關雲程立時會過意，大聲的道：「沒什麼事……你們下去……」

「有人闖進來了，經理！」

「我知道……」關雲程話聲發抖的說道：「你們快下面去，防備着去吧！快點去……」

「是……」外面答應着，接着就沒有聲音了。

雲九冷笑了一下，接下去道：「有個叫原紫玲女孩子你認不認識？」

關雲程頓時神色一呆！

「說話！」雲九的槍，就比在他腦門上。

「認識……」關雲程的舌頭幾乎都不聽使喚了：「她是我的女秘書……怎麼樣……她有什麼不對麼？」

「你倒裝得像！說！」雲九臉上罩下了一層殺氣。在江杰那裏，是不是你事先安排好的？」

「這個……」關雲程像是開了舌頭一樣，一時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臉上更是紅一陣白一陣。

根本不需要再多問，雲九什麼都明白了。

「姓關的，你做的事太缺德了，一槍打死你，未免太便宜你了！」

在他炯炯而隱現殺機的目神裏，關雲程意味到「死」的即將來臨，全身登時就像是被抽了骨頭，只剩下肉般的鬆軟，全身都癱瘓了下來。

「雲……大俠……你得饒我……我是不得已……姓江的逼着我做的……」

鼻涕、眼淚，隨着他嗚咽的哭泣之聲，一股腦兒的全都湧了出來。

「沒有這麼便宜的事！」說着這句話時，雲九顯得異常的冷靜，他把槍插到腰上。

關雲程心裏一鬆，可是由語氣裏知道對方並不會放過自己，下意識的還吊着一顆心。

「你做的壞事太多了，我早認識你了，現在報應臨頭，你死定了！」

「你是說……」

「殺了你！」雲九冷笑了一聲，道：「不用槍！」

「你……」關雲程忽地在地上一翻，他還來不及爬起來的當兒，已被雲九目背後一巴掌印到了後脊樑上！

關雲程感覺裏像是觸了電般的打了個冷戰，一跤栽倒，起先他身上猝然發了一陣子冷，可是轉瞬間，那種感覺就不復存在。

抖顫的站起來，發覺到對方雲九用着一種異樣的眼睛看自己！

關雲程一剎那間，真有點兩世為人的感覺。

雲九點點頭，冷冷的一笑道：「姓關

的，並非我手狠心辣，實在是你為惡多端，這是你應有的報應！」

「我……怎麼了？」關雲程有如身在夢中般的迷惑不解！

雲九冷笑道：「你聽說過沒有，京滬綫上盛傳我的那一手絕活玩藝兒？」

「是……」關雲程打着寒顫說：「定……時……掌？」

「不錯！」雲九冷冷的道：「你已經中了我的定時掌！」

他看了一下錶，正色的宣佈說道：「由現在算起，你還有整整十一個小時的活命。」

「十……一個小時？」

「不錯，就是明天中午十二點正！」雲九冷笑着道：「十二點正，也就是你壽終正寢的時候，時間不多了，你快準備後事去吧！」

像是夢般迷離，關雲程簡直是無從信起，他伸展了一下身子，無從體會出一絲一毫身上的痛楚！

雲九回過身來看了床上的那個女人一眼，後者早已嚇呆了，她身上雖然裹着被子，可是顫抖得是那麽厲害！

雲九的目標是關雲程，目的既達，就不會再想過多殺一個人！

關雲程緊緊皺着眉，一屁股坐在床上發着楞。

這時候雲九已躍起了身子來，他不由來時的窗戶裏出去，更不走門，却由橫開的一扇長扁天窗裏把身子慢慢擠出去！

關雲程打量着那扇窗戶不過兩尺來長，不及一尺闊，無論如何是容不下一個人

相？」

「年歲不大，身材很高！」

「這麼說來，真的……是他了？」江杰吟哦着道：「這小子，真有這麼大的胆子？」

冷笑一聲，他接下去問道：「他為甚麼要這麼做？他和你沒有仇。」

「哼！」關雲程實在忍不住，也冷笑了一聲，喃喃的道：「他跟我沒有甚麼仇，可是却與總經理有關係！」

「和我有……關？」

關雲程道：「就是因為我那個姓原的女秘書的事！」

「哦？」江杰的臉色變了一下：「你說的是原小姐？」

「哼哼！」關雲程連聲冷笑着道：「原小姐來了總經理就不該把她放回去，他們是一夥的！」

「啊？」江杰摸着下巴說道：「原來這樣！」

冷笑了下，他打量着關雲程道：「既然這樣他就該來我這裏，我這裏四十隻盒子槍不分日夜等着他呢。」

關雲程道：「我看他早晚會來的！」

江杰疑惑道：「這小子是怎麼個打算？他是想把全上海鬧翻過來，好過過他的大名是不是？」

「總經理，這個雲九臨去之時打了我一掌，說了些話，很叫我心裏嘔吐！」

江杰登時一呆，脫口而出道：「定時掌？」

「是呀！」關雲程牙關戰抖着道：「……他說我今天正午十二點……就……」

江杰又是一驚，半天才冷冷笑道：「我不信有這種邪事，過來我看看你！」

關雲程走過來，敞開了衣服，江杰前後後看了一遍，問清了掌擊之處，用手按了按問：「痛不痛？」

「不痛！」

「放心！」江杰嘿然冷笑着道：「這種江湖人，最會嚇唬人，你要一直放在心上，可就上他的當了！」

「我不信，可是他說得神氣活現，好像真有這壓檔子事似的！」

「哈哈……老弟！你實在還嫩得很，好了，你來了，就是這裏的客，先好好的在我這裏歇着，正午十二點正，我設酒給你壓驚，過了十二點，你可總該放心了吧！」

江杰一面說着，一面看着手上的錶道：「現在都快十一點了，你放一百個心，倒是這個小子不除，我們只怕以後沒有好日子過。」

關雲程苦着脸道：「這個雲九功夫實在高，我看尋常人簡直不是他的對手，總經理，你可有甚麼打算沒有？」

「這一點我知道，這小子實在扎手得很！」

「我倒想起一個人，只要總經理出面，價錢出得起，我想這個人或許肯出面幫忙！」

「誰？」

關雲程道：「現在正在護國寺表演的哈瑪大師，總經理知道這個人不知道？」

江杰點了點頭，說道：「聽說過。這個印度人在中國聽說發了財，他有真功夫了！」

只見他雙足躍起，活像一個大蛤蟆似的已經躍進場子裏的羅漢木樁上！

飛鏢是由那兩個印度人所控制的，拖着長鍊尖銳飛馳的流星鋼鏢，每一次都是對準了哈瑪身上飛擊出手，其快如電，簡直令人目不暇給，觸目驚心！

却只見那個哈瑪在樁上靈活的閃飛着他的軀體，當真如「風擺殘荷」，觀眾認定了十拿九穩必然會擊中在他身上的鋼鏢，在最後的一瞬之間總會由於他的靈巧，而化險為夷。

哈瑪不愧是一個武術高手，他的武功長處是融和中國武術與印度的「百忍」瑜伽於一爐。

莫怪乎現場所有的觀眾，都被他驚險卓然的神技驚得如醉如痴！

緊接着哈瑪最拿手的彈腿功夫，跟着施展了出來，也就是中國武術所謂的「鐵犁耕地」。

碗口粗細的柏木樁子，在他雙腿連環的運掃之下，一陣子咔嚓暴响，紛紛折斷為二。

這等沉重的功力，實在是驚人之極。

老謀險叢的江杰看到這裏，禁不住霍然為之色變，頻頻點頭讚好！

這一場「鐵鏢貫頂」，外帶着一風捲殘荷，足足施展了半點鐘之久，直到三十六根柏木樁根折斷為止，那印度大師高吡了一聲，倏地躍身而出，場子裏這才爆出雷似的歡呼，四下裏掌聲連天！

哈瑪十面威風的向着在場各人抱拳為禮，頻頻打躬，場子裏散飄着一陣陣的黃烟，這一場緊張的表演也就到此為止。

客人陸續的離開，只剩下江杰一行九個人，老方丈特別把他們接到了會客房裏，以香茗款待！

×

×

老方丈合十道：「是！是！」
江杰道：「不過……我多少也會給你一點津貼！」
老方丈又道：「是！是！謝謝施主的恩典！」

會客房裏，雙方談到了正題！
江杰開門見山的對哈瑪說：「大師父的意思怎麼樣？如果沒有什麼異議，就請開出個價碼吧！」

哈瑪嘿嘿的笑着，一隻戴着印度貓兒眼戒指的手，在鬍子嘴邊摸着。

這傢伙能說一口很流利的中國話，只是却含着很重的青甘口音，想必在青海、甘肅一帶停留過一段時間！

這時他笑嘻嘻說：「我本來打算離開上海以後，下一站去香港，那裏表演的日程已經排好了！」

「香港的行程可以取消！」

「取消？」哈瑪好奇的倒要打量一下這位貴人幾眼了，他冷冷地一笑道：「對方已預付了了定銀！」

「多少？」

「港幣三萬！」

「哈哈……」江杰笑得狂傲十分，印度人顯然泛起了一片怒容，他還從來沒有被人當面取笑過，只是對方這個中國人，顯然是大有來頭，要不然老方丈不會對他這等巴結！

笑聲一歇，江杰冷冷的道：「小意思，這筆銀我立刻負責可以退給他！」

老方丈在一旁岔口道：「可是，做寺也……」

江杰冷冷的道：「你這佛寺變相的營業，原是不合規矩的！」

哈瑪點點頭道：「原來是這樣，只是這個人我到那裏去找他？」

「你用不着去找他！」

哈瑪一怔道：「不用去找他？」

江杰摸着小鬍子，嘿嘿一笑道：「他會來找你！」

「找——我？」印度人更不明白了。

「只要你到我那裏去，很快了，就在這幾天，他一定會出現，到那時候就全靠你了！」

一旁的江杰忽然叱道：「住手！」
他怒冲冲的向着苗三道：「還不把你的槍收起來！」

這時已來了幾個和尚，把血泊中的向八搭扶起來，快速的抬向禪房療治！

那位印度瑜伽大師雖說是打贏了，可是看上去仍然滿臉的不高興，臉上被向八陽的那一腳還着實的不輕，鼻子腫起老高，半邊臉都青了。

江杰笑嘻嘻的走過來抱拳道：「大師好本事，得罪，得罪！」

一場風波，就這麼平息了，可憐的是向八的一雙腿，僅僅只為了一場試驗，就這麼報廢了！

「哈瑪」以勝利的姿態，被請進了江府，江杰待之如上賓，現在大家所關心的乃是那雲九到底什麼時候再來送死。

印度瑜伽大師「哈瑪」被江杰羅致在家的事情，已經不是秘密了，這兩天上海市很多人在談論。

人們的眼睛是雪亮的，沒有什麼事能夠瞞得過他們！

於是，江杰挾哈瑪以自重，為的是對付雲九的消息，上海市民已鮮有不知，在雲九喧囂塵上的熱潮尚未平息下來之後，現在又多了一個「哈瑪」的談話資料！

跟往常一樣，雲九每隔幾天，總會到這個茶園子——「法香亭」來泡泡，在這裏，他能夠聽到很多消息，甚至於一些不易得到的秘聞，原因是這所茶園子的主人胡英奇，是有名的包打聽，有個親戚在特工處作事，常常幾杯老酒下肚，口頭上又

哈瑪點點頭道：「我明白，我明白！」
江杰一笑道：「你同意？」

「同意！」

「很好，」江杰喃喃的道：「剛才我已經看過你表演的功夫，但是為了確定一下你真實的對敵本領，我想對大師你作個試驗，不知大師你意下如何？」

哈瑪霍地站起身來，道：「可以。」

江杰道：「我手下兩個人，向你請教一下。」

說着偏頭招呼隨行的人道：「苗三，向八！」

苗三、向八二人閃身而出，兩個人都是三十左右的年歲，是偽政府警官學校的出身，因精技擊，被江杰看中，改調在特工部，受過嚴格的擒拿摔打訓練，是最為江杰賞識的兩個人！

江杰當時吩咐他們兩人道：「你們請教一下哈瑪大師的本事，千萬要小心！」

這碼子事他們早就商量好了，苗、向二人成竹在胸，早就準備好了。

為了測量哈瑪大師是否有真功夫，江杰曾關照他們兩個，必要時候儘量用重手法向哈瑪進攻！

一行人步出了會客室，來到了清靜的禪院裏！

苗、向兩個人向哈瑪一抱拳，苗三開口道：「大師父指點！」

哈瑪哈哈一笑道：「沒關係，你們上吧，只要小心我的雙腿！」

苗、向二人心中吃了一驚，對方腿上的功夫，剛才他們已經見識了，這時聽他這麼說，當然由不住有點心驚肉跳，雙方

姓胡的就坐在他旁邊不遠，三四個人正圍着胡老闆問長問短。大家所談論的，正是雲九正想要聽的，所以他顯得異常的平靜，不曾放過他們之間任何一句話。

茶客之一問：「那個印度人功夫怎麼樣？」

「高極了！」胡英奇道：「那傢伙全身上下刀槍不入，尤其是一雙鐵腿，能夠斷木碎石！」

「我看過他表演！」說話的是一個戴着眼鏡的老客，一面連連點着頭，道：「確實是厲害，幾十根木樁子，通通在他的腿下斷折了！」

「人家的確是真功夫！」胡英奇道：「這一次那個雲九只怕門不過他！」

「雲九現在到底藏到那去了？」

「誰知道？」胡老闆說道：「也許是最近風聲太緊，他藏起來，暫時不敢出來了！」

「大上海紙烟公司的總經理聽說也是死在雲九手裏的，是不是？」

「那還錯得了！」胡老闆簡直是無所不知，然後，他聲音放低了又道：「這件事烟廠的門房老董親自告訴我的……說雲九到關家還是他帶的路！」

一角的雲九不禁皺了一下眉頭，想不到消息會這麼快就露出來，看來的確是「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了。

苗三更是得手不讓人，倏地一個轉身，快出右手，直向着哈瑪頸項之上襲來，一下子攀了個正着，這一手是擒拿手中最厲害的一手，叫做「單連環」，只要被他這一手功夫拿住的人，鮮有能逃開他手中去的。

苗三一心想要在主子面前邀功，一式得手，頓時運用功力，把身子霍然的向下一彎，另一隻手向着哈瑪膝骨上一托，用力向外一推。

他心裏滿打算着只是這一手，就不怕哈瑪不被摔得個頭昏眼花！

事實上，滿不是這麼回事！

在苗三的巨力之下，「哈瑪」這個印度人身子連動也不會動一下，簡直「固若磐石」，相反的哈瑪不知用了一手什麼功夫，只見他腳下一彈，苗三的身子「騰」的一下子就用了出去！

足足摔出了有丈許以外，才落向石階上。

苗三不愧是受過特別訓練的好手，身子一沾地，霍地一滾，跳了起來，雖說是沒受了什麼傷，可是疼痛自是免不了的，只痛得滋滋咧咧說不出話來！

另一面的向八，見苗三當眾出醜，不禁大怒，身子向前一欺，飛腿向着哈瑪臉上就踢！

哈瑪一伸手抓住了向八的腳尖，就空

施了眼色，各自喝叱一聲，同時向着哈瑪攻到。

二人一前一後，各施重拳向着哈瑪前心後背上重重擊過來。

「碰！碰！」兩拳都擊中了。

苗三更是得手不讓人，倏地一個轉身，快出右手，直向着哈瑪頸項之上襲來，一下子攀了個正着，這一手是擒拿手中最厲害的一手，叫做「單連環」，只要被他這一手功夫拿住的人，鮮有能逃開他手中去的。

苗三一心想要在主子面前邀功，一式得手，頓時運用功力，把身子霍然的向下一彎，另一隻手向着哈瑪膝骨上一托，用力向外一推。

他心裏滿打算着只是這一手，就不怕哈瑪不被摔得個頭昏眼花！

事實上，滿不是這麼回事！

在苗三的巨力之下，「哈瑪」這個印度人身子連動也不會動一下，簡直「固若磐石」，相反的哈瑪不知用了一手什麼功夫，只見他腳下一彈，苗三的身子「騰」的一下子就用了出去！

足足摔出了有丈許以外，才落向石階上。

苗三不愧是受過特別訓練的好手，身子一沾地，霍地一滾，跳了起來，雖說是沒受了什麼傷，可是疼痛自是免不了的，只痛得滋滋咧咧說不出話來！

另一面的向八，見苗三當眾出醜，不禁大怒，身子向前一欺，飛腿向着哈瑪臉上就踢！

哈瑪一伸手抓住了向八的腳尖，就空

槍，正要向哈瑪射發。

苗三猝驚之下，一轉身，已拔出了手

槍，正要向哈瑪射發。

苗三猝驚之下，一轉身，已拔出了手

槍，正要向哈瑪射發。

胡老闆又說：「聽說姓關的是死在雲九的定時掌下面，死的時候七孔流血！」

「活該，這叫做報應！」說話的是個中年胖子：「關雲程平常缺德事做的太多了……」

雲九放下了茶杯，站起來走到櫃邊付賬離開。

他只聽「哈瑪」的消息就够了，別的消息不要聽。

× × ×

燈下，紫玲黯然的在落着淚，她永遠也忘不了江杰加諸在自己身上的暴行，每一想到這裏，她就禁不住血脈貫張，難以自己。

這幾天，她茶飯不思，憔悴多了。

張媽苦着臉在她對面陪着，嘆息着道：「小姐，妳這一輩子還長着呢，可千萬不要這樣折磨自己呀……」

紫玲鬆弛的眼皮看了她一下，不發一語。

這時的時鐘指在八點鐘的位置上。

房間有人輕輕的叩着，張媽過去開門，雲九走進來，他一直走到紫玲身邊，無言的看着她。

在他的意識裏，紫玲是何等活潑蹦跳的一個大姑娘，她臉上永遠都帶着鮮花般的微笑，俏皮、天真，喜歡說些任性刻薄的話……

可是，現在呢，不過是幾天的時間，看上去她真的完全都變了。

他對着她微微一笑，伸出手輕輕拍着她的肩：「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

紫玲忽然伏在床上哭了！

雲九呆了一下，親自把她扶起來，張媽爲她揩着淚，一面嘆息着說道：「又哭了……」

她回過頭來看看雲九道：「雲老爺：就是這個樣子，一天不知道哭多少回，落多少淚……唉！我真擔心往後日子怎麼過啊！」

「會變好的！」

雲九臉上帶着苦笑，輕輕的嘆了一聲，又道：「我已經買好了明天往南京下關的普通車票。」

「哦？」張媽臉上一喜道：「我們要走了？」

「不錯，妳帮着你們小姐，收拾一下吧！」

張媽點點頭，趕忙就去整理東西。

「不！」床上的紫玲，忽然抬起臉來，大聲的叫嚷道：「我不走……我不……走……」

張媽愕道：「爲什麼？小姐，這個地方妳還能待下去呀？」

「我要看着姓江的死！」忽然她兩隻手拉住雲九，熱淚簌簌的道：「雲大哥，你不是說過的嗎，要殺了江杰以後才走嗎？怎麼現在又變了？」

她緊緊抱着雲九，把臉枕在他肩上，一時忍不住，又自哽咽着哭了起來。

「不錯，我是答應過妳！」

雲九輕輕摩挲着她的長髮，眸子裏噙滿了淚水，他慢慢的把她身子扶倒下來。

「好好睡一覺吧！」

紫玲點點頭，忽然緊緊握住了雲九的手，雲九安慰着她道：「妳休息吧，我會……」

替妳報仇的！」

張媽背過身子，在手絹裏抹了一下鼻涕。

雲九在床前停留了一會，安慰了紫玲一陣，才離開了房子，在梯口，正碰見原經文。

「九哥！」經文快步走過來道：「我有件事告訴你！」

兩個人來到了雲九房間，關上門後，經文煞有介事道：「有個印度瑜伽大師哈瑪，妳知不知道？」

「被江杰延聘到家裏了是不是？」

「噢？」原經文愣了一下，道：「妳知道了？」

雲九冷冷一笑，道：「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姓江的家裏事我焉能不知！」

原經文道：「這個哈瑪本事很大，全身刀槍難入，有這個人，只怕我們要想接近江杰，可就不容易了！」

「先不談這個！」雲九冷冷一笑：「我已經買了四張去南京的火車票，明天一早就開，妳先準備一下吧！」

原經文先是一喜，可又皺了一下眉，道：「明天就走？」

「明天走！」雲九道：「我已經在山東同鄉會館，跟一個朋友搭上了綫，他們有一艘小火輪後天晚上開到九江，到了九江就可以再換船上四川，錯了這個機會就太可惜了！」

原經文冷冷一笑道：「可是你說過要殺了江杰那個老賊才走的！」

雲九神色微微一變，搖搖頭道：「這件事需要從長計議，談何容易！」

原經文霍然一怔，像是一腔熱念，爲人兜頭澆了盆冷水似的，他慢慢低下頭，臉上現出了一片苦笑！

「對！從長計議！」

說了這句話，原經文就從位子上站起來，向門外踱出。

雲九道：「你上那去？」

「整理東西！」說了這句話，原經文就出去了。

雲九關上門，冷靜坐在椅子上想了一會兒，看看錶不過才九點鐘，可是他却又有些迫不及待了。

他已經決定今天晚上去江杰家了。

他把買好的火車票，和一封信，用紙鎮壓在桌子上，然後提筆寫了幾行字：

「明晨不返，即永不返，請自行乘車往南京下關，將此信面交車站東段號長汪先生，即會安排一切。珍重。」

愚兄 雲九留字

放下了筆，他即開始準備一切，首先，他把屋子裏一張藤椅拆散，把一根根的藤條用絲帶緊緊的綁紮在一雙小腿上，特別是足踝交接之處更是紮得密密緊緊，然後再穿好長褲！

他一向對手向來不用刀，可是這一次例外，却把一柄牛角把柄的牛耳短刀帶在身上。

他找出了一件特製的牛皮背心，其實也無所謂什麼特製，只不過是用醋浸泡過而已，這類牛皮摸起來異常柔軟，却別有堅韌的內勁。

雲九顯然對於那位印度瑜伽大師哈瑪，留了十分的小心，今夜之戰，他內心不

能存有一些疏忽！

他悄悄的把自己整理就緒，然後越窗而出，遂即翻出牆外，一逕的向着江家趕去！

× × ×

愚園路江家防備得異常嚴謹，四十個保鏢外帶着八名僞警，不分日夜的輪班守衛，自從增加了印度瑜伽大師哈瑪與其兩名弟子——阿李、阿班之後，江家的防務更加強了，不要說是圖行刺，就是看上一眼，也令你胆戰心驚！

入夜以後，江家院牆邊特別加設了一個瞭望台，台上設置着一具探照燈，黃澄澄的一道燈光，就像監獄裏的防止逃犯那般模樣的在院子裏搜索來搜去！

這時負責瞭望台的是一名僞警，正自雙手把着探照燈的燈架，把黃頭顱的一道燈光徐徐的在院落裏搜索着，當他的燈光由假山跳向院牆的一刹那，霍然的發現到一條站立着的人影。

守望瞭望台的僞警顯然的吃了一驚，他以為是眼睛看花了，慌不迭的趕忙把探照燈拉回來，這一次他看清了。

一點都不錯，佇立在牆頭上的是一個人。

就在這名警員腦子裏還來不及接受這個新的印象之一刹那，牆頭上佇立的這個人，已發出了一口飛刀。

飛刀在探照燈的燈光照射之下，傳出了冷電般的一道奇光。

探照燈在失去了人手控制之後，接上了機器的操縱，徐徐的自行轉動起來！

牆上的人影已矯健的跳下了院牆，直向着假山身邊撲去！

假山中設置着噴泉，高高噴起來的水箭，在燈光旋迴的映襯之下，幻成濛濛的一天彩霧。

夜行人——雲九，端的是一身是胆，他要借着假山石來暫時掩飾身子，然後相機行事！

他由噴水池邊施展跳躍身法，如同輕烟一縷的拔上了假山。

却有一雙凌厲的眸子瞪視着他——這個人「阿李」，早已洞悉先機，在這裏伏同足有一段時候了。

雲九方自一躍入院內，阿李已經看見了，他們印度人是一股子忍勁兒，扒伏在那裏悶不吭聲。

現在阿李借着附近燈光，打量着進來的這個夜行人，已經確定了，來人正是雲九。

殺機在阿李臉頰上浮現着，他的兩隻手分別由一雙小腿肚子拔出了兩口弓狀的彎刀，這種刀，印度人叫它作「伏刀」，出手快，刀鋒利，向前一推一按，殺人的部位正好是頸頸地方，配合着刀上的弧度，兩口刀一切一絞，再大個兒的腦袋也能立刻搬家！端的是厲害得緊！

「阿李」是哈瑪手下最得力的弟子之一，還有一個是「阿班」，這兩個人雖然在各門功夫上都不及哈瑪甚遠，可是却也有乃師的六成功力！

阿李伏在地上的身子，簡直就像是一

條蛇，如果你注意到他伏地的姿勢，就會霍然的覺出，他的手、膝、胸、小腹、腿——這些個身上的重要地方，全都是平平的貼在地面上，那是迥然不同於中原武功的！

阿李身上穿的是一襲黑色的衣服，再加上他原本就是黑色的皮膚，所以如果不特別注意着，簡直就看不見他，「他」全身上下全是黑的，只有一樣例外。

眼睛是紅的！

那雙眼睛幾乎貼在了地面，由那裏作四十五度的向着雲九仔細觀察着。

雲九顯然並沒有發覺到這樣一個人！阿李在足足觀察了一分鐘之後，才像蛇似的緩緩向前游動了一尺左右，慢慢的他背部拱起來，那副樣子就像是一隻剛剛睡醒的貓！

在他身子弓起的時候，才發覺到他的雙腕以及膝頭等部位之上，纏裹着一層黑色的布條。

他現身的位置，是在雲九背部的後方，雙方距離約有一丈五六！

忽然，阿李那雙長腿用力向後一蹬，身子如同一支箭般的快，嗖！的一聲射了出去。

雲九聽見了風聲，在他還來不及回身的一刹那，阿李的一雙伏刀，已交叉着向雲九的頸頸上絞殺了過去！

情形是異常的緊迫，阿李的一雙伏刀，其快如電的向着雲九頸頸上搭下的一刹那，也正是雲九雙臂揚起的同時，雙方的勢子看來像是配合好的一樣！

只是阿李做夢也不會料想到，對方雲

九竟然會有一手！雲九的雙手可謂奇快如電，一搭一拿，正好抓住了阿李的一雙手腕子。

那是個何等快的一種手法，隨着雲九擰轉的身子，阿李的身子車輪似的被擰了出去！

「砰！」一聲大响，實質的撞在了一座假山上，阿李就算他隨同哈瑪練過橫練的功夫，但是到底是血肉之軀，那裏受得了這般的硬碰硬？

「噢！」的一下子，他身子重重的摔了下來，頭上雖然纏着布，却也掩不住鮮紅的血，順着黝黑的面頰直淌了下來！

阿李還想站起來，可是雲九却如同一隻飛猿般的快，掠了過來，就在阿李身子方自爬起了一半的當兒，雲九的脚尖已踢中在阿李的心窩上。

在那裏藏着人身的一個大穴——「心坎穴」，中國人武術最精妙的一部份，即爲「點穴」術，這一個印度人可就膽乎其後了。

雲九的足尖所踢中的部位，正是阿李的「心坎穴」上，這一手在舊武術上又喚「打穴」手法！

阿李當時雙眼一翻，全身打了個急顫，同時張嘴吐了一口鮮血，一條命嗚呼哀哉！

雲九雙手向下一探，把阿李的雙刀方自拾在手中，聽到身邊一人大聲叫道：「什麼人？」

雲九身子忙向石後一閃！

這人已大聲的嚷出聲來：「有刺客，姓雲的來啦！」

雲九轉個身子，由另一個方向閃身而出，手中雙刀之一已飛快的擲出，「嘿！的一聲，正中這人後心，這個人一頭扎了下去！」

可是江家已全都驚動了！

首先是一排快槍掃過來，雲九身子貼着地面一連氣的飛快滾着，一排槍子兒全都落了空！

雲九實在是在沒有想到會驚動了這麼多的人，對於自己來說，這的確是很失策，他必須要儘快的撲入內宅，才能有機會找到江杰，否則這一趟可就白來了。

江家大廳前，站着四個人，大概是江杰的私人保鏢，每人手裏都端着一桿槍！雲九一經注意到就再也假思索，他像是一隻被圍困的獅子，霍地躍身而出，向着大廳撲進去。

像是一陣風，他猝然的撲到了廳前！廳前的四個漢子，俱不禁吃了一驚，其中之一方待開槍，雲九已滾身而進，陡地一拳擊中在這個人面頰之上，同時運用右肘的力量，向外一分，擊中在另一人的肋骨之上，那人發出「啊唷！」一聲痛呼。雲九身子一個快閃，同時抬起右腿，只聽得「咔嚓！」一聲爆响，已被他把廳門踹開，身子快閃而入！

他身子一進廳門，向後廳折了一個筋斗，已飛快的滾向廳角。

果然不出他所料，就在他身子方一闖入的一刹那，「砰砰！」一連兩聲槍响。

槍聲在寬敞的大廳內，聽起來尤其震耳欲聾，雲九一經動手，那份機靈快捷，簡直是快到出人意外，彷彿他全身上下都

生滿了眼睛一般。

就在他身子第三次竄起來的時候，立在樓梯口的江家保鏢苗三，胸脯上已着實的被雲九踢了一腳，身子一歪跌倒在地！

雲九把持着這個機會，騰身躍上樓梯，大步向樓上奔去！

苗三是負責守候大廳的，想不到一上來就吃了虧，樓上是江家的內眷，如果有個失閃，那還得了？他身子就地一個快滾，同時躍起來，緊跟着雲九身後，直向樓上追上去！

雲九身子確是够快，不過是兩三縱，已撲上了樓——江家設置十分豪華，樓廊上鋪着長毛鬆軟的地氈，其色大紅，天花板上垂吊着一列七八盞美術吊燈，光同白晝，樓廊兩側少說也有七八個門。

這麼多房間，到底是那一間房子裏住的是江杰，這倒是真令人有點兒費解了。稍一猶豫之下，背後的苗三已飛也似的由身後追到。

這小子手裏拿着一把手槍，身子一上來，「砰！」先開了一槍！

這一槍還是真險，槍子竟擦着雲九的頭髮過去，雲九揮身甩手，「咻！」的一聲，把手裏另一口印度「伏刀」急擲了出去！

苗三身子還算閃得快，可是避開了當中却逃不開兩側，只聽得「撲！」一聲，這一刀深深的扎進了右肩窩，阿李痛得「啊！」一聲，手裏的槍也就掉了下來。

苗三這小子是够精明的，當時二話不說的轉身就跑，雲九打個箭步，「騰！」的一下子縱過去。

突然雲九的左手向着哈瑪的小腹上猛力穿了过去，一下子扎了個正着！

哈瑪鼻子裏「吭！」了一聲，一連後退了五六步，別看他身上有橫練的功夫，可是雲九這一手乃是取法中國古代武術的「穿雲手」手法！

這種武功練習時頗與鐵沙掌相同彷彿，其法先以細砂動練，最後為鐵砂，最後再換為綿紙，功成時能够手穿之下，使整刀的綿紙迎指而穿，如加以人身，簡直和利刃沒有甚麼分別，可謂厲害之極！

雲九在這種功夫上雖未有十成的功力，可也有七成的火候，哈瑪幸虧有瑜伽氣功，否則即算他當場不死，却也非得受傷不可！

儘管如此，哈瑪那張黑臉，却也痛成了豬肝顏色，全身連連的打抖，雲九的身子再次撲上去，一掌向哈瑪頂門拍來，哈瑪身子向下一縮，忽的用右腿，施展他鐵掃帚功夫，直向雲九下盤掃去！

雲九得悉他腿功了得，自然不敢令他這一腿掃中，身子趕忙跳起來，哈瑪用連環腿法一連數腿，雲九連連的跳動着身子。哈瑪那般快的腿法，竟是一腿也沒踢中。

但只見哈瑪腿力過處，地面上砂飛石走，其勢端的驚人！

雲九算定了他這腿法其為一十二路，要想完全躲開，其勢萬難，而且他已預定好了要取勝對方的策略，無論如何，一定要吃他掃中一腿！

哈瑪的彈腿已施展到第九路上，仍未能掃中對方，心裏之悵悵，化為滿腔怒火

可是就在一剎間，一扇門「呼！」的一下子拉了開來，不待雲九回過身子，這個人已向雲九後背擲出了一口飛刀！

滾地、接刀、下樓看來是一個式子！當他的身子方自一落下的剎時間，樓上的那個人已跟着撲到——正是那印度人的和尚哈瑪，這個人果然身負絕技，舉手投足，皆有異常人！

這時他身子向前一探，右手五指曲伸不等的向雲九背上打去！

「嘿！」一掌打了個正着！

雲九身子被他這一掌打得平空飛起，嘩啦！一聲大响，撞破了一扇窗戶，落向院外！

哈瑪嘴裏大叫一聲，跟着越窗而出！雲九若非事先在身上加了一件防震背心，這一掌憑他功力雖不至於就會受傷，却也當受不住！

一驚之下，對於哈瑪就存了十分的小心。

江家的保鏢和幾名僱警，似乎全體都出動了。

在雲九身子尚未站起來的時候，槍聲大作，子彈啾啾有聲的在空中交馳而過！雲九怒吼了一聲，雙手拉着一棵垂下的柏樹樹梢，借着樹的彈力一垂一彈，活像一隻騰空的大鳥，呼嚕嚕衣袂聲中，已向牆外落去！

他因現今夜行勢，只怕難以找到江杰，對方防衛得太緊，不如暫時避一下，再定後策，可是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就在他身子方自落下的同時，正好看見一輛黑色的轎車停在江家大門前，車門開敞着，

他雙手向前一伏，改為頭下腳上之勢，雲九剛好也在這時進身，一雙充滿了內勁的手，隨時準備着予對方致命的一擊！果然哈瑪不察中計，他身子倏地向下一翻，身子方一沾地的當兒，右腿上已貫足了力道，這一腿正是他最得意的一腿——「風捲殘雲」！

只聽得「叭！」的一聲，掃了個正着，雲九發出了一聲厲吼，身子一陣大搖，就在這一瞬間，他的一隻手掌已然一前一後，雙雙拍在哈瑪的前心後背！

這雙貫足了真力的手掌，暗含着獨門的打穴手法，雙掌猝然向下一落，哈瑪忽的慘叫一聲，血唇猝開，一口鮮血如同噴泉般的吐向當空。

雲九苦練了十數年的內功真力，在傳入哈瑪體內的一剎時間，竟然把這位印度瑜伽大師的五腑六臟全都震碎，哈瑪慘叫聲中，一連踏出了六七步以外，才倒了下去！

這番情景，直把現場各人看得魂飛魄散！

雲九在生受了哈瑪的一腿之後，一雙足踝雖軟軟癱瘓，不曾當場折斷，可是却也連心的疼痛，一時幾乎站立不住！

他身子踉蹌的後退之時，却發覺到車門猝開，江杰霍地跳出來，撒腿就跑。

雲九一咬牙，猛撲過去，大喝道：「姓江的，你還想活命麼？」

江杰倏地轉身來，用左腕架住了右手的槍，砰砰！一連開了三响！

槍聲中雲九只覺得身上一陣奇痛，一顆子彈已穿透了他的左面肩窩。

似在等人上車！

雲九心念一動，折回身子來，飛快的向着江家大門撲過來。

汽車裏彷彿坐着兩個女人，這並非是雲九的對象！

立在車門外的一名江家保鏢，舉槍向着雲九就射，槍聲「砰！砰！」一連兩响，就在他來不及扳扣第三響的時候，雲九的鐵拳已重重的擊在了他臉上，這一拳勁猛力足，頓時打得這人滿臉開花，身子向後一仰，倒在了就地。

坐在汽車前座的司機慌不迭的把引擎發動，還來不及開動，雲九已巧妙的擲出了一口飛刀。

飛刀由敞開着的車窗射進去，正好插在兩名司機的右太陽穴上，一時間鮮血怒濺。

坐在汽車後座的兩個女人之一，嚇得發出了尖叫之聲。

叫聲驚動了甫自內宅步出的總經理江杰！

江杰在兩名貼身保鏢的護衛之下，方出大門，乍見此情景當真是嚇了一跳，他手上拿着一把新式的白朗寧手槍，當時見狀，舉槍「砰！」的開了一聲，由於驚惶過度，這一槍當然失了準頭。

江杰一槍不中，慌不迭的，跳進了車廂！

雲九方自撲近車門，江杰隨行的兩個保鏢已雙雙撲上來，三個人一經交手，只聽見「噹！噹！噹！」一連兩聲，兩名保鏢已被雙雙擄了出去。

雲九的手抓住了車門的手把，只要一

同時之間，雲九已施展出全身的功力，把身子躍起來，襲到江杰的身前，江杰扳扣了一下槍，「卡！」一聲，槍裏已沒有子彈，他的臉色一變，再想回身已是不及，却被雲九的一隻手掌抓在了面頰之上，隨着雲九的五指力收之下，五根手指，已深深的陷入江杰的頭骨面頰之內，五道鮮血由江杰扭曲的臉上淌流下來。

雲九的手再往前面一送，江杰的屍身倒了下來。

忽然，車廂門開，一個少女忘命般的跑過來，大聲的叫道：「雲大哥！」

雲九陡的一驚，倏地回頭來，他本來預備在殺害江杰的一剎時，滾身而過，可是乍然聽見了這聲呼喚，使得他為之大吃一驚！

他作夢也不會想到江海容何以會突然在這時出現，一時幾乎呆住了。

江海容忘命的前奔之時，彷彿有人在後大聲的喝止她，可是她却不曾聽見！兩個人眼看接近在一塊，就在此瞬息間，响起一排急劇的槍聲。

是一排連發的衝鋒槍，子彈像炒豆似的爆响而起，橫掃而過。

也許子彈是掃向雲九的，由於江海容的拚命闖過來，是以也遭了誤傷！

兩個人眼看着即將接觸的一剎間，忽然站住不動，子彈由他二人身上掃過去，每人身上都中了七八顆，像是蜜蜂窩似的，在一陣顫抖之後，俱都冒出鮮紅的血！江海容慘叫了一聲，身子先倒下去，雲九却前進了兩步，直立未倒——

(以下轉入第壹二四頁)

過去！

這時他厲聲的叫罵着，却把一雙胡蘿蔔粗細的手指頭直向着雲九眼睛上直扎了過去！

雲九亦想伸量一下印度人的實力，見狀迅速遞出了右手，兩隻手「啪！」的交接在一塊，緊接着雙方用力的一陣子掙扭，只聽得「克克」一陣子骨節响聲，兩個人的眼睛都睜得大大的！

雲九反身躍起，叭！的一腳，把來刀踢向半天，却已看見了來人正是那位印度的瑜伽大師哈瑪！

雲九咬了一下牙，猛地撲了上去，哈瑪也正迎上來。

兩個人乍然一合，只見彼此一陣子拳腳交加，兵兵亂响聲中，各人身上俱已着了八九下子，誰也沒有把誰打倒下去！

這番龍爭虎鬥，直把旁邊的人看得眼花撩亂，大家私底下也莫不存着一種猜測，不知道這中印高手的一場搏鬥之下，到底那一方獲勝？

這種想法就連車內的江杰也不例外，他此刻處境確有點進退維谷，張惶的進了車廂，才發覺到前座的司機敢情已經死了，自己又不曾開車，可又不敢下車，無可奈何的只好在車廂裏向外看吧！

哈瑪由於一上來打了雲九一掌，心裏乃存下對雲九輕視之念！

雲九亦想伸量一下印度人的實力，見狀迅速遞出了右手，兩隻手「啪！」的交接在一塊，緊接着雙方用力的一陣子掙扭，只聽得「克克」一陣子骨節响聲，兩個人的眼睛都睜得大大的！

神風鬼

元兵百艘戰船登陸，瘋狂推進，日本助的大艦被颶風打沉，元兵屈居下風，大大俠柳長春生還，不再返國，變成東瀛浪



嘯滿江紅

三幫武士迎戰，殺得難分難解，由於地形不熟，援元帥葛摩多傷重身亡，十萬雄師，化為烏有，只有子，圖為日本珍藏的國寶「神風海戰圖」。



一八二二年，元太祖忽必烈遠征日本，東瀛三幫「神風」、「鬼嘯」以及「滿江紅」聯手對抗，柳長春單刀赴會，一將功成萬骨枯。

夜盜佛珠一場惡鬥

南京古稱「金陵」，又名石頭城，城內的鷄鳴寺，九百年前，建於南宋，那個地方叫做覆舟山，並非舟毀人亡而以此定名，純因山形古怪，有如覆舟於海，船底朝天。山與寺俱是古蹟，遊人甚眾。鷄鳴寺高四層，最高的一層有一枚「舍利子」放在琉璃蓋內，稱做「佛珠」，懸在空中，遊客很喜歡仰望以卜吉凶，欣賞舍利子的人太多，僅以高官巨商為限。

春二月十三日，有一名商人打扮的遊客名叫徐康，斜陽半落，登山入寺，由知客僧福來引見方丈「廣心大師」，落坐後，廣心大師說：「徐施主賜惠銀子十兩，意欲瞻仰佛門至寶，我只能說這一枚火化聖僧達摩禪師的顱骨結珠，乃是鎮山之寶，從來未有人談及出價收購，聽說徐施主想用黃金萬兩買它，可謂奇事，如果徐施主認為舍利子是夜光珠之類的寶物，則大錯特錯，這一枚舍利子永不賣給任何人，請徐施主息心。」

徐康說：「大師不想賣掉寶物，擴建寺內各處，我亦不勉強，可否請大師派人引路，讓我這個凡夫俗子一瞻寶珠的丰采呢？」

廣心大師說：「當然可以。」

於是他吩咐知客僧把這一位置寶帶到斷定化裝為巨商之人，一定是武林高手，你空手而歸，被他殺害，不足為奇，如果你內心害怕，不妨留在鷄鳴寺內，逾月再返鎮江。」

徐康跪拜稱謝，廣心大師命他暫居客房，傳令各僧嚴密戒備。

是夜月明如晝，覆舟山最高的岩石，有四個和尚守衛，突聞一聲呼嘯，一團黑影凌空飛躍而來，一個和尚拔出戒刀，趁他尚未落地，便即砍劈，料不到此人藏身於龜甲之內，刀劍不傷，忽然龜甲裂開，一把東洋刀已經直刺過來，守衛僧人慘呼一聲，倒在水泊裏，其餘三個僧人，兩人奮勇抗拒，一人鳴鑼報警，霎時間，鑼聲震耳，山鳴谷應，鷄鳴寺僧壇長武藝之人，全部出動，飛天龜甲人全面展開攻勢，三十多人凌空而墜，寺僧只是仗着地形熟悉，東西流竄，勉強招架，看來不是東洋刀的敵手。

元朝皇帝忽必烈的遺照。



「藏珠閣」欣賞白琉璃蓋，舍利子僅有一枚，形如歲晚水仙花盆內的圓石，藏在蓋內，驟然看它一眼，並無特色，徐康眉心一皺。

知客僧站在他背後，緩緩的說：「徐施主，這一枚佛珠有些靈異，色澤變化萬千，上京考試的讀書人，如果看見它作玫瑰色，今科高中，經商之人看見它係淺紅或橙色，那一年必然交運，生意興隆，反之，看見它作灰色，一定運滯，灰中帶黑，還有刀光之禍，通常它是毫無光采的白，有如骨頭，請徐施主定眼觀看，預卜吉凶。」

這番話很是尋常，不料徐康凝視琉璃蓋片刻，突然驚呼了一聲，說：「糟了，在我眼中看來，那一枚舍利子竟是煤炭之

色，並且越來越加灰暗。」

知客僧也震動起來，說：「徐施主，從來沒有人看見它的色澤有如煤炭，恐怕是有殺身之禍，就在眼前，請施主同到方丈的禪房，想辦法解救災難。」

徐康驚駭不已，急隨知客僧進入禪房，廣心大師從知客僧口中獲悉此事，向徐康再三打量，說：「徐施主，尊駕印堂發黑，烏雲蓋面，絕非吉兆，你是否真的看見佛珠色如煤炭？」

徐康跪下，叩了幾個响頭，說：「弟子罪孽深重，劫數難逃，萬望方丈開恩施救。」

廣心大師說：「從來沒有人看見佛珠變色，其黑如炭，亦未有人出價收購佛珠的，此事必有微妙關連，敬請徐施主說個



兵十萬，戰船四千艘，浩浩
到中途碰上了狂風，舟覆人
且把九月九日定名「神風節」

元太祖忽必烈，派出雄
蕩蕩，殺奔日本九洲，料不
亡，日本得以保存國土，並



悉，東西流竄，勉強招架，看來不是東洋刀的敵手。

混亂當中，有一條黑影從客房走出，蛇行鼠伏，疾走到大殿的石柱前面，抱柱登簷，兩三個起落，已經置身於藏經閣之上，寺僧覺察屋頂有夜行人走動，紛紛放箭，此人已從藏珠閣露出破窗飛入，手起刀落，一刀斬斷懸掛白琉璃蓋的繩子，順手接過，轉身飛出窗外，早有龜甲人接應，輕而易舉的盜了佛珠。

他滿心歡喜，讓龜甲人截住守衛的寺僧，朝着客房走去，突然聽到一聲大喝，恍如晴天霹靂，腳步不覺慢下來。

喝令他停步的人，正是鷄鳴寺知客僧「福來」，再喝一聲：「徐康快走！」跟着人到刀到，兩把戒刀捲地殺上。

明白，是否惹火燒身？貧僧可能代為策劃，務求你死裏逃生。」

徐康戰慄不已，稍停，驚魂甫定，說：「弟子豈敢出價收購佛珠？只是代人開言而已，弟子一向在鎮江開設綢緞羅錦衣店，近日有一名貴客駕臨，高價搜購上品綢緞，交易多次，弟子發覺他與常人有別，酒後深談，才知他是東洋巨商，名叫滿江紅，有一晚，他很鄭重的委託弟子前赴金陵鷄鳴寺出價收購佛珠，意欲送往日本金閣寺供奉，如果事成，給以黃金千兩為酬，弟子一時愚妄，點頭答應，此事冒犯貴寺，難保方丈一怒之下，把弟子殺戮，實情如此，萬望方丈高抬貴手。」

廣心大師哈哈大笑，說：「施主之言差矣，你雖然出價收購，事出無心，貧僧豈敢因此加害？如果你因此惹下殺身之禍，那個兇手必是滿江紅。」

徐康抬頭望了廣心大師一眼，廣心大師滿臉慈祥，沒有半點殺氣，略為放心。廣心大師說：「施主不必多禮，請即落坐，聽聽貧僧講述滿江紅的底蘊。」

徐康喜出望外，站起拱手為禮，再三道謝，然後坐下。

廣心大師說：「元太祖忽必烈登基，武功煥赫，東洋武士不敢進犯，此外，扶桑三島藩王爭霸，各擁重兵自衛，無暇入寇，亦是事實，隨後武士分裂，變成三派，此即神風派、鬼嘯派以及滿江紅派，水火不相容，各派高手林立，既然跟你結交之人自稱滿江紅派，必是那一派的高手了，他們依照武功的造詣編號，並無姓名，如屬前十名之內，武藝必然可觀，故此我

不單是口舌伶俐，混入客房，夜間召來了一批飛天龜，武藝也是不同凡响，失了佛珠，我該自殺謝罪。」

說到這裏，他拔出戒刀，正想向頸上割去，突然聽到一聲狂笑，右手的手臂以及掌背分別被鐵彈打中，戒刀也跌下來，鏗的一聲，他沒法尋死了，呆若木鷄。

廣心大師連拋兩枚鐵彈之後，緩步走下蒲團，說：「福來，你怎會如此笨拙？徐康向我跪下又再站起，馬步極穩，顯然是武技高手，他詎稱是綢緞商人，看見佛珠變黑，企圖我們收容他暫居客舍，只是這種行徑，我已經看穿他的底蘊，必然是白天探聽寺內形勢，看清楚出入通道，夜間動手，還沒有入黑，我早已把琉璃蓋內供奉的佛珠換過，被飛天龜甲人盜去的只是普通顱頂骨珠，你還沒有問清楚鎮山之寶是否失落，便即拔刀自盡，可謂蠢如豚鹿！」

福來恍然大悟，立刻跪拜，說：「方丈真是神機妙算！不過，徐康這傢伙分明是中國人，竟然為虎作倀，該死之至，讓他溜走，心有不甘！」

廣心大師說：「照我看來，他看見佛珠變色，未必是說謊，也許他真的看見那一枚舍利子變成炭色，內心震懼，渾身發抖，亦未可料，倘非如此，他的情緒不會如此激動，今晚他死定了，柳長春已經奉命追擊！」

福來僧說：「徐康能够凌空飛躍，柳大俠未必追得上。」

廣心大師說：「福來，你的所見所聞太過淺薄了，飛天龜能够馭風而行，不過

從高處躍下，把身上的兩翼張開，乘風飄蕩，並非由平地飛起，他向林中逃走，怎能鬥得過柳長春那一手草上飛的功夫？要是柳大俠追上了他，他絕非敵手，多了幾個龜中人，也是死路一條。」

知客僧福來聽了，半信半疑。

兩枝判官筆脫手飛出

徐康率領三十多個龜中人撲攻鷄鳴寺盜寶，不知那一枚佛珠只是普通骨頭，滿心喜悅，在林中檢看，不過失去兩人，另有七人受傷，並不嚴重，他認為大功告成，縱聲狂笑。

忽有一個龜中人走近，說：「隊長明察，前面的山坳乃是必經之路，有一個書生打扮的人，在一堆火前面閱讀，如果不是書獃子，必係武林高手，我們衝過去抑或繞道而行？」

徐康歛容問：「你是先頭部隊，必然看得清楚，火光映照，無所遁形，究竟只有他一人坐着觀書抑或有十個八個書生同坐？」

「只有一人。」飛天龜的哨兵說。

徐康勃然大怒，說：「僅有一人獨坐，怕些甚麼？趕快把他殺了滅口！」

那個飛天龜奉命而退，徐康加派兩人助陣，他仍是緩步而行，到了他置身於火光之前，雖然看見書生坐着，神閒氣定，不像廝殺，地上却有三個伏屍，渾身黑黝黝的，顯然是他已把三個哨兵打發了，驚怒交集，怒斥一聲，說：「這三個人是否你殺掉的？」

「是的，我太過餓了，沒有肉吃，龜也要吃！」

聽了此言，徐康打個手勢，飛撲過去，二十多個龜中人一齊出擊，看來他寡不敵眾，怎料向他撲攻的龜中人，莫名其妙地很快倒下，只就剩下徐康一個。

他看來手中沒有刀劍，可是，徐康剛剛亮刀，他的身形一抖，立刻從背上倒拔出兩枝判官筆來，及時擋住那一把五呎六吋長的東洋刀。

許多人把東洋刀與東洋劍混為一談，其實這兩種兵器是有分別的，東洋刀長達五呎六吋，刀身較闊，刀鋒的另外一邊有稜，看來有如中國武器的三尖刀，等於刀上加刃，至於東洋劍，長度只有四呎，劍身窄而薄，只有劍尖，沒有稜角，日本武士往往往是身上插着兩把長條形武器，一刀一劍，東洋刀威力較猛，出手便即砍劈，最忌的是銅鑼或判官筆，因為那些兵器較



大戰沒有爆發之前，元兵經常作出試探性的偷襲，登岸擄劫漁婦，用刀刺穿手掌，再用繩索串連，帶返船艦，揚威耀武，日本受盡恥辱。

的一派，河水不犯井水，請你不要擋住去路，否則，你在一個月內，必死無疑，我只是排名三十七，你如何敵得過比我高強百倍的三十六個武林高手？」

書生忽然很鄭重的說道：「徐康，你真真實實的回答我幾個問題，我就把你放走。」

徐康說：「我雖然入了日本籍，娶了日本女郎為妻，仍然懂得江湖人物最重視的一點義氣，你儘管問吧，我發誓說一定全部依照事實回答。」

「好，我先問你一句，你為甚麼冒險率領飛天龜到鷄鳴寺盜寶？」

「因為名古屋有一座歷時四百年的神廟重建，叫做金閣寺，急需一件佛門至寶座鎮，故此滿江紅首領派我到來，洽商收購達摩禪師火化之後留下來的舍利子。」

「這樣做有甚麼好處？是否借此向神鳳鬼嘯兩派武士示威呢？」

「是的，正是如此。」

「你們那些武士是否有藩王支持，分別招兵買馬呢？」

「看來似是如此，我的職位低微，根本不會知道國家大事，此外，我們一舉一動，必須奉命而行，不必理會誰是日本的真命天子。」

「答得好！」柳長春很輕鬆的說。

徐康忽然開口：「柳長春，你的問題我已經全部照實回答，大概你可以把我放走了吧？」

「是的，我還想問你一個問題，你說過的，必須照實回答。你在鷄鳴寺藏珠閣看見佛珠變成炭色，是否屬實？」

「我沒有機會看見你跟滿江紅第一號交手，實在死不瞑目。」

書生知道他想借刀殺人，毫無所懼，問：「我準時在一個月內找他決鬥，到九洲找他，對不對？」

「不，你必須先到京都迎春寨找月華美子，挑起她的情慾，跟你纏綿，滿江紅第一號然後亮相，向你挑戰。」

「美子是否他的心上人？」

這句話衝口而出的說出來，徐康已經沒法回答了，斷氣之前，他仍然向柳長春點了點頭。

賴着不走的人九死一生

在扶桑三島當中，京都最繁華，儘管國內到處烽煙，那邊仍是夜夜笙歌不絕，艷女如雲，當時稱做秦的場合，等於今日的秘窟，服侍嘉賓，無微不至，同是「秦

「仍有等級之分，高級的去處，有的是藝伎，只是伴飲，不肯留宿，微歌逐色，收費高昂，尋芳客如果喜歡某一個佳人，循例向寨主探聽口風，所有寨主俱是中年婦人，交際手腕異常圓滑，某夜，在迎春寨的座上客，有一名翩翩公子似醉非醉的坐着發呆，他已經喝了不少，懶得舉杯，任何一個藝伎接近，他總是很不耐煩的打個手勢，揮手叫她走開，寨主蓮娘敷衍過一些豪客之後，點了點頭，向他望一眼，說：「柳公子，你沒有看見過月華美子，竟會如此深情，戀戀不去，這種人端的少見！看來你不是為了美色而來，究竟你幹甚麼找她？何以找她執意到迎春寨？」

柳長春笑了笑，說：「我只是聽到一個朋友告訴我，想找美子，一定要到迎春寨，沒有看見美子，我晚晚到來喝酒。」

蓮娘說：「柳公子，你那個朋友所講的話靠得住嗎？」

「這句話是他死前最後說的一句，就算他一生所講的話靠不住，這句話也靠得住。」

「柳公子，因此你就到東洋來了，是不是呢？」

「確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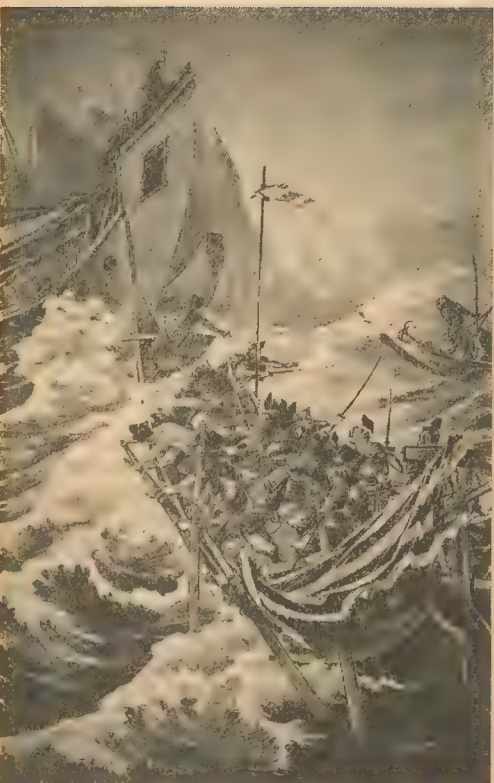
蓮娘忽然很鄭重的說：「柳公子，你可知道想見美子要有三個條件嗎？」

「不知道，我很想聽聽。」

「第一個條件就是那個公子哥兒必須風流瀟灑。」

「我不知道自己够不够風流瀟灑，蓮娘，憑你的一雙法眼判斷好了。」

蓮娘說：「看來你是够條件的，第二



秋季，元朝大元帥葛摩多率領雄兵十萬登陸，只有一萬雄兵能夠在颶風中順利完成任務，其餘的人和艦，沉溺在驚濤駭浪中。

個條件是有萬貫家財。」

「在中原來說，柳家不算得折辱，請你看我這把摺扇，扇骨全是金的，如果我是窮小子，根本上不配拿這把金扇。」

「有道理，第三個條件就有些困難了，想見她的人，一定要武藝高強。」

柳長春朝着她望了一眼，說道：「真是出奇了，不過見見她，却有這樣多的限制。」

「柳公子，你有所不知了，這一位美子姑娘，並非藝伎，沒有人能勉強她出見，任何一個男人看了她一眼，都會動心，她只是一個凡人，怎能應付那麼多的男人？故此她要有那樣的限制。」

「好，我不妨對你說知，中原的柳大俠，威震黑白兩道，綽號擎天一柱，只要提出這個名字來，沒有人敢將虎鬚，我只能對你說這幾句，是否武藝高強呢？我自己也弄不清楚。」

「你懂不懂暗器？」

「暗器也是一種武藝，如果我一竅不通，怎配得上是武林高手？」

「好，看鑰！」蓮娘提高了聲響說。突然有兩枝箭似的暗器向他的一雙眼飛射過去，柳長春把金扇打開，即時閉合，扇骨之內，有兩條象牙筷子箝得緊緊，看呆了蓮娘的一雙眼。

帷幔忽然揭開，銀光一閃，一把短劍迎臉刺來，柳長春略為閃側，仍然坐着不動，手中的金扇向對方握劍的手腕敲了敲，偷襲的人再也沒有握牢它了，錚的一聲，劍已墜地。

蓮娘說：「阿六，柳大俠已闖關了，

你帶他到銷魂屋去。」

到了那時，柳長春才看得出向他偷襲的人，只是一個十多歲的少年，不覺讀了一句：「好功夫！」

阿六紅着臉說：「冒犯了柳大俠，你千萬不要見怪。」

只是說了這一句，他就飄然而出，柳長春緊隨在後，兩人疾走了一程，阿六說道：「前面有燈光的一座雙層別墅，就是銷魂屋，美子鼓琴娛賓，你走進去揀個座位落坐好了，不必理會別人，也沒有人理會你。」

說完，阿六飄然而去。

柳長春順着脚步走，越過水田的阡陌，到了屋前，大門緊閉，推也推不開，他看見樓上燈火明亮，索性騰身飛躍到小露台，放輕脚步走進去。

有一個女子鼓琴，琴是圓的，韻調卓越，吸引他的不是琴，是一雙玉手，真像白玉精心雕刻出來，看完手，再看人，只是看了一眼，他已經知道這個少女必是月華美子了，所有寫美人的畫筆都沒法描得出這一副秀麗的容容。

她深深的吸引了他。

座上客有七八個人，俱是脫了鞋子坐在草席上面，柳長春照做，正如阿六說，沒有人理會他。

在座的人俱是達官貴人的那一類，帶着一股豪氣，為甚麼他們全沒有把視線投在柳長春的身上？是否他們已被那琴聲迷住，無法兼顧？

初時柳長春弄不清楚，他坐下傾聽一會，覺得琴韻飄逸異常，有時柔情萬縷，

恍如情人泣別，有時刀劍爭鳴，千軍萬馬，就像是眼前變了古戰場，越是傾聽，越加着迷，腦子裏面沒有任何一種思想，如痴如醉，那一座房子，稱做銷魂屋，原來如此，並非涉及男女之歡。

柳長春覺得神迷意亂，如在太空，急忙鎮懾心魂，突然驚天動地的爆了一聲巨響，琴聲杳然，她仍是抱琴而坐。

在座欣賞她鼓琴的嘉賓，各自離去，走剩了柳長春。

美子忽然開口：「蓮娘說過，有一個稱做三絕的人，特意從中原來看我，料想你是這個人，是也不是呢？」

柳長春說：「我姓柳，叫做長春，並非甚麼三絕。」

美子嘆喟一聲嬌笑，說：「柳大俠，第一絕是品貌出眾，有如玉樹臨風，第二絕是手搖金扇，家有萬貫家財，第三絕是武功卓越，你就是三絕。」

柳長春問道：「你怎樣知道我的武功卓越？」

美子說：「聽過我的琴聲最尾那一截，示意送客，他們不由自主的低頭走開，一言不發，你却照常坐着，不是武藝高強是甚麼？」

柳長春大感詫異，說：「我從未習琴，實在聽不出琴韻，你却誤會我是武功高手，端的使我困惑。」

「不，坐着不走的人，難免有殺身之禍，即使聽不懂琴韻，也該離去。」

「我倒想知道如何招惹殺身之禍？」

柳長春說：

美子向他打量一眼，說：「凡是俊俏

哥兒，想看着我，都懷着一股淫念，賴着不走，我邀他伴送返家，他必然喜悅，我住在刀屋之內，到時他看見我入屋，慾火如焚，一定聳身跳進香巢，十屋其九死在刀下。」

「過得刀關又怎樣？」

「如果有人闖入刀屋，站在我的面前，我就讓他把我整個抱起來，再也沒有別花樣了，那晚我整個屬於他，也許一生屬於他。」

「看來你患上了殺人狂。」

「是的，可惜有許多男人願意死在刀下，包括你在內。」

柳長春哈哈大笑，說：「美子，我的心事給你看得通通透透，閒話休提，夜色已深，快些把我帶到刀屋去吧。」

閃過刀關進入情關

美子點了點頭，嘴上只是說了一聲：「走吧。」那個身子就像是一片落葉，飄出露台之外，落地無聲。

柳長春的一手草上飛功夫，自是不弱，怎會輸給她？兩三個起落，已經追上，她嫣然一笑，腳下一緊，去得更快了，在水田和阡陌之間飄過，就像是個影子，她三次加速都沒法把柳長春拋開，索性停步下來。

她剛剛停步，柳雲春已經站在身邊。

她伸手往前一指，說：「柳大俠，前面隱約有些燈光透出，就是鴿居，我先走一步，希望你活着登樓小叙。」

身形一晃，她已經去得無影無踪，柳

長春不想追得太緊，放慢了脚步，他走到刀屋前面，他當然是不再看見她了，不過樓上的燈光明亮得多，顯然她已經進入屋裏。

那座刀屋相當古怪，看來好像一隻冬菇，上邊是正方形的一層，相當寬敞，下邊亦是正方形，略為細小，只是為了托住上面那一層而設，四邊沒有門。

柳長春繞着那座古怪的屋子觀看多時，實在看不出它有刀子，認為美子必然是跟他開玩笑，不想拖延時間，免得誤了春宵，站在正面的一處聳身飛躍，打算越過露台，凌空飛進屋裏，讓她看了吃驚，料不到他剛剛越過下面的基柱，飄進上面的一層，刀光映眼，險些看不出前面是否有窺子可以竄入，到了他看見一個八角形的窺子，趁勢竄進去，突然每一個角落有雪亮的刀子伸出來，窺框騰出來的空洞幾乎給刀子填滿，只是中央留了丁方一呎空隙，那時他的身子仍在空中，去勢如箭，很難定下來，再又因為刀屋窗前的細小露台，每一寸就是一把刀，刀鋒朝天，根本沒法落腳，他只好咬一咬牙，施展飛燕穿簾這一招，從刀陣穿過，進入大廳，雙腳落地，然後抱拳為禮。

他還沒有開口，美子已經含笑出迎，口中說道：「柳大俠，真是了不起，佩服之至！」

她只穿一件通花的睡袍，胸前雙丸，若隱若現，柳長春盯了她一眼，說：「美子，你懂不懂得我此刻想些甚麼？」

她搖了搖頭，不過，那雙媚眼含情脈脈，似乎透露多少玄機，認為她已知道對

方想些甚麼。

柳長春說：「我想要一杯毒酒。」

「為甚麼你想要毒酒？」

「我覺得今晚死定了，喝了毒酒才跟你睡覺，死也死得痛快些。」

她柔聲說：「我不是吃人的妖怪！」

柳長春說：「事實擺在面前，你分明是想滅燭留客了，像你這般嬌艷的一朵鮮花，怎會沒有情郎？我碰了你，必然喪命，還是喝了毒酒然後跟你共尋好夢，痛快得多。」

「好，我立刻送上毒酒。」

她聽了他說了一句，便即向他打招呼，轉身走入寢室。那個地方早有一張方桌，放下兩個金杯，另外一些酒肉，承酒的酒器也是金的，還有血色象牙筷子作伴，認真名貴。

她讓柳長春坐下，打開抽屜拿出一小包白藥，把它放在一隻酒杯裏，注入芳香

的白酒，送到柳長春的面前，說：「這杯酒是你喝的，我還未想死，只喝白酒。」

她另外注入一杯白酒，舉了舉杯。

柳長春毫無懼色，把那杯落藥的酒一飲而盡，說：「我早已聽說日本宮廷內的白蓮花酒，是皇上獨享的珍品，今晚我有機會喝到它，真是三生有幸！」

「你不怕死？」她急急開口。

「人生終有一死，能够死在玉人懷抱之內，死而無憾！」

他剛剛說了這一句，突然覺得血液發燙，慾火寸寸升騰，逐漸醒悟她為甚麼在酒中落藥了，臉露微笑，擁抱她飛到大床那邊，跟着張口一吹，寢室裏面四隻牆角熊熊高燃的龍鳳燭，登時光焰全無。

只憑一口氣吹熄了四肢粗大的龍鳳燭，反映出他的內力也是登峯造極，這一對頂尖兒的武林高手，在床上傾全力搏鬥，柳長春目問這方面的功夫不弱，只是跟她

打個平手而已，由衷的佩服。

殘夜將盡，兩人擁臥，心甜夢亦香，柳長春忽然覺得燭光映眼，大感詫異，還沒有翻身坐起，先就看見了一個十分強壯的男人，衣冠楚楚，坐着微笑。

美子伸手扯了他一把，說：「幫主來了，快些穿上了衣裳，讓我替你介紹。」

鬼嘯震撼心魂無法忍受

那個陌生人毫無惡意，兩人很快穿衣離床，美子說：「柳大俠，他是我們滿江紅派的大阿哥，你叫他做幫主好了。」

跟着她很冷靜的把柳長春介紹給「一號」，說：「大哥，我只知道他是一年來能够穿過刀窻沒有流血的人，叫做柳長春，相信你會喜歡他的，你已經說過，凡是我喜歡結交的人，你也喜歡跟他結交。」

「當然！如果我不是把他看做朋友，他早已死了！」

滿江紅一號很輕鬆的說。

美子邀請兩人乾杯，柳長春含笑舉杯。滿江紅一號說：「柳公子，你千方百計找月華美子，一定有一個原因，可以告訴我嗎？」

「我是為了實踐一個對垂危朋友所講的諾言而來的，他是徐康。」

「是的，好像是本幫第三十七號，是不是呢？」

「是的。」柳長春把他幹掉徐康那一晚發生的遭遇說出來，加上一句：「即使我不說，幫主你也知道，你們千辛萬苦盜取的舍利子，並非真品。」

「是的，徐康蠢得可憐。」

「我已經來了，幫主，你打算跟我怎樣決鬥？」

滿江紅一號笑了笑，說：「柳大俠，你誤會了，徐康並非指點你到迎春寨找我交手，他只是心一意的奉命行事，臨死也不負所託，替我把中原數一數二的英雄豪傑引到這裏來。」

柳長春說：「照這樣看，你真非想替徐康報仇，為甚麼你要把我引來相見？」

滿江紅一號說：「徐康只是一隻螞蟥，幹甚麼我會替一隻螞蟥報仇？坦白點說，我早已知道王府必然派個武林高手保護鳴寺的佛珠，吩咐徐康這樣做，盜寶為名，想辦法把你引到日本相見，才是我的心願。」

說到這裏，滿江紅一號很鄭重的問：「柳大俠，我很想向你提出一個問題，請你正面答覆，近日經常有些元兵從戰船登陸，強擄漁家婦女，還把刀尖插過掌背，逐個女人用繩子串連在一起，然後帶走，用意何在呢？」

柳長春說：「我實在不明。」

「照我看，他們大概是想試探日本的兵力，如果他們確有此想，那就大錯特錯了，雖然日本有幾個藩王爭霸，武士俱是投入三幫之內，幫主各自為政，萬一有人攻入九州，所有日本人都聯手一戰，到時忽必烈元帥反而促成日本人的大同盟。」

「幫主，你邀請我到來就是為了講這幾句？」

「不，我想你看一些古怪的東西，如果你不想再睡，馬上可以去。」



大元帥葛摩多登岸苦戰，無奈日
本三幫武士聯手出擊，元朝的軍力有
限，節節敗退，柳長春無法獨力挽狂
瀾。

「好的，美子，你不去？」柳長春忽然把語鋒落在她的身上。

在水田阡陌之間，有三條黑影飄過，那是滿江紅一號，月華美子以及柳長春。

疾走一會，三條黑影突然停步。

滿江紅一號說：「柳大俠，你當然知道東洋三幫展開明爭暗鬥了，滿江紅人強馬壯，不管陣上交鋒抑或是單對單決鬥，總是佔上風的，不過，神風幫以及鬼嘯幫，亦自不弱，這裏雖然黑沉沉，如果一二三百個冤鬼一齊呼嘯，那種聲響你無法忍受，聽了它很快就迷惘憫憫的倒下來，中原沒有這種武功，故此我很想聽聽，你是否願意接受這種挑戰？」

「我十分樂意接受。」

「好，我們就此分手。」

滿江紅一號向美子打個招呼，便即雙雙隱沒。

那地方是一望無際的曠野，陰暗中可以看見亂石縱橫，定睛看時，那些石頭竟然是可以自行移動的，柳長春知道所有石頭都是鬼嘯幫的武士，不覺心裏竊笑。

果然不出所料，石形的東西忽然站起來，變成人形，左右臂伸到盡，又再變成蝙蝠模樣，他們只是穿了黑袍扮鬼嚇人而已，柳長春更存鄙視之心，真想不到，羣鬼現形之後，繞着他團團轉，忽然縱聲呼嘯，初時那種呼嘯夾在野風之內，飄送過來，只是晚潮初起，逐漸加強，彷彿長風出谷，隨後竟是猛虎下山模樣，聲震林木，越來越响，有如千軍萬馬殺到，最後，震撼心魂，那股震盪力端的是無法忍受。

柳長春亦不由自主的伸手掩耳，仍是行請你看墨箭！」

那時陽光仍很旺盛，有三百戰士佈下金光陣，用磨光的銅盾迎着陽光，反射出一股奪目的光華，不可逼視，跟着由另外二百個戰士出場，疾走搶攻，各有弓箭，射向銅盾的箭沒有箭鏃，只有細小的墨囊，碰上了堅實的盾，墨汁飛濺，整個盾牌立刻染污，變成了黑色的盾，再也沒法使陽光反射了，柳長春哈哈大笑，說：「元帥神機妙算，無人可及，東洋的神風幫勢必被元帥大軍趕盡殺絕，不過，鬼嘯幫呢？你如何對付？」

「容易得很，請看第二次佈陣。」元帥叫人在谷頂用紅旗發號令，轉瞬間，銅盾收回，搬出了十個大鐘，每一個鐘重逾千斤，還用鋼杆撞擊，那股鐘聲在谷底湧起，柳長春險些捱不住，定眼看時，谷底的戰士捉對廝殺，若無其事，顯然他們不怕鬼嘯了，片刻，各自收兵，銅鐘也停止敲打，柳長春說：「元帥，不管你運用甚麼招式破敵，鬼嘯幫這同必定全部變鬼，可喜可賀！」

元帥葛摩多說：「柳大俠，你試猜一猜我怎樣令他們能够忍受這洪鐘震耳？」

「照我看，一定是用黃蠟封住耳鼓，是也不是呢？」

大帥縱聲狂笑，說：「何必用黃蠟封耳？索性把一雙耳朵的耳鼓敲破，豈非更加徹底？」

五百個戰士全部變成蠶子，這一招真的心狠手辣。

最後，谷底的戰士表演用兩頭尖的花槍跟飛天蠶作戰一槍戳去，蠶甲裂開，藏

抵擋不住，眼前一黑，倒地昏迷。

他還沒有覺醒，先就覺得一陣陣暖熱，剛剛睜開眼睛，他就拔劍出鞘。

略為定神，他就看見耀目的光芒迎面射來，不可逼視，他的劍法再好也沒法跟光芒作戰，只好站着不動。

只是短短的一瞬，光芒已經收斂，滿江紅一號跟美子緩步走近，兩個人各握一個盾，柳長春興奮地說：「阿歷山大做皇帝，全靠發亮的盾牌，迎着陽光向敵人猛烈照射，佔盡上風，你們把這一招施展出來，連我也覺得迷惘，我由衷佩服。」

「柳大俠，你太過看得起我了，這一手功夫，只是我摹仿神風幫的絕招，他們結集一百幾十個武士，凌空而下，有如天兵殺到，陣勢奇詭，快得像一陣風，有時我也感到不易對付。」

柳長春想了想，說：「我在鷄鳴寺外的曠野，看見龜甲人從高處飛下來，稱做飛天龜，大概這一招也是你向神風幫偷學得到的武功了，是也不是呢？」

滿江紅一號說：「你所看見的飛天龜，只是庸劣貨色，橫豎柳大俠劍已出鞘，我想叫一隻飛天龜走出來，跟你一決雌雄，你肯不肯賞臉殺了他？」

柳長春說：「切磋武藝，點到即止，不必見紅。」

滿江紅一號說：「你忘記我們這一幫的徽號了，個個都是不見紅不會罷手的，至於我派出來跟你作出生死鬥的人，他一直想向你偷襲，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切勿存了輕敵之心。」

「他怎會跟我有仇？」

在軟甲裏面的人，當然是死定了，由於這種長槍有一丈五尺長，兩端鋒利，抓住它作車輪轉動，配合步法，東洋刀的確屈居下風，元帥葛摩多說：「普通的刀劍沒法刺穿龜甲，五百個戰士使用的鋼槍，全係我軍貯備多年的寶刀材料，這時把它鑄成槍尖，物盡其用，能够飛的龜甲人，所穿的軟甲決不能夠太過沉重，厚度不夠，他們還沒有落地已經被五百戰士用槍挑死，怕些甚麼？」

「好極了，預祝元兵大勝！」柳長春由衷的說。

當時元朝的軍力鼎盛，且又有了破敵之計，看來這一次展開史無前例的壯舉，遠征日本九州，必然大獲全勝，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日本的國運太好了，一二八一年秋季，由中國出動的十萬大軍，配合四千艘戰船，撲攻日本，很快就佔領琉球羣島，再攻本島的時候，元兵只有十份之一的兵力，由戰船送往九洲的博多灣，忽然波浪滔天，全部戰船跟九萬戰士先後沉沒，雖然元兵仍有一萬人，有了破敵之策，到底寡不敵眾，經過七晝夜的血戰，殺了說不出那麼多的日本戰士，元兵死傷殆盡，元帥葛摩多中箭垂危，功敗垂成，欲哭無淚。

兩虎相鬥驚心動魄

臨終之前，他叫柳長春走近，說：「我們全軍覆沒，乃是天意，不過，破敵之法仍是可用的，你必須保留性命，混入九州，有機會逃回中原向皇帝述職，並且準

「因為他是徐康的哥哥，單名一個霸字，排名三十六號。」

「既然幫主這樣說我就成全他吧。」

柳長春只是這麼一句從口中說出，立刻有一團金光向他照射，滿江紅退開。

柳長春知道對方握的也是盾牌，迎着

陽光出擊，他縱身飛躍，打算跳到對方背後，不料到他只是雙腳離地，那個武士就由下邊仰攻，所用的武器是一柄尖而細的三尖刀。這個武士並非凌空飛躍，而是在地上走動，刀尖向天，打算逼他沒法落地。

任由柳長春的縱跳功夫怎樣出色，他也不能夠一直在半空飛來飛去的，美子在旁觀戰，手心捏一把汗，滿江紅也有此想，認為柳長春必然死在三尖刀之下，殊不知柳長春忽然採取倒豎蜻蜓的一招，劍鋒刺下來，只要有刀或有盾擋格，他就可以借力把身體留在空中，如此作戰，只是打個平手，徐霸逐漸覺得累了，索性收招，跳開幾步，讓對方雙腳落地。

柳長春腳尖剛着地，徐霸立刻施展滾堂刀的招式，向他下三路搶攻。不過他另有一手絕招，非到最後關頭決不施展出來，那是暗藏在衣背布囊之內的判官筆。

柳長春看準了才把它拋出來，只有一枝判官筆從雙方刀與盾之間穿過，一聲慘叫，便即結束了這一場戰鬥。

柳長春收回判官筆，向樹石交疊的一處拱手為禮，說了一聲：「幫主恕罪！」

滿江紅走出來，道：「柳大俠，你已經看過了，元太祖忽必烈如果揮軍殺到，未必闖得過海上的風浪，即使登陸，白天有陽光照耀，捱不過金光陣，晚上登陸，

備十年之後再攻，切勿戀戰，在此喪命，誤了大事。再者，別人即使活着回去，皇帝忽必烈也不會相信他，這一項任務非你負起不可！」

柳長春說：「元帥，我一定傾全力保留殘生，再圖大舉進攻，你先後派我到扶桑活動，臨終之際，又以重任付托，我是漢人，為甚麼你如此重視？」

元帥葛摩多使勁掙扎，氣若游絲，斷續續的說：「忽必烈皇帝密令，叫我絕對信任你，因為你是他駕幸長春這個地方跟柳小姐同宿一旬得來的私生子！」

他咽了最後的一口氣，直到那時，柳長春然後明白他真正的身份，不是正宗漢人的血脈，呆若木鷄。

匆匆葬了元帥葛摩多，他就單獨撤退，行踪所及遍地屍骸，不忍卒睹，他為了掩人耳目，不剪髮也不剃鬚，看來有如深山道士，有一天，他舊地重遊，走近迎春寨，忽然有人在他背後輕拍一下，他轉身一望，無可壓抑的叫了一聲：「美子！」

美子那雙眼睛含情脈脈的，低聲說：「柳大俠，這裏說話不便，還是到老地方吧，稍後在刀屋見面。」她的身形一閃，便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柳長春萬感交集，入黑之後，他到刀屋看她，樓上的刀子已經移去，再也沒有甚麼危險了，使他驚愕的是她身邊還有一個人，看見他就含笑相迎，很親熱的喊了一聲：「柳大俠！」

除了滿江紅一號還有誰？柳長春的心情極端惡劣，雖然坐下，仍是茫茫無主。美子說：「幫主認為你是中原豪傑，

門不過鬼嘯這一招，假如你們真的闖過了這兩關，還要與滿江紅的高手過招，起碼要有五百好像你那出色色的戰士才有資格一鬥，言盡於此了，請你回報忽必烈皇帝吧。」

× × ×

柳長春回到中原，先去鷄鳴寺向廣心大師稟告，又由廣心大師夜間引入將軍府，即見忽必烈皇帝之下最高的統帥「葛摩多」。

葛摩多大元帥哈哈大笑，說：「柳大俠，你一個人就勝過千軍萬馬，我們一定有辦法破敵，你住下來再說。」

他揮了揮手，吩咐手下把他帶到最豪華的「賓館」。

柳長春恢復了騷人墨客的身份，遊山玩水，神風鬼嘯金光陣都忘得乾乾淨淨，使他夜裏感到難堪的就是月華美子，每晚睡前他總是閉上了眼睛就看見她。

不單是他念念不忘美子，忽必烈皇帝也是念念不忘征服日本的，至於元帥葛摩多，不但是片刻不忘遠征，還想到破敵之策，有一天早上，他派人到鷄鳴寺精舍找柳長春，那個地方是金陵的畫家以及詩人墨客集會之處，柳長春給戰將帶走，立刻把琴棋書畫忘個乾淨，劍氣凌霄，進入將軍府，落坐後，元帥葛摩多說：「柳大俠，如何攻破日本三雄呢？我已經有個計策，現時請你到秘密練兵的地方看看。」

柳長春欣然舉步，他被元帥帶到城外一個山谷，坐在谷頂俯瞰，元帥葛摩多說：「一下邊的五百個戰士俱是從各營精兵挑選出來，為了破敵，晝夜不停的訓練，先

有了你，元兵進攻，先後毀了神風幫及鬼嘯幫，滿江紅才可以獨霸日本武功，希望你留下來，何苦披髮跣足，作賤自己？」

滿江紅一號趁勢補上一句：「柳大俠，你是漢人，元朝死了十萬雄兵，對你來說無關痛癢，將來你想驅逐元朝皇帝忽必烈，重建宋朝江山，我必然全力相助！」

柳長春剛剛覺得自己真正的身世，聽了這番話，真的是心有千千結，不知道如何回答，跟着看看美子，這個使他魂夢相依的人，因為戰敗，無法據為己有，也是一件恨事，想了想，把心一橫說：「幫主，我可以留下來，可惜我身上沒有劍！」

他明明想跟對方決鬥了，滿江紅何等精明？一聽就懂，仍是笑容滿臉，說：「美子說過許多次，她很想知道誰是天下第一劍，我們之間的恩怨怨，先行喝杯薄酒，然後回到朝天宮比武試劍法。」

美子想勸他們別這樣兇，却又不知道從何說起，只好保持緘默，她盡量避免自己的眼神不會流露出哀傷的心韻，可惜辦不到，喝酒的時候，粉頰低垂，一聲不响，兩個英雄人物絕不理會她。

兩人乾杯祝賀，微醉，滿江紅說：「這一場比劍係變相的中日之戰，柳大俠，千萬不要留手，到時美子做公證人，誰勝誰負，只有她知道個曉！」說完，他先行舉步，柳長春跟美子在後相隨。

他們來到朝天宮決鬥，最為適當，不過，美子的心情却越來越加重，到了兩人拔劍出鞘之際，她忍不住說：「過了一會，我恐怕不是公證人，是收屍的人！」

（以下轉入第壹二四頁）

五毒天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樓天豪正在書齋想辦法如何對付這夥黑衣蒙面人，忽避，叫趙奇將院落周圍封鎖，不准任何人接近，自己才從飛簷躍下，跌坐地上，運起內功，想將吸入毒氣逼出來，雖然吸入的毒氣不多，而內功的作用，只能抵抗毒氣不繼續蔓延，不能將它逼出，樓天豪也知道自己的內功只不過治其本，叫大弟子秦玉驥去請三絕書生回來醫治，另叫牧場內的錢、孫、張大夫用金針度穴，延長自己的壽命，等候解藥治療……此時張大夫和牧場一名弟子被人暗害，證明敵人已潛入牧場……

高鎮藏奸佞

飛驒脫重圍

正午，月香已遠離牧場的範圍，輕騎走在一條小路上，這條是捷徑，她是要抄捷徑追上秦玉驥。

只要追上了，秦玉驥總不成要趕他回去，讓她一個人冒險。

秦玉驥的性格她非常清楚，往蘇州只會走一條路，騎的當然也是萬中選一的駿驥，只有走捷徑才能夠追及。

她知道牧場被監視，秦玉驥不會讓她一個人孤身犯險回去，却不知道牧場既然被監視，她那樣趕出來根本不能夠避開監視的人的耳目，現在已經在危險中。

一直到那些人出現。

第一批出現的是一羣手執巨棒的漢子，在他們左右相繼出現的分穿金銀色衣服

的人。

手執巨棒的漢子擋住去路，那些巨棒並在一起，有如木排般，就是最好的馬在這種環境也難以一躍而過。

月香急忙將坐騎勒住，喝一聲：「什麼人？」

那些漢子一齊以木棒頓地，為首的一個應聲：「是排教！」

「雙獅堂！」金銀衣衫的漢子接應一聲。

月香立即滾鞍下馬，冷笑一聲：「是你們啊。」拔劍。

那當然是一柄好劍，月香拔劍的動作也非常俐落，為首那個排教的弟子却大笑起來。「虎父果然無大女。」

另一個人接道：「幸好我們懂得拿木棒造籠子，便是母老虎，也一樣可以關起來。」

月香怒叱道：「你們在胡說什麼。」為首的排教弟子道：「樓天豪派他的女兒女婿夜夜離開牧場，必有所圖，我們拿來問清楚，也算是有一個人質，要樓天豪不敢胡來。」

一個雙獅堂的弟子接道：「高鎮那邊這時候相信亦經得手，女兒女婿全都落在我們手上，就是什麼條件樓天豪相信也要接受。」

眾人隨即放聲大笑起來，月香一聽秦玉驥亦已被發現，不由得心頭大急，劍一振，便要撲上去。

排教的弟子同時暴喝，揮動木棒迎上來，一個聲音與之同時响起：「你們在幹什麼？」

非獨排教雙獅堂的人，就是月香亦不由一怔，一齊循聲望去。

一個人正從他們頭頂上的一條橫枝倒懸下來。

那是一個裝束極隨便的青年，一身灰衣，頭髮蓬鬆，鬚髮參差而疏落，一雙眼睛兔子般，給人一種既可愛又滑稽的感覺，也正是那個在百家集發死人財，跟秦玉驥大打出手的郭勝。

「兔眼兒郭勝！」排教的弟子中居然有人認識。

月香只以為又是排教雙獅堂的人，冷笑道：「什麼眼兒也好，都上來好了。」郭勝仍然倒懸着，笑問：「上來幹什麼？」

沒有，我要我闖過去，應該是絕無問題的。」

郭勝不以為意，笑笑：「本來是的，可惜我現在這裏，他們若是出錢請我做保鏢，我反正閒着，一定會接受他們的邀請的。」

排教為首的弟子立即大嚷：「我們給你八十六兩銀子。」

郭勝大笑，道：「聽到了，一倍的價錢——」

月香脫口問道：「你難道不是一個俠客？」

郭勝道：「原來你的耳朵有問題，沒聽清楚我只是一個保鏢，一個生意人，那有生意人將生意往門外推的。」

排教那個為首的弟子接嘴：「兔眼兒，你若是能够生擒這個女娃子，加十四兩，合共百兩！」

郭勝大笑，接問：「你到底怎樣，再不決定，到我決定的了。」

那個排教的弟子又道：「兔眼兒，你是怎樣了，我們給的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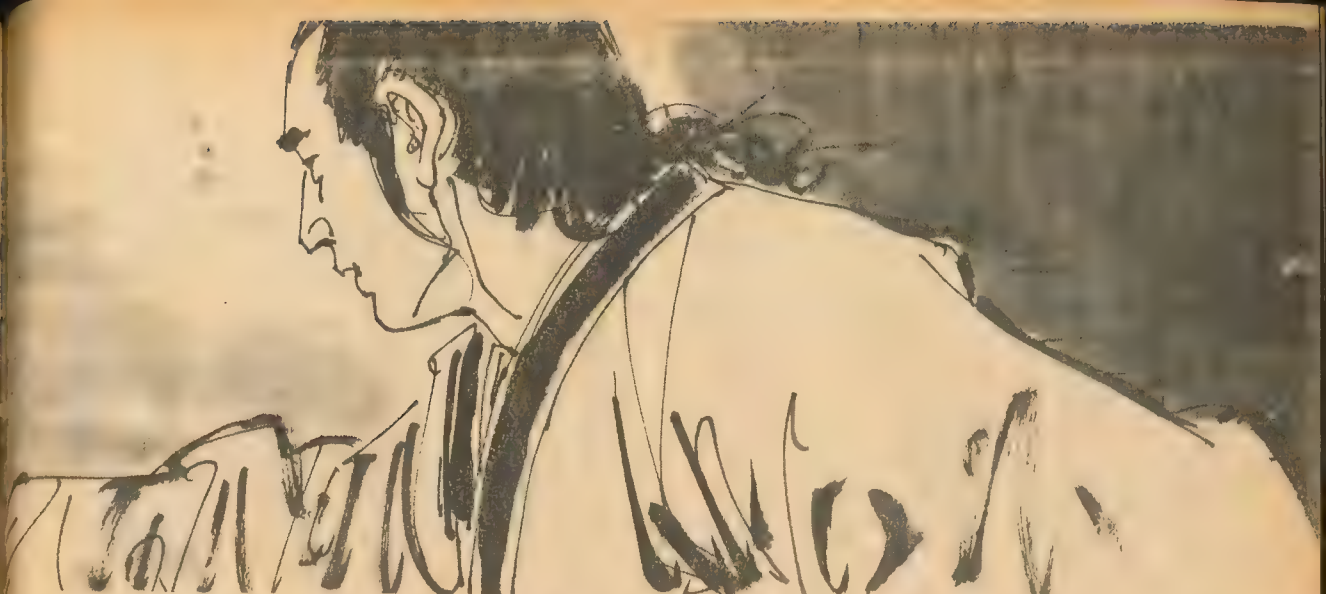
郭勝一瞪眼：「少爺做生意，有先有後，你們在窮吼什麼。」

那個排教的弟子竟然給他喝住，月香雖然沒有江湖經驗，也不清楚郭勝的本領，但看見他這樣子，也知道一定有幾下子，她隨即想想郭勝的話，也不是沒有道理，此行的確需要一個保鏢，而且價錢也實在便宜。

郭勝問：「考慮清楚的了？」

月香反問道：「一百兩？」

郭勝道：「你當少爺是那種坐地起價



月香道：「你不用作模作樣誘我上當，一看我便知道你是排教雙獅堂一夥。」郭勝一聽大笑，排教為首的隨即呼道：「兔眼兒，這一次你索性替我們做事，酬勞多少，給我們開出來好了。」郭勝却笑道：「你們是什麼東西，配與少爺談買賣。」隨即轉向月香：「你是天武牧場樓天豪的女兒？」

「是又怎樣？」

「只是奇怪你江湖經驗之淺薄，完全就是一個初出江湖的，連我兔眼兒居然也不認識。」

月香冷笑道：「兔眼兒又怎樣了。」

「乃是江湖上最生財保鏢，兔眼兒為記，只此一家，別無分。」

月香說道：「……你保鏢的人最是市儈。」

郭勝大笑道：「出錢的人只是出錢，保鏢的却要出命，當然要公平交易，難道不收錢去拚命，才是道理。」

月香道：「想來也是的，你這個保鏢又是一個怎樣的保鏢？」

「童叟無欺，當然是最佳的保鏢。」

郭勝的兔眼兒接一眨：「看來你有要事要趕着做。」

「那又怎樣了。」

「目前的情形，排教雙獅堂早已佈置妥當，安排了諸般陷阱，以你一個完全沒有江湖經驗的小姑娘，要闖過去是很難的了。」

月香正要說什麼，郭勝話已經接上。

「就是你能夠硬闖過去，萬一有什麼損傷不能趕路也是沒用。」

「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月香問。

「只是建議你請一個保鏢。」

「你？」月香劍指郭勝。

「除了我，這附近難道還有第二個保鏢？」郭勝笑問。

月香眨了眨眼睛，終於問：「你價錢怎樣？」

郭勝摸着疏落的鬍子，想了想，道：「我看你這一路也不知有多少麻煩，為免彼此吃虧，還是一次次的算好了。」

月香奇怪道：「怎樣一次次的算？」

「好像這一次，包圍着你的共有四十三個排教雙獅堂的人，下一次是只得三個，我仍然收你這個價錢，你豈不是很吃虧？」

月香道：「但若是八十三個，吃虧的就是你了。」

「可不是，還有，高手又得另外的計算。」

「算來算去，佔便宜的還是你。」月香搖頭。

郭勝大笑：「我做這門子生意好些日子了，若非精打細算，早已嗚呼哀哉，關門大吉。」

月香道：「這一次你又是怎樣算？」

「一個只算你一兩銀子，四十三個便是四十三兩銀子，很便宜。」

月香道：「你這是說包圍着我的這四十三個人武功相差無幾，一個高手也沒有。」

郭勝點頭道：「我是老實人做老實生意，童叟無欺。」

月香笑了笑，道：「既然一個高手也

的奸商？」

月香一聲「好」。「你將他們立即打跑！」

郭勝應聲，一聲尖嘯，一隻猴子也似迅速的樹過樹，落在那些排教弟子當中。落下那利那的動作尤其迅速。

他們一個個抬頭望着，望得實在很吃力，到郭勝落下，不由亂起來。

郭勝隨即展開拳腳，在那些排教的弟子當中穿來插去，別看他笨手笨腳的，竟然懂得點穴，點的雖然不太準，力道却是大得將對方點得飛起來，十個當中最少有八個不是手脚酸軟，癱跌在地上，便是立即昏過去。

他隨即向雙獅堂的弟子，照辦煮碗，月香怔怔的看着，到那些排教雙獅堂的弟子倒的倒，逃的逃，才帶笑拍手。一好本領——

郭勝怔怔在那裏，月香的反應與表情都無不大出他意料之外，他突然有一種感覺，自己並不是在打人賺錢，而是在表演拳腳。

他已經太久沒有見過一個月香這樣嬌憨可愛的女孩子，然後他完全相信，這個女孩子是真的初出江湖，一些臨敵應變，甚至處世的經驗也沒有。

月香隨即牽着坐騎走過來，郭勝怔怔的看着就像個傻瓜。

「你是怎樣了。」月香在郭勝面前停下。

「我？沒有怎樣。」郭勝抓着一把亂髮。

「你一下子打倒了這許多人，怎麼」

些也不高興？」月香顯得有些奇怪。

郭勝兔眼睛一陣亂轉，道：「我現在倒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覺。」

「放心，四十三兩銀子我是不會不給你的。」月香一面從鞍旁的包袱將銀子拿出來。

郭勝那種啼笑皆非的感覺更甚，奇怪道：「樓下豪到底怎樣了？」

月香幾乎便要將中烟不能夠移動一事說出來，但話到了咽喉，終於嚥回去，反問道：「你問來幹什麼？」

郭勝這個老江湖其實也不是什麼老江湖，居然看不出月香表情有異，自顧道：「我只是奇怪以他那樣一個老江湖，竟然放心讓一個你這樣完全沒有江湖經驗的女孩子離開牧場。」

月香道：「一個人不到江湖上跑跑，那兒來的江湖經驗？」

「可是他怎放心你一個人……」

「那是我的武功很不錯。」

郭勝上下打量了月香一遍。「看情形，路上總有機會你施展的。」

月香道：「到時你便知道我的武功怎樣了。」

郭勝道：「有些環境不全是只憑武功就能夠解決的。」

「那些環境？」月香不覺追問。

「正如方才，那些排教的弟子一定拿木棒向你攻擊，如何應付？」

月香道：「我用的劍是一柄好劍，那些木棒如何抵擋得住還不是一削即斷。」

郭勝搖頭道：「他們不會一個個上來，一條條木棒給你削的，一定一湧而上，

木棒四方八面一齊擊來。」

月香道：「這算是什麼英雄好漢？」

郭勝大笑。「現在我倒是替你捏一把冷汗，若不是有我這個保鏢，他們四方八面湧前，你還不是手忙腳亂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

月香想道：「那我怎樣做才對？」

郭勝道：「就像我那樣，出其不意一下殺進去，先弄倒他們幾個，先挫挫他們的銳氣，然後乘亂再一輪窮追猛打，殺他媽的一個落花流水！」

話說到這裏，郭勝才省起那一句他媽的，想到在女孩子面前這樣說話似乎有點兒不大好，不由自主的停下，偷眼看了看月香。

月香皺皺眉。「你們江湖人習慣都是這樣說話？」

郭勝打了一個哈哈。「也不全都是，就像我，若不是得意忘形，也不會。」

月香接問道：「那他們若非全都是壞人……」

郭勝道：「以眾凌寡，不是壞人也不會是什麼好東西，你若不能夠太肯定，就像我那樣，先將他們打翻，不下重手要他們的命就是了。」

月香道：「其實你到底什麼事也不明白，只是因為他們以眾凌寡才助我一臂之力？」

郭勝道：「說真的，我對排教雙獅堂的人根本就沒有多大的好感，何況你還肯出錢。」

月香道：「我以為你會嫌他們那一百

兩銀子。」

郭勝板起臉，道：「他們的銀子我是不會賺的。但既然將他們弄翻了，我也不會讓他們客氣。」

他隨即走過去，抓起昏倒在地上的排教弟子雙腳，倒過來抖了抖，那個弟子懷中的東西立時都給抖到地上。

月香看得怔在那裏，郭勝的動作也很快，不過片刻，那些人懷中的銀兩便都到了他手上，他數着一面搖頭道：「這些真的都是嚙嚙小卒。」

月香詫異地道：「你怎樣這樣肯定的……」

郭勝道：「那麼多人加起來，身上帶着的不到二百兩銀子，若是有頭有面的，又那會這樣寒酸。」

月香搖頭道：「我看你簡直就像個賊，幸好我知道這些是什麼人。」

郭勝道：「這個年頭兵就是賊，賊就是兵，何況我壓了那麼大的氣力，就是要他們奉獻身上所有銀兩，也不為太過。」

月香見他說得煞有介事的，不由「噗味」說出來，到現在為止，她還沒有見過這麼有趣的人。

好像郭勝這樣子的人，江湖上也的確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說他是眼裏只有錢，他又有時又可以不問錢多少去做一些甚至要拚命的的事情，若說他不是，沒有錢他又有時又真連動也懶得一動。

對於垂手可以拿到的錢他當然更不會客氣，在百家集，在這裏，這種性格完全表露無遺，而事實，一直以來他都是這樣

子。

在江湖中人的眼中，這個人比什麼人都麻煩，明知道他喜歡錢但有時偏偏又多少錢都買不定，而有他在場，事情往往都複雜得多。

好像月香這種初出江湖的人當然更加看不透，不知道如何應付這個人才是了。她却也沒有想到對付這個人，相反只是覺得很有趣，接道：「你怎樣對付他們我也不會反對的。」

郭勝道：「他們做了很大的壞事。」

月香點頭，郭勝又道：「他們不像那麼壞的人。」

「你就是不知道，他們不知道那裏弄來了一種毒烟，到處去殘殺武林中人，甚至百家集數百無辜的村民。」

郭勝立時省起了百家集的事，道：「毒烟？百家集那兒……」

月香道：「你也知道百家集的事？」

郭勝點頭道：「那天早上我經過百家集，就是看見一村的死人。」

月香說道：「當時我的師兄也經過那兒……」

「你師兄，是不是姓秦的，叫什麼玉聰？」

「你認識他？」月香奇怪。

郭勝罵道：「你那師兄是一個糊塗蟲……」

「什麼？」月香瞪着郭勝。

「可不是，我當時只是在發死人財，他居然將我當做施放毒烟的兇手。」郭勝動作多多的。「你也知道的，人死了，錢總不成也能够帶進地府，我收集起來，替

他們花掉，有什麼不好。」

月香接問道：「你怎麼不跟他解釋清楚？」

郭勝道：「他是什麼東西，為什麼我要跟他解釋清楚？」

月香不由怔怔住，郭勝隨又道：「那個小子也不知怎的，說話東一截，西一截，亂七八糟，突然便動起手腳來，以為我好欺負……」

月香搖頭道：「我看你說話也是不清不楚的，不引起誤會才怪。」

郭勝摸着下巴。「這是我的老毛病，看來他也有些不妥。」

月香想道：「到你們見面，才說清楚就好了。」

「你說我會看見他？」

「他是我的大師兄，你是我的保鏢，我現在要去找他，你們當然會見面？」

郭勝立即道：「讓我考慮一下。」

「難道你害怕看見他。」月香並無激將之意，只是隨口說來，對郭勝却起了這個作用。

郭勝嘆起來。「姓秦的有幾下子，我會害怕他？」

「那還考慮什麼？」月香翻身上鞍，接問：「你的坐騎？」

郭勝道：「我這個人最討厭就是騎馬，但既然主顧叫到，也就勉為其難，找匹馬來上路。」

排教雙獅堂的人也有四匹馬騎來，郭勝當然很容易解決這個問題。

秦玉聰一騎這時候已進入高鎮。

這雖然叫高鎮，其實比百家集並沒有大上多少，所以叫做鎮也是鎮中的居民叫出來。

高雷五兄弟在高鎮出口開了一間店子賣馬，由於高鎮亦是驛站所在，往來人多，所以生意也很不錯。

他們都是牧場弟子，一片忠心，樓天豪當然非常清楚才會着秦玉聰去找他們。

秦玉聰也知道事情嚴重，路上需要幾個可以信任的人幫忙奔走，自己才能够專心一意，所以從小路轉出來立即入高鎮。

這個地方他也不知道經過多少次，所以一有什麼不妥他便立即發覺，而何況現在這個不妥，就是稍為仔細一點的人都會發覺到。

長街兩邊的門戶都關閉，一些聲響也沒有，只有高雷那間店子的門戶大開。

秦玉聰目光落在店門上，按驢緩步踱前去，突然叱喝一聲，飛騎疾奔。

幾輛木頭車子同時從橫街小巷中推出來，將秦玉聰困在當中，兩旁屋脊上同時冒出了兩列弓箭手，一個人振吭大呼：「秦玉聰，不要動！」

秦玉聰反而動得更快，雙手按鞍，那匹馬嘶聾一聲，箭也似奔前，疾從木頭車子上躍過。

屋脊上的弓箭手大感詫異，有幾個不由自主將箭射出去，却没有一支箭追得上秦玉聰。

那躲在木頭車子後的人同時亦一怔，然後才揮動兵器撲上。

秦玉聰一看衣飾便知道是排教雙獅堂的人，也知道高雷兄弟五個凶多吉少，正

要催騎前奔，前面呼喝聲響，十多個雙獅堂排教的弟子已從隱蔽處衝出，向他殺奔前來。

他的劍立即出鞘，迎向奔來的排教雙獅堂弟子，劍引處，先殺飛了兩柄刀。

幾個排教的弟子隨即手抓大木棒撲到，看來勢，便是要將木棒掃向秦玉聰坐騎，秦玉聰心知落在他們的包圍中非常麻煩，就是沒有受傷，坐騎給他們弄翻，要趕路也成問題。

當機立斷，他緊接勒轉坐騎，向旁邊的三個雙獅堂的弟子衝去。

那邊有一道斷折半塌的矮牆，三個雙獅堂的弟子原是藏身矮牆後。

馬到底是萬中選一，彷彿有靈性，也知道危險，速度更是飛快，排教弟子要來截那來不及，秦玉聰一個身子更就斜探出來，脚在牆中，一脚在鞍上。

天武牧場的弟子都精通騎術，他這個入室大弟子更就不用說。

那三個雙獅堂的弟子一見飛騎衝來，不免手忙腳亂，一個隨即大呼叫道：「殺馬——」

另外兩個應聲揮刀迎向坐騎，與之同時，秦玉聰已離開鞍子，飛掠前來。

三個雙獅堂弟子才叫「小心」，秦玉聰已然飛將軍從天而降，劍出如閃電，「刷」地挑飛了一柄刀，洞穿了一個人的右臂，再將另外一個一脚踢了一個筋斗。

那匹馬隨即一躍躍過了那道矮牆，秦玉聰差不多同時掠到矮牆上，再一蹬，凌空躍上了馬鞍，再策騎前奔，眨眼間已在百丈之外。

排教雙獅堂的弟子追到矮牆，一望便知道追之不及，高雷的店子雖然有馬，這片刻他們好像忘記了的，當然是誰也都不想冒險追上去。

他們當中並沒有什麼高手，但都瞧出秦玉驄的武功在他們之上，幾個人追上去，無疑自討苦吃。

為首的立即大呼道：「姓秦的跑不到那兒去，我們立即通知前面的兄弟小心伺候！」

與他揮手同時，瓦面上的弟子立即將信鴿飛放，一放就是六隻，每一隻鴿子的腿上綁着鈴子，「叮噠」連聲。

另一個看來也像是頭目的同時在瓦面上大呼道：「下次再遇上，話也不用說，出其不意，亂箭將姓秦的射殺了！」

他們絕無疑問是受命將天武牧場派出來的人抓起來，也早就知道高雷五兄弟是天武牧場的弟子。

光天化日之下他們竟然敢公然採取行動，可見他們的勢力也不小，他們也沒有再逗留，隨即離開高鎮，這雖然不是官府能力所及，到底距離天武牧場沒有多遠。

天武牧場在附近的弟子不少，只是由於他們的計劃周詳，行動迅速，一上來便控制了整個高鎮，才沒有驚動隣鎮的人。

他們雖然不在乎，上頭却有命令不要將事情鬧得太多，畢竟時機是尚未成熟。

金銀雙獅堂木天行當然只有這樣解釋，他們真正顧慮的其實並非時機，是另一種東西，只是目前他們仍然未能夠確定，所以也沒有說出來，影響雙獅堂排教弟子的心情。

「可不是。」郭勝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看來他並不是平日表現的那麼胆大包天，事實百家集的情景到現在他仍然不住的浮現眼前。

當時他只是路過，街頭橫七豎八的屍體事實令他很不舒服，龍山的慘狀不在話下，其餘那些人那種接近白痴的笑容也一樣令他寒心。

可是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浪費，尤其是錢銀，這種浪費當然是隨便丟在地上，不加以好好利用。

人死了，錢是不可能帶走地府去的，不替死人去用掉，未免就太對不起，也未免就太過意不去。

他不偷不搶，平日只是利用自己的本領賺錢，却是懶性子，花光了，才會去再動腦筋，而他最不喜歡就是動腦筋。

腦筋動得太多就會老煩，這是他一向的觀念，所以能够不動腦筋的時候他就不動，也所以他喜歡做一些不需要太動腦筋的工作，如保鏢之類。

遇上人死了，有錢花不去，他當然更樂意將之花掉，這又是完全不用花腦筋的事，所以就是死得難看一些他也不怎樣在乎。

但有時他會因此遇上煩惱，正如百家集遇上秦玉驄，這種麻煩却到底不大，而且都是他能解決得來。

月香看見他怔在那裏，不由問：「有什麼不安。」

「沒有——」郭勝如夢初覺，一雙眼珠子又靈活起來。

月香目光隨着一轉，落在高雷五兄弟

他們却並不在乎一戰，就是沒有這樣東西，與天武牧場之間他們始終認為還是不免一戰，也所以他們才會聯合起來。

到底是正邪不兩立，利益衝突，還是什麼，雖然沒有說出來，大家都心中有數，但一直以來，由於種種禁忌，都隱忍不發。

這一天，到底還是降臨了。

× × ×

消息傳出，隣鎮天武牧場的弟子還未趕到來，月香郭勝雙獅便到了，才進長街他們便知道出事，月香急不及待，飛騎躍過街上的障礙物，郭勝的坐騎到底是一般的馬，只有策騎繞過一旁，從木頭車子一側走進去。

那些高鎮的居民看着排教雙獅堂一夥離開了才走出來，驚魂未定，突然一騎又從天而降，不由得倉皇閃避。

「出了什麼事？」馬奔過，月香隨手抓住了一個老頭兒追問。

那個老頭兒給她一把抓住，魂飛魄散，慌不迭求饒，月香也給他嚇了一跳，急忙鬆手，道：「我又不是壞人，你驚慌什麼？」

老頭兒驚魂甫定，看了看月香，一時問仍然接不上話來，郭勝一騎亦奔至，道：「這麼漂亮的女孩子怎麼你也害怕？」

老頭兒脫口道：「你們……」郭勝道：「我雖然不是女孩子，長得也不漂亮，但無論如何，也不是一個壞人。」

老頭兒方要說什麼，郭勝又說道：「她是天武牧場樓天豪的女兒，我是她的保

的屍體上。」你在考慮他們身上帶着的銀兩？」

郭勝打了一個「哈哈」。「我身上還有銀兩的時候很少會動死人的念頭的，何況賺錢的機會正滾滾而來？」

該聲甫落，他的身子突然從馬背上倒翻出去，凌空一個筋斗落在一輛木頭車子上，一隻飛鴿正從那裏飛出來，腳上沒有金鈴，却縛着銅管，絕無疑問，是一隻信鴿。

郭勝一把抄不住，兩柄長刀已向他扎來，他早有準備，身手又靈活，當然扎不中。

暗算他的是兩個中年漢子，看刀看裝束，顯然都是雙獅堂的人。

郭勝翻身而下，不出三招，已將一柄長刀搶過來，倒轉刀柄，只一撞，那個刀主人便飛出丈外，抱着小腹不住的打滾。

另一個伺機一刀向郭勝腦後斬下，那知道郭勝腦後就像長着眼睛，回手一刀架開，再一刀將來刀迫出外門，反手又一刀斬在那個漢子的右臂上。

那個漢子不由慘叫一聲，那柄刀像插了翅的飛上半天。

郭勝刀勢未絕，跟着一刀攔腰斬上去，那個漢子又一聲慘叫，一個身子倒旋出去，他的手却既沒有斷，腰也是，斬上去的只是刀背。

這當然是有意這樣做，郭勝那邊已幾乎笑裂了肚皮，大笑着再迫近去。

那個漢子驚魂甫定，才發覺什麼回事，便要開溜，郭勝的刀又已在眼前出現。

「這一次不會是刀背的了。」郭勝惡

鏢。」

「原來是小姐啊。」老頭兒誠惶誠恐的。「老朽張保，年輕時候也曾任牧場幹活……」

郭勝道：「我們只是要知道出了什麼事。」

「是高雷兄弟……」老頭兒張保一句話出口，月香已截問：「他們五個人怎樣了？」

「給排教雙獅堂的人殺了，他們也不知怎樣來的，要通知也不成。」

月香接問道：「排教雙獅堂的人為什麼要殺他們？」

張保怔在那兒，月香也這才考慮到這個人的身份，苦笑接道：「看來牧場中真的是有好細潛伏着，否則怎會這麼快知道高雷五兄弟的事情？」

張保奇怪道：「什麼好細？牧場裏到底出了什麼事？」

月香心頭突然一凜，道：「沒有什麼事，是我那個大師兄沒有到來？」

張保反問道：「是什麼樣子的？」

月香正要說話，張保又道：「方才有一個年青公子騎着馬經過，被他們以木頭車子攔在長街當中，準備拿弓箭對付，可是那個年青公子飛馬一下子便從車子上躍過，不知道小姐說的是不是那個……」

月香一聽不由鬆了一口氣，牧場出去的除了秦玉驄便沒有其他人，而飛馬衝出重圍的若非秦玉驄，那些排教雙獅堂的人應該也不會撤退。

也是說，他們還不知道月香的離開牧場，在他們與樹林那一夥取得聯絡之前，

狠狠的將那柄刀左手交右手，右手交左手，動作多多，刀鋒幾次都是貼面而過，寒氣侵肌。

那個漢子又倒退了幾步，後背已抵着木頭車子，身子一撞一震，一雙腳立時軟了，「撲」地跪下去。

郭勝這才問：「雙獅堂的是不是？」

「好漢饒命，」那個漢子倒頭便要拜，却給郭勝以刀尖將他的下頷挑起來。

「這個年頭還有這麼土氣的說話？」郭勝接問：「你們躲在這裏幹什麼？」

「看天武牧場是否還有人經過，走那個方向，又是什麼身份，以便前面的兄弟截擊。」

郭勝冷笑道：「你們在前面還有多少兄弟？」

「有兩批，一在十里外，一在二十里外，」那個漢子忙又道：「有沒有變動，倒是不清楚。」

「一共有多少人？」郭勝追問。

「大概二百來個……」

「其他的人呢？」郭勝刀一翻，雖然沒有削進去，那個漢子已不由尖叫起來。

「都趕到蘇州去了？」那個漢子好不容易說出這句話。

月香聽着面色一變，追問：「你們知道這許多的，到底是那一個的消息？」

那個漢子苦笑道：「小的只是個收發消息的，地位低微……」

「你是說你不知道的了？」郭勝的刀又動，好像隨時都會斬下去。

那個漢子慌不迭搖手，郭勝冷冷的看着他，搖頭道：「你這個胆子，竟然敢跟

月香應該還是安全的。

說話間，已到了高雷兄弟的店子門前，也不用進去，他們便看到高雷五兄弟的屍體。

五具屍體並排放在店堂的桌子上，每一具之上都插着兩柄刀，穿透桌面，鮮血沿着刀尖滴下，滴濕了老闆的一片地面。

那兩柄刀並不一樣，一柄在刀柄上刻着雙獅堂三字，另一柄則上刻排教二字，五具屍體無一例外。

郭勝看了一眼之後，笑道：「這是示威。」

月香咬着櫻唇，一會才道：「他們一定會後悔的。」

郭勝說道：「看情形他們之間暫時還有些隔膜，需要一些形式來增加彼此的信任。」

月香詫異道：「你在說什麼？」

「看那兩柄刀，他們若是彼此已互相信任，用不着各插一刀來強調他們在合作，一齊負上這責任。」郭勝笑了笑。

「好像他們那種人，本來就是很難會走在一起，同心協力去完成一件事的。」

月香隨口道：「當然了。」

郭勝道：「也是說，天武牧場一定做了什麼事，直接威脅到他們的安全，他們不得不聯合起來。」

月香道：「是他們弄成了那種毒烟，我們不得不追究，他們因此而驚恐起來，先下手為強。」

郭勝喃喃道：「看來他們還不太成功，否則你我相信用很難活到現在。」

「這已經够嚇人的了。」

雙獅堂混在一起？」

語聲未已，他一個身子突然一轉，一股旋風也似來到了方才那個在地上打滾的漢子身前，那個漢子爬起來，正要偷偷的開溜，那知道人影一閃，刀便已架在脖子上，尖聲大叫。

郭勝拿刀在他的面頰上左右各拍了一下，便將他的叫聲拍斷，他雙膝隨即一軟，跪下來。

「雙獅堂的原來都是叩頭虫，」郭勝大笑著隨即將刀平放在那個漢子的頭上。

「你聽到我方才問的是什麼了？」

那個漢子慌不迭的應是，不敢點頭，滿頭冷汗淋漓，郭勝接說道：「那你回答我。」

「他……不是已經回答了。」

郭勝大笑道：「你這樣不合作，是要我砍你的腦袋？」

那個漢子慌忙回答，內容與他那個同伴並無分別，郭勝聽他說完了才道：「聽來好像是一樣，你是不說心裏話，隨便拿他的回答我，敷衍了事？」

一面說他的刀一面動，繞着那個漢子的頭顱一轉再轉，那個漢子冷汗濕透衣衫，眼珠子隨着刀轉，終於昏過去。

郭勝怔了怔，「沒用的東西。」

月香一旁應道：「天武牧場就沒有這種人，寧可死掉也不會做對不起牧場的事情。」

郭勝笑應道：「可惜我暫時還不會與天武牧場的弟子作對，是怎樣有待日後證明？」隨即伸出兩隻手指，在月香眼前晃了晃。

(未完·四)

「沒有——」郭勝如夢初覺，一雙眼

珠子又靈活起來。

月香目光隨着一轉，落在高雷五兄弟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劍南和方如蘋上安慶，薛慕蘭、卓雲和一路跟隨劍南對他表示感激，四人遂一起找一家客店暫住……薛慕蘭得到了師傅的指示後，問丁劍南、方如蘋兩人是否有意求師學藝，丁劍南詐作良師難求之狀，薛慕蘭趁勢說不如去拜她的師傅，丁劍南聽了喜形於色，馬上答應了，而薛慕蘭見兩人將變為同門師兄弟，心中暗喜，四人遂即策騎往迷仙岩趕去……

禪林窺戰果

各派顯神通

薛慕蘭朝她嫣然一笑道：「你這人……真會蓋……」

（作者寫到這裏，除了用「蓋」字，好像沒有一個字比「蓋」字妥貼了，於是就決定用了「蓋」字，有人會說：「蓋」字流行了沒有多久，你怎麼可以用呢？按「蓋」乃傳疑之詞，於所言之事未確信時而用之。禮記檀弓傳就有：「有子蓋既祥而絲履組纓。」這麼看來，二千年前，有子已經「蓋」了，作者「蓋」一下又有何妨？）

太子廟規模可不小，廟貌宏偉，四匹馬剛到山門口，就有一個青衲和尚迎了出來，看到薛慕蘭，連連躬身合十道：「原來是薛施主，快請客室待茶，牲口貧衲自會派人牽進去的。」

薛慕蘭沒有多說，就領着丁劍南，方如蘋往裏走去。

進入第二進，就折而向東，跨出圓洞門，是一個小有花木之勝的院落，一排三間精舍，中間是一間收拾清潔的客室，擺設精雅，左右兩廂則是房間。

就是同門師兄弟了，我自然要關心你們的了。」

卓雲和笑道：「二師兄不論在師父面前，師兄弟之間，他都很吃香呢，我們什麼都要聽他的。」

薛慕蘭道：「你少胡說八道。」

卓雲和聳聳肩笑道：「我說的難道是假的，連大師兄都要聽你的呢！」

薛慕蘭臉色更紅，叱道：「你……」

卓雲和道：「好，好，我不說，其實丁兄、方兄到了裏面，不用我說，也會看得出來。」

不多一回，天色漸漸接近黃昏，青衣小沙彌進來點起了燈，過沒多久，兩名灰衣僧人提着食盒走入，在中間一張方桌上擺好碗筷，然後就從食盒中取出六菜一湯，和一桶白飯。

其中一名合十道：「四位施主請用齋了。」說完，一齊退了出去。

用過素齋，四人又在客室中坐着談了一回，才各自回房就寢。

薛慕蘭、卓雲和二人住左廂，丁劍南和方如蘋則住右廂，進入房中，却有兩張床鋪，收拾得也極為乾淨。

丁劍南上房門，就走過去一把擁住了方如蘋。

方如蘋偎在他懷裏，輕聲道：「大哥，你千萬記住了，從明天起，進入迷仙岩，就再也不可如此了，你要知道，師傅住在山上，但在靜坐之際，山下有些什麼事情，都瞞不過她老人家，我想迷仙岩的主兒，功力修為絕不會在師傅之下，所以薛慕蘭一再的叮囑你不可開口……」

丁劍南看着她不用僧侶帶路，可見她時常在這裏下榻的了。

四人剛在客室落坐，一名青衣小沙彌就送上四盞香茗。

薛慕蘭一指右廂，說道：「這裏一共有兩個房間，是專門替我們來往的師兄弟準備的，丁兄二位，今晚就請住在右廂好了。」

丁劍南道：「原來薛兄是這裏的長客，無怪不用人領路了。」

薛慕蘭笑道：「我方才不是說過嗎，從渡口到這迷仙岩，至少要走五六個時辰，所以我們出入，都會到這裏來過夜，這裏也算是我們出入的要道了。」

忽然哦了一聲道：「丁兄二位可得記住了，明天入山，等我們用過午餐之後，不論遇上什麼人，看到什麼事，最好都不要開口了。」

丁劍南道：「薛兄前天已經叮囑過了，兄弟豈敢或忘？」

方如蘋道：「人家薛兄是關心你。」薛慕蘭臉上一紅，說道：「我們馬上

丁劍南笑了笑，道：「妳放心，我知道。」

他低下頭去，吻住了她的櫻唇。

方如蘋任由他吻了一回，才輕輕把他推開，又道：「我們住到這裏來，可能有什麼事情。」

丁劍南道：「妳怎麼會知道的？」

方如蘋道：「我也只是猜想而已，否則為什麼不直接到迷仙岩去，還要在這裏住上一宿？」

丁劍南道：「薛慕蘭不是說，要走五六個時辰才會到嗎？」

方如蘋輕笑道：「你也真是的，五六個時辰，算得什麼？她們彎到這裏來，我雖然說不出什麼，總覺得多此一宿。」

丁劍南忽然輕輕哦了一聲，道：「對了，今天一路上，我看薛慕蘭騎在馬上，目光不時的注視着道左，可能是在看記號了。」

方如蘋推着他身子，說道：「也許今晚會有什麼事，你該去閉目養神，歇上一回。」

丁劍南覺得她說的可能不錯，果然依言走近左首牀鋪，連衣服也沒脫，就摘下長劍，在床上盤膝坐定，運起功來。方如蘋也在他對面的床上坐好運氣。

時間漸漸的過去，現在初更已經過了一回，丁劍南忽然聽到左廂兩人開啓房門，走了出去，心中不覺一動，急忙舉步下床。

他聽到了，方如蘋自然也聽到了，也迅快的跟着下床，佩好長劍，低聲問道：「她們出去了？」

丁劍南點頭問道：「我們要不要跟出去瞧瞧？」

方如蘋道：「我們只要小心些，不被她們發現就好了。」

丁劍南道：「那就快走！」正待去開房門。

方如蘋低聲道：「我們從後窗出去，快！」一下掠近後窗，輕輕推開窗戶，纖手一按，人已穿窗而出。

丁劍南相繼掠出，立即掩上了窗戶，兩人一先一後，躍上屋脊，只見正有兩條人影起落如飛，往西而去。

這兩條人影，少說已在三十丈以外，若非練成洗髓經，功力精進，就休想看得到了。

丁劍南道：「他們就在前面，我們快追上去。」

兩人立即提吸真氣，各自長身而起，朝西追了下去。

前面兩人輕功也自不弱，一路飛掠，有如浮矢掠空，去勢極快。

後面兩人爲了怕洩露行藏，只是遠遠尾隨，不敢逼近。

前後奔行了約莫十數里路，前面兩人忽然一下往右首林中閃了進去。

丁劍南趕緊刺住身子，回頭道：「她們是否發現了我們？」

方如蘋道：「我看不像，她們閃入林去，似是在等候什麼人了。」

丁劍南道：「那麼我們也快些閃入林去。」

方如蘋點頭，兩人也迅速的閃入右首林中。

方如蘋道：「從現在起，我們說話必須用傳音入密交談了。」

丁劍南說道：「我們這裏離她們閃入之處，還有二三十丈遠近，是不是再過一點？」

方如蘋道：「只要不被她們發現，過去一點自然無妨。」

丁劍南道：「這個不要緊，十丈之內，如果有人潛伏，我還可以聽得出來。」

方如蘋道：「那好，再過一些。」

這回兩人耳目並用，悄悄的穿林而行，這樣約莫走了十數丈遠，方如蘋輕輕拉了他一下衣袖，以傳音入密說道：「够了，我們就在這裏停下來吧！」

兩人這就藉着一棵大樹停下，隱蔽住身形，凝目往林外看去。

此處正好是兩座小山嶺中間的一片山坡平地，兩邊松林茂盛，一條石子小徑，蜿蜒從林外通過，地形極險。

丁劍南心中暗道：「薛慕蘭她們深夜跑到這裏來，會是什麼人呢？」

他心念還沒轉完，答案就來了。

那是四五條人影，從左首路上奔行而來，只要看這幾人腳下輕捷，輕功全都不弱。

不過轉眼之間，他們已經來到林前，現在兩人可以看清了。

走在最前面的正是三天前在安慶茶館遇見的江南分壇領隊孫必顯，他後面緊跟着任東平，年其武、聞柏年，陸承遜四人。（丁方二人認識的只有孫必顯一個）。

方如蘋看得暗暗奇怪，孫必顯他們到這裏來做什麼？

這時五人身後又來了一個人，此人丁、方二人在路上已經遇見過幾次，那就是以用毒出名的無形毒手閻老九。

他不是輕功不如前面五人，而是他要擺「老護法」架子，你們走在前面給老夫開路，老夫是「老護法」不用急急的趕。

因此，他雖然緊跟着五人身後而來，但等三人站住了身子，他就划着雙袖，故作飄然行來之狀，走到近處，一手摸着花白鬍子，問道：「孫領隊，這是什麼地方了？」

孫必顯恭敬的道：「同老護法，方才那裏是黑石渡！前面再有七八里就是龍門石。」

閻老九道：「你跟着老夫到這裏來，到底有什麼事？」

孫必顯陪笑着道：「屬下不是已經稟報過你老了嗎？那四個小子，是總壇要盯的人，他們一路西來，很可能老巢就在這裏附近，有你老同來，咱們一舉把它挑了，你老就可以一下子升任五雲門的總護法，屬下幾人也可以沾你老的光，得個頭功了。」

丁劍南心中暗道：「他口中說的四人，不知又是誰？」

方如蘋以傳音入密說道：「孫必顯這混球，他是跟蹤我們來的了。」

只聽閻老九呵呵笑道：「你說的就是那四個小子？嘿，你早說了，老夫不是早就把他們拿下了麼？」

孫必顯聳着肩道：「老護法有所不知，憑這四個小子，也用不着你老一根小手指頭，就可以把他們毒翻了，但逮住了這

四個小子並不管用……」

閻老九道：「不管用還跟着他們來作甚？」

孫必顯湊上一步，說道：「上面要知他們後面有什麼人？老巢在那裏？屬下要老護法同來，就是跟到地頭，把他們老巢一舉挑了，連根拔起，一網打盡……」

「哈哈……」閻老九仰天大笑，點點頭道：「他們是五雲門的對頭，你們把老夫釘梢到來就是爲了這點小事？」

孫必顯認真的道：「這不是小事。」

「在老夫眼裏，這不過是一件小事而已！」閻老九話聲一落，又大笑起來：「哈哈……」

「哈哈……」在他笑聲之中，另有一個人也在哈哈大笑！

閻老九笑聲乍停，睜目四顧，喝道：「笑的是什麼人？」

只聽有人接口道：「是本公子。」

這人一開口，丁劍南已聽出說話的是薛慕蘭了。

閻老九倏地轉身，目注林中，喝道：「爾是何人，還不給老夫出來？」

薛慕蘭、卓雲和兩人，已從林間緩步走出，說道：「閻老九，你們是跟踪本公子來的了？」

閻老九目光一瞥兩人，微哂道：「你不是四個人一道的嗎？還有兩個呢？」

薛慕蘭不屑的道：「你是五雲門護法？跟踪本公子目的何在？」

小的，還怕老的不出頭嗎？」

卓雲和冷笑道：「閻老九，今晚你們到了這裏，只怕一個也走不了啦。」

閻老九怒聲道：「就憑你們兩個小娃兒，只怕連老夫一根指頭也接不下來。」

卓雲和手按劍柄，說道：「你可要領教領教本公子……」

薛慕蘭一擺手道：「四師弟，今晚不用咱們出手。」

這話聽得隱身林中的丁劍南，方如蘋一怔，暗道：「今晚不用他們出手，難道還有高手隱伏不成？」

就在兩人心念轉動之間，只見又有幾道人影從石子路上如飛而來，一共是六個人。

以六個對付六個，薛慕蘭、卓雲和果然不用出手了。

這六人身法極快，眨眼就到了林前。丁劍南凝目看去，這飛掠而來的六人，全都身穿青納僧袍，手持禪杖，一望而知是六個和尚，心中不覺一動，就以傳音入密朝方如蘋道：「是太子廟的和尚，看來太子廟和他們是一夥的人！」

方如蘋道：「這還用說？我早就看出來了。」

閻老九目光一掠六個和尚，呵呵笑道：「這幾個和尚大概就是你們的幫手了？」

他手指連點，數着說道：「這倒好，連老夫在內，正好六個，你們從那裏搬來了六個和尚？」

他外號無形毒手，就是說他可以無形使毒，這手指連點，正該是他在暗中使毒了。

六個和尚不但身上穿了同樣的青納僧衣，手中持着同樣碗口的鐵鐵禪杖，連六張面孔也都是同一色的黃蠟臉，死板板毫無表情。

任何人都可以一望而知，他們的臉上顯然是戴了面具，這種面具，製作並不高明，敢情只是爲了遮掩他們的本來面目而已。

只有六人的身材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當前一個身材高大的和尚，像是他們領頭，雙目炯炯望着閻老九一言不發。

無形毒手閻老九一向原是個極爲自負的人，他手指點出之後，眼看對面六個和尚依然凜立如故，一動不動，沒有一個人應指倒下，心頭不禁大感意外，口中沉喝道：「爾等出家之人，也來多事嗎？」

當前身形高大和尚依然沒有作聲。

「哈哈！」閻老九口中發出一聲大笑，左手大袖一揮，喝道：「孫領隊，你派一個人先去試他幾招。」

那知你不動，高大和尚也只是凜立不動，但你這大袖朝前一揮，高大和尚口中也沉嘿一聲，突然左手一舉，伸出一扇蒲扇大的手掌，迎面劈了過來。

這一掌竟然大聲風聲，一股潛力逼人而來，勢道極猛，使出來的竟然是內家劈空掌力！

閻老九除了使毒，本身武功也極爲了得，心頭雖然暗暗震驚，但他在孫必顯等人面前，一直以「老護法」自居，第一招上如果退讓，不敢硬接，豈不弱了他的名頭？

因此雖然對方使的是劈空掌，也不甘示弱，口中大笑一聲：「好個賊禿，老夫面前，劈空掌何足道哉？」

口中說得輕鬆，其實早已運起全身功力，右掌一立，朝前推出。

兩道掌風乍然一接，空曠的山野間，發出蓬然一聲大震！

高大和尚依然凜立不動，閻老九却被震得連退了兩步。

這下他本來清癯的臉上，不禁變了顏色，口中又是一聲尖厲的大笑，右掌一振，朝高大和尚當胸印去。

這回他動了真怒，右掌從衣袖中探出之際，業已烏黑如墨，而且比平常脹大了一倍有奇，遞出的速度雖然不快，但却令人有目眩心驚之感！

高大和尚一雙炯炯目光盯着伸過來的黑色手掌，突然吐氣開聲，一掌劈了過去。

他這一掌不帶絲毫風聲，簡直只像做了個劈掌的樣子；但閻老九突然感到不對，對方劈出的這一掌，雖然不帶絲毫風聲，但却有一團令人窒息的巨大無形壓力，像泰山壓頂般直撞過來，一時不由得大吃一驚，暗叫一聲：「般若禪掌！」

這下，他沒待掌風劈到，急忙脚尖一點，仰身往後倒射出去，但還是被掌風掃中了一點，被震的摔出一丈以外。

在高大和尚和閻老九動手的同时，其餘五個和尚也手持禪杖，朝孫必顯等五人逼去。

到了此時，你不和他動手，他也非和你動手不可了。這一剎那間，五人也各自取出了兵刃。

孫必顯出身八卦門，抽出來的一柄厚背八卦刀。任東平使的是劍。年其武外號鐵扇公子，使的是一柄兩尺長的摺扇。聞柏年是太極門的人，使的是一對太極圈。陸承遜是少林俗家南支，使的是雙截棍。

五個和尚沒有作聲，孫必顯等五人也沒有作聲，你攻過來了，我也立即出手還擊，用不着客氣。

就這樣，十個人分作五對，一聲不響的廝殺起來。

不，一聲不響，只是說雙方都沒作聲，就動上了手，既然拚搏上了，就不會一聲不響。

譬如：兵刃聲聲發出的金鐵狂鳴之聲，太極圈鏗然之聲，鐵扇豁然之聲，金刀嗤然破空之聲，交匯成一片刺耳殺聲！

這片臨路的山坡上，登時劍光、刀光、杖影、棍影，交織成一片閃閃發光的光影，殺得星月無光雲風不變，好不凌厲。

閻老九一身功力也極可觀，他是被震飛出去的人，立即使用千斤墜身法，身形往下一沉，站住了穩，再一點雙足，宛如大鵬凌空，掌先人後，疾然飛撲回來，一雙烏黑的手掌像兩柄板斧一般朝高大和尚當頭劈落。

高大和尚口中吐氣開聲，雙手一叉，往上迎起。

雙方掌勢交擊，發出蓬然一聲大震，即使功力相等，高大和尚身在實地，也自然佔了便宜，何況閻老九在內力上總比人家要稍遜一籌，撲來的人，又被震得騰空飛起。

好個閻老九，他在孫必顯等人面前雖

知道？你既然使的是扇，就出手好了。」
年其武聽得俊臉鐵青，狂笑一聲道：「好，你接看了！」

左足猛地踏前一步，右手鐵扇如輪，直取中宮，一招「六丁開山」，扇風豁然，直劈過去。

薛慕蘭嘴角一撇，連長劍都未出鞘，身形一偏，左手已經摘下帶鞘長劍，一抬手連鞘朝鐵扇中間點去。

年其武博得鐵扇公子外號，豈是倖致？他一扇出手，身形連轉，眨眼之間就攻出了五招。

薛慕蘭依然只以左手帶鞘長劍左右擺動，但聽得兩聲，把年其武攻去的鐵扇一齊封開，身子閃電般一個輕旋，右手隨着揮起，她這一揮，右手袖角，一下拂上了年其武的右肩。

這一拂快速絕倫，年其武只覺右肩驟然一麻，一個人被一股大力推得往前衝出去了，鐵扇發出一聲沉重的噹啷，跌落地，一條右臂再也舉不起來。

這一下快得大家誰也沒看清年其武是如何落敗的？年其武關心兒子的安危，站立較近，也同樣沒有看得清楚。

此時年其武鐵扇落地，急忙一掠而出，口中低喝一聲：「其武速退。」

薛慕蘭左手握着連鞘長劍，並未追擊，只是冷冷的道：「我要傷他，他早就沒命了，還有他後退的機會嗎？」

年其武右臂依然下垂若廢，一張俊臉色若豬肝，又怒又憤，俯身拾起鐵扇，往後退下。

就在這時，突聽一陣急驟的金鐵交鳴

，這一記不但身法飄忽，手法更是怪異！

她使的當然又是一記截脈手法，但在場的這許多高手之中，只有霍從雲一個人看得出來，這是昔年秦嶺派的武功。

秦嶺派不在江湖走動，已有數十年之久，是以連清塵道長都不曾看出來。

這真是電光石火般的事，公孫乾發覺薛慕蘭揮手拂來，要待硬接都已不及，被逼得只有往後躍退數尺，才算避開。自己手中空有一支魁星筆，居然一招之間就被

人徒手逼退，他雖然避開了對方一拂之勢，但比打他一掌還要難堪，口中狂喝一聲，一退即進，手腕連振，一支魁星筆上下飛舞，展開了一片快攻。

他這回含憤出手，不但人影飛閃，圍着薛慕蘭圍圍亂轉，身法迅快絕倫，魁星筆也隨着像雨點般飛洒而出，每一點筆影，所取的都是人身非傷即死的要穴，委實凌厲已極！

薛慕蘭一個人就像落在一片狂風暴雨之中，被瀟灑洒而來的筆影包圍了起來，但她似是並不在意，左手握着帶鞘長劍，藍衫飄風，側身游走，任你魁星公孫乾點點筆芒在她左右前後洒落，却始終休想沾上她一點衣角。

眨眼工夫，公孫乾已經一口氣攻出了十幾招之多，依然絲毫無功，一時殺得性起，口中又是一聲大喝，點點筆影之中，雙足隨着連環踢出。

他外號魁星，魁星踢斗，自然以腿功見長，他二十八記「雲裏腿」，名聞江湖，但沒有人看他施展過，那是一向沒有他施展的機會。

連續響起，最後又是一鏘的一聲大震，使得大家目光不約而齊朝另外動手的兩人投去。

但見任東平，卓雲和兩人糾纏紛披的劍光業已斂去，兩條人影也同時分開。

任東平右手長劍已斷，胸前衣衫劃破了尺許長一條。

卓雲和頭巾跌落，披散了一頭青絲，手中只剩下半截斷劍，但左肩却釘了一支三寸長的斷劍，一縷鮮血直流下來。

原來二人打出二十來招，依然誰也勝不了誰，卓雲和任東平之下，身形忽然縱橫而起，長劍揮動，化作七八道劍光，朝任東平當頭罩落。

任東平長劍揮動，一連擋開八劍。卓雲和身形疾落，第九劍隨着劈落。

任東平沒防他八劍之後還有一劍，急急後退，胸前衣衫已被劃破，差點被對方開膛剖腹，心頭不由大怒，大喝一聲，橫劍硬向卓雲和劍上砸去，雙劍交擊，這就是最後那一聲金鐵狂鳴，兩支長劍同時齊中折斷，但卓雲和下劈的長劍，雖被震斷，劍尖餘勁未竭，仍然向任東平腹部射了過來。

任東平臨敵經驗何等老到，左手三指一撮，就攔住了劍尖，反手朝卓雲和左肩射去。

卓雲和內力不如任東平，被震得連退了，三步，頭巾跌落，披下一頭秀髮，心頭又羞又氣，還不知道左肩已被自己斷折的劍尖釘上，臉色鐵青，冷冷哼道：「你再接我幾劍。」舉起斷劍，正待出手。

薛慕蘭已經看到她左肩釘着斷劍，血

這回他已經把壓箱子的本領全使出來了，但見筆影飛洒，腿風呼呼，所有的人幾乎把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了。

筆裏腿果然名不虛傳，雙腿連環飛踢，沒有人可以數得清他踢出了幾腿，據說他腿無虛發，但一直沒有踢中薛慕蘭也是事實，因為這樣凌厲的腿法，只要被他踢中一腳，敵人怕不筋斷骨折？

就在他一片筆影，和縱橫腿風之中，響起了薛慕蘭冷冷的笑聲道：「已經够了吧？」

喝聲堪堪入耳，「呼」，一團人影憑空摔了出去！

點點筆影，縱橫腿影霎時消失，跌出去的人居然會是魁星公孫乾，場中這許多高手，竟然沒有一個人看清楚薛慕蘭如何出手？

但有一點可以想得到，因為跌出去的公孫乾，一時之間無法站得起來，那不是中了她截脈手法，還是什麼？

霍從雲趕緊一個箭步，掠了過去，伸手在公孫乾右腿上連拍帶揉，拍了兩掌，才解開他被截的經脈。

公孫乾站起身，一張臉色脹紅得像豬肝一樣，朝萬岳岳抱抱拳道：「盟主請恕屬下無能。」

萬岳岳一手捋鬚，點點頭道：「勝敗兵家常事，你何必介意？」

這下直把隱身林內的丁劍南，方如蘋兩人看得暗暗驚嘆！

方如蘋低聲道：「她武功竟會有這般高強！」

丁劍南問道：「妳自問比她如何？」

流不止，這就回頭喝道：「四師妹退下，妳先去把左肩血止了。」

卓雲和聽她一說，低頭看去，發現肩頭果然釘着一截劍尖，氣得銀牙暗咬，劍交左手，右手兩個指頭拔出劍尖，擲到地上，悻悻後退。

這時年其武也已退下，霍從雲急忙跨上一步，右手在他右肩輕輕拍了一下，替他解開被截經脈，低聲朝年其武道：「對方便的是截脈手法，年哥快要少兄運一回氣，方可無事。」

薛慕蘭依然左手提着連鞘長劍，冷然道：「你們還有什麼人要出手的？」

柳飛燕和公孫乾同時閃身掠出，但公孫乾比柳飛燕搶先了一步，回身朝柳飛燕拱拱手道：「葉少俠請留步，還是讓兄弟先去會會他。」

柳飛燕女扮男裝，化名葉青雲，所以公孫乾稱她「葉少俠」了。

柳飛燕看他這麼說了，只得拱手還禮，退了下去。

公孫乾右手取出魁星筆，說道：「在下向閣下領教。」

薛慕蘭目光一抬打量着公孫乾，仰首向天傲然問道：「你就是魁星公孫乾？」

公孫乾看他一副傲色，好像根本沒把自己放在眼裏，不覺怒笑一聲道：「不錯，我就是公孫乾！你呢？叫什麼名字？」

薛慕蘭傲然道：「你還不配問我的姓名。」

公孫乾怒道：「在下怎不配問你？」

薛慕蘭不屑的道：「等在我手下走得出手招，再問不遲。」

方如蘋低聲道：「一不知她劍法如何？如以方才這一記手法而言，只不過極快而言，也並沒有什麼出奇之處。」

丁劍南點頭笑道：「英雄所見略同，但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她這般快法？」

方如蘋低聲道：「我在沒有練成洗髓經以前，大概可以和她打成平手，現在嘛，真要動起手來應該可以略勝她一籌。」

丁劍南道：「照這樣看來，我們進入迷仙岩去，實在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薛慕蘭不過是二弟子，和她功力不相上下的人，至少也有兩三個之多，咱們只能和她差不多，一旦暴露了身份，就很難全身而退了。」

方如蘋道：「這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只要小心些就是了。」

再說薛慕蘭擊敗公孫乾，她既不退讓，甚至連正眼也沒向公孫乾看上一眼，只是冷冷的道：「你們還有誰要賜教嗎？」

柳飛燕閃身而出，說道：「在下來領教你的劍法。」

薛慕蘭看了她一眼，傲然點頭道：「好，你可以發招了。」

柳飛燕也傲然道：「你還沒亮劍！」

薛慕蘭冷笑道：「有此必要嗎？」

柳飛燕也冷冷的道：「葉某是領教你劍法來的，你自然要亮出劍來，才算是公平。」

公孫乾不怒反笑，點頭道：「好，好，公孫乾若在你手下走不出十招，江湖上也不用走了，你發招吧！」

薛慕蘭冷冷的道：「你接看了。」左手提劍，舉步朝前跨去，右手一揮，使了一記「手揮五絃」，五指下垂，朝前拂出，直襲公孫乾前胸。

她這一記欺身進招，直踏中宮，隨手一拂，看去輕描淡寫，根本就沒把公孫乾當作對手！

公孫乾右手緊握魁星筆，也並未出手，只是身形一閃，避了開去，口中喝道：「閣下怎不亮劍？」

薛慕蘭冷傲的道：「對付你魁星公孫乾，我何用亮劍？」

公孫乾追隨盟主，就是各大門派掌門人，也對他極為尊重，就是他以一身武功而言，造詣精湛，對方居然說出對付他不

用亮劍的話來，是可忍，熟不可忍？不覺雙目乍睜，射出兩道懾人的厲芒，大笑道：「閣下好大的口氣，我倒要瞧瞧你不亮兵刃，如何對付我公孫乾！」

口中說着，右手魁星筆一揚，身如流水，使了一記「畫龍點睛」，朝薛慕蘭雙目點去。

他在心頭狂怒之下，出手辛辣無比，這招「畫龍點睛」才使到一半，突然身軀一轉，已經轉到了薛慕蘭背後，化為一毒蛇入洞一，一點筆影疾若閃電朝他「入洞穴」攻去。

公孫乾筆勢變化已經够快，但薛慕蘭比他更快，身形一閃，已是閃開公孫乾的攻勢，右手揮起，手背朝公孫乾右肩揮來

動手，就針鋒相對，口頭上就誰也不肯讓步。

薛慕蘭橫劍當胸，說道：「我已經亮了劍，你現在可以出手了。」

柳飛燕道：「我先發就先發，你小心了！」

這句「小心」，當然不是客氣話，話聲出口，身形倏進，一招「飛雲出岫」，就捲起一片劍光，朝前推去。

薛慕蘭也不客氣，右手一圈，劍勢迴旋，朝前攻出。

她這一迴旋，就含有化解敵招，和朝前刺出的兩種功能。

在場許多高手方才看他並未使劍，就連敗了年其武、公孫乾兩人，自然對他的劍法特別注意。

方如蘋忽然低啊了一聲，說道：「我想起來了，柳飛燕女扮男裝，化名葉青雲，投入江南分壇，撥在孫必顯手下，那晚（指夜襲萬松山莊的晚上）若是沒有他們師兄妹二人，江南分壇也就不至於全軍盡墨了！」

言下依然大是氣憤。

丁劍南伸過手去，握住了她纖纖玉手，低聲道：「如果江南分壇不全軍盡墨，我們就不會在一起了，說起來應該感謝霍老哥師兄妹才對呢！」

方如蘋道：「你呀，總是幫着她說話的。」

丁劍南低笑道：「事實也是如此！」

方如蘋道：「快別說啦，我們要看看薛慕蘭使劍的路數才是！」

（未完·十五）



新派脫俗俠情故事

魔

與

道

西門·文
可飛·圖

如今唯有希望師父不中他們的奸計。
他自艾自怨了一陣，不期然又想起阮小鳳。
風沐楊所說是否屬實？阮小鳳是不是這樣子的女人？
利那間，腦海中又浮上一張嬌艷如花的臉龐，自問了一句：「她美如天仙，怎會出賣我？何況我兩番救了她，她即使不思報恩，也不會恩將仇報！」
可是心底深處，又隱隱覺得風沐楊所說也不無道理，假如自己受制與阮小鳳無關，為何她不跟自己在一起？何況當時山上不見有旁人，而且自己遭人點了麻穴之後，還與她交談了好幾句話才暈去，這是什麼原因？她故佈的疑陣，好讓自己認為她也同時被人制住？
彭承業實在不敢再想下去，忽聽風沐楊喝道：「停車，吃點東西再走！」
彭承業這才知道風沐楊另乘一騎，而事後蹄聲沉鬱，估計尚有不少人在「保護」自己。
馬匹與馬車終於停了下來，只聽一個漢子道：「大公子，屬下這裏有一袋米酒，要喝一點麼？」
又聽風沐楊道：「給我遞過來！還有，那小子已有幾天沒吃東西了吧？給他灌一點，別餓死了他，壞了大事。」
彭承業經他一提，才覺得飢腸冒火，極是難受，不由想起師父的話來，暗暗怪責自己：「唉，師父說得不錯，當日嫌那碗麵粗糲，如今只怕發霉的饅頭也啃得下了！」
不久，兩個壯漢走了進來，解開彭承

業的麻穴，在他氣血未暢之前，再點了四肢的軟穴，然後灌了他半壺水，再把饅頭塞入他口中，喝道：「快快吃！」
彭承業喘氣不暢，食中兩指在他鼻上一捏，彭承業呼吸不暢，只得張開嘴來，另一個壯漢把饅頭撕下一角，塞入他嘴內。
那饅頭不但不發霉，而且甚香，竟不亞於他平日在家中吃的，壯漢餵他吃了兩個饅頭，重行點了麻穴，然後下車。
不久，馬車又緩緩前進了，他坐了一陣，便昏昏沉沉睡去。
當他再次醒來，車廂布簾透進一點微光，估計天已亮了。他深深吸了幾口氣，腦子稍為清醒一點。
就在此刻，一陣馬匹的驚嘶聲，驀地響起，接着馬車向後一掀，彭承業身子不由自主向後滑去！
這一滑，力道奇大，莫說彭承業身上麻穴未解，即使在平時，出其不意也未必抵擋得住。
只聽「喀噠」一聲，雙腳撞在車廂後壁上，壁板登時裂開，人即自破洞中穿了出去！
「砰！」彭承業後背一痛，五內一陣翻騰，已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幸而車廂沒有倒下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變化突生，任何人在這瞬息間都未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只見峭壁上飛下不少樹幹大石，馬匹在驚慌中人立而起，乘客紛紛摔落地上，那拖車的馬匹，更是四脚翻跳，不一忽，馬車便歪倒在山壁旁。
慌忙中，峭壁上躍下一人，手上兩把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空凌雲與徒弟彭承業一出江湖便在別人的監視之下，不斷遇上兇險事故，這回他剛擊退桂如龍等人的攻擊，衝出客棧，來到一野地，尋找徒弟彭承業。誰知荒野寂寂，並無彭承業的踪影，隨後司空凌雲更在草地上檢到一枚黃金打造的八卦，那是彭承業日夕掛在腰帶上的飾物，司空凌雲大吃一驚，已知彭承業必是落入敵人手……原來彭承業離開司空凌雲，在野地上等候時，阮小鳳忽然在附近出現，並設了一個美人計，使彭承業上了她的當而被擄去，當彭承業醒轉時，他發覺自己的啞穴麻穴均被人制住，不知為何人所擄……

四面奏楚歌

強敵八方來

接着車廂前面那幅布簾一動，走進一個人來，可惜他只看到一對黑色的薄底快靴，靴子尺寸頗大，只能猜出是個男人。正在心頭忐忑之際，彭承業又覺後背一麻，眼前一黑，重新失去知覺。

當他再度醒來時，車廂已不太燥熱，估計太陽經已下山，接着又覺得車速比早上慢了很多，馬蹄聲十分低啞，跟上次聽到的，完全不同，大概上次馬匹是在石板路上奔馳，這次却在泥地上。

再過一陣，彭承業又有了發現，這車廂比上次狹窄，而且拉馬的只有一匹，顯然是昏睡中被換了車子，他心頭十分奇怪，不知對方要如何折磨自己。
忽聽車前有男人的聲音道：「是大公子麼？」
接着馬鞭「啪」的一响，馬車便完全停住了。只聽一個熟悉的声音傳了進來。「那小子在車內麼？」
車前那人道：「是的。」
「好，待少爺給點苦頭他嚐嚐，否則太便宜他了。」
彭承業心頭一沉，他終於認出這是風沐楊的聲音了，一驚之後，又暗暗為阮小鳳擔憂起來。
心念未了，車廂陡地微微一沉，緊接着，布簾兒一掀，走進一個臉色青白的青年來，可不正是風沐楊？
風沐楊故意把臉湊到他眼前，冷森森地一笑：「小子，你認得少爺麼？那夜的威風，那裏去了？哼，你以為飛來龍福，却料不到紅顏是禍水吧，你敢跟少爺爭女人？簡直不自量力！」
說罷向後微微一退，手掌一翻，左右開弓，擲了彭承業四掌。
這四掌力道奇大，彭承業一張俊臉登時腫起老高，他自出娘胎以來，幾曾受此恥辱？氣得淚水在眼眶內亂轉，只恨不得一劍把風沐楊刺死。
風沐楊見狀甚是得意，哈哈地笑了起來。「哈，一個愛哭的膿包兒，也敢在少爺面前逞好漢，當真笑話！」言畢又擲了彭承業兩掌。

彭承業雙眼似欲噴出火來，風沐楊冷笑一聲：「你遲早是個死人，少爺老實告訴你吧，風丫頭是匹難騎的胭脂馬，除少爺之外，還有誰能降伏她？憑你這小子？呸！只怕你給她出賣了還不知道！還想跟她上床？你奶奶的，給她提鞋也不配！」
彭承業心頭狂跳，暗叫：「他在胡說！阮姑娘一定……是毀在他手上了！」
他雖然說不出話來，但心中的感受自然然而自眼神中表露出來，風沐楊又冷笑一聲：「小子你還不信？少爺索性跟你說個明白，免得你做個冤死鬼！」
他坐了下來，嚥了一口口水，才續道：「少爺雖然不知那丫頭是如何制服你的，總之你是由阮家交給我們風家的！他們是拿你的性命作交換，要跟咱風家解開世仇！小子，你別瞪眼，阮家近年來人材凋落，這些年來都不敢跟咱家正面交鋒，能够以你一條性命，來換取他們的阮家一百三十五條人命，實在太便宜了！」
風沐楊喘一口氣，續道：「他們如意算盤打得雖响，但咱們也有咱們的打算，舊仇了結，難道不會再製造一段新隙！」
言畢又擲了彭承業一掌。「小子，你當真幸運啊，一出道便成了眾矢之的，也不知是幾生修來之福，哈哈……有了你，還怕司空凌雲不乖乖束手就擒！」
風沐楊直起身來，飛踢了彭承業一脚，道：「待捉到了司空凌雲，再慢慢折磨你！」
風沐楊下車之後，車廂內重又陷于黑暗中，彭承業想哭，又欲哭無淚，暗怪自己膿包，一離開師父，便落在人家手中，

彭承業想了一下，提出幾個問題，司空凌雲一一替其解答，又教了他幾招實用的救命絕招，最後又把自己與敵交鋒的經驗，秘傳授予彭承業。

這一談，直談至三更，彭承業得益良多，司空凌雲說道：「睡吧，明早還得趕路！」

彭承業失陷之後，精神一直十分緊張，此刻有師父在旁，一趨下床，便酣然入睡，司空凌雲盤膝於床，運功調息，生恐仇家夜襲，不敢睡覺。

次日，司空凌雲叫彭承業去買兩匹馬，阮小鳳十分乖巧，又買了一些乾糧，三人這才併轡同向金華的方向馳去。

一路上，阮小鳳不斷尋機與司空凌雲師徒交談，可是司空凌雲表面上樂觀，但心中不無擔憂，彭承業一則對阮小鳳多少尚有點芥蒂，二則鮮與年紀相仿的異性接觸，也只是有答無問，弄到最後連阮小鳳亦自感沒趣！

中午，三人停馬於樹林，一則吃乾糧充飢，二則讓馬匹歇息一下，歇息將近一個時辰，才再度上路。

夏日趕路甚是辛苦，三人都是汗流浹背，衣衫盡濕，阮小鳳的一襲羅衣都全貼在肌膚上，益顯得身材玲瓏浮凸，粉臉帶汗，雙頰如火，嬌俏嫵媚，不可方物，彭承業看她一眼，便心跳加速，最後索性走在最前頭，這才好過一點。

馳了三四里，忽見一個黑衣漢子騎着一匹快馬，迎面急馳而來。司空凌雲暗暗戒備，不料那人只望了他們一眼，催馬自司空凌雲身邊掠過，一揚手，一枚小旗拋

射在一棵樹幹上！

司空凌雲一回頭，那黑衣漢子策馬狂馳，眨眼經已去遠。他用燈拋擲，自馬鞍上躍起，凌空一折腰，猿臂輕舒，摘下樹幹上那枚小旗！

這旗色作黑，上面用金線綉了北斗七星，旗面只有一掌之長，司空凌雲看了幾眼，覺得以前未曾見過，不知道這旗是代表那一個組織。

阮小鳳走了過來，驚呼一聲，道：「這是武林令旗！」

「武林令旗？」司空凌雲一怔，「怎地我從未聽見？」

「這是武林盟主的令旗，此旗一至，四方豪傑都得聽令！」

「武林盟主！」司空凌雲更感奇怪，問道：「武林中幾時多了一位盟主？」

阮小鳳道：「四年前，少林、武當、峨嵋、華山與崑崙五大門派鑑于近年來門人人才凋零，所以宣佈封山十年，不問江湖事，甚至出師之後的弟子，也不能以門派的名義，參加任何武林糾紛。因此五大門派在封山之前，便建議推出一個能負眾望，而又智勇雙全的人作為武林盟主，統率羣雄，以便在武林有難時，可以號召天下同道，同心合力，維護正義！」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如此說來，司空某現在倒成了武林公敵了！却不知道這個智勇雙全，又能負眾望的武林盟主是何方神聖！」

「便是七星劍派的現任掌門人連雲天連盟主！」阮小鳳道：「近來，江湖上都稱他為『義薄雲天』！」

子招呼我？司空某歡迎之至！」

秦景明一張老臉漲得通紅，却又想不出一句反駁的話來。他背後一個黑衣青年道：「司空凌雲，這馬之死，實是受你之累！」

司空凌雲道：「牠是某家殺死的？」

「這馬糊塗，牠什麼人不馴，偏生欺你這魔頭？牠若不是欺你的話，秦大俠又怎會對牠下毒手？」

另一個青年接道：「不錯不錯！牠跟你都一樣，死有餘辜！」

秦景明忙找話下台，「馬世兄說得不錯！老朽老矣，心竅糊塗，實在不如世兄長年在連盟主陶薰下的靈光！」

那姓馬的青年得意洋洋地道：「好說好說！其實秦大俠也非糊塗，只少聽盟主的教誨而已！」

「是極是極，老朽今後當撥冗，親自上摩天嶺聽受盟主的教誨！」

司空凌雲聽得一怔，隨即爆出一陣震耳的笑聲。

那姓馬的青年怒道：「司空凌雲你死到臨頭，還有什麼好笑！」

司空凌雲冷冷地道：「你大概是連雲天的徒弟吧？」

那青年把胸一挺，傲然地道：「不錯，區區正是『義薄雲天』連盟主的第四弟子馬沛貞！」

「哼，既然是連雲天的弟子，理該面對邪惡視死如歸才好，為何剛才見到某家，便落荒而逃？」

馬沛貞臉色不變，是：「胡說！我是爭取時間回去通知同道，誰說我落荒而逃

司空凌雲臉色先是一怔，繼而一變，最後却狂笑起來，笑聲到了後來却似哭聲

，阮小鳳與彭承業驚詫地交換了個眼色。良久，司空凌雲笑聲才止，喘着氣道：「好一個『義薄雲天』，他如果是義薄雲天，司空某倒變成臭氣薰天了！」

彭承業急問：「師父，你認得他？」

「化骨也認得他！」司空凌雲猛吸一口氣，神態略斂，道：「阮姑娘，如今是連雲天雙手遮天的時候，司空某又是『武林公敵』，不敢連累你們阮家，你請吧！異日司空某若能重見天日，再到府上拜訪令祖！」

阮小鳳忙道：「前輩如何說出這等話來？阮家雖然不肖，却也不是那種落井下石的小人！阮小鳳雖是一個女流，也不會與他們一般見識！」

司空凌雲心情激動，聽了這句話，如大暑天喝了一碗冰鎮蓮子羹般，大是舒暢，忍不住向她投過一個感激的眼神。

阮小鳳道：「看來前面必有連盟……連雲天的人，咱們好漢不吃眼前虧，還是另抄小路走吧！」

司空凌雲目光一變，道：「司空凌雲豈是貪生怕死之徒？他來得正好，我也想找他！上馬！」

三人再度上馬，剛馳了數丈，前頭又一騎急馳而來，馬上騎客仍是一身黑色衣褲。

司空凌雲雙腿一挾馬腹，當先馳出，喝道：「天龍門第四代門人司空凌雲在此，有什麼手段儘管使出來，司空凌雲若是皺一下眉頭的，便不算好漢！」

了？」

秦景明忙道：「司空老魔，你不可狗眼看人低，連盟主座下之人，豈有貪生怕死之輩？他們一入門便樹立為武林公義獻身的精神！馬世兄，你說是不是！」

那幾個黑衣漢子同時大聲道：「這個還用問麼！」

秦景明道：「江湖上傳言七星劍派弟子都是武林的表率，果然不虛！如今惡魔在此，是你先上呢，還是老朽？咳咳，老朽行將就木，這種功勞還是讓給你們年輕一代的吧！所謂江山代有人材出，各款風騷數百年！老朽老矣，樂得掙個扶掖後進的佳譽！」

那幾個黑衣青年臉色都變了，司空凌雲暗暗好笑，付道：「這老頭果然是塊老薑，分明自己害怕，却用言語擠他們！好馬的，時候不早啦，拔劍吧！」

馬沛貞臉色忽青忽白，手掌落在劍柄，硬是抽不出來，司空凌雲皺眉道：「原來你是馬屁精，不是馬沛貞，連盟主有徒如此，當真令故人失望！」

馬沛貞輕咳一聲，不敢看司空凌雲，却轉頭對秦景明道：「秦大俠，晚輩不敢違抗家師之命，還是由你先上吧！」

秦景明一怔道：「令師有何明訓？」

「家師時常道：『為人當須敬老』，又時常對咱們師兄弟講述孔融讓梨的故事！秦大俠，這件功勞晚輩是萬萬不敢跟你爭的了！何況誅殺惡魔，根本不分先進後進，您還是當仁不讓吧！」

秦景明臉色一變，心頭暗怒：「好狡

那乘人馬來至五丈外，立即勒馬，黑衣漢子又揚手拋出一枚令旗。

司空凌雲催馬奔前，伸手一抄已把那令旗抓在掌中！

那黑衣漢子見司空凌雲策馬縱前，只道要殺他，猛吃一驚，慌忙攔轉馬首往來路馳去！

司空凌雲揚聲大笑，隨手把令旗拋掉，回頭喝道：「業兒，快！為師要看看是那些趨炎附勢的小人在前面擋路！」

彭承業道：「師父，弟子與你共同禦敵！」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好志氣！不愧是我天龍門的繼承人！」

話音一落，他忽然把馬勒慢，道：「不行，等下若是勢色不對，你便與阮姑娘見機先退！」

彭承業急道：「師父，徒兒豈能撤下您一人……」

「傻子！所謂留得青山在，那怕無柴燒，為師一命不足惜，只是今生若未能洗脫冤情，終是心有不甘，為師若是不敵，還可見機行事，有你們在身邊，那就困難得多了！業兒，這一件事你不必再說，為師知道你一片孝心便是，何況你若有什麼不測，為師也難向令尊交代！」

彭承業道：「師父您武功超絕，天下有誰是你的敵手？」

「痴兒，天下間藏龍伏虎之人也不知凡幾，誰敢說自己天下無敵？所謂一山還有一山高是也！」

阮小鳳接道：「話雖如此，但能擋得住前輩劍法的，武林中的確已找不到幾個

了！」

秦景明面無表情，大聲叫道：「司空凌雲，你既然知道時間不早，還不過來送死！」

司空凌雲哈哈笑道：「你要殺某家，不會自己過來麼？對不起，這萬人稱頌的功勞，你若還不來領，某家可要腳底抹油了！」

秦景明咬一咬牙，只得欺身進步，一掌往司空凌雲擊去！

右掌剛出，左掌在肘下一揚，兩枝飛鏢急射司空凌雲。

這下雙方距離極近，饒得司空凌雲有備在先，閃避仍甚是狼狽，秦景明得勢不饒人，欺身直進，左掌猝然探出！

司空凌雲輕嘯一聲，右掌迫向對方左掌，左手五指如鉤，反抓對方手腕！

秦景明不吭一聲，右手一沉，反掌擊向司空凌雲脅下！

秦景明老臉微微一熱，喝道：「司空凌雲，你別逞口舌之利，以你之作爲，用淬毒飛鏢對付你的一匹坐騎，老夫還嫌慈悲哩！」

「哦？原來你用暗青子不是要殺某家，而是招呼我的坐騎！」司空凌雲冷諷道：「既然司空某如此不屑，何不再用暗青

，家祖父對前輩的武功佩服得五體投地，再說姪女與彭兄武功雖不行，但吶喊助威倒也可以！」

「不必多說，總之若是勢色不對，你們兩個便立即逃走，我自有應對之法！嘿，咱們便在金華見面！」

話音剛落，只見前面樹林中竄出幾個人來，爲首一人喝道：「司空凌雲，看鏢！」三枚飛鏢成品字形，向司空凌雲胸膛飛來！

那三枚飛鏢來勢雖速，但司空凌雲在倉猝應變中仍能從容用掌風把飛鏢震飛。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個長壽老者躍出路中，脫手又飛來三枚飛鏢。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我道是誰，原來是『連環飛刀』秦景明秦老兒！」他有心實弄，待那飛鏢近身才發掌，不料最下面那枚飛鏢倏地一沉，「撲」的一聲，射在馬首上！

那馬中鏢之後，怒嘶一聲，人立而起，司空凌雲用燈飛下，那馬兒一掀，後脚一曲，碎的一聲，跌倒地上，一動不動。

司空凌雲臉色一變，冷笑一聲：「秦景明號稱大俠，想不到也會用這種邪門歪道，下三濫的淬毒暗青子！莫非是要想投到我天龍門下來乎？」

秦景明老臉微微一熱，喝道：「司空凌雲，你別逞口舌之利，以你之作爲，用淬毒飛鏢對付你的一匹坐騎，老夫還嫌慈悲哩！」

「哦？原來你用暗青子不是要殺某家，而是招呼我的坐騎！」司空凌雲冷諷道：「既然司空某如此不屑，何不再用暗青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龍可 驥飛 文圖

龍角驚魂

呂奇說得不錯，整個局面都陷入了艱難的境地。彭麗娜並沒有回家，她可以在事後解釋她是被歹徒綁架了，她甚至可以控告「羅克偵探社」非法妨害她的自由，如果沒有掌握她的犯罪證據，在進行訴訟時，她必然佔優勢。

呂奇在彭麗娜的家門口足足按了五分鐘的電鈴，裏面沒有人來開門，對講機也沒有傳出詢問的聲音。那兩個霸王型的年輕女郎以及傭婦想早已遣走，呂奇莫可奈何回到對街的車邊。

「怎麼樣？」羅克問了一句，其實他這句話是多問。

呂奇雙手一攤，吁了口氣說：「空無一人。」

「連傭人都遣走了？」羅克的聲音近乎咆哮，「這證明彭麗娜早有安排。」

呂奇目光凝視着對面那幢黑沉沉的房子，語氣平靜地說：「羅克先生，我所做的推斷與事實絕不會相差太遠。夏一堂每月收入只有三千元美金，即使全部交給他太太，她又能將其中一半儲蓄起來的話，

床上裸屍

浪子受嫌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經過羅克偵探社查出在海潮旅館被殺的不是夏一堂是玫瑰黨的人將他們夫妻殺害，其中一定有其替身黃福順，呂奇查出黃福順之妻黃玉梅也被殺，證明不會是梅之死不會是夏一堂所殺。因為殺死她會引起警方追查黃福順的下落，故懷疑夏一堂也會遭到另一批人的殺害。因此呂奇去瞭解夏妻彭麗娜，佈下引敵之計，查出彭麗娜是走，正想追查彭麗娜的下落，又被一幫人將彭麗娜劫走。經過羅克和呂奇分析：顯然她看出她們佈下引敵之計，故借意和呂奇偷渡而又再遭不明身份的一批人劫走……

他們結婚三年多，她也只能儲蓄四、五萬元，可是，她竟能一次預付我們保護費三萬六千元而毫無吝色，這就可以證明夏一堂所捲逃的那五十萬美金最少有一部份到了彭麗娜的手上。她竟然說，關於夏一堂挾款潛逃的事情毫不知情，這就證明她在說謊，為什麼她要說謊呢？毫無疑問，因為她犯了罪。」

羅克點點頭說：「對的，下午我根據那張支票查過她的存款銀行。當她開支票的時候，她只有六千多美金的存款。她開出支票離開我們這裏以後，才派人送款去補足的。三萬美金不是一個小數目，她能够在短時間內籌足，並非易事。除非她手裏控制了原本屬於「玫瑰黨」的那筆錢。」

「現在怎麼辦？」呂奇像在自問。

「你說！」羅克望着他。

「首先請你解僱我。」呂奇出奇平靜地說。

羅克那雙大而圓亮的眼睛將他看了又看，才沉聲問道：「呂奇！你這是什麼意

「心中終於有所懷疑，不敢大意，再欺進一步，發出第二掌！」

秦景明知道厲害，不敢與其正面交鋒，斜閃一步，手掌反自其肘下突進。

不料，司空凌雲一聲長笑，也不知他如何把掌一翻，手掌又與對方迎上！又一聲悶响傳來，這次秦景明連退三步，領下銀鬚不斷晃動，正想再發飛鏢，但司空凌雲第三招又到！

急切間，連忙錯步閃開，司空凌雲長嘯一聲，攻勢連綿不絕，攻得秦景明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馬沛貞往場上看了幾眼，又驚又怒，不由暗罵起來。「我道這老頭兒名氣極大，武功一定不錯，正想利用他立下一功，好討師父的歡心，怎知道這老兒是欺世盜名之輩，竟然如此膿包！不好，等他若不行，司空凌雲找上我，到時少爺豈不危險！」

他見秦景明越來越不行，心頭更急，一急之下，竟被他想到一計，連忙大聲叫道：「諸位，對付這種邪魔外道，還跟他計什麼武林規矩，並肩子上呀！」

他背後那幾個黑漢子摘下肩後的兵器，上前圍攻。

彭承業怒道：「你們這算是什麼行徑？」抽出長劍，躍下馬，衝了過去。

阮小鳳見狀，也抽出柳葉刀，跟在彭承業之後，叫道：「姑奶奶也跟你們拚了吧！」

阮小鳳叫道：「誰說他們是魔頭？你們都看錯了！」

馬沛貞怒道：「你說誰看錯？簡直荒謬！阮小鳳，你要目甘墮落可得小心一點，不要連累了你們阮家莊！」

阮小鳳揮動柳葉刀往他砍去，叫道：「你不必恃勢凌人，姑娘雖是女流之輩，也知道一人做事一人當！」

這一席話，聽在彭承業耳中，大受感動，心中暗道：「阮姑娘果然是個好人，我錯怪她了！」連忙衝前揮劍截住一個壯漢。

他與阮小鳳雖然減輕了司空凌雲的負擔，但司空凌雲仍然以一敵四，雖然未落下風，但秦景明終於站穩陣腳，暗中舒了一口氣，舉袖拭去額角的冷汗。

司空凌雲霍地抽出軟劍，喝道：「今日是你們迫司空某動手的，有死傷的，可別怨我心狠手辣！若沒有把握的，便請立即退避，司空某保證不記前仇！」

那些漢子雖然都心頭忐忑，但眾目睽睽之下，誰肯失威後退，讓同伴恥笑？是以都一言不發，悶聲急攻起來。

司空凌雲腳踏「天魔舞步」，軟劍不與對方兵刃碰撞，專事尋隙抵瑕，只十多招，又佔了上風。

激戰中，忽聽司空凌雲喝道：「下一劍，我要斬你手背！」眼光一及，射向一個中年漢子。

這句話似有莫大的魔力，那中年漢子竟然如着了魔般，一刀未曾使盡，立即向後一縮。

他這一縮，包圍圈立即露出一個空洞，司空凌雲左掌一揮，震開一個漢子的長劍，右手軟劍忽然反手向後一刺！

只聽「喀嗤」一聲，另一個漢子的右肩被刺個正着，尖叫一聲，拋下判官筆，抱肩而退！

司空凌雲這一劍之奇詭，令得秦景明也暗吃一驚，手腳稍為一慢，只聞得「唳」的一聲，秦景明領下的銀鬚已斷了一截。

利那，秦景明額角立時爆出一片豆大的汗珠。

司空凌雲喝道：「秦老頭，再試我一劍如何？」手腕一抖，軟劍泛起一片白光，攔腰望秦景明斬去！

司空凌雲空手時，秦景明已非其敵，此刻胆戰心驚之餘，更加不敢抵擋，軟劍未至，已側退了丈餘！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他正欲對方如此，腳尖一旋，身體改了個方向，軟劍削下一個漢子的衣袖！

這幾劍，免起騷落，一氣呵成，令人目不暇給！司空凌雲正想向秦景明追去，忽聽遠處傳來一個女子的驚叫聲，回頭一望，只見阮小鳳跌倒地地上，馬沛貞正持劍刺落。

原來阮小鳳究竟是女子，內力不及馬沛貞的，戰了數十招，柳眉刀便讓對方長劍挑開，同時被他踢倒地地上！

司空凌雲大叫一聲：「賊子敢爾！」雙腳一頓，身子掠起，望馬沛貞撲去，秦景明見機不可失，雙手連揚，發出六枚飛鏢，向司空凌雲後背射去！

(未完·三)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 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109.00
一年港幣 \$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128.00
一年港幣 \$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82.00
一年港幣 \$ 364.00
半年 (26期) 一年 (52期)

思？」

「羅克先生！」呂奇的聲音很沉重，態度却很輕鬆。「在法律上，彭麗娜是我們僱主。但是，我們現在却要做出打擾僱主的行動，不但違規，也違法，而且又不宜報警。因此，我想恢復我的遊俠身份去追查此案。如果不幸引起麻煩，那是我個人的事，不至於影響到社方的信譽。」

「你的顧慮很對，可是……」羅克語氣顯得猶豫，「……我不能眼看著你孤軍奮鬥。」

「非如此不可，現在我想越牆進去搜索一番。可是，以我現在是私家偵探員的身份就不可以如此做，如果你解僱我那就不同了。只要不偷竊，不過構成騷擾安寧的罪名而已。」

羅克伸出肥大的手掌和呂奇重重地握了一下，然後以調侃的聲音說：「呂奇！看來你的運氣真壞，你又不幸又失業了。現在就交回你的服務證件和槍械吧！」

呂奇自袋內取出服務證件及手槍，恭恭敬敬地遞給了羅克。羅克却取出了另一支短槍給他。

「呂奇！」他那冷峻的聲音流露出濃厚的感情。「這是一支無牌槍，你總不能手無寸鐵地去和歹徒拚呀！」他說完後，就將車子開走了。

呂奇一個人遺留在街頭，他彷彿一隻遨翔於天空的雁兒般輕鬆自在；不幸他是一隻隨時提防蒼鷹的孤雁。

他定了定神，將短槍放進上衣的內袋，向靜寂的街頭掃了一眼，然後橫過馬路，矯捷地翻進了彭麗娜居所的矮牆。

因為，對方發覺是陌生人時很可能召警，那樣非但自己達不到目的，反而會惹來一身麻煩。想了一想，他更上一層樓，到了大樓的平台。

他伏在平台的邊緣往下看，臨街的窗戶只有半截式的鐵柵。於是，他決定選擇窗戶作他的進口。這是一項非常危險的選擇。不過，他受過特殊訓練，而且身手也特別靈活，五分鐘後，他已經進入了屋內。

那是一間很大的辦公室，裏面最少有一張辦公桌，藉着街燈的照射，呂奇發現裏面空無一人。

可是當他的雙腳一落地，一根槍管立刻抵到他的背上，電燈突然大放光明。他才所作的判斷錯了，這間屋子裏有四個人在等着他，每個人都守住一個窗口，將身體隱藏在摺疊的窗簾後面。

呂奇無言地舉起了手，向四個人掃了一眼，都是黃面孔，他不知那位約克·陳是否也在場。

一個人拿槍在呂奇背後制住他，在他面前是三個體格健壯的男人。其中一個特別高大的人揮了揮手，立刻有一個人向電話機走過去。

呂奇知道對方要打電話報警，連忙叫道：「等一等！」

那個身材特別高大的男人沉聲說：「有話等警官來了再說。」

「我有重要的事要見約克·陳先生，如果報警，對大家都不利。」

高大男人向那個準備打電話的人搖了搖頭，示意他暫停。然後走到呂奇面前，

大廳的門上了鎖，他取出身邊隨時攜帶的小萬應刀，以鑽石刀頭劃破窗上的玻璃，將窗戶開啓，從窗口跨了進去。一種職業性的感覺告訴他，屋子是絕對沒有人的。不過他仍然潛伏在門邊靜立十分鐘之久，才展開行動。

他戴上手套，取出小型電筒，開始逐屋搜尋。

屋內的陳設原封不動，彭麗娜的衣服以及她的手袋都沒有帶走。甚至烤箱內還有一個肉餅，所有人員的離去像是突發性的。但是，呂奇却直覺以為這不過是彭麗娜在故佈疑陣。

化去將近四十分鐘的搜索，呂奇一無所獲。

他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來，使自己緊張的神經系統鬆弛了片刻，然後準備打電話告訴羅克這邊的情形。本來他已不需要如此做。可是，他知道羅克在為他操心，最少該讓對方知道，自己目前是安全的。

他打亮了電筒，突然，他發現電話號碼簿的封面上有一個用紅色原子筆寫的電話號碼——三三七六一。

六個數字有大有小，顯示記載的人當時另一隻手還拿着電話聽筒，以致書寫時不穩定。也許由於原子筆的油蕊分泌不均勻，字跡也有粗有細，粗的地方，油漬尚未乾透，那麼，這個電話號碼記載上去應該是沒有好久，可能是最近的事情。於是，呂奇拿起話筒，開始撥這個號碼。

電話鈴一响，那邊就有人接聽。夜已很深，對方接聽電話的動作又特別快，足證那人是守在電話機旁邊的。

低聲吼着說：「我聽得出來你就是方才打電話的那個傢伙。我就是約克·陳，找我有什麼事，說吧！」

「你就是約克·陳？」

「少說廢話！」對方開始說出了廣東話。

「我們既然都是炎黃子孫，又何必敵對呢？」呂奇亂攀交情。

「這就是你要說的話嗎？」

「陳先生！你有了麻煩，請不要抹煞我的好意吧。」

「你少說這一套威脅的話！」

「陳先生！」呂奇笑着說道：「你心裏可能已經有數，這麻煩是一位名叫彭麗娜的女人為你帶來的！」

「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你對我也可以這樣說，可是……」

「我對警方也可以這樣說。」

「不錯。」呂奇的言語出奇地鎮靜，因為唯有鎮靜才能給予對方一種威脅。

「你不在乎警方，因為警方一切都要講證據。可是，一個黑社會組織就不同了。爪牙密佈，槍手雲集，而且他們也不將法律看在眼裏……」

對方的兩道濃眉突然聳了起來，沉叱道：「什麼黑社會組織……」

呂奇知道自己的心理攻勢已然收效了。於是進一步說：「在你來說，不過是為夏夫人處理一筆金錢的兌換，從中賺取一筆佣金，這根本沒有什麼大不了。不過，你却不知道夏夫人那筆鉅款是從一個相當有潛勢力的黑社會組織中拐帶出來的。現在那個黑社會組織正在全力追緝夏夫人和

「哈囉！」對方是一個聲音沉而有力的男人，說的是這地美國腔調的英語。

呂奇連忙以英語問道：「請問你是三三七六一嗎？」

對方沒有再回話，克喇一聲電話截斷了。

呂奇立刻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因為他沒有按規定的密碼連絡，因此對方立刻一聲不響地截斷了電話。於是，他立刻將電話撥到羅克家裏去。接電話的是女傭，回說羅克尚未回家。

呂奇將電話截斷，再撥到社裏去，話筒裏立刻傳來羅克的声音。呂奇心想：這樣晚了他怎麼還回家呢？想必在召集會議。羅克似乎不太願意讓他孤軍奮鬥，還想暗中助他一臂之力。

「羅克先生嗎？我是呂奇。」

「哦！」對方的聲音透露出興奮。

「有什麼發現嗎？」

「請查一個電話號碼屬於任何人在，再查查那人的背景。那個電話號碼是三三七六一。」

「十分鐘以後打電話來。」

呂奇放下了話筒，這十分鐘真够漫長的，尤其是孤獨地在黑暗中等待。可是，時間必定是要過去的。呂奇終於再次拿起話筒撥機。

「查出來了——」羅克急急地說：「我看你需要記一下，現在準備紙筆，我慢告訴你……」

「不必用筆記了，我相信自己的記憶力。」

「好！聽着！」羅克頓了一下，接着

這筆錢，你可以想得到會有什麼麻煩。」

對方的眼睛瞪得很大，良久，才冷笑了一聲問道：「你是幹什麼的？」

「陳先生，如果你會聽話，你應該知道我是站在你一邊。」

「你難道毫無目的的？」

「自然有目的。」

「想敲詐嗎？」

「不！因為我曾經打聽過，陳先生既然敢做黑市金鈔買賣，也不是怕事的人，我不能夠動那種歪念頭。」

「你很識相。那麼你想要什麼？」

「老實說，我就是負責追問那筆賄款的首腦人物。我們老闆的意思，追問叛逆的人比追回那筆錢更重要。所以我有個和平解決的辦法。」

「說吧！」

「我知道陳先生已經替夏夫人將那筆賄款換成了外幣支票。如果陳先生沒有附上某一地區某一家銀行的信用狀，夏夫人不會信任。所以想請陳先生告訴我，那張外幣支票將在何處兌現？」

「你就是這個要求嗎？」

「當然。」呂奇沉靜地說。其實，他心頭有一份躍然的喜悅，因為他的判斷證實沒有錯。

約克·陳沉吟了一陣，終於說道：「好，我告訴你，那張支票將在香港的一家銀行兌現。」

「嗯！現在可以讓我不走了麼？」

「告訴你所有你要知道的事情！這就證明我無意與你為難！自然要讓你走，不過我很想知道你將要如何追索那張支票。」

清晰地說出：「那具電話為城中區萬花道十九號之「美琪貿易公司」所有，主持人是一個美籍華裔，名字叫約克·陳，持用美國護照。據警方說，根據密報，約克·陳有從事黑市金鈔交易的嫌疑。不過警方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掌握到有關他犯罪的確切證據。呂奇！是彭麗娜那裏有他的電話號碼嗎？」

「行了！」呂奇興奮地說：「我相信我重新又抓到了線索，謝謝你這樣快就給我答覆！」他說完後就截斷了電話。

他的確是抓到線索了。彭麗娜因要和他個人來往呢？必然是與那筆賄款有關的。

以前，他們一直將注意力放在那筆龐大的鈔票上，其實，彭麗娜可以化零為整。就像羅克所說的那樣，換成外幣支票，不過是一張薄薄的紙，彭麗娜在星期四就和夏一堂碰面了，星期六才到偵探社裏來，其間兩天的時間足夠她去處理這件事。

現在要抓住這根線索，就得找約克·陳。雖然這個傢伙未必好對付，呂奇也得去試一試。

他從原路退出了彭麗娜的住所，等了將近十分鐘，才攔到了一輛出租汽車，往城中區駛去。

司機按照呂奇所說的地址停車。呂奇下車仰頭看去，才知道他要找尋的地址是一幢四層建築。「美琪貿易公司」在最上面的四樓。呂奇稍一猶豫，就順着公眾梯往上走去。

他用一隻手擋住門上的電眼，準備去按動電鈴。可是，他又縮了手，改變了主

「很簡單！我們可以運用黑社會的力量去堵截彭麗娜的去路，她永遠無法前往香港！」

約克·陳面上陰冷的笑容像在諷刺呂奇，語氣也極為調侃地說：「但願那張支票能與持有同葬海底，那樣我就可以發一筆橫財了。」

呂奇也同以一個殘酷的幽默：「如果當事人是被我所殺，我將向你提取一筆佣金。」

「我高興付一筆佣金給你。」約克·陳說到此處時，手輕輕一揮，呂奇背上的槍口移開了。然後他才接着說：「不過，據我看，你不是那個女人的對手，她殺死你的機會要多些。」

「謝謝你提醒我。」呂奇很恭敬地鞠躬為禮，然後轉身向窗口走去，在這一轉身之間，他突然有所發現。

他還來不及有所動作，約克·陳已突然叫住了他：「哈囉！請從大門出去，我不希望你摔死在馬路上。」

呂奇連聲稱謝，然後向門口走去。已經有一個大漢為他打開了門，呂奇的脚步却很慢，因為他在考慮一個問題。

他發現他身後以槍管抵住他的那個大漢配戴著副黃金製品的盤龍袖扣，在幾個小時以前，衝進他們在那間過磅室設置的臨時偵訊所的一批人當中，也有一個人配戴著相同的袖扣。當時那人的面部在燈光的陰影中，他無法確認兩者是否為一人。

可是，這種袖扣並不是市面上可以隨時隨地買得到的，那是一種特製品。那麼，剛才那批人是約克·陳派出去的了？如

果是，那麼彭麗娜在被挾持離去時的掙扎就不是偽裝的了。

以約克·陳的不良素行，作出黑吃黑的事情並非不可能，同時，約克·陳對他過份妥協也是令人疑竇的。或許對方不願在此時鬧事吧？那又是因為何種顧忌呢？

因此，呂奇在走到門口時，他再次轉過身來向約克·陳鞠躬告辭。當他直起身來時，倏然拔出了衣袋內的手槍。

約克·陳的面上現出驚色，沉叱道：「你要找麻煩嗎？」

「我只給你五秒鐘的時間，」呂奇厲聲說：「下令你的部下丟掉武器，否則，我會殺死你。你可以看得出我不是在說假話。」

約克·陳一絲猶疑都沒有，就向另外三個大漢打了個眼色，那三個人立刻動作緩慢地將槍丟在地上。

「陳先生！」呂奇左手將門關上，惡狠狠地說道：「麻煩你用他們的領帶，將他們的雙手反綁起來。」

「我不必如此費事，你到底需要什麼？」

「不要討價還價！」

約克·陳似乎有些後悔他輕估了對手，面上有一股悻悻之色。可是，他却無可奈何地依照呂奇的話做了。

呂奇命他們四個人向牆壁站好，然後走到他們身後，一揚槍柄，先敲昏那三個大漢，然後將槍口抵住了約克·陳的腰。

他先搜去對方的武器，然後沉聲說：

「陳先生，現在帶我去看看其他的房間，你保留你作主人的權利。如果你想反抗的

話，我可以將你擊昏，然後再大事搜索。走吧！」

約克·陳開始向內走去，同時問道：

「你到底需要什麼？」

「我想看看你的臥室，以及其他藏有秘密的房間。」

「你是警方的人員？」

「告訴你過了，我是一個流氓。」

「我看不像。」

「那是因為你沒見過一個在黑社會組織中生活的中國流氓。」

在說話之間，兩人已走出大辦公室，來到另一間屋子。

「我可以開燈嗎？」約克·陳發問。

「可以，但是希望你不要耍花樣。」

「啪」達一聲，電燈亮了，呂奇發現這裏是個小辦公室。看了一下，沒有發現什麼，於是擺擺手說：「去你的臥室。」

「臥室就在這裏。」

「這裏……」

呂奇的疑問還來不及表示出來，約克·陳就抬手撥動了一個電鈕，一張雙人床，從牆壁間滑了出來。

呂奇敏銳的目光立刻有了發現，在潔白的床單上，有個酒杯大小的污漬，那是女人的高跟鞋踐踏時留下來的。

毫無問題是不久之前所發生的事情，那個女人一定是在掙扎時一隻腳踩住了床單。

那個女人是誰？是彭麗娜嗎？目前作此判斷，未嘗沒有可能，因此呂奇沉聲問道：「彭麗娜在何處？」

「我不明白你的話。」

「你少裝糊塗！」呂奇說着指着床單上的污漬問道：「解釋一下，這塊污漬是怎樣來的？」

約克·陳輕鬆地笑着說：「午睡的時候，我曾強吻了我的女秘書，我想是她留下來的吧？」

「哼！」呂奇冷笑了一聲。「帶我看你的浴室。」

「在那邊！」約克·陳抬手一指。

呂奇不免順着他指着他指示的方向看去，就在這時候，腳下的地毯滑動，呂奇猝然摔倒在地板上。同時，約克·陳龐大的身軀已飛撲過來。

呂奇想不到有此一變，猛翻身，雙腳併齊向約克·陳踢去。雖然將對方逼退了一步，却又再度猛撲上來，一雙鐵腕握住了呂奇的頸子。

論體型，對方佔了絕對的優勢，但是，呂奇却是一個打鬥的能手，他瞭解當前的情勢，自己如果不能在一秒鐘以內佔住上風，頸子一定會被對方捏斷。因此，他以雙腕對付對方的左臂，猛力向外一側，這樣一來，約克·陳不得不鬆開左手，否則他的骨節要被呂奇拗斷。同時，龐大的身軀也向右邊滾去。

呂奇抓住這個一瞬即逝的機會，飛快地踢出一腳，尖硬的鞋尖踢在對方的膝蓋上，約克·陳可能也無法站立起來。可是，對方却拔出一把鋒利的小刀向他扔過來。呂奇一面躲開，一面抓起桌上的打字機向約克·陳的頭上打去。

一場兇猛無比的搏鬥，在半分鐘之內就結束了。呂奇雖然贏了，却贏得有點倦

悴，也贏得非常的危險。

約克·陳此時會亡命和他拚鬥，必定是因為浴室內有什麼難為人見的秘密。於是，呂奇飛快地拾起地上的槍，向浴室門衝過去。

門打開，他看見了一個女人被綁着吊在淋浴的蓮蓬上，那女人只穿着乳罩和短褲。呂奇看得心內一跳，彭麗娜果然在這裏。

浴室沒有亮燈，那女人却看見站在明亮的呂奇，使勁地踢動雙腳，在向他求救。他連忙跑進去，首先拉下塞在那女人嘴巴上的手巾。

「呂奇！」那女人只叫了一聲，就哭泣了起來。

呂奇却楞住了，原來那女人不是他猜測的彭麗娜，而是他一直在搜救的莎琳。他雖然萬分驚奇，却也異常喜悅。

「莎琳！是你？」呂奇奔過去為她解開腕上的繩索。

「你……不知道是我？」

「真是太意外了。」

呂奇很想再進一步問問約克·陳，現在，為了莎琳的安全，呂奇決定儘快離開此地再說。

匆忙回到莎琳的住處，呂奇倒了一杯酒讓她靜定一下，然後開始盤問她的經過情形。

「呂奇！」莎琳搖着頭。「我甚麼都不知道，我被帶走的時候先被人用橡皮棍敲昏了，醒過來以後就發現在那個浴室裏，一共被放下來吃過三次食物，每次送食物來都是一個男人。」

「告訴我，因何要相信你的話？」

「因為我們雙方作對，無異給真正的元兇得到喘息的機會。」

「本組合並不注意殺人的元兇，我們只是要追回那筆錢。」

「我知道，但是，那筆錢並不在我的身上。」

「這就是你不誠實的地方！據我們所知，那筆錢已經到了你的手裏。」

「你會相信？」

「不相信不會請你來。」

「你弄錯了，我根本就不需要得到那筆錢。」

「呂先生！你最好痛痛快快地交出來。老關吩咐過了，你可以得到五萬美元的獎賞，包括感謝你為我們追回這筆錢，同時提供了我們夏一堂未死的資料，如果你想獨吞的話，你不會有機會去享受的。」

「你們的消息從那裏來的？」

「用不着問。」

「如果我們已經得到了那筆錢，為什麼還要趕去美琪貿易公司？相信你們也明白約克·陳是幹什麼的。」

「也許你在那裏遺忘了什麼，或者是為了清理現場。總之我們晚去了一步，等我們趕到時，人被你所殺，錢被你拿走，却想不到你竟然去而復回，這才給我一個機會。」

呂奇不禁大吃一驚，連忙問道：「你說誰被殺了？」

「哼！」那小伙子冷笑了一聲，「你以一對四，應該是了不得的英雄好漢，怎麼又不敢承認了呢？」

「放心！」他厚實的手掌撫摸她的面頰。「不會有事，幸運之神是經常幫助我的。」

「我似乎有不祥之預感……」

「他們沒有問妳什麼嗎？」

「沒有。」

「也沒有要妳作什麼？」

「沒有。」

「奇怪！」呂奇喃喃地自問：「約克·陳將妳擄去，那是毫無理由的，他根本就沒有必要威脅我的。」

「也許擄我的人與彭麗娜有關。」

她不過是信口猜測，但是卻大大地觸動了呂奇的靈機，這不是沒有可能的。夏一堂的另結新歡，很可能促使彭麗娜另找男人，約克·陳很棒，也很帥，如說他和彭麗娜有曖昧之私，似乎並不勉強。想到這裏，呂奇不禁興奮異常，他立刻打電話到偵探社裏去。

「呂奇！有事嗎？」接電話的是馬喬治。

「喬治！莎琳已經找到了，快派兩個人來保護她。」

「好！我和金東奎立刻就來。」

呂奇打完電話後一言不發，莎琳神情緊張地問道：「你要去幹什麼？」

「追兇！」

「不要去。」

「為什麼？」他托起她的下頰。

「對手太強。」

「莎琳！妳希望我作一個怯弱的男人嗎？」

「放心！」他厚實的手掌撫摸她的面頰。「不會有事，幸運之神是經常幫助我的。」

「我似乎有不祥之預感……」

「妳需要安靜地睡眠，妳太疲倦了。」

當妳明天醒來時，我會在妳身邊。」

莎琳躺下去閉上了眼睛，她的確是太疲倦了。見到呂奇時，興奮的心情支持着她，此時酒意加重了她眼皮的重量，很快地就睡熟了。

五分鐘不到，馬喬治和金東奎就來了，呂奇交代一番，然後匆匆離去。

時間已是凌晨三時，他好不容易攔了一輛出租汽車，向那家美琪公司的所在地駛去。他必須要緊迫約克·陳將彭麗娜找出來。

二十分鐘後，他又重回舊地。付了車資，待出租汽車駛走後，他才循着樓梯往上爬去。

他一共離去不到一個小時，根據他的經驗，被他擊昏的四個人都還沒有醒來。離天亮還有三個小時，他有把握在約克·陳口中問出一些他所極欲知道的事情。

這是他的如意算盤。不幸他剛登上一樓，轉彎準備登上二樓時，他的腦上就挨了一下重擊。身體摔倒在樓梯上，在他最後的意識裏，他只記得緊緊抓住了樓梯的欄杆，使軀體沒有栽下去。

呂奇醒來時，頭上，身上都是濕淋淋的，顯示有人向他澆水。四肢都很自由，他看表，七點半。想必是早上七時半，不會是黃昏的七點半。因為他不可能會昏睡那樣久的。

屋子裏的燈光很昏暗，也有一股濃厚的菸草氣息。他抬頭望去，屋內最少有十來根吸燃的香烟。他希望能發現一個熟悉

的面孔，可是，却全部是生人。呂奇真有點擔心是否出現了第三者。

向他潑水的人看見他醒來了，才將手中的鐵桶丟到一邊。這時，門打開。那個穿黑襯衫，結白領帶的小伙子出現了。呂奇這才發覺自己是落在「玫瑰黨」的手裏了。

呂奇安心了一點，抬起頭來問道：「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

那小伙子吸燃一根烟，塞在呂奇的唇間，然後說道：「因為我們發現你非常不友好。」

呂奇不禁一驚，到目前為止，「羅克偵探社」和「玫瑰黨」並沒有對立，也沒有對立的必要。這種誤會對他和整個偵探社都是有害而無利的，因此他連忙加以解釋道：「這完全是誤會……」

「不必解釋，」對方打斷他的話。「我只想知道你真正的目的。」

「羅克。因為我們有位同事被殺。」

「不是為那筆鉅款嗎？」

「這是有連帶關係的，但是，那筆鉅款並非我們主要的目的。」

「那麼，我要請問一聲：如果你得到那筆鉅款，你將如何處理？」

「交給貴組合，然後要求給我一筆佣金。」

「真的嗎？」

「自然是真的，因為我現在已經不屬於『羅克偵探社』中的一員，不再受職業觀念的約束。這話聽起來，好像是一種欲求離去的手段，不過，請你相信我說的話。」

「你……不知道是我？」

「真是太意外了。」

呂奇很想再進一步問問約克·陳，現在，為了莎琳的安全，呂奇決定儘快離開此地再說。

匆忙回到莎琳的住處，呂奇倒了一杯酒讓她靜定一下，然後開始盤問她的經過情形。

「呂奇！」莎琳搖着頭。「我甚麼都不知道，我被帶走的時候先被人用橡皮棍敲昏了，醒過來以後就發現在那個浴室裏，一共被放下來吃過三次食物，每次送食物來都是一個男人。」

「告訴我，因何要相信你的話？」

「因為我們雙方作對，無異給真正的元兇得到喘息的機會。」

「本組合並不注意殺人的元兇，我們只是要追回那筆錢。」

「我知道，但是，那筆錢並不在我的身上。」

「這就是你不誠實的地方！據我們所知，那筆錢已經到了你的手裏。」

「你會相信？」

「不相信不會請你來。」

「你弄錯了，我根本就不需要得到那筆錢。」

「呂先生！你最好痛痛快快地交出來。老關吩咐過了，你可以得到五萬美元的獎賞，包括感謝你為我們追回這筆錢，同時提供了我們夏一堂未死的資料，如果你想獨吞的話，你不會有機會去享受的。」

「你們的消息從那裏來的？」

「用不着問。」

「如果我們已經得到了那筆錢，為什麼還要趕去美琪貿易公司？相信你們也明白約克·陳是幹什麼的。」

「也許你在那裏遺忘了什麼，或者是為了清理現場。總之我們晚去了一步，等我們趕到時，人被你所殺，錢被你拿走，却想不到你竟然去而復回，這才給我一個機會。」

「我承認我擊昏了他們。」
「不承認殺了他們？」
「沒有。」呂奇連連搖頭。「我沒有必要殺死他們。」

對方突然摸出一把雪亮的小刀，冷冷地說：「是爲了這把小刀而復仇嗎？」

呂奇認得出那把刀是自己的，在上一摸，才發覺丟了。但是，他却不相信是丟在美琪貿易公司，也許自己被擊昏時，被對方摸去了。然後再以這把小刀作威脅。因此，他來了個不理不睬的。

那年青小伙子冷笑着說：「刀上刻着曼谷的店牌，還刻一個呂字，如果落到警方那裏，立刻可以查到這把刀子的主人是誰。我們爲你帶回了犯罪證據，難道你連一點謝意也沒有嗎？」

「也許是我不小心丟了，可是，我並沒有犯過罪。」

「哼！這把小刀殺死了四個人，還遺留在一個死者的胸膛裏，你竟然說你沒有犯罪？」

「什麼？」
「別裝糊塗了，鐵櫃被你撬開，鈔票被你拿走，却在匆忙中遺落了兩架鈔票，我們認得出上面的記號，正是我們失去之款。」

「如果你說的都是真話，那麼，必定是另有其人。」

「你必然會如此說的……」

「真的。」呂奇振聲說：「我在二點十分離開，因爲我在浴室中發現了莎琳小姐被吊在淋浴的水龍頭上，她已飽受折磨，我必需立刻護送她離開，所以我來不及

在現場搜索就離開了。」

「你說被殺的人綁架了莎琳？」
「是的。」

「他們爲什麼要綁架她？」
「這是難以理解的。」呂奇說：「不過有一點却可以想像得到，當我擊昏他們四個人救走莎琳時，必定有一個人暗中看到，所以才拾起我的小手刀殺死被擊昏的人，以圖嫁罪。」

「我在浴室中發現了繩索，在排便器儲水箱的上面也發現了一件女人的上衣，你說莎琳被吊在浴室裏或許是真的。可是你說人不是你殺的，鐵箱中的錢也不是你所拿去的，却無法使我相信。」

「真的。」

「那麼，殺人劫款的人是誰？」
「有百分之八十可能是彭麗娜。」

「她？」那小伙子瞪大了眼睛。
「約克。陳是從事地下金鈔買賣的，彭麗娜很可能以原來那筆錢向約克。陳換取了外國支票，約克。陳已經告訴我，是在香港一家銀行兌現的支票。他說這句話時，他尚在我槍口威脅下，不可能有假。那麼，那筆美金鉅款，一定在他手中。這件事除了夏一堂和彭麗娜知道之外，再無別人知道了。」

「你爲什麼不猜測是夏一堂幹的？」
「他可能已經死了。」
「你上次不是告訴我，夏一堂未死嗎？」

「情況是隨時變化的，他極可能已死於彭麗娜的陰謀之下了。」
那年輕小伙子沉吟許久，突然自我介紹：「我名叫韓鵬。」

「我們該合作……」

「我同意。不過我只是暫時相信你的話。同時，請你不要忘記你所作的諾言，找到那筆錢時，應該交還我們。」
「一定會。不過我會要求佣金。」
「美金五萬。老闆早就答應過了。」
「好！我會努力。現在，我可以走了嗎？」

「可以的。但我要警告你，你的行動尚在我們的監視中，如果你打算獨吞那筆款遠走高飛的話，你就立刻會吃子彈。」
「放心吧！我的興趣並不是那些鈔票，而只是兇手。」

「但願你說的是真話，別忘記兇刀還在我手裏。不管殺人者是否是你，有這把兇刀，就可以使你入獄。」
呂奇沒有再說什麼，只是莫可奈何地聳了一聳肩。

呂奇回到莎琳住處時，見莎琳已經醒來。意外的羅克也在。他的眉毛皺得很緊，一見呂奇就沉聲說道：「呂奇！你糊塗了！」
呂奇不禁一楞，不過，他很快就明白了羅克這句話從何說起，連忙說：「人不是我殺的。」

「那麼，你怎知道有了兇殺事件？」
「是『玫瑰黨』的人告訴我的……」
接着，呂奇就將他昨晚的遭遇敘述一遍。
「你肯定是彭麗娜所爲嗎？」羅克顯然有些疑問。

呂奇道：「雖不一定是她親手所殺，

也是她出的主意。」

「我看不能如此肯定。」
「羅克先生！」呂奇說：「在約克。陳被殺以前，他和彭麗娜是有聯繫的，甚至彭麗娜所指使的人可能是他的班底。但是金錢隨時可以使貪心的人改變主意。彭麗娜發現了我遺落在現場的刀，於是臨時起意殺死了那四個被我擊昏的人，一方面入我之罪使我無法對她追蹤，另一方面她又以將那筆已經向約克。陳換了外幣支票的鉅款奪回。五十萬美金變成了「一百萬了。」

「難道她在暗中見你救走了莎琳？」
「並非沒有可能。約克。陳從事的是犯罪行爲，他的辦公室必有密室之類的設備，當時因爲我急欲將莎琳送回來，忽略檢查一下了。」

羅克沉吟一陣，喃喃地說：「照你說法是——彭麗娜因她丈夫另結新歡，所以和約克。陳也發生了不正常的關係，於是就設計，使夏一堂挾款潛逃。那筆錢由約克。陳爲夏一堂兌換外幣支票以便携出國境。最後她又臨時起意殺死了約克。陳，將那筆錢又划回來。如此一來，夏一堂那張外幣支票到了他的手上，約克。陳手上的現款也到了她手裏，結果她是雙邊得利，對嗎？」

「對的。」呂奇點了點頭。
「那麼，換句話說，兩個人也都是死在彭麗娜之手了？」

「對的。」
「呂奇！希望你這一次的判斷沒有進入迷陣。不過，你還有許多難題急待解決

：你如何去找到彭麗娜。找到她後又如何證實她的罪行？這都不是小問題，你有計劃嗎？需要我支援嗎？」

「我目前很難訂計劃，也不需要你支援。」

「好吧！由你去闖。不過，我有一些資料還必需向你提供。十一點鐘的時候打個電話到事務所裏來，因爲陳九平先生十點鐘要飛回龍門角，我準備到國際機場去接他。在他那裏也許可以得到一些線索。」

「謝謝你！」呂奇恭敬地稱謝，然後握着莎琳的手說：「好好休養，別爲我操心。」

呂奇走出莎琳的住所後，就驅車前往城中心的「日月飯店」，就在黃福順被殺的第二天，他到這裏開了一個房間，只不過休息了半個小時就離開了。現在，他要趕回去，換了衣服，洗個澡，也該清算房錢。但願賬房先生不要板着面孔迎接他。

他進入飯店後，直向賬房。奇怪得很，那位賬房先生不但沒有板下面孔，反而對他笑吟吟地問道：「先生！你不是到蒲城遊覽去了嗎？」

「結一結房賬吧？」呂奇懶得去理會對方的鬼話。

「付過了呀！」
「付過了？」呂奇不禁一楞。「誰付的？」

「你的女朋友，人真漂亮哩！就在十分鐘以前，她還賞了不少小費，並說你今天會回來，所以我給了她鑰匙，讓她在你房裏等你……」

呂奇不待對方說完，掉頭就往樓上跑

。他的房間在二樓的角落裏，是一間普通的小套房，他一口氣衝到門口，一旋門把，門鎖上了。他立刻掏出鑰匙將門打開。

他看看那一雙高跟鞋就已知道是誰了，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砰地一聲闖上了房門。

「是呂奇嗎？」浴室裏傳來彭麗娜的聲音。

呂奇委實有些惱火，她竟會自動找上門來，從這一點看來，對方顯然是有恃無恐的。於是，他先平定了心情，點燃了一支香煙，然後才向浴室內走去。

彭麗娜浸在滿是肥皂泡的浴缸裏，似乎忘記了昨晚的事。面上綻放着嫵媚的笑容，向他招手說：「來！你該好好的洗個澡了，看看你那一副髒樣子。」

呂奇也裝着迷惘的神情說：「麗娜！妳逃出來了？」

「逃？哈哈……」她發出一連串嬌滴滴的笑聲，然後問道：「你猜猜看，那夥人是誰派來的？」

「我不願傷腦筋。」

「那我就告訴你，是夏一堂的人。」

「噢！他還活着？」
「別咒他好不好？」彭麗娜嬌聲說：「不過，他以後管不了我們的事啦！他今天早晨已經離開本埠了。」

「也許他是游水離開的。」呂奇冷冷地說。

「瞧你！滿面孔不相信的神色。」
「麗娜！」呂奇冷冷地說道：「咱們不該打啞謎了，約克。陳被殺了，知道嗎？好像與妳有關係呢！」

「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她用力拍了一下浴缸內的肥皂泡。

「真的嗎？可是妳家裏的電話號碼簿上記載着約克。陳的電話號碼，不知妳該如何解釋？」

彭麗娜道：「我想起來了，我不過是向他換過幾次美鈔。」

呂奇冷冷道：「妳說漏了，應該是說向他兌換過幾次美金支票。」

「看你說話的這種神氣，好像我是殺人犯的樣子。」

「麗娜！你好像很開心的樣子。」

「當然，我今天非常愉快。」

「妳不該開心的。」

「爲什麼？」

「夏一堂遠走高飛了，『玫瑰黨』的人不找妳嗎？」

「告訴你，事情全部解決。夏一堂雖然作了對不起我的事，我念在三年的夫妻之情，總應該幫他的忙，不能眼看着他走投無路……」

說到這裏，電話鈴聲忽然響了起來。

呂奇想不出這個電話是誰打來的，羅克並不知道他住在這裏。

「喂……」呂奇猜疑地拿起話筒。

「呂先生嗎？我是韓鵬。」

「你怎知道我住在這裏？」呂奇大感意外。

「很抱歉，我們一直在監視你，不過從現在起我們不再跟踪你了。」

「噢！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已收回那筆錢了，雖然不是由你找回的，但是我們相信是因爲你向對方

施以壓力的關係。因此老闆仍願意按照原意給予你五萬美元的佣金，同時我也很想交你这个朋友，請你來我們這裏一下。」

「能告訴我詳細的情形嗎？」

「一切見面再談，我在花露區美人巷『芳子土耳其浴室』等你，請即刻來。那是一個日本女人開的，一問就知。」對方說完後就將電話掛斷了。

呂奇明白了，這筆錢是彭麗娜退回去的。這個女人非常厲害，眼前就有兩個自以爲精明的人栽在她手裏；一個是夏一堂，一個是約克。陳，而她却平空得到了一張鉅額的外幣支票。

當他放下電話時，彭麗娜已披着浴巾自浴室中出來。裸露的肩部和腿部閃動着水珠，她的確很美，可是，呂奇却感到一陣心悸。因爲這具美麗的軀壳裏藏了一個歹毒的心。

「誰打來的電話？」她曼聲問。

「妳不認識。」

「要出去嗎？」

「嗯！不過我希望妳在這兒等我。」

「是爲了你個人的需要，還是爲了職業上的需要？」

呂奇道：「告訴你，我已經被『羅克偵探社』開除了。」

「那是好消息！因爲我等著僱你。」

「那麼等我回來再談。」

「放心！我不會走。」

呂奇也判斷她不會走。她即使現在要走，呂奇也沒有理由攔阻她。

他離開「日月飯店」匆匆趕到「芳子土耳其浴室」，一進門侍女就將他引進了

一間浴室。韓鵬正躺在一座浴桶裏等他。呂奇也想藉機洗滌身上的污垢，於是，也很快地脫光了衣服坐進蒸汽浴桶裏面去。

「那筆錢誰送來的？」呂奇問道。

「彭麗娜，她沒告訴你嗎？」

「她正要告訴我的時候，你的電話來了。由此可見，約克·陳他們四人是彭麗娜所殺。」

「那不關我們的事。」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現在只要你們挺身作證，彭麗娜的罪責就逃不了，難道你一點正義感都沒有嗎？」

「呂先生！我們不是警官，也不是私家偵探。我們只是黑社會的流氓。錢能追得回來就不錯了，別的事我們何必管？挺身作證只會帶來麻煩，而且老闆答應過彭麗娜，只要她將錢交回來，別的事情我們絕不過問。」

「韓兄！你們不怕我檢舉嗎？」

「相信你不敢。殺人的兇刀屬於你所有。而且我們可以偽造案發之時，彭麗娜正在水島。」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幫她？」

「很簡單，因為她為我們找回來這筆錢。」

「你要我來，就是告訴我這件事？」
「有三件事：一，要你來拿那五萬美元的佣金；二，不准你找彭麗娜的麻煩，因為老闆答應過要保護她的安全；三，老闆想請你為他主持一點事業，月薪五千金。如不答應也不勉強。但是你必须要在三天內離開龍門角，因為你已知道我們不

少秘密。」

呂奇不由暗暗吃驚，要他和彭麗娜個人過旋都已感到吃力。要和「玫瑰黨」去作對，那就更感吃力了。他沉吟許久之後，方才問道：「要即刻答覆嗎？」

「不必。三天以內答覆就行了。」

「韓先生！請轉告你們老闆，這件事我要慎重考慮一番，三天後我再給你們確切的答覆。」

「用不着答覆。只要你星期五沒有離開龍門角，那就表示你接受了老闆的邀請，我們會迎你去走馬上任。如果你不願屈就，那就請你在星期五以前離開這裏。我們也絕不會留難你。」韓鵬說完後就離開了浴桶。他在穿衣服的時候，指着衣櫃中一個黑色的提箱，說道：「錢在這裏面，走的時候帶走。」

呂奇心裏有數，如果明顯地表示不願和對方合作的話，只有徒惹麻煩，因此他不再多話。

韓鵬走了。呂奇痛痛快快地洗了一個澡。臨走時，他毫不考慮地帶走了那隻黑提箱，因為那五萬美元美金將來或許可以作為對方的犯罪證據。

走出「芳子土耳其浴室」正好是上午十一時，於是，呂奇走進了公用電話亭，撥電話給羅克。對方在電話裏告訴他說：「呂奇！你的判斷是對的，這完全是彭麗娜一個人的佈局，陳九平先生根本沒有見過夏一堂其人。是彭麗娜主動與陳先生聯絡的，同時，陳先生也不會暗示夏一堂到海潮旅館去見面。」

「那麼，陳九平先生的行期是臨時決定的，還是早就安排好了呢？」

「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彭麗娜故意利用了這個空檔。」

「那位法蘭度隨考察團一齊去嗎？」

「沒有。與他有關嗎？」

「目前沒有，不過將來破案時，可能會扯上他的。」

「你有信心破案嗎？」

呂奇道：「當然有信心。羅克先生！目前我不需要你為我做些什麼，只要求你好好照顧莎琳小姐就行了。」

「不用你說，她是我的職員。」

「好，再見。」呂奇放下電話，心中無比的喜悅。作偵探的人，一旦發現自己的判斷得到證實時，都會產生這種喜悅。一切都如他所料，彭麗娜在操縱一切。他目前要作的，就是去蒐集彭麗娜的犯罪證據。這似乎是一件很難的工作。不過，對方也有一個可攻擊的缺點，那就是她手裏還有一張鉅款的外幣支票。她必定要設法去兌現那張支票，否則她一切的佈置都是白費心機了。

他趕到旅館時，只擔心一件事，彭麗娜是否已經離去？不過，當他打開門時，他就放心了，她正躺在他的床上呼呼大睡。那種睡相非常不雅，胸體有一大半裸露在外面。萬一侍應生進房來打掃房間，那豈不是要出醜露態？

他放下提箱，關上房門，為彭麗娜蓋上被單。他突然發現彭麗娜的面色發青，頸間也有瘀印。連忙用手一探鼻息，才發現她早就被人勒斃了。呂奇不禁吁了一口氣，楞在那裏一動也不能動。

彭麗娜死在他的床上固然為他帶來了麻煩。但是，最令呂奇洩氣的是，他的判斷完全錯誤了。彭麗娜不是元兇，充其量她也不過是一個被人利用的人。現在她的被殺，所有的線索全部都斷了。

呂奇楞立了五分鐘，才逐漸回過神來。他想到首先作的事，是應該將目前的情況報告羅克，看看他的意思如何。

羅克在電話裏聽完了他的報告後，沉默許久，才語氣沉重地說：「呂奇！這件事是必須報警的。夏一堂在你的保護中被殺，他的夫人又成為你床上的裸屍，這件事情你是很難向警方解釋的。我不能出面，因為我一旦出面，我就無法在暗中幫你的忙了。」

「羅克先生！不能和盤託出嗎？」

「未嘗不可，不過，那只是我們的推斷與假想。事實上我們的推斷和設想絕大部份都錯了。唯一可以證明的，就是在海潮旅館被殺的不是夏一堂，其他情形我們根本就沒有根據。」

「目前尚有許多事情我決定暫瞞警方。現在請你通知馬喬治來一下，來的時候不要說是來找我。我身上的鎗，以及『玫瑰黨』給我的五萬美元美金都要轉移一下，否則，更不便對警方解釋。」

「好吧！」羅克說完後就掛了電話。呂奇怔怔地放下話筒，望着床上的裸屍出神，一切的事情都不該太主觀，現在彭麗娜已死，藏在她的秘密再也挖不出來的。如果他不主觀地肯定彭麗娜是元兇，局面必不會到這種地步。

十分鐘後，馬喬治就到了。呂奇將手鎗和提箱交給他拿走。然後打電話向警署報案。

「你死後有什麼特殊關係？」

在警署中，值日警官對呂奇展開偵訊：「談不上什麼特殊關係。」

「那麼，死者為什麼要代你付賬？」

「我奉派負責保護她丈夫的安全，她丈夫被殺後，我因而被羅克革職，她也許對我的遭遇寄與同情。」

「呂先生！你身為私家偵探，也應該具備一點推理常識。死者在房裏洗過澡，而且裸身睡在你床上，你能說你和死者沒有特殊關係嗎？」

呂奇自然不想使事情複雜化，因而推得乾乾淨淨：「我回到旅社時她正在洗澡，也許她有心誘惑我，那是她的事。當時我發覺這種情形後立刻藉故離開，等我回來時發覺她裸睡在床上，我考慮了十分鐘，決心趕她離開，這才發覺她已經被人勒斃了。」

「據法醫檢驗，死者是九點到十點之間遇害的。你雖然是九點零五分離開旅館，十一時半才回，但是你也可能事先殺死了她故意出去一趟。總之，你是在這件謀殺案中有嫌。」

「死者為我付賬，又裸睡在我床上。足證我不是以財、色而殺她，那我又為什麼而殺她呢？」

「我不想去推斷你殺人的原因，也不敢說你就是兇犯。總之你的解釋難令我滿意，你必定隱瞞了什麼。」

「哦……」呂奇微微一楞。「他在那裏？」

「一家咖啡室。」

呂奇故意回頭張望了一下，低聲說：「不太危險嗎？警方也許派人追蹤呢！」

「放心！他們並沒有跟蹤你。」

「你怎會如此肯定？」

那小夥子道：「有羅克先生的關照，警方是相信我的。」

「你們弄得很清楚呢！」

對方沒有再說什麼，不到幾分鐘，出租汽車就在一家咖啡座門前停了下來。

這個時候，咖啡座大部份都是客滿的。這裏自然也不例外。不過，呂奇却發現那些人並非一般顧客。可能全部都是「玫瑰黨」的人。引路的人並沒有在座間停留，一直將呂奇領到後進一間小室之中，關上房門，退了出去。這時，韓鵬從一座屏風後面走了出來。向呂奇打招呼：「呂先生！聽說你有麻煩了。」

「嗯！會是你們的傑作嗎？」

「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情，老闆會要我一再交代你，不得找彭麗娜的麻煩，我們怎會又派人去殺她呢？」

「那麼，又是誰殺她的呢？」

「我知道。」

「你知道？真的？」

「我不是在開玩笑，兇手已經入了我們的掌握。隨時隨地，都可以將兇手交給警方，洗脫你的罪嫌。」

呂奇道：「韓先生！聽你的口氣，似乎尚有條件。」

「不錯。」

「那麼說吧！只要我能接受。」

「提前接受我們老闆的邀請。」

呂奇頓時明白了，殺彭麗娜也許就是對方逼迫自己就範的一種手段。不過，事到如今，他非接受對方的邀請不可。目的不是為了脫罪，而是為了要使整個案情得以水落石出。因此，他點頭說道：「我接受了。」

韓鵬伸出手來，和他重重地一握：「歡迎！歡迎！不過，參加本黨並非說一句話，點一個頭就可以的。這裏還有點手續請辦一下。」說着，拿出一張紙來，那上面寫着簽名之人參加組織並非被任何人逼迫，而是出於自願等等。韓鵬要呂奇在那張文件上簽下自己的名字。呂奇不禁猶豫了，這一個字簽下去，可說麻煩無盡，因此遲疑地問道：「必需要簽嗎？」

「簽名表示誠意。」

「如果不簽就表示我沒有誠意了？」

「你沒有理由不簽的。」

「韓先生！我想解釋一下，我無意參加你們的組織，只不過因為五千萬美元的月薪才答應接受你們老闆的邀請……」

「呂先生！希望你弄清楚，如果你不簽這張志願書，我們不會交出殺害彭麗娜的兇手，你將無法洗脫罪名。」

「我根本就沒有在場。」

「『芳子土耳其浴室』的女侍，不會替你證明的。」

「警方也明知彭麗娜非我所殺。」

「當我們拿出你那把兇刀，證明那個人是死於你那把兇刀時，警方的看法就不同了。」

「這不是一種脅迫的手段麼？」

「這樣說也未嘗不可。」

「我拒絕。」

「請！我們絕不勉強。」

呂奇不禁又猶豫了。並非他害怕落進警網，而是如此一來，他就喪失了一窺奧秘的機會了。同時，他這樣做作一番，也使對方產生一種錯覺。認為呂奇簽下這張志願書是經過考慮的。一旦簽下去，就不會再生出反叛之心。

「呂奇！」韓鵬溫和地說道：「你是聰明人，也是一把好手。參加我們的組織，你絕對吃不了虧的。」

呂奇像是痛下決心似點了點頭說：「好吧！我簽了。」說着，掏出鋼筆在那張志願書上簽下他的名字。

韓鵬笑嘻嘻地將那張志願書折疊起來放進了衣袋，然後搬出一台錄音機，扭動開關，立刻傳出來一個嚴峻的聲音：「呂先生！歡迎你參加本黨，從現在起，你就是本黨的總幹部長，負責指揮本黨一切行動，月薪暫支美金五千元。為了測驗你的才幹，現在我派給你一個任務，那就是將我的死對頭陳九平幹掉。不一定要你親自下手，但是一定要安排成意外死亡，限你三天內辦到。」說的是英語，語音渾重。

韓鵬關閉了錄音機，恭敬地說：「呂幹部長！我是本黨的連絡員，老闆如有命令下達由我轉告，你有何事報告也由我轉達。連絡站就在此地，你如果需要助手，我會替你召集。」

呂奇拍拍身邊的座椅說：「來！坐在這裏，我們聊聊。」

「有何指示？」

「不知道你是否相信我？」

「不但相信你，而且也服從你。」

「那麼請告訴我幾件事情。我不是想打探秘密，而是瞭解情況，才能對陳九平作正確估計。」

「請問吧！」

「夏一堂現在何處？」

「死了。」對方回答得很直率。

「是誰殺死的？」

「他的妻子彭麗娜。」

呂奇心中一動，自己的判斷並沒有錯，只不過情況在中途起了變化而已。接着他又問道：「約克·陳是何人所殺？」

「也是她。」

「那麼彭麗娜是誰所殺的呢？」

「是……」韓鵬欲言又止。

「說出來，我們是一家人了。」

「是……老闆派人去制裁她的。」

「是為了逼我就範嗎？」

「絕非如此。原因是彭麗娜腳踏兩頭船，她一方面向我們老闆討好，一方面又和陳九平連絡。」

「噢——」呂奇楞了一楞，才接着說：「韓兄！你能將整個情形從頭到尾說一遍嗎？」

「事情是這樣的，」韓鵬說：「開始是由於彭麗娜的唆使，夏一堂才敢挾款潛逃，因為她向夏一堂保證有議員陳九平先生為他保駕，而且還有黃福順的替身之計可以逃過本黨的追緝，因此使夏一堂信以為真。其實，彭麗娜是想得到那筆款，夏一堂將那筆錢交給她之後，她立刻殺死了

他，屍體丟下了大海……」

「好毒的婦人！」

「她這個計劃是很妙的，若非你查出死者是黃福順，我們就被她隱瞞了。」

「她殺約克·陳的目的又何在呢？」

「一方面為了嫁禍於你，免得你對她窮追不捨，另一方面是想獨吞那筆鉅款。」

想不到你的那把小刀被我拿走了，因此她的狡計不成。於是故作大方地將款子交出來，同時向老闆提供了陳九平要和他作對的資料。」

「噢！原來是如此！」

「老闆不究已往，而且還給了她美金一萬元以作生活費用。同樣告訴她絕對不許和陳九平連絡。想不到她却在你的房中打電話到陳九平的家裏去，分明是另有企圖，所以才殺了她。」

「她是自投死路，可惜她手裏那鉅額外幣支票不知放在何處了。」

「我們會檢查過你的房間，並沒有發現。」

「她自然不會帶到我房間裏去的。」

呂奇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接着說：「韓兄！殺彭麗娜的兇手不必交到警方手裏去了，因為我不希望損失一個幹部。」

韓鵬道：「兇手並不是我們的人。是我們化錢買來的。」

「噢！送他到警方手裏去，他不會說出唆使人嗎？」

「當然會。不過他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警方也不會相信他。」

「這件事容我考慮一下……」韓兄！我們能够召集多少幹部？」

「很多。不過你不需要那麼多人。」

「是的，人多反而顯眼，精銳幹部你給我召集二十個好了。晚上九時在這裏集合，我要分配他們的任務。」

「遵命。」

呂奇道：「韓兄！我向羅克先生打電話，沒有關係嗎？」

「應該是沒有關係的，你是我們的幹部，任何人也不能去懷疑你的行動。」

「那就好了，但願老闆也這樣想。」

「老闆絕不會懷疑，因為你已簽了志願書。本埠的法庭對黑社會份子的懲戒都是以志願書為根據的。」

呂奇向韓鵬要武器，對方給了他一支全新的點二二口徑手槍，和二十發子彈。

呂奇將槍放在身上，離開了那家咖啡座。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電話給羅克，向他報告當前情況，對方聽完他的報告後，立刻興奮地說：「呂奇！這是一個機會，放手去幹，我代你向警方備案。」

「羅克先生！我要求的就是這些，同時，感到欣慰的是這件事情完全符合了我的推斷。不過，到後來由法蘭度出頭將局面攪亂了。」

「呂奇！你有什麼需要我支援麼？」

「有！請你和陳九平先生碰頭。」

「嗯！你要告訴他一些什麼嗎？」

「是的，我想請他合作。因為這是一個打擊法蘭度的好機會。」

「說吧！」

呂奇開始說出他的計劃，這個電話打得很长。當他離開電話亭的時候，面上浮現着得意的笑容。

（未完·三）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無敵劍

金童·文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稼得知秦萍兒被師傅所打走，急得連忙上路向金陵方向奔去，希望能找到秦萍兒，並護送她回金陵，以了却秦子祺之托……劉稼一路奔走，來至一座莊院前，已感到全身乏力，正想向院內的小童討取一杯清茶，小童對他無理辱罵，並出手向劉稼擊來，劉稼見狀，只得出手還招，恰時一女子出聲相阻，這女子正是劉稼惦念不已的秦萍兒，原來這莊院是她的姊姊沈羽的，沈羽也出來恭謙的請劉稼進莊，但，暗中將劉稼手腕運動捏住，劉稼心知此人陰詐，遂處處小心提防，半夜更有人拋來紙團示警，要他速離此莊……

魔頭闖沈府

刁婢救僕俠

劉稼悲不自禁，似痴似醉站在房中，四週雖則黝黑一片，可是自己的眼前，却似有着點點閃爍之光，在這星星一般的光芒之中彷彿都出現了秦萍兒的臉龐；

有的在哭，

有的在笑，

有的堆滿了憂鬱的神情，

有的出現了悲感不已的容色，

更有，宛如一朵帶雨梨花！

驀地，劉稼看到了一顆最光最大的光芒，而發覺這光芒裏出現的却是秦萍兒對着自己脈脈含情的樣兒。

「萍……兒……」

劉稼委實情不自禁，喃喃喚了一聲，朝這既大而又光亮的秦萍兒撲了過去，焉知，刹那之間這光芒頓斂，顧目四望，非但那點點星般的光芒已消失，連那點點星般的光芒也都已失去。

劉稼閃了閃眼，猛地腦中湧起了另一種念頭，心忖：「雖則適才那留字條之人，在暗中相助自己，可是，他却不知我的

心事，就算這沈家莊成了龍潭虎穴，我也要在這裏就寢幾天，倘若沈羽對待萍兒好，我就獨自離去，如若不然，我拚着這條性命，也要帶她離開此莊，找一個幽靜之所，讓她安居下來。」

念至此間，劉稼立刻下了決斷，正欲上床就寢，驀地聽見後庭之中傳來一聲慘叫之聲，細辨之下，彷彿就是秦萍兒的聲音，當下雙足一蹬，也顧不得身在客地，身子剛竄出東廂，循聲就朝後撲去。

翻過兩列房廊，果見內院燈光齊明，偌大一個內廳之上，坐着四個老年人，下首則站着一個鐵扇書生。

劉稼目之所觸，心中頓生一股莫名怒火，忙將身子從那屋頂之上飄落下來，昂首就朝內廳之中走了進去。

劉稼驀地出現，休說廳中「鐵扇書生」沈羽頓覺一驚，就是四個老年人也個個為之愕然，「鐵扇書生」沈羽陡見劉稼擅進內廳，不由臉色一沉問道：「劉兄不在

東廂房安睡，黃夜擅入內廳所為何來？」

劉稼臉頰之上也是冷漠一片，離開沈羽詢問，可是雙眼却盯在跪於廳中那秦萍兒的背上，冷冷一笑答道：「在下邊命在東廂安睡，焉敢黃夜擅入內院，祇是突聞秦姑娘慘呼之聲，不知發生了何事？故而斗胆闖來。」

「鐵扇書生」沈羽聽了劉稼之言，朝著正中上首那兩鬢斑白的老叟望了一眼，見他臉露出了不屑之色，當下就向劉稼說道：「這裏之事與劉兄無涉，且去安睡了吧！」語畢臉頰之上又添三分憤怒之色！

劉稼心中早已忿懣難制，聽得沈羽之言，冷冷一笑說道：「在下身受秦老前輩托孤之囑，焉能對秦姑娘不問不聞，沈兄當諒有小弟身負重任。」

廳中這白髮老者，陡地一聲暴叱，怒道：「老夫要不是爲了你在羅郡城中聊盡江湖之義焉會容你在我莊中，你却不知好歹，得寸進尺，竟然黃夜擅闖內院，敢情喧賓奪主，敬酒不飲要喝罰酒不成！」

劉稼一肚子怨氣正愁無處發洩，聽得這老頭兒出言如此妄大，心忖：「就算他是沈羽的父親，身爲武林名宿，也不能盛氣凌人至此，何況他既知道自己在羅郡城中盡了江湖俠義之責，就算此義不大，也不能有事無人無事無人這般怠慢，而且千錯萬錯，來者不錯，饒他過去在武林中有什麼盛名，像這等樣子也難得人尊敬，我倒要在此與他辯一個明白，爭一個清楚，來得光明磊落，去得也堂堂正正大。」付至此間，劉稼微微一笑說道：「在下固受秦老前輩，羅郡托孤，矢誓盡此允諾，故

而來至貴莊得遇秦家姑娘，在下焉能就此袖手不理，適才老先生之言，祇是一面之辭，在下就算不受老先生招待，也要在寶莊仔細看一個時期，秦家姑娘在此得能安逸也則罷了，倘若有所不安，在下就算屍萬段也要爲此一諾爭一日長短！」

劉稼說得非但氣壯理順，豪氣干雲，而且色聲俱厲激昂異常，言罷，屹立廳中，竟然將這廳上四老一少視作無物，就是這份胆色，已然使衆人爲之驚愕不已。

這白髮蒼蒼的老叟果然是沈羽的父親，沈家莊的一莊之主，號稱「雲中雁」的沈定源，聽得劉稼之言，一甩唇下白鬚，陡從正中那隻蟠龍雕大椅直立了起來，將目狠狠一瞪叱道：「你敢情想找死！」

正在此時，左手的那個老者陡地也站了起來，見他忙不迭抄在沈定源的面前，臉上堆起笑容，勸道：「沈兄何必爲這後輩小哥兒爭吵，不如待我謝元龍來勸導於他。」說着就朝劉稼所站之處走去。

劉稼細聽這老者自稱謝元龍，不由一怔，原來這老者竟是名聞武林，被譽爲一代大俠的謝家堡謝元龍，劉稼頓時憶起八個月前爲了替西嶽派前去謝家堡索取解藥，心忖：「這謝元龍有人說他是一欺世盜名的假仁假義之人，敢情端的物以類聚，與這沈定源一鼻孔出氣不成？」

謝元龍却走了過來，微微朝着劉稼一笑，說道：「老夫雖與小哥兒緣慳一面，可是八個月前，也蒙小哥哥光臨敝堡，可惜那天老夫適有要事未能親自相迎，何況小哥哥兒却有甚麼的白姑娘相伴而來，端的失禮得很，今日老夫也恰巧來此沈家莊作客

，與小哥哥不謀而遇，幸何如之，可是，

適才沈兄所言有關秦姑娘之事，乃是我們這幾個老頭兒的責任，何況秦萍兒早已許配了小犬，沈兄與秦姻兄又有數十年知交，她縱未受秦姻兄之托，然而休說沈兄難辭此責，就是老夫也要担当下來，至於小哥哥的這番盛意，老夫心領了，如今話已說完，小哥哥宜請自便，來日如再有緣，容老夫與小哥哥再謀一敘，也好讓小犬當面拜謝小哥哥在羅郡仗義之恩。」

劉稼聽得謝元龍說出這一番話來，不由驀地一怔，心忖：「八個月前，就曾經爲了西嶽派前去索取解藥，雖未曾遇見他，可是却遇見了他兒子賽臥龍謝智，此人陰險得緊，怎的金陵神君竟將萍兒許配於他，那時自己倘無天元老人得到智達禪師飛鵠傳書前來相救，恐怕早已死在謝家堡中，人曰有其父必有其子，何況，武林中人皆對他如此評論，異口同聲說他是欺世盜名的假仁假義之徒，由此可見，我倒要小心應付了。」付至此間，劉稼就微微一笑，說道：「謝大俠之言雖則有理，可是，在羅郡城中，托孤之事，乃是出於秦老前輩之口，在下焉能背信秦老前輩於九泉之下。」

沈定源正欲發作，却見謝元龍對他微微一笑，又向劉稼說道：「羅郡客棧之中，秦兄受了西門龍的劇毒內傷，諒他神智不清，一邊又關懷這唯一的女兒，故而誤將小哥哥兒當作了心腹知交。」

劉稼聽罷，總是忍耐三分，也不由被謝元龍激得怒火冒頂，當下冷冷一笑問道：「如此說來，謝大俠敢情反誣在下多此

一舉不成？」

謝元龍面色經驗無一不勝劉稼多多，見他果然被自己激惱，當下又是微微一笑，說道：「老夫一片好言相勸，焉知小哥哥猶不醒悟，敢情你來此志在尋釁？」

劉稼見得謝元龍這副模樣，不由信了一個十足，謝元龍俠名滿天下，如今看來果然是一個欺世盜名的歹徒，心下那裏再有恭敬相讓之心，當下臉色一沉說道：「你說我尋釁也罷，不尋釁也罷，總之如今我立刻就要帶秦姑娘離此，片刻不能再耽擱。」

劉稼此語一出，休說沈定源父子聽了大吃一驚，就是老奸巨猾的謝元龍也不由一驚，心忖：「這個少年倒是個強得緊，今日向萍兒盤問，聽說這少年武藝別有一功，竟與聞名喪胆的西門龍打成一個兩敗俱傷，而且僅僅幾個時辰，竟然將所受內傷自療而愈，由此推想，他的武藝確實不凡，倘若自己出手，將他敗走倒也罷了，如果反而敗在他的手下，以後自己怎的能再在江湖上行走。」念至此間，謝元龍毒計頓出，就道：「小哥哥休得這樣倔強，你在羅郡仗義之事，老夫也感謝得緊，何況我們正在商議如何尋找蓮花仙子西門龍，要爲子祺兄報仇，敢情小哥哥兒也不滿意麼？」

劉稼被他如此一說，倒也難以發作，心中雖知謝元龍另有陰謀，可是聽他這兩句話說得理正言順，於是唯有隻字不說，站在廳中朝着萍兒凝望。

此時，「鐵扇書生」沈羽忙不迭走將過去，雙手忙將秦萍兒攙了起來，說道：

「暗稱奇，敢情那留字之人見自己依舊就留在這裏不走，去而復返再來相勸不成？」

劉稼瞪目凝望窗外院中動靜，焉知隔了半晌，猶未見有異，心中不由越發詫異，明明適才聽到行動之聲，怎的却未見其人，敢情來者又換了一人不成？於是，忙不迭提了一口丹田之氣，轉輪掌中，蓄勢戒備。

隔了半晌，又聞窗外傳來一聲「嘿咻」嬉笑，竟以傳音入密的聲音傳來，說道：「傻小子，你真的爲了那個已成人家的媳婦賣命不成？」劉稼聽在耳中頓覺大驚，想不到竟是她來了此地。

劉稼驚愕之間，那人又是傳來語聲，說道：「傻小子，倘你不及時逃出這沈家莊，休怪我不救你的性命。」劉稼聽了翠菊的聲音，陡地一聲輕笑，道：「在下好端端的在此，翠菊姑娘休得爲我着急。」

翠菊陡地綠影一飄，從那棵老松樹上落下，站在窗畔之外，嘆道：「你這傻小子敢情將你自己的良心餵給黃狗吃了，我家小姐幾次三番將你搭救，你非但不知恩報答，却出言不遜，謝元龍這老匹夫如今江湖之人個個都知道他是個欺世盜名的歹徒，那沈定源老賊更是比他陰毒兇辣，再加上他那個寶貝兒子，別說你是個優得欺頭歇腦的小子就是當今武林之中老練之人，也不是他們的對手，我要不是奉了小姐之命，那裏會再來相救於你，倘你不走，由得被他們害死倒不如被我打死了吧。」

劉稼聽聞翠菊如此言說，不由暗下驚異，心忖：「那白衣少女爲何幾次三番要援手相救於我？敢情這白衣少女已經知道

我的身世不成？」忖思之間，翠菊陡地一聲冷笑又道：「你這傻小子的不識好歹，忠言逆耳，我看你倘若不吃些苦頭，也不知道這江湖之上的陰險奸詐，我話已說完，你走不走是你的事。」

劉稼忙道：「多勞翠菊姑娘與你家小姐屢伸援手之恩，並不是我忠言逆耳，實則務農身受托孤重任，大丈夫一諾千金，就算身歷險境，粉身碎骨也難辭此責，故而有負姑娘與你家小姐的雅護，在下唯有心領了。」

翠菊又是呼地一聲冷笑，遂道：「我已與你言明，由得被他們害死，還是讓我將你打死，倘你再不跟我走，休怪我手下不留情。」

語猶未了，翠菊乍地竄入東廂之中，竟然就朝劉稼撲了過去。

劉稼防到翠菊陡地發難，變生倉卒，唯有將身一仰，用足急朝床沿之上踢，身子頓時平斜竄出，好不容易堪堪擦過翠菊撲來之勢，躍至一邊。

翠菊也是一呆，暗忖：「這傻小子怎的一別八月，在那羅郡客棧之中明明被蓮花仙子西門龍所傷，怎的身手却今非昔比。」翠菊腦中雖在思忖，身子却陡地扭轉過來，雙手一握，「象形四式」絕學頓時發出，祇見她身子微微一幌，纖掌揮處，一招「象走西隅」，頓見綠影一團，猶如旋風般，連掌帶人齊朝劉稼猛擊而去。

劉稼乍見翠菊招發如電，猶未近身，已然勁風潮至，知道這一招九玄門中的絕學非屬等閒，本欲將天元門那招「萬元歸宗」的兩式巧妙絕技施展出，可是轉念一付

轉變了態度，當下也各自斂去了怒容，迅

又堆起了歡顏，沈定源道：「劉兄，你且

來見過兩位武林中的老前輩，這位是百花

谷谷主黃續良，這位是落雁坡張朗秋，這

兩位都是老夫的知交，早已退隱不問江湖

之事，此番承他兩位仗義而來，相助我等

同去覓尋蓮花仙子西門龍替秦兄復仇。」

劉稼見得坐在上首客位上那兩個一胖

一瘦的老者，個個精神奕奕，如今又聞沈

定源將他兩人的名字說出，心忖：「百花

谷谷主黃續良我們曾經聽說過，可是這落

雁坡的張朗秋却未聞其人，既然這兩個人應

邀而來，定然並非等閒之輩。」當下就作

恭爲禮，沈羽却走了進來道：「且容小弟

陪送劉兄到東廂安息去。」

劉稼既見廳中衆人已然改變了態度，

也唯有隨着沈羽告退而出，來至東廂，沈

羽也就告退，劉稼睡了一下午，已無倦意，

遂上床盤坐，運功行氣。

時已中宵，萬籟俱寂，劉稼摒絕雜念，

盤坐床上，功走經脈，氣行百穴，陡覺

有一股熱氣從丹田之中升起，有一股話說

不出的舒暢，直透腦頂，經脈百穴之間竟

然暢行無阻，而且這股熱氣過處，彷彿像

一團既熱又柔的棉花輕輕抹過，端的舒暢

得猶如飄盪在雲中一般。

劉稼雖是摒絕雜念，聚神歸元，可是

受這從未有過的舒暢，倒也甚覺驚奇，忖

思：「鳳生明明給我服了一顆毒丹，怎的

非但不受這顆毒丹的影響，反而較未服這

顆丹之前，舒暢了許多，敢情迴光反照，

這顆毒丹別具毒性不成？」忖念之間，劉

稼又是感慨萬千，莫衷一是，陷於一片迷

惘之中，運動頓時受阻。

正在此時，陡聞窗外微有行曳之聲傳

來，劉稼耳聰目慧，本能地將雙目張開，

祇見窗外半輪殘月，照耀在雪地上，反

映出萬道皓光，却不見半條人影，不由暗

：怎的都是人家一番好意，我怎能出此毒手，於是唯有將身一閃，忙不迭足踏「七步迷踪」那式「臨空掠影」，循着翠菊來勢，繞勢而避，竟輕輕而易舉閃避而過。

翠菊乍見劉稼將身一閃，突然不見了影踪，不由一驚，不知他用的是什麼招法，竟在自己這九玄門「象形四式」之下輕易避去，心忖：「莫非這小子這端的遇上了什麼世外高人，不然焉有這巧妙的閃避之法。」翠菊付至此間，回頭一望，却見劉稼在身後，朝着自己微微發笑，不由惱羞成怒，又是急揮一掌擊去。

翠菊招發如電，竟使出九玄門無上絕學「七星捧月」中那招「披星捷走」，身子猶如脫弓之矢那般，揮掌斜着朝劉稼劈來，端的勢兇力勁，凌厲非凡。

劉稼自從昨宵以「七步迷踪」避了萬壽舞一十八招陰陽劍，滿以為他這第十八招「日月並輝」已然冠絕天下，想不到翠菊這招「披星捷走」雖與「日月並輝」有異，但是力勁勢兇也不遑多讓，劉稼忙不迭足踏「臨空掠影」微將足尖着地一蹬，身子頓時飄忽而起，竟然堪堪繞過翠菊避過。翠菊不由大感意外，想不到劉稼端的今非昔比，武藝一日千里，竟然進展到如此地步，當下道：「倒也瞧不出你這個優小子，優人竟有優福，竟然被你學到了這些優功。可是，我且再警告你聽，倘你再不隨我離去，就是連你的魂都優了，我也要教你服服貼貼就範在我的手下。」

劉稼連避翠菊兩招，聽她左一個優右一個優，將自己罵得優個不停，不由憤然說道：「在下就算優頭優腦，也毋勞你操

心多管，如此夜深，翠菊姑娘請且去吧，若被人看見，甚是不雅。」

翠菊聽他如此言講，頓時為之羞澀不已，饒她口齒刻薄，究竟還是女兒家，頓時臉上泛起了兩朵紅雲，垂低了頭再不出聲。

劉稼見得翠菊被自己羞低了頭，啞然無語，反而感到心中不安，忖思：「我也太口不擇言，在那羅郡客棧之中，倘無她慷慨兩粒九玄丹藥，我今日那裏再能活命。」忖思之間，越感歉疚不安，當下急忙踏前一步，拱手作揖，正欲陪禮，却見綠影一閃，翠菊嘖嘖一聲，雙掌齊揮，挾着勁厲無比的掌力，連人帶掌，猶如排山倒海般的撲擊而來。

變起倉卒，劉稼那裏會有防備，此時他抱拳作揖，俯身之際，陡覺掌風勁襲而至，急欲閃避，已然而不及，陡覺心胸之間血氣翻騰，好似五臟六腑倒轉過來，喉頭一癢，頓時噴出一口鮮血，連「啊呀」兩字猶未喊出，身子就朝後暴退三步，強自穩步站定，軀身猶自未定，忽地又是鮮血一口噴出。

翠菊乍見劉稼口吐鮮血，已然被自己這一招兩式九玄門絕學「天工巧奪」所傷，不由愕然，忖道：「這優小子敢情端的優了不成？怎地聞得掌風發出，竟然不閃不避，便生生的受下？如今受了自己這兩掌，必然身受重傷，就算他在這幾個月月中，遇到了高人，內外兼修，臻至化境，可是，這一掌也促使他難以延命！」

驚地，翠菊想起了小姐的囑咐，臉上頓時露出了驚悸之色，乍見她將牙一咬，

轉身蹬足就朝窗外竄了出去，瞬已消失。

劉稼驚目而視，陡見翠菊飄然而去，不禁為之一呆，可是剛吸了一口氣，頓覺內傷果然不輕，非但胸口疼痛呼吸阻礙，而且混身猶似癱了一般，乍感四肢一麻，跌倒在地，又是連吐鮮血數口。

劉稼吐得幾口鮮血，眼前已然漸漸模糊，急忙強自打起精神，移身靠向牆邊，支持了身體，焉知剛挪了幾挪，就覺一陣天轉地旋，已是力竭，就此昏眩了過去。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劉稼漸漸甦醒了過來，目之所觸，窗外已然陽光一片。劉稼張目覽望，祇見四週寥無一人，仔細一聽，祇覺寂靜一片，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死寂至此。

似乎有一種異樣的感觉，使劉稼心神不安，驚惶難禁，於是提了一口氣，輪轉百脈，祇感胸口猶在微微作痛，昨夜翠菊的這兩掌端的受傷不輕。

劉稼強自撐起，抖了抖身就朝東甬外走了出去，祇見廳中亦是寥無一人。這等景象，劉稼已知有異，忖思：「敢情昨夜翠菊見得我不肯與她一齊離去，盛怒之下竟將這沈家莊的大大小小都殺死了不成？」忖思至此，不由自主就朝內院走了進去。

劉稼剛入內院，祇見院中躺着兩個小僮，雪地上之竟然鮮紅一片，急忙竄前一看，祇見這兩個小僮胸上各中一劍，早已沒了性命。

這一驚，劉稼端是非同小可，想不到這沈家莊果有此變，忙不迭再朝內院廳房之中竄了進去，却見廳中杌椅皆損，一望

就知已然經過了一場廝殺，而且地上血跡斑斑，牆角傍邊躺着二個一胖一瘦的老叟，赫然就是身為沈定源上賓的「一百花谷」谷主黃續良與一落雁坡「張朗秋兩叟」。

劉稼不由大驚，循目望去，祇見這兩叟死狀甚慘，非但胸口被戳了一個大洞，連心腸都被刺了出來，而且兩目亦被挖出，端的令人不忍卒睹。

見到這兩叟的死狀，劉稼心下更是吃慌，驚忖：「這兩老叟乃屬武林名宿，竟然雙雙被殺，來敵定然非但武藝高強，而且手毒心辣，這却不像翠菊所幹，而如今這兩老叟既被殺害在內廳之中，那沈定源父子與謝元龍却不見了影踪，敢情一宵之間也遭受了毒手不成？」思忖之間，劉稼冒出了一身冷汗，又忖：「啊呀，如此看來，萍兒，她——」

劉稼付至此間，猛的雙足一蹬，陡朝內房之中竄去，提身躍出，陡覺胸間作疼越甚。可是，劉稼却忍住劇痛，直竄入房，焉知身子剛竄進房門，陡覺門後拂來一股力大無窮的勁力，非但凌厲至極，而且勁中帶着一股冷徹入骨的寒氣，劉稼忙不迭循着「七步迷踪」中那式「臨空掠影」翻躍一邊，焉知內傷甚重，元氣已損，饒是這式「臨空掠影」巧妙深奧，也難以展其妙處，身子陡地一沉，一個踉蹌，就跌落在地。

劉稼神智却甚清醒，跌倒之時，急忙將背靠在牆上，雙目朝着這股勁寒掌風發來之處望去，祇見門背後站着一個似鬼非鬼，像人非人的枯瘦男子，見他臉上血色全無，宛如白紙那般，年紀約有三十歲上

下，雙目陰光閃閃竟對着自己凝望不休。

劉稼不由暗叫一聲「糟糕！」適才身受他的陰寒勁厲的掌風，已知這人並非等閒之輩，如今身受重傷，休說與他交手，就算招架也已無能，倘若這似鬼非鬼，像人非人的男子再發掌擊來，必然立斃他的掌下，而且這男子果然陰險而笑，緩步行來，劉稼知道他已蓄勢待發，雖則身處絕境，求生的本能却未失去，當下強忍重傷在身，猛提一口丹田之氣，雙掌一翻，搶着先機就朝此人擊了過去。

劉稼倒也並非爲了死中求生，而是拚着兩敗之策，揮掌擊去，掌風顯露，雙手各出異招，左發「心猿未動」，右出一「意馬已馳」，身子硬生生的從地上拔起，連掌帶人一齊朝這人撥擊而去。

這似鬼非鬼，像人非人的男子倒也嚇了一驚，想不到這年紀輕輕的少年竟如此兇猛，非但出招怪異，而且拚着性命而來，不禁爲之一愕，忙不迭後退數步。

劉稼見他目中雖露驚愕之色，可是却向住自己觀望，暗忖：「這似鬼非鬼，像人非人的傢伙倒不易相與，如今我身負重傷，再難發招，倘他再度擊襲而來，自己唯有眼巴巴的死在他的手下，這倒要倍加小心應變了！」忖思之間，劉稼乘着他驚愕未已之時，當下就冷一笑說道：「想不到我也遇見了敵手，適才你的這一掌端是勁厲得很，可惜我一時大意輕敵，失了機會，你且休逃，我倒要好好地與你爭一個高低，鬥一個強弱。」

這人聽了劉稼之言更表驚奇，說道：「你休以言語掩飾，我北疆蔡寒冰不是好欺之輩。」

欺之輩。」

劉稼聽他報出「北疆」蔡寒冰這五個字來，不由更添三分驚色，暗念：少林智通禪師曾經對我提及，南隄北疆號稱宇內兩大魔頭，非但心毒手辣，而且陰險異常，素來不留活口，非得趕盡殺絕不可，看將上來，今日我這條性命却要送在他的手上。念至此間，又忖：這又不對了，智通禪師言道，說那一南一北，孫炎年與「北疆」蔡寒冰在三十年前已爲禍江湖，怎地他看將上去祇有三十歲上下，敢情是假冒的不成。

劉稼就又冷冷一笑說道：「我劉稼也不是好欺的人，北疆蔡寒冰在三十年前已名震江湖，你總共也不過三十出頭的歲數，那裏會是蔡寒冰，分明盜借他人的名義，真是不識羞恥！」

「北疆」蔡寒冰聽了劉稼這幾句話，心頭不由一怔，心忖：「這年紀輕輕的少年竟然也曉得我的名頭，反而說我盜借此名，可是他怎的知道，在這三十年中，我隱居在北關蔡家墓，苦修陰冥派的絕學，不見了三十年陽光，無形之中將自己保持了過去的容顏。」蔡寒冰付至此間，又忖念：這少年未知是那派的門下，適才見他飄身進房之時閃避自己那副身形，極具巧妙之餘，而且適才所還一招兩式，更屬深奧異常，何況見他臉色手足舉態，似乎未入屋之時已身受重傷，這少年本領怎的已練到了如此高深地步？」

「北疆」蔡寒冰付思之時，劉稼亦在暗自打算，心忖：「就算他冒名頂替，憑這既勁又陰寒的掌風也難使自己招架。」

兩人各自思忖，這房中原來已靜寂一片，如今却更覺死靜，彷彿掉落一小塊棉花也能清晰可聞的感覺。

結果還是劉稼先開口問：「你敢情被我一言道破，就此啞口無言了麼？」

「北疆」蔡寒冰聽着，又是恢復了那冷淡死氣的樣子，說道：「就算我不是他，我且問你，北疆蔡寒冰此人如何？」

劉稼雙眉一皺說道：「我並非見過此人，可是曾聽人說，北疆蔡寒冰心毒手辣，陰險異常，素向不留活口，乃是一個爲禍江湖的魔頭！」

「北疆」蔡寒冰聽了劉稼竟然當着自己之面斥罵，不由一聲陰笑，說道：「你信我是北疆也罷，不信我是蔡寒冰也罷，總之今天，誠如你剛才所說，我素向不留活口，決不讓你生逃出這沈家莊。」

劉稼聽他口口聲聲自稱是「北疆」蔡寒冰，而且竟要將自己置之死地，憤然說道：「諺曰：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你既就是北疆蔡寒冰，那也再好不過的了，想你早年爲禍江湖，劣跡昭彰，早爲武林中人所不齒，你說要將我置之死地，不讓我出生這沈家莊。可是，我也要在你身上多少討些公道，就算我打不過你，拚着兩敗俱傷管要與我同歸於盡！」

「北疆」蔡寒冰饒他陰險不露，毒辣不顯，聽到劉稼這幾句斬釘截鐵的說話，也不由爲之一驚，暗忖：「這少年敢情知道必死，拚着一命與我搏纏，適才憑他那閃避的步伐，陡然出手的招式，無不巧妙深奧，看來這少年倒非易欺之輩，倘若他端的拚着一死與自己相搏，我倒也無把握

取勝，倒不如避重就輕，乘他身負重大內傷未有機會運氣調治，使幾招聲東擊西的脫骨擒拿法耗去他的體力，使他傷中再疲筋骨，等待他力乏筋疲之時，再出煞手將其結果。」

蔡寒冰付至此間，頓時冷冷一笑，說道：「賢子口出狂言，端的妄大得緊，我本當乾乾脆脆將你打死，免得你徒受痛苦，可是，如今我却要慢慢地將你折磨，使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再將你逐步地處死。」

劉稼一聽，不由驚上加急，暗忖：「這端的弄巧成拙，畫虎不成反類其犬，倘若蔡寒冰當真這般折磨自己，倒使自己難以應付，可是心裏雖是擔憂焦急，面上神情却泰然一片，微微一笑說道：「南隄北疆的卑劣手段，毋須述說，早已人盡皆知，可是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中。」

正在說話之間，陡聞窗外一聲怪笑，乍見紅影一道，猶如火團一簇，飄了進來，祇見「北疆」蔡寒冰，「噢」地一聲，將身頓時後退數步，劉稼更是驚愕，定神一看，祇見來人年紀約有七十歲上下，瘦小得令人見之而畏，身上却穿着一襲大紅的寬袍，身子頓落在房中，却瞪眼向劉稼問道：「你與蔡寒冰爲難，如果要惹到我的頭上，敢情你真的想死不成？」

劉稼聽他言語之中，已然說出自己就是「南隄」孫炎年，不由大訝，驚忖：「這真是禍不單行，一個北疆已使自己難以應付，如今又來了一個南隄，何況適才自己也指名責斥，那有反悔之理，勢必將他當作敵人。」忖思至此，劉稼將心一橫

，豪氣頓發，慨道：「我早已說過，南屍北疆都是為禍江湖，被武林中人不齒的卑劣之輩，如此休說你們兩人聯手而來，就是再加十個百個，我劉稼也管教你們一個個都逃不出我這雙手之下！」劉稼豪語驚人，倒將南屍北疆聽了齊覺一怔，兩人相顧一望，陡地同聲陰陰一笑，正欲聯手發難之際，陡聞窗外傳來一陣拍手之聲，接着一聲嬌憨的笑着說道：「傻小子，你這一次倒做得甚有出息，昨夜我叫你逃走，你却不敢聽，平白遭來這場相打，我本當已決意袖手旁觀，讓你死在這兩個屍居餘氣的殭屍手裏，可是聽你道才這番話，却使我又救你一次！」

劉稼聽得竟是翠菊的聲音，心下又憤又喜，正欲循聲望去，祇見綠影一幌，翠菊已然飄身進房，落在自己身旁，竟與自己並肩而立，側首朝自己微微一笑。

南屍北疆見得來者是一個年輕的姑娘，見她臉頰之上露出一個俏皮的模樣，在這俏皮的臉上又帶三分稚氣，令人一見，頗有若憐又惱的感覺。

論見識，「南屍」孫炎年勝過北疆多，見得翠菊飄進房來這副身形已然心裏明白，可是心中却是暗暗驚異，忖思：「這倒怪了，這姑娘小小年紀竟然就這副卓越的輕功，我倒要仔細小心了。」

忖思之間，「南屍」孫炎年已然胸有成竹，當下就朝北疆寒寒冰冰微微一笑，說道：「寒冰冰，這娃兒端的大胆妄為，竟然在我兩人的面前出言不遜，放肆至此，倘若你我兩人不給她些薄懲，以後傳在江湖之上，我們這南屍北疆豈不是要戴了面

具始能去見人了麼。」

「南屍」孫炎年胸有成竹，却是激那「北疆」蔡寒冰冰先去與這姑娘動手，自己則坐觀其成敗再作計較。

焉知「北疆」蔡寒冰冰，雖則隱居關外蔡家墓下已有三十餘載，終日苦練陰冥之功，可是早年已曾闖蕩江湖，再毒辣諷秘的鬼計也難逃他的耳目，故而如今聽得「南屍」孫炎年竟用激將之計慫恿自己去與這個小姑娘動手，不由暗下好笑，暗忖：「孫炎年呀，孫炎年！你端的枉作小人了，我北疆雖則名排在你之下，可是對這些小計焉有不明之理，你竟對我不仁，我也毋須對你有義。」忖思之間，却對「南屍」孫炎年微微一笑說道：「孫兄說得甚有道理，可是小弟名排孫兄之後，這丫頭出言不遜，將你奚落，懲罰之責，宜應相讓孫兄。」

「北疆」蔡寒冰冰這幾句話說得甚是體面，「南屍」孫炎年頓時暗覺一驚，暗忖：「這端的自己設了圈套朝頭上套，蔡寒冰冰不是易騙之人。」當下冷冷一笑，說道：「如此說來，這丫頭出言譏笑你我兩人，不如我們聯手齊去懲罰她如何？」

「北疆」蔡寒冰冰點點頭說道：「這倒使得！」兩人心中各知對方並非易欺之輩，故而眼色一顧，兩人各自冷冷怪笑一聲，一紅一黑兩條人影頓從左右竄起，分朝翠菊前後撲襲過去。

南屍北疆陡地一躍，這倒將劉稼嚇了一跳，心忖：「這兩個老魔頭都是手毒心辣的老魔，休說兩個聯手，就是一個出手

離開沈家莊，你却不敢聽，我本當不回來救你，可是轉念一想，千不是，萬不是，我總不能怪我家小姐不是，她千叮萬囑，要我將你護送到江南，倘若你有什麼三長兩短，唯我是問，故而又趕回來。」

劉稼聽她之言，心下只有一番感覺，忖思：「這個丫頭真是極難相與，適才雖是由她相救，可是自己這內傷却被她所擊而致，倘我與她相處，休說被她左一聲優小子，右一聲優小子叫個不停，就是她這喜怒無常的脾氣，自己也萬難忍受。」忖至此間，劉稼說道：「適才多蒙你救我逃出沈家莊，那麼昨晚那掌之恨就此一筆勾銷，你且自管去吧。」

翠菊不由臉色陡變，叱道：「你這優小子的心肝敢情被那黃狗吃掉了不成！我拚着性命，幾次三番，將你搭救，休說你不思恩圖報，反而不作好反將我遺開，你有得被人打死，倒不如死在我的手中，就是我家小姐責罰於我，拚着一命抵你一命，我也要管教於你！」

翠菊這幾句話說得聲色俱厲，劉稼却神色自若，坐在地上，顯得一片安詳，微微一笑，雙目忽地閉上。

翠菊見他如此安逸的模樣，倒為之一呆，心忖：「這優小子端的是優了不成！」正在忖思之間，陡聞莊院之外樹林中傳出一陣微響，翠菊耳聰勝人一等，身循聲竄，猶如飛燕掠空那般，頓朝樹林之中竄去。

劉稼乍聞翠菊長曳響聲，將眼一看，見她竄向樹林之中，還以為她討了一個沒趣一怒而去，心中又想：「這丫頭端的喜

也够翠菊受累的了，如今聯手陸朝翠菊發難，這該如何是好？」

忖思之間，劉稼頓將自己所傷拋之腦後，豪氣不由陡發，暴喝一聲，叱道：「南屍北疆非但是武林中的歹惡之徒，行徑更是下流，以兩敵一，焉能稱得上武林中人。」

劉稼說得雖難令兩魔聽懂，可是將身一忽，陡地一招兩式，已將「萬元歸宗」那兩式「心猿未動」與「一意馬已馳」施了出來，將身抄至翠菊的身後，返身就朝「北疆」蔡寒冰冰撲襲過去。「北疆」蔡寒冰冰那裏顧得到身負重傷的劉稼竟會陡地插手，見他雙手一揮，已有一股勁風迎面拂來，不由更感驚異，驚忖：「這少年怎的身負重傷猶能發出如此渾厚的掌功，這端是邪門得緊。」忖思未已，劉稼這一招兩式已然瞬眼來到。

變生倉卒，「北疆」蔡寒冰冰畢竟是黑道上的數一數二高手，何況適才與「南屍」孫炎年聯手而上，鑑於翠菊並非易欺之人，手中早已暗加蓄備，如今陡見劉稼雙掌揮來，陰陰一聲怪嘯，忽地將身微微一側，反手伸出，雙手十指齊伸，竟然繞過劉稼左身，朝着他後頸上抓了過去。

兩人都是迅若閃電，端的問不容髮，劉稼這招「萬元歸宗」本是集武林大成，巧妙深奧，力厚勢渾兼而有之，可惜他內傷至重，左手這式「心猿未動」虛招雖仍巧妙，可是右手那式「一意馬已馳」實招却失去了深厚之力，招發一半，陡覺全身綿綿無力，而且胸口又覺添了幾分疼痛，喉頭一癢，立刻噴出一大口鮮血，接着一陣

怒無常，際此之時聲色俱厲，剎那之間又一怒而去，如此反覆無常焉能再與她相處。」忖至此間，急忙舒了一口氣，極覺心胸之間猶在作疼，知道所受之傷甚是不輕，倘若南屍北疆又折了回來，自己勢必死在這兩個魔頭的手中，於是竭力忍住疼痛，忙從地上撐了起來，緩步就朝那個竹林之中走了進去，一邊却在盤算，不如就在這竹林之中暫躲一會，再作計較。

劉稼剛走入竹林，猛地聽到竹林深處有一陣喘息之聲，像是有人在呻吟，劉稼仔細一聽，不由一驚，暗忖：「這呻吟喘息之聲，分明是一個受傷甚重的人躲在裏面。」劉稼腦裏既在思忖，脚步却循聲走去，越過百來棵青竹，果見有人躺倒在地，下，急忙趨前一看，赫然竟是一「鐵扇書生」沈羽，只見他雙臂之上血漬斑斑，臉上猶如紙灰那般，鼻息喘喘，一望而知所傷甚是嚴重，當下忙不迭將他扶坐而起，急朝他胸口一探，只覺他心脈甚是微弱。至此方始明白他受了「北疆」蔡寒冰冰毒手，已然危在俄頃。

雖則昨宵「鐵扇書生」沈羽露出陰險歹毒的面目，可是劉稼如今見他傷成這副模樣，却不由甚感憐惜，忖念：「一就算他昨夜對我甚是陰險，無非都是為了替那金陵神君秦子祺報仇，何況他現在被北疆蔡寒冰冰所傷，所謂同仇敵愾，雖則自己所傷也是不輕，可是在情在理，怎的都要盡力救他一救。」

忖至此間，劉稼就忙將沈羽抱起，將他背靠在幾根齊排而長長的青竹之上，雙手按在他胸前，將自身真元之氣從雙掌中

頭昏眼花，身子頓時順着自己發出這招「萬元歸宗」的勁勢，撲向前去。

這倒反而因禍得福，使劉稼閃避了「北疆」蔡寒冰冰這招「十殿冥君」至陰至險的毒招。

「北疆」蔡寒冰冰雖見自己這一招落空，可是又見劉稼果然重傷倒下，焉肯坐失如此良機，一聲陰笑又起，反身又朝劉稼倒地之處一脚踢去。

那邊廂，翠菊剛折去「南屍」孫炎年來招，既見劉稼竄出替自己迎攔了北疆，後患已無，憤恨全投南屍身上，纖掌朝處「七星捧月」絕技已然發出，刷刷兩掌，連劈帶削，既打又擒，端的深奧絕倫。

「南屍」孫炎年乍見翠菊揮掌擊來，加倍小心應付，果然掌風起處，猶如千手如來那般，雪白的纖掌分朝左右上下齊來，孫炎年知道這年紀輕輕的姑娘武藝果然不凡，倘若祇憑掌掌上來往，自己無異當處下風，而必然吃虧。

孫炎年陰險成性，刁難毒辣，見得明招不能取勝，陡地暴身後退，忙在懷中掏出了一隻小瓶，提在手中來忽地將手一幌，飄落在窗口，一聲狂笑，陡地拔去了瓶塞，就揚手將這小瓶一揮，頓見有一陣紅煙在這小瓶中噴了出來，順手又將這隻小瓶朝翠菊扔了過去，雙足一蹬，竟然躍出意外，就此逃遁而去。

此時背後「北疆」蔡寒冰冰正起腳朝劉稼踢去，劉稼頭昏腦漲，不支倒地，也料得這魔頭有此一着，故而倒地之時，拚着混身劇痛，急朝牆角着地滾去，總算及時避了蔡寒冰冰一脚。

透出，灌輸到沈羽的胸前，一邊又搓動着掌心，在沈羽胸口撫推。

劉稼內傷本已不輕，那能運用本身真元之氣，甫目提了兩口，心胸好似破裂了開來，疼痛異常，陡地喉口發癢，噴出了一斑大口鮮血出來，濺射得沈羽滿臉血漬斑斑。

劉稼本性忠厚，倔強成習，自己不勝力之傷重至此之際，還是將牙一咬，猛提一口真元之際，乘着沈羽瞬息跳躍之時，就從掌心中灌輸了過去。

真元提出，劉稼陡覺一陣天轉地旋，頓時知覺全失，昏睡了過去。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劉稼張開眼睛，祇見四週漆黑一片，已然天色黯暗，忙用手朝前一摸，觸到了沈羽的衣衫，忙朝他胸口一摸，祇感他胸口已較白天溫暖了許多，再朝他鼻上一探，也覺得他呼吸較前舒暢了許多。於是，忙舒了一口氣，試探自己內傷，未知變成怎樣？

呼吸之間，劉稼祇覺胸口還是疼痛異常，又覺四肢乏力，好似癱了一般，知道自己這內傷又重了許多。

迫於無奈，明知在這竹林之中，休說闖入了敵人，就是有什麼毒蛇之類襲擊，也難以躲避，可是事已至此，唯有閉目凝神，將息運功。

劉稼這盤坐行功，乃是全神貫注，摒棄一切雜念，像深遠的高僧，萬萬不能被入驚擾，倘若不然，重則立刻喪身，輕則走火入魔，從此武藝全廢而會癱癱全身，故而身在竹林之中，呼吸不能，且傷勢則越來越重，故而迫於無奈唯有冒險一試。

氣呵成，九玄門中無弱輩，果然不虛，祇是她竄出沈家莊外，方始將劉稼放下，說道：「你這優小子倒也命大，昨晚我勸你

「北疆」蔡寒冰冰也頗出意外，想不到劉稼在傷重不支倒地，猶能滾向牆角，當下踏步竄出，準備再加一脚之時，陡地「南屍」孫炎年持瓶噴一股紅煙，不由大驚，知道這瓶中噴出的這股紅煙是他看家的毒器「蝕屍赤煙」，嗅到者休說中毒立刻倒地萬難解救，就是皮膚被這紅煙吹到也要寸寸蝕腐，於是，也再難顧及將劉稼踢斃，身子急朝房門之外竄了出去。

翠菊陡見「南屍」孫炎年持瓶揮出了一股紅煙，逃遁而去，也知這種魔頭常以歹毒武器暗對敵手，瞬眼又見「北疆」蔡寒冰冰也棄了劉稼而竄出房門逃去，急忖：「敢情南屍揮出這瓶中的這股紅煙乃是劇毒無比的毒氣不成，我倒也要避之大吉。」忖念之間，急忙竄向劉稼倒地之處，一把將他提起。此時，却見這股紅煙，已被窗外拂來的勁風散開，迎面吹來，不由一驚，眼見窗戶房門被這股紅煙封住，而自己迫在牆角，已然全無退逃之路。

人處絕境，求生之力更強，饒是這股紅煙已然迫進，而那窗戶房門亦被紅煙圍住，翠菊陡地翻掌就朝床邊牆上擊去，掌剛翻出，提了劉稼，就朝牆上衝去。

這幾乎都是在一剎那接連動作，祇見轟地一聲，牆壁頓時豁開一個大洞，牆甫裂開，翠菊已提了劉稼竄出。翠菊端的機智萬分，身子竄出窗外，雙足甫着地，陡又猛地一蹬，頓時竄翻而出。

從窺身提劉稼，破壁竄出，全由一

是最擅長在山野中行動的，別人無法找到他們，可以相信，他找不到別人，就容易相信了，他一定會知道的，尤其是我們是後來者，而他老早就已經在窺伺着看了。」

「那你認為他是為什麼不來找我們呢？」比提問。

「我就是莫明其妙，」司馬洛說：「是他拍電報叫我的，既然他叫我來，他就沒有理由不來見我。」

「也許他要等到他認為安全的時候才來吧。」比提說。

「很可能正是如此，」司馬洛說：「假如是如他的話，那我們也就祇好等等他了。」

「是的，」比提說：「反正我們也是要睡覺的了。」

「你哥哥與尹志堅，」司馬洛說：「又是什麼交情呢？」

「同鄉！」比提說：「我們也是你口中的野蠻人！」

司馬洛坐起來，奇異地看着他：「你也是？」

「你以為木塔族人祇是死剩了尹志堅一個人嗎？」比提微笑着看着他。

「這個……」司馬洛說：「假如你早些講，我也不必多作一番解釋了。」

「你的解釋也不算是多餘，」比提說：「我也想知道，你究竟對我們知道的多少。」

「哦，」司馬洛說：「怪不得尹志堅找你哥哥了，你哥哥起碼也有與他相同的本領。」

人，我不是講過了嗎？」

「別開玩笑，」司馬洛說：「我們的煩惱已經够多了。」

「你是害怕我會像對那個人那樣對你，在重要關頭打你嗎？」比提問。

「就算我是吧，」司馬洛說：「我不會的。」比提說。

「多謝你。」司馬洛說着，靠在那裏，閉上了眼睛。

他不是睡覺，祇是在那裏閉目養神，他相信他們暫時還是不需要太担心的，因為那些人不見了他的車子，以為他們是已經遠走了，不會想到他們是還在附近，一時間是不會來找他們的。

後來，司馬洛聽見比提從潭中出來了，似乎是正在穿衣服的聲音，但原來不是，她祇是拿他從車上取出帶來的毡子，那張毡子一撲的一聲落在他的身邊那塊平坦的石頭上，司馬洛張開眼睛，看見她正在把毡子鋪開。

她說「我們有這張毡子，也不會太野了。」

她以相當動人的姿勢在毡上躺下來，對他招招手，說：「來吧。」

「但是——」司馬洛說：「我們還是剛剛認識的。」

「不要以為我是常常這樣做的，」她說：「我祇是跟我所喜歡的男人做。我很喜歡你，你是一個特別的人，你心裏其實也是一個野人，我還是喜歡野人的。」

司馬洛相當尷尬。他是一個風流人物，對女性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有許多時候，女性會對他作暗示性的挑逗，亦有許多

「不錯，」比提說：「我們的電報比你收到得遲，我猜是因為他拍給你的電報得不到回音，所以他找我的哥哥。」

「你也有你哥哥的本領嗎？」司馬洛問。

「我不及我哥哥本事，」比提說：「不過我也不很差。你也看到的，我不是救了你的命嗎？而且別忘記，我也是一個野人。」

她微笑着看着他，「現在我明白為什麼尹志堅先找你然後才找我的哥哥了，顯然你是一個比我哥哥更佳的人選。」

司馬洛聳聳肩：「不論多麼本事，我也還是要你救我。」

「那是因為當時的環境對我比較有利。」比提說。

「我們一起到達，」司馬洛說：「這似乎是一件相當巧合的事情。」

「我們這些野人，」比提說：「也是很相信命運的安排的。這是命運安排我們一起到達，假如我們不是一起到達的話，也許我們會先一後都被殺掉了。我們相信天公是已經太老了，眼力也不好，對世界的事情安排得不够周全，常常忘記了懲治惡人，不過，天公也還是有開眼的時候，這就是他開眼的時候，他安排我們在一起，我們就可以活下去，而且實力更加強了。」

「我也相信命運這回事，」司馬洛說：「人無論如何都是逃不過命運的安排的。不過，我却希望你不要老是說自己是一個野人。」

「我是一個野人，」比提說：「我野起來時是不同凡响的。」

時候，女性對他的暗示，簡直是明顯的要求了，然而如此坦白和直接的要求，却是甚少遇到過，而一個男人對女人假如作這樣的要求，女人強硬拒絕，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作這樣的要求，假如男人拒絕的話，就會很傷女人的自尊心。

司馬洛是一個健康精壯而正常的男人，她則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他對他的確是有很強烈的吸引力的，他祇是不認為在這個情形之下應該這樣做。

比提却似乎是有信心的，她祇是閉上了眼睛躺在那裏，她這也許是「野人」的習慣吧。

後來，等了一陣之後，她覺得司馬洛並沒有什麼動靜，便說：「怎麼了，你害羞嗎？」

這樣說着的時候，她便可以感覺到司馬洛的一隻手放在她的身上，她深吸了一口氣，好像一隻八爪魚似的把他捉住。沒有錯，司馬洛在這種情形下是很難拒絕的，而且，為什麼要拒絕呢？她又不是是一個沒有吸引力的女人，而她又又是那麼需要。他們在糾纏之中，司馬洛的衣服也一件一件給除去了。

這個地方是有洞天的，雖然環境不大舒服，不過他們却是可以放心，因為知道是一定不會受到打擾的，因此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比提的野人作風亦有其可愛的地方。她需要什麼，她就做什麼，一點也不害羞，因此她可以完全熱情奔放，亦可以很快地達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來。後來，她

「例如怎樣呢？」司馬洛問。

「到時你就會明白了？」比提微笑着說。

司馬洛聳聳肩：「不論怎麼野，我相信你還是一個好人！」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個好人，」比提說：「不同的人的眼中看來，好人也會變成壞人，而壞人也是會變成好人的。我們的遭遇，使我們也不敢分辨什麼是壞人，什麼是好人。」

「公道是自在人心的，」司馬洛說：「我們不必理會角度的問題，總之主持公道的就是好人。」

「我也是這樣想的——」比提說：「不然的話，恐怕我們也活不下來了！」

「你在外面的世界上又究竟是靠什麼生活的呢？」司馬洛問。

「跟尹志堅以前差不多，」比提說：「有時，我們也做飛賊，我比較喜歡飛賊的工作，因為從不志在的有錢人那裏偷一次，就可以享受很久了。」

「假如給捉到了呢？」司馬洛問。

「窮是比坐牢更辛苦的，」比提說：「而且窮也是可以死人的。」

司馬洛聳聳肩：「我不跟你討論這個了，我們還是睡吧。你先睡。」

「我先要洗一個澡！」比提說。

「洗澡？」司馬洛說：「到什麼地方去洗澡呢？」

「我們這間屋子不是一間現成的浴室嗎？」比提說。

「這個——」司馬洛微笑。她所指的，就是洞中一個小水潭，那是泉水從地下湧

簡直大聲叫了出來，身子也一陣劇烈的抽搐。

司馬洛知道這是適合的時候了，於是他就把自己放鬆，而讓自己熱情迸發，事實上也不由他不放鬆，因為到了這個時候，她就有一種天然的吸力，簡直把他的熱情吸出來了，飄飄欲仙的一陣之後，他便也放鬆下來，她亦是慢慢地放鬆下來了，好像把一點一滴的熱情都吸盡了之後，才慢慢地放鬆下來。

他們就這樣緊緊貼着靜在那裏，好一會，她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說：「你真可愛，原來你也是一個野人。」

「我這個野人却不及你那野野！」司馬洛苦笑着說：「現在我的腿子也軟了，而且想睡覺，我早說這不是時候了。」

她笑起來，拍拍他的腿子：「那麼你睡好了，讓我來看守。」

「我不能夠。」司馬洛說。

「你放心好了，」比提說：「得到了這一番鬆弛，現在我已經精神奕奕，我可以應付得來的。」

「這不是勉強講講就可以做的事情！」司馬洛說。

「不要緊，」比提說：「我在需要的時候是可以幾天幾夜不睡覺的，你就是不相信我，你也應該相信我的哥哥。」假如沒有相當的把握，你以為我的哥哥肯放我到這裏來嗎？」

「唔，好吧，」司馬洛說：「你不要不要洗一個澡？」比提問。

「似乎太冷一點了，」司馬洛說：「最好是等到中午時才洗。」

出而形成的，多餘的水，不斷從一條縫隙漏出去，成為一條很小的溪流，流向山下，這潭中的水，可以說是能够保證必然乾淨的。他繼續說：「那我到外面去一陣好了。」

「不必了，」比提說：「你留下來。反正你也是見過我脫光衣服的了。」她說着就已經動手把衣服脫下來。

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聳聳肩，仍然坐在那裏。比提脫光了衣服，踏入水中。

「嘩，好冷的水！」她說：「剛才你問過我，那個人有沒有，其實是他，他褲子一脫下來，束住自己的腳，行動就已經不靈活了，那時我就已經可以動手了！」

「這有什麼分別呢？」司馬洛說：「正如你所講，總之褲子是已脫下來了。」

「但是有沒有成功是有分別的，」比提說：「假如他佔過我，你也許就沒有胃口與我造愛了。」

司馬洛說：「我並不想與你造愛。」

「為什麼？」比提問：「我不夠美麗嗎？」

「不是，」司馬洛說：「我祇是覺得，這不是一個很羅曼蒂克的地方，亦不是一個很羅曼蒂克的時間。」

「假如我想與你造愛呢？」比提問。

「多謝你，」司馬洛說：「但剛剛我已經講過了，時間和地方都不合適！」

「原始人是沒有床的，」比提說：「我們的祖先也是在這種地方行事的，所以今日才有我們！」

「我們是文明人。」司馬洛說。

比提咕咕地笑起來：「但我是一個野

「文明人，」比提說：「抵抗力越來越差，再過一百年，很可能每一個年輕人都要拿着拐杖才能够走路了。」

「還是你們本事，」司馬洛說：「將來的世界，也許是屬於你們的！」

比提把司馬洛的衣服拿過來，蓋在他的身上，讓他睡覺，自己則去再洗了一個澡，然後穿上衣服爬到洞外，負起看守之責。

司馬洛也閉上眼睛，放心地入睡了。其實他並不是因為放心比提在看守，他是對自己有信心，他是從來不會熟睡如死的，假如有什麼異聲，他就馬上會聽到而驚醒過來。

而且，他這時是耳朵貼在地面上而睡的，地面能够傳聲，假如有什麼異聲的話，他是更加容易聽到了。

他睡到中午的時候才被比提推醒，比提果然不負所託，並沒有在不知不覺之間睡着了，而且此時看着她，還是精神奕奕的。她說：「你也應該洗一個澡了。」

此時已經是中午，就很熱了，司馬洛浸到那清涼的水中，一面問道：「有什麼發現嗎？」

「有一部車駛進了鎮上，」比提說：「沒有離開。」

「也許又有人遭殃了！」司馬洛說。

「我看未必，」比提說：「他們不可能離開任何經過的人的。」

「對了，」司馬洛說：「他們看見我們有可疑才弄我們，假如是普通的人，他們就逃之唯恐不及了，生怕別人會把這件事情傳出去。」

「那就算了吧。」却德說，「你留下一個男人給我！」

「你不是——？」那瘦長的人說。却德哈哈笑起來：「別傻吧，我對女人有興趣，就不會對男人有興趣，假如男人有興趣，就不會對女人有興趣了，假如我是對男人有興趣的，那我會自己挑選，不會叫你隨便留下一個。」

那瘦長的人這才舒了一口氣，他說：「好，現在我們可以走了。」

却德雖然說是休息，他實在却並不是休息，而是站在窗前，看着他們出發。顯然，他問也是多餘的，要知道這些人的辦事能力，最好的辦法就是看看他們辦事的時候，車子成隊出去了，剩下了却德及那個留下來伺候他的打手，還有那個受傷了的。

那個受了傷的，當然是祇能在一間屋子裏躺着了。

當那些人都出發了之後，却德對留下來伺候他的那個人說：「這裏有什麼高的地方可以讓我的嗎？一個比較高的地方，可以望得遠些。給我一副望遠鏡。」

「去教堂的頂上吧。」那人說。

「神父呢？」却德問。

「沒有神父，」那人說，「教堂祇是空了下來。這裏沒有人有興趣上教堂，神父都離開了。」

「唔，」却德說，「神父也離開了這裏，怪不得發生這許多禍事了。」

「你也信教的嗎？」那人詫異地問。却德哈哈笑起來：「我是不信教的，不過我却相信一切事情都是有一個主宰，

一定是保護了老太太的，把丁老太太拿在手中，就可以威脅他們。」

他的頭腦靈活也正好害了他自己一命，因為比提是在屋中的。他的腳還沒有踢到門上，比提已隔門放了兩槍，那瘦長的人整個飛起來，仆向梯級下面的草地上。

這時，其他的人，就以爲燃燒彈其實是來自屋中的了，於是他們就向屋子密集掃射，那祇是一座木板建成的屋子，槍彈很容易穿透那些木板。牆壁上立即出現許多洞。

他們既然不再向周圍亂射，司馬洛就可以現身了。

他放了兩槍，那個用輕機槍的人的頭都好像一隻爆了的西瓜，把機槍丟了，人也倒下來。

餘下的二個連忙又轉過來向司馬洛這邊放槍，背上着火的一個此時才剛剛把身上的火滾熄了。

司馬洛沒有再放槍，因爲此時，他的第三隻炸彈也丟到了。這一次的則是一隻手榴彈，他最初不丟手榴彈是怕炸傷屋中人，現在則顧不得了。

手榴彈「隆」的一聲爆炸，屋前的玻璃全碎了，那三個人亦飛了起來，再跌回地上，即使不死，亦失去了作戰能力。

而且跟着，其中一部車子亦爆炸了，着火的汽油噴到那些人的身上。幸而屋前有一片草坪隔着，屋子沒有被波及，司馬洛心裏很焦急，因爲這一出事，就勢會把更多人引來了，他們還得把丁老太太帶走，在這種情形之下，把她留下來，對她似乎

而我們是脫離這個主宰的擺弄，這好像蒼蠅與蒼蠅拍在玩遊戲，蒼蠅飛來飛去，自以爲自己很靈活，但是蒼蠅拍一拍下來就完了。問題是什麼時候拍下來。」

「你——似乎認爲失敗是難免的。」

那人迷惘地說。 「每一個人都是失敗的，」却德說，「因爲每一個人都是有死亡的一天，蒼蠅的生命很短促，很可能在蒼蠅拍還未拍下來之前就死掉了。人也是這樣，這不是一個很刺激的遊戲嗎？」

那人還是迷惘地搖頭。他雖然不是一個笨人，却不是那種會動腦筋去想人生問題的人，却德提起了一個他不擅長的話題，因此，他也不再做聲了。

他們到了那座破落而荒廢的教堂，爬上教堂的鐘樓頂上，却德用望遠鏡向遠處瞭望。他望的乃是那些人們在遠處進行搜索的情形。

大概在一小時之後，他才再領着那個下來，回到屋中，那人替却德弄來了一頓午飯，却德搖着頭說：「老天，你們真是小學生，這樣搜索，我奇怪這個尹志堅爲什麼不一次過把你們全都殺掉，他是可以這樣做的，他手上拿着優良的武器。」

「殺了我們，還是再會有一批來，」那人說，「我們是殺不完的。」

「也許理由正在在此，」却德說，「他是在與你們玩捉迷藏遊戲。」

「他不會玩得很久，」那人說，「他終於會失手。我們失手，人可以補充，他失手，就是完了。」

却德微笑：「這也不是我喜歡做這件

而且，那一陣輕機槍的掃射又如何呢？

跟着他就看見比提從屋旁推開一隻窗子跳了出來，向他這邊跑過來。司馬洛也迎過去，在半途與她遇上了。

「我們走吧！」比提說。

「丁老太太！」司馬洛說，「我們不能把她留下來！」

「她已經死了。」比提說。

司馬洛吐出一聲惡毒的咒罵。

「走吧！」比提又說。

他們急急地奔進了鎮外的荒野之中。

這一連串的混亂，也驚動了却德這邊的人。他們可以見到火光冲天，却德馬上下令：「快，開車趕過去！」

「車子還沒有汽油。」其中一人說。

却德幾乎要爆炸了，這事是他決定的，車子在晚間把汽油抽出來，以防被偷，要用時才把汽油放進去，現在，他們就不能夠開車去追了，假如先把汽油放入車中才開過去追，那就不如跑步趕過去了。

「跑步過去！」却德命令。

他也抓起一把槍，與那些人一起趕過去。

當他們到達的時候，車子還是在燒着，而躺在地上的人們個個都不動了。

他們衝進屋中看着，看見丁老太太死在地上，很快在屋中巡了一遍，就知道屋中並無人在。

「我們追！」其中一人說。

「不要！」却德說，「他們在外面的黑暗中等着，你們走，就是送死吧了。」

他講得沒有錯，因爲司馬洛與比提並未走遠，他們開了殺戒，就不遠走了，祇

事情的理由。我們是贏定的！」

黃昏的時候，那個瘦長的人帶着手下收隊回來了。他們一起吃晚飯，大家都是充滿了倦容。

他沒有向却德報告，不過其他的手下們則一面吃一面講他們的經歷。其實也是沒有什麼好講的，總括一句說，就是他們沒有什麼發現。

後來，那瘦長的人與却德單獨在一起呷着咖啡時，他才說：「這件事情，簡直是不可能的，那傢伙，他可能跑到幾天的路程之外躲起來，間中才回來一次。我們沒有辦法找他，祇有他可以找我們。」

「所以，」却德說，「我認爲必須有一個他所關心的女人，那麼男人又如何？」

「男人也沒有，」那瘦長的人說，「除非是老板——但是不能夠叫老板回來的，他等也是等老板回來。這太危險了。至於女人，也不是沒有，不過是一個老太婆！」

「我並不是一定要跟這個老太婆睡覺的，」却德說，「這老太婆是誰？」

「就是他以前的鄰居，一個姓丁的寡婦，」那瘦長的人說，「她與他的感情很好，常常照顧她！」

「把她抓起來關進監房。」却德說。

那瘦長的人面有難色：「這是一位本地的老居民，本地的人們對她都很敬重，假如我們碰她——」

「連警察都死掉了，」却德說，「又有人提出過抗議嗎？這些人是一等良民，他們也就是可欺的人，我們做什麼，都沒

是在一個有利地點等着，假如那些人追來，他們是不會留情的，司馬洛從望遠鏡中也可以看到却德的情形，他說：「他們似乎不打算追來。」

「那是他們的運氣，」比提說，「假如他們追來的話，那就是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

司馬洛沒有做聲，比提瞥他一眼：「怎麼？也許你認爲我太野蠻了？但是別忘記，我是一個野人！」

「我是在想，」司馬洛說，「丁老太太死掉了。假如我們不去找她的話，她就不會死了！」

「我也很抱歉！」比提說。

「你活着她却死掉了！」司馬洛說。比提又瞥了她一眼，眼睛閃閃發光。

她說：「她不是給槍彈射死的。當他們開槍時，我首先就是把她在地上按倒，假如我太慢的話中槍的也不會是她而是我！」

「哦？」司馬洛詫異地說，「那麼她是怎麼死的呢？」

「我猜是嚇死的，」比提說，「她在死之前說她血壓高，心臟有問題，她說不關我的事。但我知道這仍是我的責任，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她受不住這種刺激。」

「也同樣是我的責任！」司馬洛說。

「也是他們的責任！」比提說。

司馬洛沉默下來，好一會沒有做聲。比提又說：「她說她反正也是活不久了，她能够把這件事情的真相披露，也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

「她還沒有機會把這件事情的真相披露。」司馬洛說。

有人敢出聲，所以你們才有工作做，把她抓回來吧！」

「但是我們沒有監房。」瘦長人說。

「總之可以鎖的門就是監房了，」却德說，「這種事情我們又是用不着負什麼責任的，成功了之後我們亦不會留在這裏對着這些人，我們會到別處去享受了。」

「好吧，」那瘦長的人說，「現在就去！」

他們馬上起程。也許，却德會後悔他並未參加此行了。因爲此時司馬洛與比提正好是在那裏面。

那瘦長的人率領了四個人乘兩部汽車到達，如狼似虎地下車。

事情來得太突然，因此變化亦是很急速了。比提在屋裏，司馬洛則是在外面的暗處等着，車子到達，司馬洛亦沒有好辦法制止，於是他從身上掏出一件東西，一丟過去。

「蓬」的一聲，其中一部車子整部燃起了烈火，車中的人忙撲下車，有一個人的背上着火，另一個則忙仆在地上。司馬洛的第二顆燃燒彈投到第二部車時，這車上的人已全部下了車。

他們不知道燃燒彈是從何而來，其中一人便提起輕機槍向周圍亂射一通。司馬洛祇好緊伏在他所躲的那棵大樹後面，不敢現身。

那個瘦長的人頭腦比較靈活，馬上衝到屋前去，伸腳踢門，他是要衝入屋中，因爲屋中是一個比較好的藏身地點，而且他也可以把丁老太太拿在手中作爲人質，既然他們一來就受到襲擊，那些襲擊者就

「我們談了一半」比提說，「不過她把信交給給我！」她從她那條牛仔褲的袋裏掏出一封信來：「她還沒有機會把這封信寄出，看這信，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件事情的內幕了。」

司馬洛沒有把信拿過來，因爲那裏是沒有看信的光綫的。

比提把望遠鏡提起來察看鎮上的情形，說：「看情形，他們果然是不打算追來的了，我們還是走吧！」

司馬洛點點頭。他們又向山上走上去

不時，他們仍會回頭用望遠鏡看着。鎮上還是一直沒有什麼動靜，看來鎮上的人的確是不打算追來的。事實上，却德今夜可能連騷擾性的搜索亦暫時取消了。

他們這一次又不是回到昨夜藏身的地方了，因爲每一次都躲在同一個地方也是不安全的。這一次他們是進入了一座樹林中，到了樹林中間的一片空地上。

這片空地的上空，也是樹葉交纏的，有如一座巨大的帳幕，即使有人從更高的地方望下來，亦是望不見他們的。他們用這個地方作爲藏身之所，優點也是如上一次差不多，假如有人要進入這樹林中的話，就必須通過過路的草叢和小樹，會發出很响的聲音，遠遠就可以聽到了。

在這裏，他們也可以開亮電筒看那封信了。

那封信是寫得很詳細的，再加上比提講述了老太太告訴她的那一部份的故事，就可以明白大概的情形了。

這件事情的禍首就是此地的大地主郭天明。

郭天明擁有這鎮上的大部份地皮，當然在此地的勢力也是很大了。不過他的生意不是在此地，而這裏也沒有什麼值得他欺壓的人，除了尹志堅之外。

郭天明有一個女兒郭安安，却是與尹志堅很要好的。至於郭天明是否贊成這件事，則是連丁太太也不能肯定了，因為郭天明有時對他們的來往不加理會，有時却派人來警告尹志堅不要碰他的女兒。

他派來警告的人就是當地的二位警長，每一次來，就把尹志堅抓回去，拘押一夜。

那二位警長都是好人，假如不是如此的話，尹志堅就可能不祇被拘押一夜了。看來是郭天明要把一些嚴重的罪名加在尹志堅的身上，然而那二位警長不肯照辦。

後來有一天，郭安安不見了，離開了此地，據說是郭天明把她送到城裏去了。丁太太聽見尹志堅說郭天明是個騙子，騙去了他的血蝴蝶。他到警局去投訴過一次，沒有結果。

第二天晚上，有一羣從未見過的人聲勢洶洶地跑來，放火燒尹志堅的屋子。屋子燒成了平地，但沒有尹志堅的屍體，顯然尹志堅是知機先逃了。次日，鎮上的人才知道二位警長已被槍殺了，而那羣人說這是尹志堅做的事情，那羣人也一直留下來「維持法律」。

尹志堅拍電報給司馬洛的日期，也就是在屋子被火燒之前兩天。這之後，尹志堅在半夜裏回來找過丁太太兩次，第一次是在火燒之後的第二天晚上，他向丁太太取回一隻寄在她家中的沉重的包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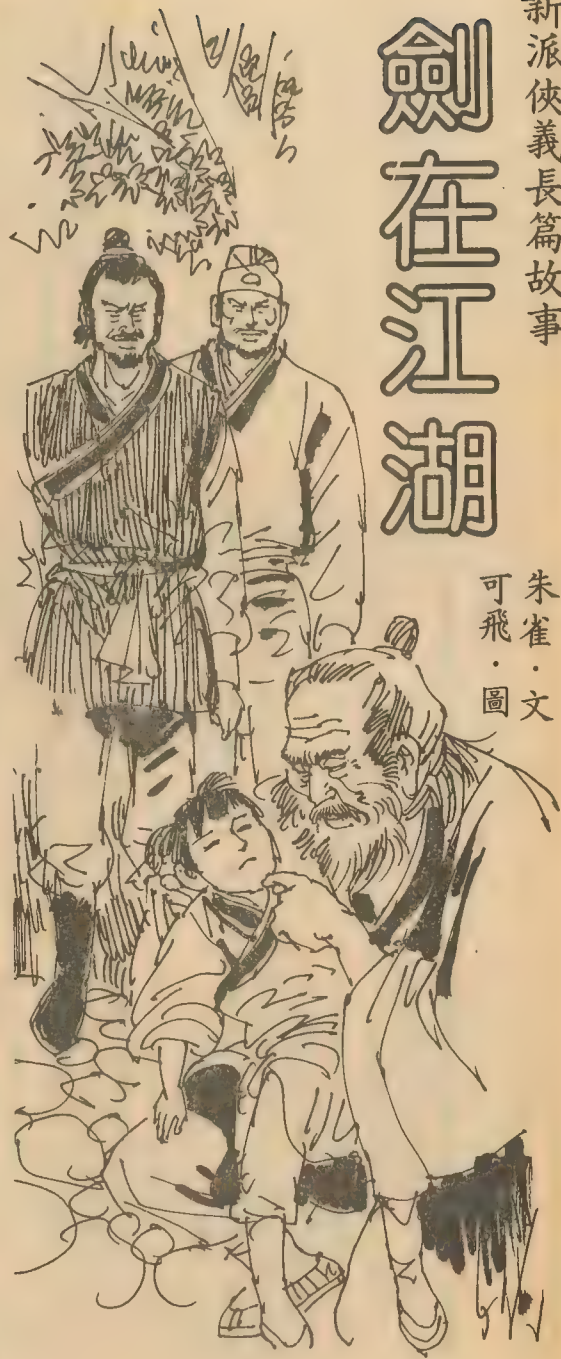
那隻沉重的包裹裏面放着的是什麼東西，丁太太不知道，不過司馬洛與比提推測，可能乃是尹志堅所用的武器。他在這裏雖然用不着武器了，但他本來是有的，因此，當他覺得情形不對的時候，他就把武器再取出來，準備應用。

尹志堅第二次再來找丁太太的時候，則是託丁太太替他拍一封電報。那已經是在相當久之後。這封電報，顯然就是拍給比提的哥哥求救的了，由於他拍給司馬洛的電報並沒有得到反應。

而在尹志堅的屋子被火燒的時候，郭天明已經不在這裏了。郭天明是一個富有的人，他可以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去，要找他是不容易的。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毒潭有異境

靈鷹戲怪傑

天痴老人又是一聲朗笑道：「此事，容老夫以後再告，祇是這柄劍，也就是玄武聖篇的寶劍。如何隨同埋藏墓中，却殊覺費解……」他說時，又摸了一下胖娃的頭，道：「如此，這孩子將成為我玄武聖篇的真正傳人了，這柄追雲劍，不僅為他自己洗雪血海深仇，為老夫洩憤，奪回武林奇書，更要仗劍蕩羣魔，清寰宇。」

「從今日起，我要他成為人中之龍鳳，我要他能以一劍威振中華，憑上人遺下追魂劍，我要他日後成為『天下第一劍』……」天痴老人面色沉凝，好似對天明誓，也好似吐出一口悶氣。

「天下第一劍」，震得武林三傑心頭

「很明顯的答案就是，二位警長不是尹志堅所殺的，」司馬洛說，「尹志堅不會做這麼笨的事情，尤其是那二位警長又並沒有逼害他。假如警長不是尹志堅所殺的，那就祇可能是郭天明的手下所殺的了。因為假如他們不是殺死了警長的話，警長就不會允許他們去放火燒尹志堅的屋子以及去捕殺尹志堅。假如城中的警方來了，就首先會調查二位警長死亡的真相。」

「看情形正是這樣了，」比提說，「郭天明是鉅富，祇有郭天明請得起這許多職業打手。但是究竟什麼是血蝴蝶呢？」

「這東西我見過，」司馬洛說，「是用血色紅寶石鑲成的一隻蝴蝶。」

「不過是一件珠寶吧了，」比提說，「有什麼了不起呢？郭天明什麼珠寶買不起？尹志堅也不見得就會為了這樣區區一件珠寶而大動肝火吧？」

「這東西是有一段故事的，」司馬洛說，「那是尹志堅在戰場上帶回來的一件紀念品。他曾經在叢林地帶作戰，這件東西是一族山胞的寶物，然而這東西却是有不祥的歷史的，是什麼時代製成的，已經無可稽考，不過總之就是得到它的人都是會遭逢噩運。果然，有一次，飛機投彈時誤中目標，整族人都毀滅了！」

「就是這樣，尹志堅得到了這血蝴蝶的嗎？」比提問。

「不是，」司馬洛說，「是族長的女兒送他的。他與族長的女兒戀愛，這是訂情之物，你知道，尹志堅也是一個不久之前的野人，他與那些山胞比較容易合得來，他本來打算在戰爭過後就跟那個女孩子

結婚，在他們那裏生活的，但是轟炸了之後，就什麼都沒有了，他祇能留著這件東西作為紀念品。」

「因此這血蝴蝶對他是意義重大的了，」比提說。

「這是可想而知的了，」司馬洛說，「那似乎真是會帶來噩運了。」比提說。

「這種事情不敢講，」司馬洛說，「不過歷史上許多有名的珠寶都是帶來噩運的。這血蝴蝶的特點就是噩運未必會即時降臨，很可能是在很久之後。」

「而郭天明就是騙去了他這件東西？」比提說，「郭天明不怕帶來噩運嗎？」

「這種事情不是人人都相信的，」司馬洛說，「因為沒有科學根據，亦有些人自信自己的命够硬，認為可以剋制得住。總之，喜歡收藏珠寶的人，對於有來歷有故事的東西就更特別感興趣，因為這些東西並不是錢可以買到，即使照樣造一隻，意義也是不同了！」

「就是為了這東西，」比提說，「尹志堅就與郭天明過不去了？」

「看來應該是了，」司馬洛說，「現在，尹志堅面臨的困難就是郭天明不知所踪，他不能去找，而郭天明却可以繼續聘請職業殺手來，直至把他殺死為止！」

「豈有此理！」比提說，「既然尹志堅向我們求救，為什麼又不出現？」

「就是這個最奇怪，」司馬洛說，「經過了這許多事情之後，他是不可能不知道我們已經來了！」

（未完·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代武

林聖者天痴老人，獨敵天下羣豪，更為江湖五惡所圍攻，其中以雄踞東嶽的一尊者為首，聯合南嶽易劍客、西嶽余毒、北嶽沈奇士、中嶽伍雄，稱為五惡，為了搶奪「玄武聖篇」與天痴老人劇鬥，老人因傷重而將聖篇五卷分散給五惡。武林三傑：追風、逍遙、知足，紛紛趕來支援，五惡早已揚長而去，追風與知足趕到，天痴老人治傷，三傑抱住他趕回廬山靜養，經過一座古森林，隱隱傳出嘯聲、低吟聲，此時天痴老人因服了萬年蟬腿傷已大為康復，四人循聲尋覓，在一座孤墳內找到一個孤兒，全身肌肉如鐵石一般，天份極好，認為找到傳人……

「女俠！安息罷，你的孩子，我們代你撫養，那柄追雲劍，將成為他異日報仇雪恨的利器，我也代他查出仇人踪跡，使他奠祭于你墓前。」

他說話時，滿面流淚，似對老友話別，也似對知己的勸慰。連站在身邊的武林三傑，也深覺愕然。

天痴老人好似了却一樁大事，長長吐出一口氣來。旋向武林三傑笑笑道：「我有一次，經過廬山時，曾經發現鄱陽湖畔，廬山東北數十里之處，有一座名叫『惡潭』，中間是一個孤島，惡潭之水，由鄱陽湖引來。外無橋舟可渡，不知道逍遙老弟……」

逍遙客不待天痴老人說完，就道：「老哥哥所說的惡潭，是否即村人所稱的惡潭？老哥哥是否欲寄居惡潭之內……」

來一片血雨腥風。

天痴老人向知足翁微笑道：「有勞賢弟，代我將振華這孩子帶着，我先將荒坑恢復原狀，俾死者安心。」

說完，竟利用手中那兩截樹枝，將泥土覆上。追風也幫忙料理。立時完成一座高逾三數尺之墳丘。

天痴老人一面將那塊墓碑豎起，又將那些枯葉覆蓋其上，並以指代筆，在碑石上寫着：「這裏面睡着一代奇人，一連串的奇事，成為一頁血淚詩篇。」

鏗鏘之聲，震蕩在空際，天痴老人的「金剛指」功夫，敢稱武林獨步，看他那字劃，深約有半寸，且筆走龍蛇，蒼勁有力。

武林三傑，正欲發問，而天痴老人却朝着新墳，作了三個長揖。低低地說道：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上集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H.K.N.G.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H.K.N.G.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